

780
明季忠義叢刊

揚州義民別傳

胡山源著



世界書局印行



鴻英圖書館

登記 ~~71412~~
書碼 ~~9056 19.400~~
到期 ~~30~~
價格 ~~\$~~
備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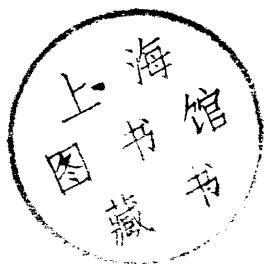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2732B

~~1553952~~



明季忠義叢刊序

陸 高 誼

所謂民族思想，乃近代之產物。昔日地大物博，人人得而安居樂業，即有一二野心家，興兵稱雄，亦一家一姓之得失，與全民族無關。例如我國歷史所載，雖代有外族侵入，但如蚩尤之戰，夷狄之患，匈奴之擾，五胡之亂，殆皆肆行劫掠，以多獲財物爲滿足，初無毀滅他人民族，移殖自己民族之目的，不得謂之民族戰爭。迨宋室南渡，胡元建國，朱明覆亡，滿清奄有中原，興亡之際，攻戰拒守，情況激烈。民族思想，於是蓬勃而起。西洋亦然。自工業革命後，各國競相推行殖民政策，以謀國外市場，鯨吞蠶食，不遺餘力。民族思想，亦愈演愈烈。

夫一民族，自有其一民族之特性。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彼此迥不相同。故民族無論如何弱小，決不願舍己從人，泯其特性。事也，勢也，亦人情也。

我國自宋以來，歷次民族抗戰中，以明季抗滿爲最烈，而民族思想之色彩，亦以明季爲最濃。蓋後來居上，天下事固當如此。胡君着眼此點，於是有明季忠義叢刊之作。

或曰，今茲五族共和，漢滿一家，胡爲乎舊事重提？余曰，非也。明季忠義叢刊者，以外形言，固爲表彰明季

忠臣義士，動人觀感；以內容言，則爲提倡民族思想，發人深省者也。蓋凡爲國民，皆有民族自衛之責任，苟有一技之長，卽當出其全力，以爲國用。是故作者於廣徵博訪，搜幽鉤奇之餘，更吮毫伸紙，寫成專篇，其用心固非僅騁其詞華，以文學自鳴而已。援古證今，尙係一般看法；借古勵今，乃爲作者之眞意，幸讀者留意及之。

抑江陰嘉定、揚州等處，皆爲余舊遊之地，尤以江陰爲最久，幾成余之第二故鄉。余自小求學江陰，前後凡七載，足跡遍城鄉。童年景象，猶歷歷在目。深覺睢陽廟、二侯祠、戚公祠、三公祠等，英風宛在，豪氣凜然，大足以振頹立懦，蔚爲民族之光。至於一般民情，亦多激昂慷慨，砥厲廉隅，較之其他江南柔弱之邦，出一頭地。茲者，陣雲低壓，寇氛日深，讀此忠義叢刊，余懷渺渺，尤多思古之幽情，斯人不出，如蒼生何，固不僅撫今追昔，感慨係之而已。

惟作者雖不欲以文辭見長，余仍不能不爲之一言，以爲介紹。余在世界名人傳記叢刊中，曾言及傳記文學之重要，並預擬中國名人傳記之嘗試。今作者以新文藝之筆法，寫舊題材之人物，生動活潑，一洗舊日「官書式」與「流水帳」之濫調，頗合余之主張。至於作者用筆，句斟字酌，絲毫不苟，平實流利，兼而有之。讀之令人心曠神怡，如獲至寶，遠非率爾操觚者所能及，尤爲本書之特色。倘各級學校以此爲國文課本，或爲補充讀物，或作新文藝研究，亦必有極好之收穫也。海內賢達，幸垂察焉。

明季忠義叢刊

揚州義民別傳

胡山源著

世界書局印行

自序

如果以抵抗清兵的久暫而論，揚州比了江陰，固然不及，就是比了嘉定，也相去甚遠，因為清兵到後，一攻就破，簡直連一天的固守也談不到。這是爲什麼呢？而且那時的揚州城內，人數有一百萬光景，糧餉器械，都很充足，比了江陰和嘉定，不知要勝過多少倍。這樣的結果，不但爲揚州人洩氣，真有些叫人不相信了。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不過這原因卻很簡單：一，失了鬪志，二，民衆沒有參加。

主領全局的史可法，就是一個失敗主義者，他只準備到無可奈何時一死，爲自己保留一個忠臣的美名，一毫沒有想到再接再厲地奮鬪下去，甚至就在他就死之前，也沒有想向他的敵人，索取相當的代價。他這樣，他底下的人，也許還有些慷慨激昂之士，要甘心於清兵的，也就無濟於事，只好同歸於盡了。

史可法的這樣無鬪志，當然也不能完全怪他，因爲誠如盧渭所說，「秦檜在內，李綱在外，宋終北轅，」在馬士英、阮大鍼所主持的中樞之下，他是不能有所作爲的。此外，揚州相近的各州縣，所有的驕將悍卒，不肯聽他的指揮，也不肯發一兵一卒來救援，這也使他不敢作保牢揚州的企圖。然而我總覺得，他的無鬪志，總是實在的，更是可惜的。爲了這一點，我不免要苛責他，他只有「死而後已」的決心，並沒有真正「鞠躬

盡瘁」的努力。

在我現在所能感覺到的，深信鬪志是決定戰爭結果的主動力。沒有了牠，任何設備優良的軍隊都要失敗；有了牠，任何設備貧薄的軍隊都可以持久並戰勝前者，可以將最近法國的一敗塗地爲證；後者則可以將中國的抗戰四年餘，一直要抗到完全勝利爲證。當然，這樣的證據，在往昔的歷史上，也是很可以找得出來的，我想大家都知道，也用不着我多所援引吧。

「民衆的力量是國家一切力量的根源，抵抗異族，尤其非民衆的力量不可。」這是我寫在江陰義民別傳自序中的話，這話，我現在非但不敢否認，爲了揚州十日的慘苦結果，卻更加相信牠是對的。揚州的迅速失陷，慘苦異常，除了官長方面沒有鬪志以外，就是民衆的沒有參加，沒有參加守城和拒敵的工作。這當然不能怪揚州民衆的不夠堅強，但正如我苛責史可法一樣，我要說揚州民衆的沒有參加抗戰，總是實在的，也更是可惜的。

江陰動員了全城的民衆，所以在絕對不利的條件下，堅守了八十三天；嘉定動員了大部份的民衆，所以在幾個書生的領導之下，也守得住十二天；只有揚州，幾乎沒有民衆參加，所以雖有衆多的兵力，絕好的物資，連一天也守不到。爲什麼民衆有這樣的力量，我想也不必我來多所解釋吧，因爲在目前，不論在中國

或在歐洲，鐵一般的事實，擺在我們的面前，實在太多了，我們簡直用不到特別留心，就會清楚地見到：民衆的力量是大的，民衆的決心是鬪志的根源。

爲了揚州幾乎沒有民衆參加抗戰，所以我這次所寫的揚州義民，只要略略和我所寫的江陰與嘉定的義民比較一下，就可以見出彼此的不同來。

最大的不同是揚州的義民，凡是因破城而死的，差不多全是自殺的，一個也不是爲了抗戰而死的。在我的筆下，雖然每一個人也給與了一個積極的死，但在原來我所取材的紀載上，都沒有一句話，或一個字，提到這一點，提到這一點的，就是說，提到抗戰而死的，只有幾個將士。（箭俠的根據，是近人的筆記，不能作準。）在揚州既沒有江陰的書生許用諸人，也沒有嘉定的鄉兵領袖許龍諸人。當然，這不是說，揚州不會有許用與許龍諸人，乃是說，揚州的民衆沒有作許用或許龍的機會。（我這樣說，也許現在的揚州人可以不必致如某一位嘉定人那樣，笑向我說，要對我起訴，因爲我在嘉定義民別傳的自序中，說嘉定人不及江陰人，我有侮辱或誹謗嘉定人的嫌疑。）

不過，這一個不同卻不能使我不爲他們寫別傳，因爲我除了給與他們積極的死使他們一般有生氣以外，又爲了他們大多數在紀載中的簡單，異乎尋常的簡單，也和江陰與嘉定的義民紀載不同，卻另外給

了我兩種不同的利用。

第一，我可以盡量將我目前所見所聞，以及所感，盡量寫到我的故事裏面去。我不會爲他們原來的紀載所限制，而必須有所遷就，有所割棄。我寫出了我目前所真正要寫的（最顯著的例是馮應昌）。老實說，我不是在爲他們寫別傳，而在創造現代的人物。不過背景是明末的，情節也是明末的，（最顯著的例是我取材與「義民」漠不相關的過墟志感或孀姝殊遇來寫張氏。）這是我自己會當心的。

第二，我可以完全用短篇小說的方法，來寫大多數的義民，不必再顧到傳記的寫法，甚至故事的寫法。這或者在文字的效果上，更會有些成就。

這兩種不同的利用，我在寫各地義民別傳時，還要多加發揮。

這兩種不同的利用，我可以說，就是本書不同於江陰和嘉定二書的地方。這種不同，是否此勝於彼，或彼勝於此，我不敢決定，但至少，在內容和技術上，讀者會藉此獲得一些新感覺，新認識，我想總不見得是我的奢望吧！那末，本書的寫成，到底不是多餘的吧！

在以前二書中，我沒有寫一個女子，我到現在還引以爲憾，因爲這未免偏重於男子，並且單調些。這當然不是江陰與嘉定沒有和揚州錢淑賢或張氏一般的人物，正如揚州不是沒有許用或許龍一樣。這是在

江陰和嘉定的紀載上，找不到這種材料罷了，或者說，江陰和嘉定沒有將這種人物紀載下來罷了。現在，本書有了三個女子，我不能不提起一句，以見本書與以前二書，還有這一個不同。到底，抵禦外侮，是男女都須一同盡力的。

三十年九月二十日

目次

王廷珮——談笑就義的書生……	一
董嫗——撫育義民孤兒的老媽子……	一七
王士琇——以哭勸人救國的秀才……	三四
箭俠——血戰保衛揚州的無名大俠……	四四
盧渭——不惜大才小用的貢生……	五五
戴之藩——爲抗戰流出最後一滴血的武生……	七〇
錢淑賢——不願見敵人一面的閨閣千金……	八三
陳天拔——功同良相的良醫……	九二
陸愉——極盡宣傳能事的畫工……	一〇三
張有德——伺候史可法的勤務兵……	一一八
馮應昌——力勸不可囤積的米店夥……	一二九
徐有義——力勸不可發國難財的舵工……	一四五

張氏——富貴不動心的烈女……………一六二

柳敬亭——宣傳復國的說書人……………一八二

雪裘——雲遊四海的詩僧……………一一一

附錄

青燐屑（明應廷吉）……………二二九

揚州十日紀（明王秀楚）……………二五五

揚州變略（明佚名）……………二七〇

乙酉揚州城守紀略（清戴名世）……………二七四

史可法守揚州（明亡述略 清鎖綠山人）……………二八五

忠義（揚州府志）……………二八八

事略（揚州府志）……………二九六

忠節一（江都縣志）……………三〇五

忠節二（甘泉縣志）……………三〇八

王廷珮

雷！

半天裏發了這樣一個大聲。有些人以爲是雷，然而天上雖然有雲，也有雨意，並沒有看見電光，這不是雷。衆人正在猜疑，卻立刻接着又是一聲：

碎！

大家都跳了一下。因爲第一聲還在天上，第二聲便下了地，地震動了一下。這更不是雷。

王廷珮正在內書房裏看書，聽見第一聲時，他也不免從窗中向天上看看，當他還沒有看出什麼時，第二聲卻就接着來了。在那樣的震動之下，他坐着的椅子，似乎將他的身體篩了一下；桌子也搖了一下，以致桌子上的花瓶都倒了，水直淌出來，插在裏面的兩朵芍藥，一同倒在桌子上，漬在水裏。花瓶一倒下來就在桌上滾，王廷珮連忙搶住了，顧不得手裏的書已經濺着水，將花瓶扶了起來。地上是方磚，花瓶是很薄的，宣

去。
『三子！三子！』他回過了頭，向門口喊着。可是三子不在家。他就立起身來，將書放在茶几上，向外面走

剛剛走到大廳上，他看見他的兩個兄弟也從外面走了進來。

『大哥，你聽見麼？』小兄弟廷瑜跳着說。『我們書房裏壁上的「三友圖」都震了下來，好厲害！』

『是的，書架上的書也倒了好幾本下來，』大兄弟廷璉說。

『究竟什麼事？』廷珮問，『三子這小子那裏去了？就叫六兒出去聽聽看。』

『我看見三子奔出去的，大概就要回來了。』廷瑜指點着說。

他們正在說，三子果然氣喘吁吁地奔進來了。

『啓稟三位爺，方才是城外韃子試炮：第一聲是炮彈放出來，飛到了天空，第二聲是炮彈破了屋着了

地。』

『落在那裏呢？』性急的廷瑜趕緊問。

『落在揚州府的知府大堂上！』

『落得這樣準！』

「落得這樣巧！」

「現在街上都是亂紛紛地，」三子接着說，「大家都說，看來這揚州城守不牢了。」

「那怎麼辦呢？」廷瑜不免皺了一下眉。

「這有什麼要緊，」廷珮忽然笑了一下，「天下有什麼難解決的事麼！」又對三子頷指了一下，「你去告訴廚房裏，好好地收拾一席酒，晚上放在大廳上，我們要暢飲一番。」

三子應了幾個是，到後面去了。

「大哥，這是什麼意思？」廷瑜問。

「哥哥總有意思，」廷璉若有所悟地也笑了起來，「等刻你自己就會知道的。」

廷珮含着笑，離開他的二弟，回到了他的內室裏。他的妻子正和李媽在逗着孩子樂，一看見他進來，就連忙問：

「方才是什麼聲音，嚇得孩子嗚嗚地哭了起來？牀也咯吱咯吱地響了幾下，倒像地動。」

「沒有什麼事；由牠響去。前天你家差人來說，你母親有些不舒服，我想你們今天正可以回去看看她。」

李媽——

廷珮吩咐李媽去對六兒說，立刻就打轎子進來，抬他們母子二人到外家去。

「真的，孩子一直在叫着「外婆，」今天就去看看她吧。李媽，你去了快來收拾。」

廷珮在靠窗的圈手椅上坐了下來，看着他的兒子，他不過三歲光景呢。

「你抱一會，待我先收拾起來。」

孩子到了他的膝上，他捧了他細細看着，覺得他正和自己一模一樣的面孔，不禁又展開了笑靨，聞聞他。

「你有什麼高興，一直在笑？」他的妻子一面在理東西，一面問。

「今天我似乎特別高興。你們不妨東西多帶些，在外婆家多住幾天。以後天熱了，來去不便，恐怕就少走動了。」

一會，李媽進來說，轎子已經抬進來。她又幫着收拾了一下，提了兩個包裹，跟着她的主母，看主母抱着孩子上了轎，就隨在轎子的後面一同出去。

廷珮又回到了他的寢室裏。他看看室內的一切器用，牀上的衾枕，有的是金銀，有的是錦繡，大都很富麗，他對牠們閉着嘴，縮着鼻，似笑非笑地點了幾下頭。不過這些大都是他妻子的東西，他個人的東西，卻都

放在他的書房裏，他平常也是在書房裏的時間爲多，所以他看了一會，又回到了他的書房裏。

桌子已經給三子收拾乾淨了：花瓶放好，水灌好，芍藥也插好。方才看的宋史，水漬也差不多隱去了。可是他不再取起書來看，卻到書櫥裏去取了許多紙張出來。這些都是他的作品：詩，古文，詞，應有盡有。他翻了一會，並且將牠們前後挨了一會，似乎要整理牠們。不過，不久，他又搖搖頭，輕輕一笑，將牠們重新放入了櫥中，不去理牠們。

他坐在椅子上，呆望着天，好像在想些什麼。想了一會，他又將眼光在室內各處瞥視了一下。他的眼光落在古玩的十景架上，停頓了好一會。這架上的確有些商彝周鼎之類的古物，爲他素來所心愛。此外，書櫥門還開在那裏，裏面的幾種宋元版本，也是他視爲至寶的，此刻也將他的眼光勾住了好一會。

『大爺，』忽然三子進來說，『外面街上亂得很呢，恐怕今天晚上就保不牢了。』

『好的，』他對三子點點頭，笑笑。『叫廚房裏將酒菜收拾得早些吧。』

三子頗有些莫名其妙之感，但是不敢問，只好趑趄着走到廚房裏去。

廷珮坐了一會，就走到窗前的天井裏去踱踱。這本來是他的常事，當他讀書過久了要休息的時候，就到這裏來看看花木。此刻花壇上的牡丹大都已結子，芍藥也只剩了最後的幾朵。牆邊的榴花，卻大半已開

出來了，紅灼灼地非常鮮明。

他看了一會，又走到全宅各處去看看。全宅共有五進，相當寬大。他每到一處，總是點點頭，笑笑。

在這種似乎優遊的狀態中，時間仍是過得很快，好像沒有多久，天已經漸漸暗了，他又回到了自己的書房裏。

三子打着燈來說，酒席已經擺在廳上了，請他就出去。他問他的二弟已經去請過否，三子說，六兒也已經去請了。

他到廳上，廷璉和廷瑜已經先在了。廳上很亮，檀几上和他們所坐的楠木桌上，各點了兩枝手臂粗的大燭，其他各個茶几上，或任何桌子上，也都有一枝燭，將這大廳照得很亮。

他先自己居中坐下來，然後叫廷璉和廷瑜在兩旁坐了。桌上的杯盤，都是精美的，杯盤裏的酒菜都是珍品。

『請，』他端起了酒杯，邀一下，就喝了下去。廷璉和廷瑜也照樣地說，照樣地做了。

『大哥，』廷瑜似乎有些耐不住，『究竟你爲什麼要請我們喝這酒呢？』

『現在當然要告訴你們了，』廷珮笑笑，又咳了一聲嗽，然後說，『沒有別的意思，就是和你們最後暢』

敝一下。——」

「哦！我懂了，」廷瑜不待他說完便說，「哥哥知道揚州城守不牢，也不打算逃走，要是城真的破了，就此殉節，不和韃子共生，是不是？」

「對了，」點點頭。

「好極了！我一定奉陪！我也想過了，誰和那些騷韃子同過日子！」廷瑜奮興地說。

「不過，」廷璉有些異義，「我們除了殉節，還有什麼別的事情可做否？」

「什麼別的事情？」

「譬如格外能够挽救國運的；格外能够打擊韃子的。」

「我也想過這一些，」廷珮慨然說，「但是史閣部還沒有辦法，我們還有什麼辦法呢？不過我以為我們的殉節，卻也有兩個意思：對那些貪官污吏，驕將悍卒說，不要再一味的貪錢和怕死，我們有了家財還肯殉節，到底人不是單單靠了財產，苟延性命，就可以過一世的。人還要像個人，要對得起國和民，也就是對得起自己。不要爲自己留下一個罵名，爲子孫留下一些污跡！此外，那就對那些韃子說，大明的人並不怕死。我們雖是書生，不能對他們一刀一槍，殺個你死我活；但是我們不會和他們同活，要激動其他有氣力的同胞，

來收拾他們。——」

『大哥的話對極！各人盡各人的力，那怕鞭子怎樣狠，大膽的天下就可以保存了！我一定跟了大哥走，二哥如果有什麼好辦法，也可以說給我們大家商量商量。』

『好辦法是有的，例如我們離開了揚州，到別地方去投奔，去號召，投奔號召那些抵抗鞭子的人，來恢復我們大明的完全江山。不過——』

『不過我們哥弟三人，』廷瑜說，『看來辦不到。』

『我已經仔細想過了：的確我們辦不到；由那些辦得到的人去辦吧，我們就幹我們的。』廷珮的話。『對！』廷瑜斟得滿滿的，『我們就幹我們的：先喝一個暢快，請！』

三個人連喝了三杯，菜也陸續上齊了。三子和六兒在旁侍候着，有些話聽得懂，有些話聽不懂，只是一肚皮的狐疑。不過他們知道，這不是好兆，一定有什麼極大的變故要發生。因此他們的心裏又很憂急，比了他們三個人的歡笑，大不相同。

他們三個人已不再討論什麼話，因為大家的意見已一致，大家都已有一定的決心，對於目前的吃喝，更已有清楚的了解。他們只隨便談笑着。

『我今天的心裏，好像有說不出來的快活。』廷瑜又一連喝了幾口酒。『我覺得我們今天真痛快。我最恨牽牽搭搭，遮遮掩掩！』

『不過有了一定主張，例如臥薪嘗膽那樣，』廷璉說，『也未可厚非。』

『何止未可厚非，』廷珮說，『簡直是很應該的。不過我們幹不來罷了。』

『的確，』廷瑜將嘴一抹，『要我臥薪，我是睡不着的。如果天天睡不着，還能幹什麼大事呢？要我嘗膽，我的胃口也會完全倒完的。如果頓頓吃不下，我還有什麼氣力呢？』

他這樣一說，他的兩個哥哥都大笑了。

『是的，只怪我們從小過的生活太舒服了。不過我們不因為貪圖生活的舒服，就此降志辱身，屈節事仇，我們總算還補了一些歷來生活舒服的過。』

『不，總算受了歷來生活舒服的報應！』

廷瑜這樣一說，大家又笑了。他又接着說：

『因為假使我們的出身是苦的，我們也就可以去臥薪嘗膽了。』

『恐怕也不盡然吧，』廷璉說，『勾踐的出身是王，何以又能够臥薪嘗膽呢？』

「這——這——」廷瑜一時說不出什麼來，大家又笑了下去。

他們笑得起勁，三子和六兒卻憂急得很着力，因為他們到後面廚房裏去取菜時，便聽見廚房外面的小巷裏，也有着不安的擾動，似乎在說，韃子就要進城了。

蠟燭燒去了幾寸，時光已不早了。

「大爺，」三子將最後一壺酒添來時說，「外面風聲很緊，似乎我們也要準備一下吧？」
「什麼準備？」

「或者離開此地；或者安排迎接韃子。別人家都在這樣準備了。」

「喔，這就是準備麼？但是我也有我的準備，你不要着急。」

「大哥，差不多是時候了，就讓他們去吧，不用他們侍候了。」

「好的，」廷珮說了，就對三子和六兒說，「你們可以去；你們要什麼東西，儘揀了拿。你們不拿，將來也總是別人的。我們的事情，你們就不必管，你們也去對廚子這樣說。」

「這個小人們不敢；小人們是要守着爺們的。」

「那末你們到後面去吧，由你們怎樣，卻不必出來。」

三子和六兒又驚又喜地到了後面：驚是驚他們三人，不曉得有什麼意外舉動，喜是喜他們自己，可以得到自由，等待着外面的消息。

「方才哥哥說，」廷璉說，「我們要對大家作一個榜樣，不貪錢不怕死，這很對。因此，我就記起了岳武穆的話來：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現在的文官就最愛錢，武官就最怕死，所以事情會弄到這個地步。我們在這最後的一剎那，何不就步着岳武穆滿江紅的原韻，和上三首，一面爲我們自己留個紀念，一面也藉以誥誡後人呢？」

「這意思很好，」廷瑜就鼓掌贊成，「我們就題在這大廳的粉壁上吧。我去取筆硯來。」
廷瑜燈也不帶，就從暗中走進了他和廷璉二人合用的外書房。好在這是他天天時時所在的地方，所以很快地就將筆硯取了出來。

「我來磨墨，請大哥先題。」

廷瑜說着，就將杯裏的殘酒，倒入了硯池，用了力，磷磷地磨起墨來。

廷珮和廷璉看見他所取出來的，原來是一枝「對筆」，並不是尋常的大筆，都笑了。廷珮說，「三弟作事最爽快，要題高高的粉壁，卻非用此大筆不可。」

『我想到另外一件東西了，二哥磨着墨吧，』廷瑜忽然說。他將墨與硯交給了廷璉，就又從燦爛的燭光中，一高一低地奔入了前面的黑暗處。一會，他用力拖了一件東西進來，二人一看，原來是一架梯子。

『這有什麼用？』

『沒有牠，怎能將字寫得大，寫在高高的粉壁上呢？』他將梯子倚上了東牆。

廷珮廷璉都笑着說，虧他想不到。但他並沒有就此停下來，他又到書房裏去取了另一個硯臺和一錠墨來。他說，墨汁必須磨得多，免得寫得興致好時，忽然墨汁沒有了要等着，太麻煩。他又自己磨起墨來，磨得濃了，就連同廷璉所磨的，都倒在一把酒壺裏，繼續磨下去。

『好了，大哥先來吧。』最後，廷瑜將筆放到了廷珮的手中，自己就一手托了酒壺，一手扶了梯子，在牆邊等着。

廷珮走過去時，廷璉就取了桌上的一枝燭，高高地擎了在梯下照着。

廷珮爬上梯子，將筆蘸好了墨，就用他素所擅長的「漢碑」寫了「滿江紅」三字，又在這三字下面稍右處，用較小的字寫了「步岳武穆韻」五字，然後在下來三次移動梯子之後，寫下了這幾句：

烽火連天 一霎時繁華都歇 般其雷砰然墮地 厥聲尤烈 豈惹詞工迷故紙 青樓夢好

剩殘月 更玉人何處教吹簫 情深切

『哥哥，』廷璉看廷珮寫好了上半闕，又在下來移梯子，就說，『詞的好壞且不說，不過我總覺得這些話未免太喪氣一些。下半闕還是換一下口氣吧。』

『下半闕本來打算要換的。』

廷珮說着，又空了一個字寫下去：

匣中劍 寒映雪 心頭火 燄不滅 要匈奴誓掃 金甌無缺 看我今朝拚一死 願君明

日流千血 到頭來光復舊山河 保城闕

寫好這幾句之後，又在末了，隔着幾個字，添上了「廷珮」二字。

『這很好，那就要看二哥的手筆了。』廷瑜還是那樣托着壺，扶着梯。

廷璉接了筆，將燭交給了廷珮，也就爬上了梯。他用顏字所寫的是：

朔馬窺江 綠楊城繁華暫歇 恨書生請纓無路 壯心獨烈 未得揮毫誅胡虜 猶堪嘔酒

呵明月 拚一死激起廣陵潮 聲聲切

強陵弱 湯沃雪 衰畏盛 霎時滅 祇精神奮起 可彌空缺 卿士朝中輕阿堵 將軍陣

上流碧血 終能够逐出犬羊羣 還宮闕

「二哥一開口便硬，果然厲害，」廷瑜說。

「不要多說，」廷珮笑着將燭花彈去了些對廷瑜說，「現在要看你的了。」

「這倒有些難爲我了，」廷瑜接着筆，作着發急的樣子。「我能夠寫些什麼出來呢？」
他一面說，一面卻也慢慢地爬上了梯子。他先歪歪斜斜地寫下了這幾句：

良夜迢迢 綺筵開傳杯未歇 有多少詩腸酒膽 興高采烈

寫到這裏，就停了下來，對廷珪說：

「二哥恐怕要說我無聊吧，但是也許比喪氣好些。」

「就算你有道理，」廷珮將燭晃了晃，笑笑，「快些寫下去吧。」

「寫不出了，怎麼辦？」

「寫不出也要寫，今天非逼你一逼不可。」

沙！……

外面下雨起來了。

『有了有了，』廷瑜說了，就又寫下去。

簾外初聞花檐雨 室中常現錦堂月 醉醺醺攜筆上高牆 願言切

『到底我也不能一味尋開心，』廷瑜在移梯子時說。

毒涎蔓 春後雪 妖氛熾 星火滅 看江山一統 終無殘缺 犬豕羣中羞爭食 鵲鴿

原上灑鮮血

寫到這裏，他又寫不下去了，在梯上抓抓頭，想了一會，只好走下來，說：

『我委實寫不出了，就留下一筆「未完」吧。』

廷珮和廷璉只是笑他，催他，後來看他一時急不出什麼來，也就隨他。

他們將燭，盛墨的酒壺，和筆，都放好了，就來商量最後的歸宿方法。

『我們都是書生，』廷珮說，『刀是使不來的，毒藥也沒有，自然只有繩子最便當了。』

『是的，繩子最便當，我去取。』廷瑜擺脫了填詞時的呆滯，恢復了原來的活潑。

他將繩子取來後，藉着梯子，就在東首的橫桁上，前後結成了三個圈子，彼此相隔數尺，垂了下來，然後將梯子放好，在每一個圈子的下面，掇好了一把椅子。

『這樣行不行？』他好像在安排着遊山的筍輿，玩水的畫舫，興匆匆地問着。

『行。』

『那末長幼之序不可失，還是大哥請先上。』

『好的，我先上，不過最好我們同時將椅子踢去。』

廷璉和廷瑜都說，『對。』

廷珮和廷璉先後立上椅子，將頭套入了圈內，笑迷迷地看了廷瑜等着。

廷瑜跨上了椅子，可是正要將頭套入圈內時，他卻突然喊着說，『我有了，我有了，你們等一下！』就跳下來，到桌上去取了筆和盛墨的酒壺，奔到他所寫的詞下面，顛起了腳，續完了牠：

相視處一笑腳騰空 赴天闕

末了又具了名。

『有勞你們多等了，』廷瑜跨上椅子，將頭套入圈內時笑着抱歉說。

這時，天漸漸亮起來了，在破城後的一片喊殺聲中，三把椅子在方磚地上同時發出了三個清脆的：拍！拍！拍！

董 嫗

傍晚的時光，天下着小雨，有人敲着韓文適家裏的大門，喊着說：

『韓先生，韓先生，快快開門，在門前擺設香案，迎接大清的天兵！』

『什麼事？』韓文適隨在董嫗之後，等她開了門，帶着斥責的口吻說：『要如此大呼小叫！』鄰人又將方才的話，重說了一遍，並且帶着慌急的神情補充着說：

『現在天兵已經進入揚州城，誰不開門迎接的，便是死，所以特來通知你。』

『死便死了，與你有什麼相干？』更加嚴厲的斥責！

『啊，韓先生，我是好意呢，請不要怪我。』平日生性和易的韓文適，忽然這樣嚴厲起來，鄰人摸不着頭腦，只好如此支吾。

『好意！』嗤之以鼻，『分明怕連累你罷了！』又向董嫗說，『關門！』

在街上亂烘烘的人聲中，韓文適和董嫗到了後堂。

『什麼事？』冷靜的聲口，『不過韃子進城罷了。』

『那我們怎樣呢？』他的妻子蕭夫人一聽見這話，幾乎喘得說不出這幾個字來。

『怎樣呢？誰還耐煩見他們的面！』

『你的意思是——是——』蕭夫人哭了，說不下去了。

『我早就和你說過的，這一天居然來到了。現在沒有別的話，讓我準備起來吧，否則我也就枉讀書了。』

『好的。』蕭夫人哭着說，一面就叫董嫗去取出了韓文適的儒巾、襪衫、皂纒、和靴。又接着說，『我和女兒總跟着你。我們有的是繩子。但是這兩個男孩子，還小呢，就讓他們逃走了吧。』

『逃走，談何容易！韃子會放過他們麼？還不如大家死在一塊的好！』

『也許會逃得出的；逃總比不逃好。』

『逃出了也不過將來給韃子當奴才，我不願意！』

董嫗將冠服取來了，韓文適就一件件穿著起來。

這時他們夫婦倆起了急劇的辯論，而外面雜亂的鬧聲，則已變了喊殺聲和哀號聲。韓文適套好了靴子，頓着腳說：『快些，同歸於盡，遲了要受辱了！』

蕭夫人還是不許她的兒子一同死，只是哭着。

「老爺，」董嫗在旁看着他們彼此都爲難，便對韓文適說，「還不如聽了太太的話，讓少爺們逃走吧。只要少爺們有志氣，將來長大了，就可以爲老爺報仇，殺退韃子。這樣，不是比現在和老爺太太一同歸天還要好麼？」

「是呀，」蕭夫人好似在圍陣中得到了救兵，歡然說，「可以留他們報仇呢！你連春秋大復仇，報九世之仇都忘了麼？」

「哦——」韓文適若有所悟地沉吟起來。

瑟瑟瑟瑟——外面有人擂鼓似地敲着門，不容裏面的人再有什麼遲疑。

「董媽，我只有拜託你了！」蕭夫人不等韓文適再說什麼，就將呆在一旁的三歲的小兒子，抱了起來，向董嫗的手中一送。她還想去拉十三歲的大兒子，韓文適卻將手一擺阻止着說：

「那就不必了；無論現在或將來，董媽總是來不及照顧兩個人的。彥超，」他叫着大兒子，「和我一同到後面去。」

「那末彥超，你就去陪着爹爹吧。」蕭夫人不再堅持，又將小兒子放在董嫗的手裏，說，「這孩子本來

和你最好，快些就走吧！」一面哭着向她跪了下去，說：「一切拜託！」

「我總不負老爺太太的大恩。」董嫗說着，也淚流滿面地慌忙跪了下去。

董嫗抱着孩子走出後門時，韓文適正和彥超向後面走去，他最後的一句話是：

「董媽，不要忘了叫孩子報仇！」

董嫗應了一聲，將孩子向懷中一裹，就走到了後門外的小巷裏。這時已經黃昏，雨忽然大了起來，她怕孩子淋着，就格外將他裹得緊些，而她自己的身體則格外向前俯着些。她本來很熟識路徑，雖然在黑夜，她也還辨別得出，何況現在城中正在四面火起，照得半天通紅，所以她只向東城走去。

她固然揀冷僻的小街幽巷走，但是她還是免不了要橫越熱鬧的通衢大街。不過所謂熱鬧，卻完全不是平常的意義，乃是火光，刀光；火燒辟卜聲，雨聲，馬蹄聲，刀槍殺人聲，哭聲，喊聲；在活的，奔走往來的人類以外，又多了死的，橫在階前簷下的斷頭缺足。

走了一會，她正要走上一頂橋，卻瞥見橋上有兩個滿兵騎着馬走下來，都是一手提了槍，一手按着堆在胸前的包裹。她連忙帶着孩子向橋邊滾了下去，輕輕地對孩子說：「弟弟，不要響，吃人的麻胡子來了。」孩子本來很肯聽她的話，所以任她怎樣，他總不作聲。

橋邊正有幾個屍首躺在爛泥裏，她鑽到他們中間，將大半個身體側覆着孩子，手用力托着，使他不致爲橋上所見，也不致過份浸濕。

『那邊好像有人動着，』稍前的滿兵說。

『不會吧，你看，不是都死掉了麼？』稍後的滿兵應着。

稍前的滿兵就順手一槍，向地上刺了下來。他所刺中的，的確是一個人的身體，可是身體卻一動也不動。

『你看，不是死透了麼！』稍後的滿兵笑着說。

『他媽的，這些蠻子真不够殺！』稍前的也笑了起來。

他們說笑着過去了，董嫗才抱了孩子立起身來，口裏低低地說着：『好險好險，要一槍刺得遠些，那就完了。』

她只有再走。然而任憑她怎樣熟悉路徑，一則天雨地滑，二則她究竟是年過六十歲的老婦人，又抱着一個孩子，她那裏走得快！而尤其使她走不快的，則走了一些路，必須躲避一下，躲避的時間，有時要很長久。在一個轉灣的地方，沒有一些火光照着，她被腳下什麼東西一絆，就此跌了一交，手裏的孩子也跌了

開來，在黑暗裏哭着喊痛。她連忙摸過去，將他抱起來，一面沒口子的哄着說：

『弟弟，不要哭，老媽媽在這裏。』

她定了定神，知道絆她跌的，原來又是一個屍首。等到孩子不哭了，她才再往前走。

韓家本來住在西城，她將近走到中城的時候，大約已經在半夜之後了。她很急，深怕不能乘夜出城，一到天明，更加困難而危險。因此，她就拚命的趕着走。然而「欲速則不達」，似乎也是不可磨滅的定理，她愈要走得快，愈不能快：上面所遇見的阻礙，不知重演了多少遍。

她也遇到過許多和她一樣在逃避的人，在黑暗中，一發見前面或身旁有人，彼此都疑懼地掩藏起來，總要等到對方沒有動靜，或者特亮的火光偶然一耀，照清了對方，才敢繼續前進。當然，誰也不敢高聲說話，就是身上受了傷，流着血，疼痛異常，也都不敢呻吟一聲，只咬着牙齒忍着。

她不但不敢走大街，便是小街也不敢走。因此她脫離了市街區域，要繞過熱鬧的中城，就沿着荒僻的北城走。在這裏，有叢生的野草，高聳的孤墳，泛水的池塘，至於古瓦荒磚，破棺敗木，更加遍地都是，完全形成了一片廢墟，一個叢葬所。然而此時此地，卻很不寂寞，因為正有許多人，尚未遭劫的殘生，都溜到這裏來，希望在天明之前，找到一個安身之所，可以度過那可怖的第二個白晝。

不過可怖的白晝是不問人的歡迎或不歡迎，終於要來的，所以董 姬一步一滑的顛頓中，東方已經發白了。她一看雖然已經離開東城不遠，卻不能再走過去，就找到一具浮厝的棺材邊停了下來。

棺材掩在深草裏，上面和四週都有零落的稻草遮着。她看看這地方相當的隱僻，又沒有別處可去，就將孩子放到了棺材蓋上。孩子大約倦了，已睡着了。雨已經停止，但爲了使孩子不爲人所見，她在不遠的地方，找來了一條破蓆，使孩子睡下去，將他蓋了起來。她自己呢，就蹲在棺材邊。

天光一亮，在她的耳目之間，就展開了人世間最慘酷的醜劇：在一處，滿 兵在向跪在地上的老翁要錢，用力地打着；在一處，滿 兵在用槍刺着拖在手裏的中年人，看着他的宛轉哀號，而引爲大樂；在一處，滿 兵看見壯年漢子，就不問情由，將他殺死；在一處，不在幾處，在多處，滿 兵找到了女子，不問年老年少，有的就硬拖了去，有的則按倒在地，不顧一切，奸淫起來，至於孩子，被他們一腳踢死的也有一刀劈作兩片的也有，被他們挑在槍尖上或者拋在空中，當作娛樂的更加有。她看了簡直說不出自己是什麼心理，只暗地吐一口唾沫說：「這還有人樣麼？這還有天理麼？看你們橫行到幾時！」可是她並不怕自己也會遭遇別人一樣的命運，而只怕她所負責的孩子會有什麼不幸。因此，她一聽見孩子有什麼轉側，就低聲在棺材邊說：

「弟弟睡，麻胡子來了。」

在這樣的環境中，她已經過了半天光景，她不知道餓，孩子也並不喊餓，只是昏昏沈沈的睡着。這時市街間的一切聲音，更是慘厲，房子着火的不計其數，而此地所積的屍首，則幾乎將所有的豐草都壓平了，流的血，將池塘裏的水化成了碧赭色。

也許別的地方都已經搜遍了吧，忽然一個鼠頭鷹眼，牙齒毗在嘴外的滿兵，搜到了董嫗所躲的地方，將她一把拖開了棺材邊，向地上一擯，就伸出手來，向她要索着。

「老爺，」她伏在地上叩着頭，哀求着，「我是幫人家當老媽子的，沒有銀子。」

「你放刁！怕你老爺不知道！」說着就是重重的幾刀背，打在她的背上，頸上，以及頭上。

「老爺開恩；委實沒有銀子。」

「那末跟我去！」

「老了走不動了。」

「你不去！」幾刀背之後，就將她一把頭髮拉着。可是她死也不肯起來，只是說：

「老爺開恩；走不動。」

不過她並沒有抵抗着不動，他硬拉的時候，她將手拄在地上，膝行了好幾步。她的意思是恐怕驚醒了

睡在棺材蓋上的孩子，所以寧願遠些。等到她估計孩子不會被驚醒時，她就不肯動了。那滿兵將她這樣打，那樣打，橫拖，豎拖，她總是滾在爛泥中，不肯動，而口裏只哼着：

『老爺開恩，老了，走不動了。』

正在難分難解的時候，又有一個滿兵來了，對她仔細看了一會，就向那拖她的滿兵說了幾句她所不懂的話，他們倆就一淘去了，將她留了下來。

她看他們去遠了，才負着痛，慢慢地從爛泥中爬到棺材邊。

『老媽媽，茶茶。』孩子忽然在破蓆底下發出了這樣的聲音。

『有有有，老媽媽去取來，弟弟不要響。』她連忙應着。

她在地上拾起了一塊瓦片，帶到池裏去洗清了，就舀了水回來，掀開破蓆，灌給孩子吃。孩子吃時，她自言自語地說：『幸而此刻才喊起來；要是早一些喊起來了，那才不得了呢！』

孩子喝了些水，眼睛一閉，又睡着了。她仍舊將破蓆蓋好，而自己坐在棺材邊。

外面的情形並沒有好；非但沒有好，簡直格外壞。她靠着棺材嘆氣說：『還是睡在這裏面的人安定。……這些強盜，這些殺坯，不想想自己也要睡到這裏面來的！』

一會，聽見孩子又有些聲息，她又說：『弟弟睡，麻胡子來了。弟弟長大了去殺麻胡子。一刀一個，殺得他們一個都不存！』

他們這樣再挨着，挨到了天黑。

天一黑，每一個揚州人，僅存的揚州人，都吐一口氣，似乎一天的災難已經過去，黑暗帶來了不死的希望。董嫗也未能例外，就抖擻着精神，從破蓆底下抱起了孩子向東城走去。

她走得格外當心，因為雨後的泥路，固然難走，而黑暗中走在許多池塘邊上，也的確有盲人瞎馬的危險。天是有些晴了，但因為是陰曆四月二十六日，天上沒有月，所以惟一可以藉以辨路的光亮，還是那城中四處繼續不斷的火燄。

她的目的地是那早已壅塞而不通水流的官溝。因為城門既然緊閉着，縋城也不是她所能辦得到的捷徑，她知道，她要出城，就只好由官溝鑽出去。她在和第一夜一樣的，不更甚的困難中，摸到了城邊的官溝。溝中本來是沒有水的，爲了在大雨之後，卻也有沒脛的水在淌着。她當然不顧這一些，就此走了下去。同時，在黑暗中，她看見有許多幢幢的人影，也在走下去。因此，她確定可以出城了，心就定了不少。

她夾在衆人中間，半爬半擠地從城牆下面鑽了出去，頭上碰出了老大的疙瘩，她也不覺得痛。

她和她同行的人正要爬上岸時，卻聽見兩岸有人在喝着：

「捉拿奸細！」

「要搜查！」

這時天上透露了清澈的星光，她竭力地辨認，看出兩岸有十來個人，手裏都捏了刀槍，在向一個個人的身上搜取金銀和首飾，誰要不給他們，或有些抗拒，他們就是兇狠的敲打。他們說，他們是奉了命令來幹這事的。

「老爺，我是人家的老媽子，只帶着一個小孩子，沒有銀子。」她爬上了一邊的岸，撲在地上抬起了頭說。

有一個人俯身向她仔細看了看，伸手在她身上摸索了一下，就向她背上重重地擊了一掌，叱着說：「去！」

她不再遲疑，竭力掙扎起來，抱着孩子就走。

然而她未出城時要出城，出了城卻又不知往那裏去好。因為她自己的家中，早已沒有人，其他韓家熟悉的入家，她知道在這幾天之內也找不到的。她出城了，固然脫離了滿兵的殘害，但是她很明白，城外的游

兵散勇，對於她和孩子，也不見得安全。她在躊躇之下，就向江灘走去。她認定江灘上密茂的蘆葦，正是她和孩子藏身之所，只好在這裏過了若干時再說。

在熹微的晨光中，她在蘆葦叢中找到了一塊較爲高爽的沙土，就和孩子歇了下來，將孩子放在她的膝上。

『弟弟，麻胡子逃走了，弟弟不要怕吧，』她對孩子說。孩子在這些時間內，也許受驚過度，所以一直沒有聲響，此刻則眼睛睜得很大，向四週看看，似乎新奇的環境，或者說，有趣而安靜的環境，竟使他恢復了平常的神志。

『老媽媽，飯飯。』到這時，孩子覺得餓了。

『弟弟乖，老媽媽去取飯飯。』她按着平常的習慣，叫孩子獨自坐着，就一個人走出了蘆葦叢。

她來到這裏時早已留心過，離蘆灘不遠，便是麥田，麥割去不久，田還沒有翻了蒔秧，遺落的麥穗還留在那裏。在她迅速的拾取中，不過片刻工夫，就拾到了一大把。

『弟弟，飯飯來了。』她匆匆地回到了孩子的跟前，孩子坐在原地，沒有動過一些。

她將一粒一粒的麥搓了下來，吹去了芒殼，撮了一些，放在自己的口中嚼爛了，然後抱起孩子，嘴對着

他的嘴，含糊地說着，『唔，飯飯，』等孩子的嘴一張，就此將這嚼成的生麥餬，餵了過去。

她這樣一直餵着，等到孩子搖搖頭說，『弟弟飽飽，老媽媽吃吃，』她才不餵而自己咽下去。

從此，她和孩子就依此爲生，有時也掘些蘆根吃吃，好在天氣很熱，她又防護得週到，所以孩子除了不餓之外，也不會受凍。

她出去拾麥穗時，天天在注意，在視野所及，有沒有人按着平常的神態往來着。

起初三五天，她只能偶然看見一二個人，急急的奔過，因此她知道情勢還沒有安定，就仍舊住在這蘆葦叢中。直到第九天，她看見了安步而行的人，才和孩子走到了空曠的田野中。她記得韓文適有一個姓高的知己朋友，住在瓜洲，她就帶着孩子往南走，去投奔他。

在路上，她和孩子不再完全吃麥穗了，也吃得了一些向人家討來的殘羹冷飯。就在這樣的艱難困苦中，他們挨到了瓜洲，又在百般訪尋之中，他們找到了高家，看見了高文義。

『啊，你們怎麼會到這裏來的！』高文義一看見他們就發出了驚奇的詢問。

『老爺』——董嫗叫了一聲就哭着說不下去。

『哦，我知道了，』高文義說：『你們就住在這裏吧。我們也逃出去的，回來了還不到三天呢，所以也弄

得什麼都沒有了。不過你放心，我總要看顧你們。」

高文義一家的人，都待他們很好。他們到這時，好像經過了地獄的煎熬，才過到了正常的生活。

過了幾天，高文義差人往揚州去打聽了一下，回音是：揚州共死人八十餘萬，韓文適的住宅，在一片瓦礫之中，已經找尋不出牠的遺址了。直到一年之後，那住宅又有人造房子，在浚井的時候，才發見韓文適的屍首。據說，他的面色好像活的，衣冠也很整潔，只有左手壞了一個小指，左足脫了一隻靴。他們將他好好地葬了。

『董媽，你們一直住在這裏就是，直到孩子長大成。』高文義在聽見了揚州的消息之後說。

在高文義這樣的一句話之後，他們就果然一直住在那裏，直到孩子二十歲，要娶親的時候。

在這些年中，董媽依然和在韓家一樣，帶領着孩子，兼做着家庭雜事。而孩子呢，則漸漸地長大起來，進了學堂，便取名叫魏，號醉白，到十五六歲的時候，早就才思敏捷，文章通達了。聽了高文義的話，他並沒有去應考；在十七八歲的時候，由於高文義的張羅，他就坐了館，自己和董媽兩人準備着另成一個人家。

現在韓魏那孩子，二十歲了，自己有了住宅了，結婚的日子已經看定了，不料董媽卻病了起來。韓魏很是關心，幾乎寸步不離的陪着她。這一天晚上，她叫韓魏坐在她的床邊，對他說：

『弟弟，你一向要問我帶着你逃出來的情形，我怕你聽了要心裏難過，所以總不告訴你。現在，我恐怕不中用了，要是再不告訴你，你就不知道了。』

『十七年前，崇禎皇帝歸天後的第二年，韃子兵打到了揚州，你的父親——』以下，她就詳述着她帶他逃出來的全盤經過，又因為倦乏，時常間斷，差不多講了半夜。在她講的時候，韓魏看着她吃力，很想叫她不要講下去，但是爲了滿足自己歷年來的探求，卻又只好聽她講下去。

『弟弟，這就是你我逃出來的經過，高老爺不許你去應考，那是很對的！他們韃子是簡直不當我們是人的！』董嫗的結語。

『呀，我真不知道有這些曲折，』韓魏落着淚說。『老媽媽，你簡直是我的祖奶奶，我一向錯待你了。韃子逼死了我的父母和兄姊，殘殺了揚州和其他各地的同胞，我自然與他們勢不兩立。我一定要報仇，來爲我的祖宗和同胞出氣。奶奶，你安心着吧，我決不辜負你的期望！』

『好的好的，』董嫗說。『不過我還有一樁心事：我要先看一看新娘，和她說幾句話。要等到你的好日，我恐怕來不及。』

韓魏答應了，明天便將這話對高文義說明，好在媒人便是高文義，女家也很知道理，所以一說便成功，

而女家又近在咫尺，在下午，這位未來新娘便抬了過來。

『新少奶，』董嫗在床上斷斷續續地對新娘說，『爲了要趁我還有一口氣的時候和你說幾句話，所以麻煩了你，請你勿見怪。……你大約總知道我帶着少爺逃出來的事情，你要知道詳細，你問他便了，我已經完全告訴他了。……我願意吃那樣的苦，固然爲了老爺和太太待我的恩典，而實在也爲了要少爺會報祖宗的仇。……現在看看沒有機會，但是我記得太太曾說過，過了九世還可以報仇呢，你們不要灰心！……』

『不錯，大復仇，復九世之仇！』韓魏說。『一世以三十年算，九世也不過二百七十年，我相信在二百七十年內，一定可以報得了這仇！』

『這就是我要當面對你說的話，』董嫗注視着新娘微笑着說，『你懂得麼？你答應麼？』
新娘爲了靦覷，不說什麼，不過在她的神情中，似乎已經默許了一切。

『不過，』董嫗又落下了眼淚，『我來不及看着你們的大喜成婚了。』

『不會的，』韓魏說，『奶奶就會好起來的。』

『是的，奶奶就會好起來的。』新娘終於也如此說。

『不見得，不見得，我已經八十三歲了，』董嫗在枕上搖着頭。『不過我到底也沒有什麼丟不下的地方。你們是一定會記牢我的話，並將我的話傳給你們的子孫的。』

『是的，是的，』兩個人同時的答應。

新娘回去後，沒有幾天，董嫗果然含笑長逝，韓魏便按着祖母的禮葬了她。

王士琇

揚州城裏真正清幽的地方，恐怕要算王家弄吧。尤其是弄底，離城垣不遠，正有着一灣流水，和幾行楊柳，輕易不大人走進來。王士琇這一家，卻正住在這弄底。

王士琇在十八歲上中了秀才之後，連赴幾次鄉試，都沒有被取，現在還沒有出三十歲，卻早就將功名看得很淡，不想再去赴試，只想在家裏多讀些書，研究一些有用的學問。他常常對他的兄弟士瑩說：

『我們讀書的目的，畢竟還是爲了做人。古聖先賢，並不是大富大貴的人，所以我們正不妨以此自勵，做一個希聖希賢的人。』

王士瑩的志趣，和他的哥哥有些兩樣。他很想幹一番事業出來，以便榮宗耀祖，顯親揚名。但是他的資質並不很好，而且又不大肯用功，所以讀了幾年書，連一個秀才也還沒有取到。他也常常對他的哥哥說：聖賢是人，豪傑也是人；人可以做聖賢，也可以做豪傑。不過他很敬重他的哥哥，對於他哥哥的說話，總是肯聽從的。

這天下午，王士琇一個人在書房裏讀書，他的兄弟在早上出去了還沒有回來，他很不以為然，他想等他回來了，要好好地勸誡他一番，不要浪費了光陰。他抬頭看看窗外，太陽已經掛在小河西岸的柳梢上了，他格外想着他的兄弟，想了一回，覺得呆呆的出神，也無非浪費光陰，就又低下頭來，細細地讀着書。

「哥哥！」

王士琇的旁邊突然響起了這樣一個呼聲，使他嚇了一下。他抬頭一看，只見他的兄弟，漲紅了臉，一副氣急敗壞的樣子，在喊着他。

「什麼事？」吃驚地問。

「北京的崇禎皇帝已經自盡了；韃子兵就要打到揚州來了！」

「這是怎麼發生的？」王士琇霍地立了起來，俯出了身體追問着。

王士瑩便將他今天在外面所聽見的一切消息，都告訴了他的哥哥，末了說：

「我方才由府前回來，所聽見的話，都是千真萬確的。我本來早就回來了，就爲了要聽真確的消息，所以耽擱得長久了些。」

「啊！」王士琇的身體，好像洩了氣的皮球，軟了下來，就此落在椅子上，好一回，不能移動一下，只是

說：『怎麼好！怎麼好！』他的眼淚滾滾地落下來了！

『哥哥，』王士瑩說，『哭也無用，我們應該起兵勤王才是。』

『起兵勤王，』王士琇掩着眼淚說，『固然是應該的；然而大行皇帝歸天，我們爲臣民的，怎麼可以不盡哀呢？』

王士琇哭了一回，就用紙寫了以下的幾個字，貼在書室的正中：

大明天子崇禎皇帝之神位

從此，他便改穿了白衣冠，每天在這神位的前面，哭拜祭奠。他的兄弟，也改穿了白衣冠，只是在家裏的時間愈加少，就不能像他那樣的盡禮。

不久，他們聽見南京福王登位，東南半壁，又有了正式的主宰，他們略略得了一些安慰。不過他們，尤其是王士琇，悼念崇禎皇帝的哀思，並沒有淡薄過。此後史可法來到了揚州，主持着對於清兵的攻守計劃，他們益發抱了無限的樂觀，尤其是王士瑩，就向史公的營中投效，在裏面當了一個參謀。

王士瑩要王士琇也出去投效，同做着勤王的大事。王士琇卻說，他既沒有縛雞之力，可以一刀一槍，殺敵致果，又沒有神機妙算，可以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因此他雖然報國有心，想來想去，還是不出去。

投效的好，免得出去投效了後，不但個人沒有成就，說不定反而誤了他人。

『那末你想怎樣來達到你的報國的願心呢？』他的兄弟這樣問他。

『我已經想過了，』王士琇說，『我的舌頭還可以用一用，而我的眼淚尤其還可以用一用。我將利用牠們，來達到我的報國的願心。』

他的兄弟還要問他究竟怎樣辦法，他只說：『你看着吧，我們殊途同歸，各行其是就是了。』

他本來是閉門讀書，不大和人家通往來的。除了一些必要的慶弔，他從來不大出門；除了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學秀才，誰也不會到他的家裏來。現在，他完全改變了：他常常出去，也常常邀人到他的家裏來。

他先到相識的人家去，勸他們大家出力救國，那時人心未死，他的話的確還容易被理解，所以聽了他的話，出來救國的，很有許多人。可是過了大半年，前方的軍事，時常失利，而清兵的聲勢，卻在日漸高張，很有一鼓而進，就要攻破揚州的情形，於是有幾個人，尤其是讀書明理，自命是識時務的俊傑，竟有些搖動起來，想要做新朝的開國元勳。秀才汪爲仁，便是這樣的一個人物。

王士琇和汪爲仁是相識的，所以在他往各相識處勸說以後，這天又到了汪家。汪爲仁一見他，便和往常的態度有些不同，冷然說：

『山東一帶，已經失守了；朝中阮馬當道，只知爭權奪利，不知同心合力，一致抵抗外侮，看來明朝的天，是靠不住的，我們又何必妄作癡呆漢，不早自爲計呢！我看老兄還是省些口舌之勞吧！如果不肯改絃易轍，另闢途徑，那末，還是安份守己，在家納福吧！』

『汪兄，王士禛聽了這話，不覺呆了一下，『爲什麼便這樣灰心呢！不論前方後方，與我們有多少不利，我們總是大明的子孫，總要盡我們的力，來保守大明的江山的。何況史閣部忠心耿耿，盡力報國，而手下又兵多將廣，足以有爲。我們還該繼續努力才是。』

『我看史閣部就只能做忠臣，而不能做功臣的了！我不願意做忠臣，我要做功臣。』

『做那一朝的功臣？』王士禛着急地問。

『你看那一朝可以容人做功臣呢？』汪爲仁冷笑着反問。

『汪兄，你不能够這樣想的！』王士禛說着，就哭了出來，『我們到底是大明的子孫，不能叫我們去作鞭子的奴隸！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鳥獸不可與同羣！」汪兄，你怎樣不爲自己想想呢……』

他哭着說着，經過了好久。起先，汪爲仁還應答他幾句，後來，就索性抬起了頭，看着屋梁，不理他。可是他的哭與說，總是不休，汪爲仁想了想，就換了口氣說：

『王兄你也不必過份煩惱，盡力勸我，你說的話我豈有不懂的道理。我也不過如此想，如此說而已，真要叫我去投降大清，我也不會的，你放心吧。』

『那末，』王士琇揩着眼淚說，『汪兄還是忠於大明的？』

『是的。』汪爲仁索性答應了。

『好呀，』王士琇破涕爲笑了，『汪兄真是個聖賢之徒，不忘其主。實在說，天下事到底不是不可爲，只是人們不肯爲！我相信我們只要大家一心一意，抵抗到底，我們總可以恢復大明的。只有我們自己先灰了心，或者想爬在頭裏做新貴，才會將大明的江山，真正斷送。在這危急存亡之秋，我們還應該格外意志堅定。才是我們……』

『得了！得了！』王士琇還要滔滔地說下去，汪爲仁就打斷他，『你的話都對，小弟聽你就是。』

王士琇覺得對汪爲仁可以滿意放心了，就辭別了出來。可是王士琇一出門，汪爲仁卻濃濃的在他的腳跟後吐了一口痰，低聲罵着說：『好一個不識時務的傻子！』

王士琇這樣的說話，這樣的眼淚，已不知費了多少，近來卻越費越多了。因爲在各方面聽來，似乎滿清的天下已經較爲穩定，明朝的殘餘江山，似將不保。不過他所費的，到底不是沒有代價的，因爲揚州的人民，

在史閣部的號召之下，大都肯以忠義存心，不肯輕易叛亂，現在又經過他這樣的鼓勵，就都更加堅貞自矢，來保守這南都的前衛揚州了。最顯著的例子，是一個賣菜的鄉下人。

這賣菜的到了王家，王士琇按着慣例，對每一個到他家來的人，宣說國事，勸請效忠明朝，也就對他作着同樣的鼓勵。那人一聽，便說，『王先生的話很對，我們只要幹下去，決沒有不成功的道理！』不過他又說，『我們是鄉下人，我們可以作些什麼事呢？』

『不管是什麼人，』王士琇說，『只要存心報國，總有事可作。你們是鄉下人，有的是力，那末你們就可以出力。如果有錢的出錢，有聰明的出聰明，那就個個人有事可作了。』

『我的力出到那裏去呢？』鄉下人又進一步的問。

『你可以來幫着守城。』

『好，我就來守城。』

王士琇聽了這話，很是歡喜，就向這鄉下人跪了下去，說，『你真是難得的大忠臣，我要謝謝你。』

這一來，慌得鄉下人還禮不迭。王士琇又領他到書房裏，去參拜了崇禎皇帝的神位，並且對他說，『我們生爲大明的百姓，死爲大明的鬼，總不做韃子的奴隸。』

『是的』鄉下人也應着說，『總不做韃子的奴隸』

鄉下人去後，王士琇又向崇禎的神位哭拜了一會。這已成了他的日常功課，除非出去，否則便向這神位哭拜着，訴說着。書早已不讀了。非但他自己不讀，也不勸他的兄弟讀了。窗外的楊柳，由青翠而枯黃，由枯黃而不剩一葉，他都沒有注意到。

他的兄弟的確也不再會回來讀書，成天的只在外面參贊着軍務。過了年，他看看大局愈變愈壞，就叫他的妻子回到鄉間母家去。他的兄弟還沒有娶親，這樣，他們家裏就沒有了女人，也就是沒有了別人。他們兄弟倆只一心一意幹着他們所願意幹的事情。

春天的氣候使萬物有了復蘇的景象，可是在王士琇的心上，只覺得更是寒冷，原來清兵已日近一日，連泗州都已經失陷了。他發瘋似地向人鼓勵着，同時也發瘋似地在崇禎的神位前痛哭着。最後，他竟廢寢忘食，弄到了舌疲唇焦，眼枯淚乾的地步。他瘦得很，已經不像原來的樣子。

等到四月十四日白洋河失守，史閣部跟趙奔回揚州閉城堅守時，他已經憔悴得沒有人形了。

『哥哥！』四月二十五日的清早，王士瑩奔回來叫着王士琇，『韃子已經進城了。』

『是麼？』王士琇此刻倒並不驚慌了，只坦然說，『我早已準備有這一天了。你將怎樣？』

「總是跟着哥哥。」

「這一次我倒要你不必跟我了。」王士琇說，「你可以過江去，再到南都去效力。」

「哥哥爲什麼不去？」

「我覺得我這個人已經不中用了，已經不能到別的地方去了。當然，我也不願意睜着眼睛看那鞭子進來，我只好——不必說了。不過你不像我，你還身強力健，可以往別處去繼續爲國效力。」

「南都奸臣當道，恐怕也沒有什麼希望。」

「那你可以再往別處去。」

「我到別處去，人地生疏，恐怕也作不了什麼事，還不如就在此地陪着哥哥吧。」

接着，他們倆又辯論了一回。後來聽見外面有喊殺之聲，王士琇知道他的兄弟就是願意走也走不脫的了，才不再勉強他，只說：

「那末事不宜遲，快些拜別我們皇帝的神位吧，遲了恐怕要受他們的辱了。」

說了，他就跪下去向神位叩頭，並且哭着說：「從此以後，不能再供奉你這個神位了，只好到天上去找

尋你——我們的皇帝了。」

王士瑩一切都跟着他的哥哥做，不過不說什麼話。他又跟着他哥哥的指揮，將兩條繩子穿入了梁間，打成了圓圈，在繩子的下面，撥好了兩張橈。

王士瑩立上橈子，面朝着神位，手扶着繩圈，說了『皇帝在天之靈，小臣來了！』之後，就將頭頸鑽入繩圈，蹬倒橈子，將身體掛了起來。王士瑩不發一聲，也這樣做了。

外面一陣嘈雜，清兵已衝了進來，看見他們倆掛在梁上，似乎還沒有死，就過去解了下來。可是摸摸他們的鼻孔，已經沒有氣了，只有眼中的淚，似乎還在潸然流着。

『這裏倒有這兩個傻瓜！』他們裏面有人這樣說。

『不，兩個忠臣！』也有人這樣說。

箭俠

在黃河邊一座小小的樹林中，展開了一幕活劇：一個帶着家眷走馬上任的官員，遭遇了一夥強盜的打劫。官員一行人只是殼殼地畏懼着，強盜們只是耀武揚威地搬運着財物。

鏗——只聽得遠遠有弓弦響，正在指揮着的強盜首領，忽然一個倒栽葱，從馬上跌了下來，嘍囉們一看，有一枝箭，端端正正貫在他的咽喉裏。

『了不得！扯活吧！』嘍囉們發一聲喊，都丟下手裏的財物，四散逃走了。

樹林後面緩步走進來了一個年輕人，身體很魁梧，腰裏跨了一口刀，手裏拿了一張弓，態度很安靜，好像沒有什麼事發生過一樣。

『受驚了，』他對跌在地下的那位官員說，『起來吧，強盜已經沒有了。』

『啊，』那位官員從地上爬起來說，『真正嚇死人！若不是壯士前來搭救，恐怕我們的性命休矣！壯士真是我們的大恩人。』

『不敢當。』

『請問壯士尊姓大名。』

『我沒有姓名；江湖上看我射得一手好箭，就稱我爲箭俠。』

『府上那裏？』

『本來是江南人，爲了報父兄之仇，避居在外，到處爲家。』

他們這樣的談下去，由於箭俠的反問，才知道這位官員姓李，也是江南人，正在往涼州去作太守。

『由這裏到涼州，還有許多路，』李太守說，『現在天下又正多着騷亂，難免路上不再發生亂子，我想請壯士護送我們前去，不曉得可以否？如果可以，將來一定重重酬謝。』

『說什麼酬謝！好在我也沒有一定的事情，陪你們前去走走就是了。』

箭俠一口答應之後，李太守很是喜歡，叫從人將行李收拾好了，就再上路。在路上，他們談得很是投機，箭俠告訴李太守，他的生活的維持方法，便是射鳥，他的消遣方法，便是管一些閒事，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路上當然是很艱難辛苦的。幸而有箭俠，李太守才能够平安到達涼州。李太守的感激箭俠，實在是應

該的。

在涼州，箭俠屢次想走，總給李太守留下了。箭俠說，他是受不慣束縛的，所以在任何一個地方，總不能住得稍久。但是李太守卻說，他寧願丟了官跟他去，卻不願他一個人離他而去。箭俠沒奈何，只好勉強留了下來。

這樣過了一年多，忽然聽見北京傳來的消息，說崇禎皇帝已經自盡了，滿洲人趕去了李自成，在做皇帝了。黃河長江之間，滿洲兵還沒有到，福王已經在南京即位了。

『俠兄，』李太守聽見了這個消息，就來叫着箭俠說，『以前我不許你走，現在我卻要勸你走了。』

『好極了！』箭俠高興地說，『從此我又可以自由自在了。』

『不過，俠兄，』李太守莊容地對他說，『我這次勸你走，是有原故的。』李太守將北京的消息告訴了他之後，又說，『我要你到南方去幫着打退滿洲兵，中興明朝。以你這樣的人才，一定可以建立大功，將來你的前程，自然也就在這上面。』

『喔，原來如此。可是我不去！』箭俠忽然表示着很不高興的樣子。

『爲什麼？』李太守當然驚奇地問。

『別的我不知道，只知道江南的官，沒有一個好的，我去了，非但不能作什麼事，恐怕他們正好捉我起來，問我的殺人之罪哩。』

『不會的，不會的。』連連的勸說。『彼一時，此一時。何況我還要介紹你去見一個人，投在他的門下，就不怕沒有用武之地了。』

『我不去！』他還在拒絕。他另外的理由是：做官的人既然吃了國家的俸祿，就該替國家辦事，他是小百姓，並且吃過官的苦的，並沒有受過國家的恩典，就用不着去白費氣力，反而討些晦氣。

『現在不能這樣說了，』李太守說，『官再壞些，到底是我們自己人，國家再和我們疏遠些，到底是我們自己的國家。如果現在我們不出去出一番力，打退韃子，那末，韃子要做我們的官，韃子要奪我們的國家了。到了那時，我們受他們的宰割，作他們的奴隸，大家同歸於盡，這才難於忍耐得下呢！』

『真的麼？』箭俠有些恍然的樣子。

『怎麼不真！並且你可以這樣想：現在我們明朝的皇帝和百姓，就是從前在黃河邊上被劫的我，現在的韃子，便是從前來劫我的強盜。從前你向來救我，爲什麼現在就不肯去救明朝的皇帝和百姓呢？不過現在的韃子，比了從前來劫我的強盜，人數既多，力量更大，所以你必须去和其他的人一同抵抗。』

李太守又講了許多必須同心合力，打退外來的敵人韃子的理由，末了則告訴箭俠說，『我要你去見的人，就是史閣部可法。他是極大的忠臣，我相信他一定會出力打退韃子。』

『那末我就去！』箭俠終於奮然說。

『好極了，』李太守歡然說，『我等着聽你的好消息。』

在箭俠動身之前，李太守說明他的不能同時南歸，一則他守土有責，未便輕離，二則現在路上愈加不靖，他有家眷，更不能走。末了他說，假使明朝中興無望，他也一定與守土共存亡。

箭俠很快地到了南京，憑着李太守的介紹信，果然投到了史閣部那裏。史閣部很器重他，當作了自己的親信。不久，史閣部出鎮揚州，他就到了揚州。

他跟隨史閣部出巡徐淮一帶回來之後，便對史閣部說，所有的兵，都靠不住，他願意領一枝兵，渡河北上，直搗燕京。

『這當然是很好的，也足見你的忠心，』史閣部說，『但是這也很難辦。』

史閣部的意見是：現在只好守，而且現在的兵都只肯守，就是要進攻，孤掌難鳴，也是不會成功的。

『必須以攻爲守，』這是箭俠的意見，『如果誰也不肯作難鳴的孤掌，自然誰也都只肯守了。我想我

一出去，總也一定有人會跟着上來的；就是沒有上來，我行我素，不論怎樣的結局，我都很願意的。」

他說了許多話，可是史閣部卻並不贊成他的主張，只叫他幫同守着揚州城。

到了宏光元年三月裏，揚州的形勢漸漸惡劣起來了，明朝派在前線的將與兵，死的死，降的降，逃的逃，滿洲兵日漸逼近揚州，揚州已沒有外來的援兵了。

『讓我去守北門吧，』箭俠來向史閣部討令說，『北門是第一個受敵之處。』

史閣部答應了。

過了一個月光景，滿洲兵的先鋒，有的已經到揚州城外了，箭俠又來對史閣部說：

『現在韃子的先鋒已經到了；但是人數並不多，並且也沒有準備，不如待我領一些弟兄，先出去殺他們一個下馬威。』

『他們剛剛到，』史閣部說，『銳氣很盛，不如等着，等他們疲乏了我們再出戰。』

箭俠沒奈何，只好忍耐着，而在城上格外用心把守着。

沒有幾天，滿洲兵的大隊果然到了。但他們並不立刻就攻城，卻差降將李遇春拿着豫王的信來說降。

『開城！』李遇春在下面叫着。

「什麼事？」箭俠在上面答應着。

「豫王有信，送與史老先生。」

「什麼豫王！騷韃子罷了！我們閣部老爺不收他的信！」斬截的回答。

「史老先生收過他的信的，並且還有過覆信的，現在怎會不收？」

「覆過了就完了，現在不收？」回答得更加斬截。

李遇春仍在聲說着，要箭俠開城收取這信，箭俠大怒，就拉起弓來，一箭射去了李遇春新戴上去的頂子，並且罵着說：「不要臉的狗奴才！你是什麼人？你在替那個狗賊講話？若不看你是在陣前的使者，一箭就要了你的狗命！還不給我滾開去！」

李遇春在這樣一嚇之下，就抱頭鼠竄而退。不過他想想那封信沒有送到，他終於不能向豫王交令，於是隔了一天，他又想出了一個辦法。

他差了兩個鄉下老人，遠遠地跪在箭所射不到的地方，頭上頂了豫王的信，向城上哀哀求告着，要城上派人出來取這信去。

箭俠看了，心裏很氣，就叫過兩個健卒來，吩咐了他們幾句話，纔他們下城去。一面向城下喊着說：「你

們不要走，派人下來了。」

兩個健卒到了鄉下老人的地方，並不說什麼話，迅速地將豫王的信取過來向相近的河裏投了下去，更其迅速地又將這兩個老人也投了下去，然後飛奔回來，由城上縋了上去。滿洲兵看見了要來追，一則距離尚遠，來不及，二則追得稍近的一二個人，都給箭俠射倒在地，其他的人就不敢向前了。

李遇春看看沒有辦法，就又換了一個花頭。他叫人將信綁在箭上，射到了城上。可是箭俠一收到這信，卻看也不看，當面就在城上用火燒了起來。李遇春一連射了幾次信，在他想，也許有一次箭俠會不在城上，說不定那信就可以傳給史閣部了，卻不料箭俠是完全住在城上，一刻都不離的，因此五六封信，都給他燒了一個乾淨。

在李遇春放棄傳信之後，滿洲兵大舉攻城之前，這其間又過了五七日。這時有一個投降明軍的夷將押佳，實在耐不住，就來和箭俠商議，要出去劫營。箭俠很贊成，就在一個薄暮，滿洲兵不大注意的時候，開了城門，放押佳出去。

押佳一個人騎着馬，握着刀，直往滿洲兵的大營衝去，在將近營門的地方，遇見了一個獨自巡邏的滿將。押佳不發一聲，衝到他的面前，手起刀落，就將他斬下了馬，然後自己也下了馬，割了他的首級，牽了他的

馬，再上馬飛奔回來。滿洲兵聽見了，追出來，不但沒有追着，卻又給箭俠由城上射倒了幾個。

史閣部知道了這件事，非但沒有責備他們，反而賞了押佳一百兩銀子。他們都很喜歡，知道史閣部決不是不要他們殺敵。

不過，無論怎樣，末日，四月二十五日，終於到了，揚州城被滿清的大礮攻破了。在混亂之中，史閣部要自殺，箭俠和其他的人都勸住了他。箭俠更對參將許瑾和史得威諸人說：『你們快些保了閣部老爺出東門去，這破殘的城垣由我保守着，看來還可以抵擋一陣，使他們不會立刻衝進來。』

史閣部一行人去了之後，箭俠就和押佳領着一隊人，在城垣的缺口處抵抗着，爲了他們的拚命死鬪，清兵竟退了下去。

『我們總是守不牢的了，』箭俠說，『還是追出去和他們拚了吧！』

大家都贊成，就大喊着追下去。可是滿洲兵卻在弔橋下面守着，不容他們再衝過來，他們只好停在橋上，和滿洲兵相持着。

相持的局面並沒有長久，因爲揚州城的東門，也給滿洲兵打破了，由東門追來的滿洲兵，繞到北門來，夾攻這站在弔橋上的小小孤軍了。橋下的滿洲兵，一看見城裏有他們自己的人來接應，就奮勇地攻了上

來。

「你抵擋城裏來的，」箭俠吩咐着押佳，「我抵擋橋下來的。」

在他們分頭抵擋之下，居然又支持了一些時光。可是滿洲兵既越殺越多，而他們的兵卻越殺越少，到了最後，連押佳也陣亡了，就只剩了箭俠一個人。

箭俠立在橋頂上，看着最後的一個夥伴倒下去，就向兩面已倒的夥伴說：「你們先走一步；這裏還有幾隻呆雁，我射完了就來。」

他將刀掛好，取了弓，拈了箭，眼看着橋的兩塊，那一方面有人先上來就一箭射去。每逢一個人被他射倒，他總報着數說：「一隻」或「二隻」。

橋兩面的滿洲兵，被他射得不敢上去，只在喊着：「殺上去呀！殺上去呀！」

「不是呆雁，是烏鴉了，」箭俠自言自語地說。

大家都很明白，箭是要完的。因此，不久，箭俠的箭果然完了，兩面的滿洲兵便都奔了上來。

箭俠將弓丟了，拔出了刀，狠狠地罵着說：「你們這夥毛賊，不要逞強！老子怕了你們，也算不得大明朝的英雄好漢了！你們來吧，嘗嘗我的板刀！」

他一面罵着，一面在垓心奮勇殺着，倒在他的四週的，竟有數十人之多。

最後，他身上受了許多傷，氣力漸漸減少下去，就仰天喊着說：『史老爺，李老爺，我少陪你們了！』又向四週的滿洲兵，瞋着眼睛大吼一聲說：『十八年後再來收拾你們！』說完，將刀向自己頸上一橫，身體就倚上了橋欄。

盧渭

史閣部一聽見長洲盧渭在轅門外求見，便一疊連聲叫請。

「哈哈，請坐。」史閣部一看見盧渭進來，就笑着起身讓坐。「盧先生是今之陳東，辱承光顧，不勝榮幸之至！但過承推許，以李綱相比，實在愧不敢當！」

「閣部謬獎了，生員也是愧不敢當。」盧渭謙遜着，一面卻就老實地坐了下來。

「這位是敵同年應棐臣兄，現任監紀推官之職。」史閣部介紹着在座的一個五十多歲的官員說，「我各事多虧他，現在他就幫我主持着禮賢館的事務。」

「原來是盧先生，」應廷吉向盧渭拱拱手說，「真正久仰得很！盧先生疏中所說：「秦檜在內，李綱在外，宋終北轅」實在是千古名言。可惜朝廷之上，不聽這話，李綱在外，倒也未嘗不可，而秦檜在內，卻終於無法處治，這真是一件恨事！」

「誰不這樣想呢！」盧渭挺着胸慷慨地說。「馬士英那傢伙，只曉得在朝竊位弄權，安享富貴，將天大

的難事推在別人身上。這還罷了，卻又事事掣史公之肘，一些不以天下國家爲重，有些話聽了真要叫人氣死！所以我確實主張史公應該在朝整頓，先除內奸，後禦外侮！」

「有什麼話叫人氣死呢？」應棐臣注意着問。

「喏——」盧渭就將這樣的事實講了出來：

去年冬，邳州宿遷，受到了清軍的攻打，史閣部在白洋河，有報告到南都告急。馬士英接到了這個報告，卻箕踞坐着，哈哈大笑起來。那時楊士聰在座，吃了一驚，就問他爲什麼笑，他卻說：那有這事，這不過是史道鄰的妙用：要過年了，一般前方將吏，照例應該敘功，耗費了的錢糧，照例應該銷算，所以有了這個報告。

「這樣的話，你想叫人氣不氣！」盧渭又補足了一句。

「瑤草喜歡以小人之心度人，那也只好由他，」史閣部坦然說，「我盡我心而已。」

「然而他和阮大鍼還有更荒謬的說話呢！」盧渭帶些憤激說。

「什麼話呢？」應廷吉顯出了更加注意的神氣。

「那時左良玉由上流而下，要「清君側，」建儲位，」這兩個濫小人嚇得慌了，居然商議着說：「與其左兵來，還不如清兵來；與其死於左兵，還不如死於清兵。」這話，還像人說的麼！」

「這話真正豈有此理了！」應廷吉也說。「可惜那時他們不容史公入朝，史公到了燕子磯，就給他們擋回來，否則倒可以問問他們爲什麼這樣喪心病狂，轉着那種沒有出息的念頭！」

史閣部聽了這些話，不作聲。他似乎早已有主見，不願意怨一人或得罪一人，他只曉得盡自己的力量幹去。接着，他又聽盧渭報告了許多南都的消息，然後問盧渭說：

「據盧先生看來，當今我們這裏，以那幾件事最爲當務之急呢？」

「這個，生員早就想過了。」他說的時候，的確有些得意的樣子，因爲他本來是來獻策的，現在史閣部問到他，他自然樂於陳說了。「據生員的意思：——」

他的意思，大概分爲三點：第一，派那些可以指揮的兵，就是高傑的舊部，速即出去作戰，保全天長盱眙一帶，不要讓清兵直搗揚州。第二，速即召兵選將，另練新軍，不要倚賴那些只知爭地盤奪餉源的敗兵殘卒。第三，整頓稅收，以裕餉源，不要捐稅重重，盡行飽入私囊，徒然貽害百姓。

「盧先生的高見，很是不錯，」史閣部聽了，不住點頭說，「不過……」他沈吟不語了。

「不過事實難於辦到吧？」盧渭說。

「可不是！」應廷吉代應着。

『這也不能一概而論：事在人爲！』決然的口氣。

『人定終難勝天，現在什麼事似乎都沒有辦法。』分明是頹喪的口氣。

『什麼？』盧涓不禁跳了起來。『誰說人定不能勝天！壞就壞在大家有這種念頭，躲懶的念頭，沒出息的念頭，所以事情果然弄到不堪收拾的地步了。——』

他愈說愈憤激。

『盧先生，』史閣部緩緩地說，『卓見都叫人佩服。不過此地的情形，有些特殊，請先生先在此考察一下，過幾天再請賜教，好不好？』又對應廷吉說，『就請年兄領盧先生住在禮賢館。』

盧涓起來告辭的時候，史閣部送到簷前，並且說：『我有了盧先生，凡事格外有個商量，更叫我放心不少。』又殷殷地約他改日再談。

盧涓到了禮賢館裏，遇見了許多人，他想，這的確是一個機會，可以看看衆人，究竟能够辦些什麼事。可是等到在自己的住處坐定以後，應廷吉卻悄悄地對他說：

『盧先生，這些人裏面，竟有人獻策，主張出賣三山街大功坊以助軍餉的，你想可笑不可笑。』

『那末何不就甄別一下呢，以免濫竽充數，徒然消耗廩餉？』

『是呀，我正要向史公進言呢。』

他們又談了一會，漸漸又談到了人事和天命上去，兩方面的意見，卻不免有些不同。談到這裏，應廷吉只得告辭。

過了幾天，在四月初二這一天，史閣部聽了應廷吉的話，就在督撫衙門的左廂，策試禮賢館的諸士，這時，人數已經不大多了。因為這些人來了好久，不但政府當局，白白的養他們，有些無謂，就是他們自己，也覺得白白的受養，有些不安於心，因此有好些人，已經離開了。

考試的結果是嘉禾歸昭，崑山孫元凱等最好，當下就由史閣部派任了通判，推官，知縣等職，一併寫在榜上。

對於盧涇的試卷，應廷吉給了他「識卓義高，詞采濟發」八個字批語，並且在呈給史閣部的時候，就將他放在第一，意思想以他爲諸卷之冠。不料史閣部將他一讀之後，大大地激賞起來，對應廷吉說：『年兄，這裏面的議論和文章，實在太好了，遠超衆人之上，如果與衆人列爲一等，雖然給他第一名，似乎還有些說不過去，就另外給他一個特等吧。』

應廷吉聽從了。史閣部又要給盧涇較大的官做，應廷吉卻不贊成，他說：

「朝廷的名器，似乎不可隨便與人；並且無功而受厚祿，恐怕人心要不服。」

史閣部一想應廷吉的話也不錯，也就給了盧渭一個通判的職銜。

明天，一班榜上有名的人，都到史閣部的面前來道謝，史閣部一一向他們說了訓誡的話，囑他們好好供職，他們就去了。

盧渭也來了，可是他卻對史閣部說：「生員到這裏來的緣故，是想貢獻一些意見，做一些事情，並不想做官。所以如果閣部認為生員的話有些窒礙難行，就給生員一些小事情做做，也使生員得效犬馬微勞，並且免了能說不能行的通病。」

「那末先生想做些什麼事呢？」

「打仗練兵，自然生員也不敢自誇其能，財理卻還有一些把握。」

「那末就請盧先生到鈔關上收船鈔，好不好？」應廷吉的主張。

「很好。」

「這區區小事，未免有屈了。」史閣部抱歉的口氣。

「這有什麼要緊？」盧渭說，「到底也是重要的餉源呢！」說了，他就起身告辭，準備馬上去接事。

『那也不必如此急急，』史閣部挽留著。『不妨在此小飲一下，以壯行色。』

盧渭看史閣部一番美意，未便推卻，就又坐了下來。在飲酒中間，他們先談的，仍是理財的事情，談起了應廷吉奉命在邳州宿遷一帶屯田的事情。據應廷吉的意思，這也是難辦的，而盧渭卻不以爲然，仍以爲事在人爲，只要大家肯好好幹去，總有很好的辦法和成績出來。盧渭的詞鋒很厲害，應廷吉往往被他駁倒。史閣部看了這個情形，恐怕應廷吉不快，以致兩下失歡，就特爲對盧渭說：

『盧先生，你可知道應年兄「三式之學皆精，天官之微更悉」，他真是一個有本事的人呢！』

『什麼？』盧渭喝了幾杯酒，精神有些奮發，要說話，竟有些按捺不住。『所謂六壬，遁甲，太乙，以及天文星命，豈不是一般牛鼻子道人，江湖流民，造出來騙騙人的！真正的孔子信徒，也會信牠——』

『不，不，』史閣部說，『這是有憑證的。去年八月十五日，——』史閣部講出了去年應廷吉爲他占風靈驗的事實。

『哈哈！』盧渭毫無顧忌地笑着，『適逢其會罷了，那裏可說靈驗！如果靈驗，我們什麼事也不必幹，只要請他預先說說將來的結果就够了。然而天下有這種事實麼？』

『最近還說淮陰可以平安過去，不至於遭兵災，現在也靈驗了。』史閣部不顧盧渭的反對，這樣說，然

後又轉過頭來，對應廷吉說：『年兄又說，今年夏至前後，南都多事，我倒有些不明白了，請你說說看。』

『今年，應廷吉侃侃地說，『太乙陽局，鎮坤二宮始擊關提，主大將囚。客參將發，而又文昌與太陰并凶，有說不盡的禍患。夏至以後，更換陰局，大事去矣！』

『真的麼？有這樣的危險？』史閣部放下了正要舉起的酒杯，不覺驚愕地問。

『真的。』

『我也說真的，』盧渭攙言說，『因爲一人這樣說，大家這樣說，可以防止禍患的事情都不做，好像只打算等候禍患的來到，你想禍患那裏會不來呢！這是必然的道理，那也用不着什麼陰陽太乙等讖上的話頭。』

『那真是天意了，』史閣部好像沒有聽見盧渭的話，只在咨嗟着。

『「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要說這不是天意，也有些說不過去。』盧渭好像在獨白。

史閣部和應廷吉都有些慘然不歡的樣子。

『請問，盧渭又說，『天意既然如此，那我們何必在此多所謀幹呢，還不如省些氣力，束手待斃好了。』

『這所謂盡盡人事，』應廷吉說，『諸葛亮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就是這個道理。』

『我說不是這個道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有着他的打算的，不是盡盡人事，聊爲敷衍。孔子的知其不可而爲之，也不是說，明明知道辦不到了，去白幹一番，乃是說，明明知道辦不到了，卻偏要去辦成功牠！雖然他們在當時都沒有什麼成功，乃是另外的問題，卻不能將他們的真意看反了。否則他們何必那樣的奔波勞碌呢？

『現在，盧渭一發說下去，』只要我們大家有決心，用不怕死的精神，去復興我們的大明，將韃子逐到我們的國境之外，我以為這是一定成功的。如果不成功，只怪我們沒有決心，還是不肯死。現在，爲什麼我們已經有了不怕死的精神，卻不肯奮發起來，好好地幹呢？這比了怕死要逃命，要投降，又好得多少呢？——』

『盧先生！』史閣部等他滔滔地講了一番之後說，『你的話，實在都是金玉良言。可是朝中的情形，你早已知道了，此地的情形，你來了這幾天，也一定已經知道了，還不是只知有己，不知有國！你看，除了我只可以以一死相拚外，還有什麼辦法，什麼希望呢！大勢所趨，真是沒奈何了！』

『是呀，大勢所趨，真是沒奈何了！』應廷吉學着說。

『是呀，大勢所趨，真是沒奈何了！』盧渭也用頹喪的口氣學說着，不過他又口氣一轉，轉成了憤激：『要知道這大勢就是每個人造成成功的呀！我就不相信這個大勢！我就要挽回這個大勢！如果你們和我一樣的』

心思，大家同我一樣的心思，這大勢就挽回來了！鞭子雖狠，也不見得就會替我們造成大勢。大勢還是我們自己造成的。」

他又一個人說下去，史閣部和應廷吉都不大接應。

「有了這種自己造成的大勢，有幾分良心的，固然不再努力，聽由國家滅亡，而沒有良心的，簡直就幹起加緊亡國的勾當來，有的賣國求榮，有的營私作弊，損傷國家的元氣——」

他說了一會，史閣部只默默地聽着。可是從史閣部面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心中的痛苦，最後，史閣部說：

「盧先生所說的，句句是至理名言，領教領教。」又端起酒杯來說，「請再盡此一杯，預祝此後大家努力，光復中原！」

「是的，應廷吉也說，『今天盧先生就要動身，理應多喝些。』」

「不，盧渭將手一擺說，『謝謝二位美意，生員不再多喝了，就要動身了。說做就做，用不着多耽擱。』」

盧渭立了起來，就再向史閣部和應廷吉告辭。史閣部叫從人到裏面去取了一個小小的紅紙包出來，雙手遞給盧渭說：『一些薄禮，聊當贐儀，請收了。』」

『謝謝』盧渭接了過來說，『生員並無恆產，並且也不想發橫財，閣部所賜，自當拜領。但是這裏到鈔關，也沒有多少路，到了那裏，也不見得有什麼開銷，所以用不着這樣多的銀子，閣部不要多給。』

『微薄得很，不過三兩而已；實在餉絀，不得不有屈先生。』

『那就好極了，謝謝！』

盧渭出來的時候，史閣部又送他到屋簷之下。史閣部回進去的時候，應廷吉卻說：

『盧渭這人，雖然有一些才氣，但是不免還是書生之見，唱唱高調罷了，我看他也未必會做出什麼事來。』

『倒也不盡然，』史閣部說，『他的話，簡直就都是我要說的。他，其實不論誰，如果肯努力的幹，我想總一定可以有些成績出來的。』

『我想他這次不免有些非分之想吧？看見沒有希望了，才索性發發議論，自鳴清高。』

『這話，』史閣部有些不悅的神氣，『且慢斷定，看他以後的行事再說吧。』

盧渭離開了督撫衙門，再到禮賢館去了一下，立刻就到鈔關上去接事。禮賢館諸人聽見了這個消息，有些人笑他，有些人勸他不要去。他卻說，『乘田委吏，孔子都做過，何況我。而且報國之道很多，這也正是報

國的實際行動。』

他一到鈔關，就召集一班管事的人，對他們說：

『鈔關上的事情，我是知道的。從今以後，我們要確實做到涓滴歸公的地步，切切不可想，現在國家大局，反正已弄得無可收拾，還不如撈幾個去享享福。要知道國亡了，任你有多少銀子，也是沒有用的！此外，我們要公事公辦，絕對不通融，不爲武力所屈！該定多少鈔，便是多少，不問這船以及船中的貨是那一個的！』

他在鈔關上，時間雖然不多，成績卻很可觀。因爲他說到做到，誰也只好聽從，而他自己就是澈底不貪一些不義之財的，所以大家格外服他。揚州是一個大碼頭，往來的船隻很多，因此每天所收的捐鈔，的確幫助了不少軍餉。當然，一般倚勢橫行，不肯繳納船鈔的文武官吏，還是有的，好在他有史閣部作後援，而他自己又無所求於人，用不到顧慮，所以還是公事公辦了。

他天天，簡直是時時，注意着雙方作戰的情形。他很有幾次，想對史閣部貢獻他的意見，但是一想到餉源所繫的鈔關，收入剛剛有一些起色，不能走開，也只好留着不走。後來聽說史閣部已出發到前方去督師迎敵了，他安心了不少。

四月十四日，前方情形不佳，史閣部奔了回來，這又使他發急。他有滿肚皮的計劃，可以轉危爲安，但是他沒有施展的機會，只好守着他的責任所在，鈔關。

四月二十五日，揚州城被清兵打破了。盧渭看見了這個情形，就決意去見史閣部，勸他急速出城，另圖恢復。他沿着運河匆匆走去，沒有幾步，不想對面就遇見了應廷吉。

『盧先生那裏去？』應廷吉立定了喊着。

他一看是一個小商人模樣的人在喊他，仔細一認，才認出那是應廷吉。他就停下來，將他的意思告訴了他。

『可惜，』應廷吉垂着眼淚說，『已經來不及了！』

『什麼？』他吃了一驚。『史閣部已經遭遇不測了麼？』

『是呀。並且全城文武官員，也都戰死了。』

『啊，這真是一個大損失，國家的大損失！』他驚嘆了一會，又問，『你現在是不是往邵伯高郵一帶，去領取救兵？我和你一同去！』他想轉身。

『不，』應廷吉擺擺手，『領取不動的。』

「那末還有你自己監的軍，可以調動嗎？」

「有些已經戰死，有些已經逃散，也無人可調了。」

「那麼你想怎麼辦呢？」迫切地問，跨上了一步。

「我是早就料到有今天的，所以我也沒有什麼着急，反正回鄉作遺民就是了。」似乎很坦然。

「什麼作遺民！」盧涓竟有些呆了，想不到應廷吉會有這樣打算！過了片刻，才又迸出一句話來：

「爲什麼不乾脆作了順民呢？這有什麼兩樣！」

「盧先生，凡事都是前定，請你看開些吧。」應廷吉並不惱怒，還是勸他。

「唉，什麼前定，我不要聽。」盧涓向應廷吉揮揮手，「你做遺民也好，順民也好，請吧！」

「你呢？」

「你不用管。」

「你不要以爲別處還有希望，別人還在抵抗，到底大局已經定了，你不過徒勞罷了。」應廷吉一面說，一面就想撇過了盧涓，向前走去。

「當然會有希望，會有人抵抗。現在沒有，將來一定會有！」依然那樣的肯定。

『我勸你還是早些改裝了逃回吳縣去吧，遲了要逃不掉了。』

『不必代我費心，我自有辦法。』

兩個人就此交肩走了過去。沒有幾步路，應廷吉只聽見背後運河裏咕通一聲響。他連忙立定了回過頭來看看，只見岸上已經沒有盧涓，而水面上則起着一個極大的波浪，在一直漾開去。

戴之藩

史可法不肯聽劉肇基的話，在清兵沒有集中之前，乘他們的不備，先殺他們一個下馬威，又不肯聽何剛的話，將西門外面李氏祖塋上的樹木伐個乾淨，以免清兵作爲掩護，偷偷地進攻，只曉得死守，暫且養着力量，以待機會，又只尊重別人家的祖塋，忘記了這和國家大事比較起來，只是一些末節，以致四月二十四日，清兵在西門外開了大礮，城牆一倒，揚州城就此被打破了。

清兵正像潮水，城牆正像堤岸，堤岸一倒，防守着這方面的史可法以及劉肇基，何剛諸人，再也挽不住這個狂瀾，只好被他們沖下了城垣，沖成了浮枝斷木，四分五裂，人自爲戰，彼此照顧不來。而且這潮水更好像不是一陣，也不是一個方向，因此，任何生物，尤其是人，在牠的波濤壓迫之下，似乎誰也沒有逃處，更沒有躲處。

『這怎麼可以！』武生戴之藩，且戰且走，對自己說。『此時若不立定腳跟，作個中流砥柱，更待何時！』他看見彩衣街口，正是一個抗戰的良好地點，就此停了下來。因爲他知道，清兵想從街的東口繞到他

的背後，還須相當時間，在這時間之內，他就可以一心對付着前面，來盡量殺死他的敵人。他對那些在潮水裏打滾，掙扎不屈的物體，明兵大聲喊着說：

『弟兄們不要再跑了，到我這裏來！我們合力和他們拚！』

許多被沖散的明兵，正苦於沒有着落，一聽見他的喊，又大都認識他的，就都奔到他這方面來。

『我們先放箭，』一看見小隊的清兵已經在百步之內，他就命令着集在他的兩旁和身後的明兵。

他的箭先放出去，就將在最前面的清兵射倒了，其他的清兵，也被射倒了三五個。正在興匆匆趕着殺人的清兵，很覺得有些意外。自然，他們很想殺過來，爲他們的同伴復仇，可是當他們一看見這邊的明兵，有幾十個人，比他們多，他們發了一聲喊，就回頭四散了，一毫不顧他們那些倒在地上的同伴。

『你們看，』戴之藩說，將扣在弦上的第二枝箭放了下來。『只要我們大家不跑，併在一起打他們，他們就怕了！』

他們這樣一連射死了好幾個清兵，不過，不久，人數較多的一隊清兵來了，非但射不退，並且使他們的箭也射完了，因此，兩下裏就成了刀槍的搏戰。他們人人抱必死的決心，清兵也沒有足以壓倒他們的人數，所以兩下裏搏戰了一會，清兵看看攻不進街口，又損失了若干人，似乎覺得不必這樣堅持下去，還是另圖

發展的好，就依然將他們已死的同伴留下了，轉注別處去。

『你們看，』戴之藩丟了已經斷了尖頭的槍，拭着正在淌着血的刀說，『只要我們和他們拚，他們也就怕了。』

此後，他們又經過了幾陣廝殺，雖然自己也折喪了好些人，但是他們的戰果是大的，因為清兵簡直要三四個才能換他們一個。此外，他們的陣地，依然屹立不動。

在陸續來加入他們這一夥的人中，有一個報告着說：『箭俠和押佳已經戰死了，他們的部下也大都戰死了，我就是從那邊逃出來的。』

『呀，他們倒已經先我而去了，』戴之藩感慨地說了這一句。那時城中已有火起，清兵的喊殺聲和居民的號叫聲，已經可以聽見。

他很記得他來投效史可法時和他們認識的經過。

他和興化王績、王績、王績三個弟兄很知己。因為他們三個人，雖然都是文秀才，平日卻都很講究武藝，看重他這個武秀才。而且他們一心要恢復明朝的江山，竭力主張抵抗清兵，也正和他一樣。

王績曾作過高傑的官，高傑死了，他就去投田仰，田仰死了，他更與他的哥哥王績、葉家走到東海裏，召

集了戰艦，奉明朝的宗室新昌王爲主，進攻興化。這時戴之藩就作了他們的先鋒，奮勇攻進城去，打開了城門，接進了新昌王。可惜第二天清朝的兵來得很多，他們只好退出來，新昌王逃入海中，王績被他們捉去殺了，而王績和他們的父親死於戰陣中，王績則跳在海裏死了。戴之藩呢，就此回到了揚州，來投奔史可法。

史可法一聽見他在興化所幹的事情，很是稱讚，便說：『戴壯士正是我們這裏所需要的人！如果大家都和戴壯士一般的忠勇，我們的大事還有什麼不成功的道理！』

史可法說了這話，就鄭重地介紹了箭俠和押佳，說：『你們都是英雄，此後就作了朋友吧。』

他們彼此相見，都很高興。他們從此確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們一天到晚所說的，無非江湖上行俠作義的英雄，和古今來盡忠報國的能人異士。他們都不想做官。他們所渴望着的，就是給他們爽快殺敵的機會。因此他們也很爲史可法部下的一般武將所看得起。

不過，對於禮賢館裏若干文人學士，今天一篇文章，明天一個條陳，後天又是一大堆議論，除了提筆和談天以外，什麼都不會做，他們卻都看不入眼。

『我不曉得這些人究竟有什麼用，』戴之藩看了這種情形，曾憤然對箭俠說過，『左右是空口說白話，到處打抽豐而已！』

『也許他們比了向韃子稱順民，或者幫着韃子害同胞的漢奸要好些，』箭俠說。

『但是這些人既沒有堅決的意志，又不明白一個人生在這個世界上究竟爲什麼，一遇到威逼利誘，誰又保得定他們不做順民或漢奸呢！』

他所說的堅決的意志，當然是不爲威逼，不爲利誘，至於他所說的人生的究竟，卻可以將他平日的言論，來作爲注釋。他曾說過：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的，就是懂得忠孝節義，而能實行之。如果丟了這些，只知道做官發財，榮華富貴，那還不如做個畜生好，因爲畜生的一生，也不過在滿足牠們的嗜慾。他主張人總要做得堂堂正正，不使他的一身，一家，一國，蒙到一些羞恥，污辱。

『並且』他又接下去對箭俠說，『不做順民或漢奸，還是不夠，甚至做一個尋常的忠臣或義民，也還不夠。我們必須要抵抗，要做殺敵的忠臣或義民，一句話，我們只應該殺敵，維持我們是個好漢子的本色，至於當世有沒有人知道我們，後世能否有忠臣或義民的美名，也都是不必注意的。』

他這些話，箭俠是完全贊同的，押佳呢，因爲是夷人，還不大會說什麼，只在旁點着頭。他覺得他和他們做朋友，真是一件快心之事。現在他知道他們戰死了，他的心裏當然很難過，但是他想想自己當前的艱難，將來的結果，他只將這些哀悼的念頭，化成淡淡的一句感慨，頓了一下，又加上這樣的一句：

『那我就應該格外努力了！』

他的確格外努力起來。

他和他的一羣人，對於所經過而試想攻進街口的清兵，雖然都得到勝利，每次總是清兵死得多，他們死得少，而確保了這個街口，可是清兵源源不絕地湧來，因此變多爲少了，而他們則死一個少一個，卻積少成多了，眼看着人數到了相當少的時候，或者大隊清兵決意要衝進這個街口的時候，這個街口就要不保了。他知道這一點，於是他撫着肩頭的刀傷，扔了手裏缺口的刀，拾起死人留下來的完整的刀，對那些滿身血污，喘息不定的明兵說：

『我們要格外拚命，多殺一個好一個。我們要爲大明存正義，爲大明的百姓留下光復的種子，使韃子知道大明的天下不是容易能夠得到的，更使大明的百姓知道只要人人像我們一樣訂下去，大明的天下就不會失，失了就會光復了！』

在他說話的時候，有一個明將，帶着幾個殘兵，騎馬走過。他一看，那將披着白甲，背上寫了「盡忠報國」四個字，他就喊着說：

『馬將軍請了，願你多殺幾個韃子！』

那是史可法的部將馬應魁。

『戴壯士請了，』馬應魁一看見他，就在馬上應着說，『也願你多殺幾個韃子！』

『馬將軍想往那裏去？』

『我也不知道，大概往那最可以殺韃子的地方去。』

馬應魁坐在馬上向四面望望，只看見城中的火，格外多了起來，而清兵的喊殺聲，和居民的號叫聲，更是混成一片，真正成了鼎沸的聲勢。他特別向西南方看看，就側耳向那方聽聽，然後說：

『那方面最熱鬧，也許可以多殺幾個韃子，就向那方面去吧。』說着，他向戴之藩舉舉手，告別，『戴壯士，十八年後再會。』

『十八年後再和你一同去殺韃子！』戴之藩也向他舉舉手，送別。

馬應魁一行人走了之後，戴之藩又經過了幾次激戰。到最後，他的身旁只剩下了三五個人，如果較多的清兵一來，他們就有馬上被消滅的可能。不知是清兵怕走過這個地方，還是忙於奸淫擄掠，一時不經過這個地方，這使他們多得了一些裹創與喘息的時間。他們大都立不直了，有些倚在牆上，有些坐在街石上，有些簡直躺在地上，不能起來。戴之藩則一手提着刀，一手扶着一個牆角，身體雖然有些搖搖欲墜的樣子，

還在準備着廝殺。

『我如果不立刻被韃子殺死，』他想，『只要留一些足以結束自己的氣力就夠了，其他的氣力，總是多殺一個韃子爲妙。』

不過他到底有些難於支持，因此不免時時低下頭去。

『哈，戴老大在這裏！』在他第幾次低頭間正有些奮發不起來的時候，有一個歡笑的口吻，飛進了他的耳朵裏。

他一怔，不明白，在這個時間，誰還會那樣的歡笑。他勉強抬起頭來，掙開眼睛來，向那發聲的地方看去：呀，一簇人，擁護着一個騎馬的。

那騎馬的，身體並不怎樣高大，不過面孔很白，鼻子有些拗，手臂很長而腰很細，有些和平常人兩樣。尤其特別的，在他的馬腹旁，掛着一把琵琶。這時，他的馬停了下來，笑嘻嘻地看着戴之藩。

『喔，原來是乙將軍。』戴之藩看見了他那樣坦然自若的樣子，精神不覺振奮了一下，頭就抬得高些，和乙邦才講着話。『乙將軍往那裏去？』

『我在找史閣部，』乙邦才說，『你看見他麼？』

『便是，我也關心着他。可是自從在西城上一擠下來，就此沒有看見他。』

『那我只好到別處去找他了，』說着，乙邦才就將手中的槍掛在鞍上，摘取琵琶在手，唱了起來：

四月裏來大麥黃，騷韃子造反到維揚，不見了忠心耿耿的史閣部，說不得我來作一個萬

里尋夫的趙五娘

『該死該死！』他唱完後，舉手打着自己的頭說，『怎麼將史閣部比起蔡伯喈來了。』

他這樣說，這樣做，引得大家都笑起來。

這是乙邦才的一貫作風。可是他的同僚，他的部下，卻沒有一個輕視他的，大家只尊重他，喜愛他，因為他打起仗來，非常奮勇，打勝了並不居功；而且又能夠和他的部下共甘苦，實在爲別人所不及。他現在彈着琵琶一唱，卻使戴之藩記起了幾天以前的事來。

幾天以前，乙邦才請了許多人喝酒，自然，戴之藩、箭俠、押佳、何剛、劉肇基，以及馬應魁諸人，都在他的邀請之列的。喝到半酣的時候，他叫他的侍姬們出來唱着秦腔，他自己則彈琵琶和着。有一個侍姬首先唱道：

（滾白）說是天哪，天哪，我的蒼天爺呀！燕北失守，淮南喪師，如今烽火連天，荆棘滿地，奴家一介女流，該向何處逃走也！（唱，二六）長江南望淚漣漣，難說元戎匹馬還——

「住了，住了！」乙邦才將琵琶一勒，阻止着侍姬說，「不要唱這種古老的喪氣話。待我來唱！」他就將絃一調，另外唱着：

騷韃子恃強橫行同梟獍 一心要學蒙古中原併吞 我臣民受國恩誓效忠貞 豈肯教衆胡兒擾亂江東 有史公領雄兵必不辱命 他部下文有謀武也有勇 既一心又一德衆志成城 更殺得騷韃子無蹤無影 那時節方知我不同凡庸 弟兄們大家拚一陣 騷韃子一定命歸陰

「痛快，痛快！」戴之藩等乙邦才一唱完，就鼓起掌來。「我當浮一大白！」

「好，大家暢飲三杯！」馬應魁的附和。

「這才是，「銅琵琶，鐵綽板，山西漢子唱大江東去」的氣概！」何剛喝着酒說。

「你知道麼？」劉肇基說，「乙將軍彈的才真是銅琵琶，古人所說的，不過想像之詞耳。」

「不瞞諸位說，」乙邦才將琵琶在地上築了一築放下來時說，「牠就是我的青虹劍。」

「好一個能够奏樂的青虹劍！」戴之藩讚着。

三杯過後，乙邦才又立起來抹抹嘴吧說：

「各位，我乙邦才當小兵出身，承蒙黃將軍（得功）的提拔，史閣部的賞識，才能够有這一天，身爲大

將和各位相見。黃將軍和史閣部都肯盡忠報國，我乙邦才還有什麼愛惜，什麼留戀，不肯以一死報國！這次我是決定的了，我要和揚州城共存亡！所以今天這一個會，與其說是尋歡作樂，還不如說是死別生離。來，我們不妨更盡三杯，留一紀念！

『風蕭蕭兮易水寒，』——似乎有一個在座的書生，在乙邦才坐下時哼了出來。

戴之藩聽了乙邦才的一席話，覺得十分滿意。他想，明朝有這樣的武將，畢竟是有希望的，因此，他一面喝着酒，一面對乙邦才凝視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可是，三杯過後，乙邦才將手一擺，對大家說，『今天不醉無歸！』又對侍姬說，『再唱一個好聽些兒的，不，有意思些兒的。』

在他重取琵琶彈起來的時候，另一個侍姬唱道：

（慢板）捲珠簾坐茜窗，心事蕩漾。塗鬢鴉畫眉黛，獨對紅粧。多因是國事非，干戈擾攘。奴

不敢怨夫君少在家鄉。倘若收中原一時難望，少不得紅顏女也換戎裝。

『好一個「紅顏女也換戎裝」！』乙邦才自己先讚了起來。

戴之藩驀地想到這裏，就笑嘻嘻對面坐在馬上的乙邦才說：

『不管你是不是趙五娘，我卻要問問你的「紅顏女」是否「也換戎裝。」』

乙邦才不回答他，只又舉起琵琶彈着唱着：

現在是收中原馬上有望 用不到紅顏女也換戎裝

唱完了，他又將琵琶雙手捧着，對戴之藩舉了一舉，說：『請了，我要緊去找史閣部，保他過江，再整軍馬，大殺韃子；否則便和他死在一處。』

『請了，』戴之藩的手有些舉不起來，只好點點頭。

乙邦才一去，戴之藩的形容又現出了疲乏，因為他肩上只是流着血，已經使他到了不能支持的地步。他看看身旁的三五個和他一般疲乏的人，就對他們說：

『你們要逃走的，就此去吧。我走不動了，決計死在這裏。』

他們也說，走不動了，決計死在這裏。

他們的話剛說完，就有三個清兵趕來殺他們，他們勉強抵擋之下，清兵死了一個，走了兩個，而他們呢，就都倒在地上，不能起來。

不過戴之藩還沒有死，他只在血泊中躺着。躺了一會，又掙扎着起來，對自己說，『不要死在韃子的手裏。』

他要自殺。可是他尋尋刀，刀都缺口了；他尋尋槍，槍都沒有尖頭了，在他的腳邊，只有一條褪下來的弓弦落在那裏。他就拾起那條弓弦，拚着他最後所有的一些餘力，將弓弦穿入了一個人家的門楮，打了一個結，成一個圈子，然後顛起腳，將頭套了進去。

這時，揚州城在烈焰中，種種鬧聲，大有驚天動地之勢。可是戴之藩這條街卻始終沒有燒到，也沒有清兵再來騷擾過，似乎弓弦繞頸的戴之藩，比了弓弦扣指的戴之藩，正一般的有力量，足以抵抗一切！

錢淑賢

晚飯後，錢述古又在妻女的面前發着嘆息。他說，他今天在外面所聽見的消息，格外不好了：劉澤清、高傑、劉良佐、黃得功四鎮，只曉得奪地盤，置國家大事於不顧；史可法固然是個爲國爲民的大忠臣，可是總不過書生之見，無濟於事；現在淮北固然早已不守，淮南也已經好像大開的門戶，在聽由滿兵長驅直入了；看來這孤零零的揚州城，就要不保了。

『那我們何不就回到自己的本鄉丹徒去呢？』錢夫人的話。

『丹徒和揚州不過一水之隔，這裏固然不得了，那裏準是了不得，也只好住在這裏隨機應變了。』錢述古說。

『難道堂堂的大明，』錢述古的女兒錢淑賢說，『竟沒有一個又忠又能的人，出來旋乾轉坤，安定大局麼？』

『這種人也未嘗沒有，可是南都執政的，還只是一般奸黨，依然只知道爭權奪利，那裏會使這種人有

一些作爲的機會呢！

他們三個人說着，益發增加了許多愁雲慘霧，簡直看不見一線希望的陽光。錢淑賢尤其憂慮着，因爲她早就聽見過滿兵的殘酷，比了歷史上元兵爲尤甚，而她又正是一個十六歲有才有貌的女子。

『假使韃子打進來，我們也只好暫時往城外去避一避，』在談論一番大局之後，父親表示了這樣的意見。

『我不去！』女兒忽然這樣堅決起來。

『爲什麼？』

『不要說女孩兒家，輕易不能拋頭露面，並且這一出去，誰又料得定不會遇見韃子呢！』

『那末我們不妨早些出城去，就不會遇見韃子了。』

『要一輩子不遇見韃子才好，行麼？』

『過幾天等情形安定了，遇見他們就不要緊了。』

『不我總不要看見他們！』愈加堅決的聲口。

『爲什麼？』

『我心底裏厭惡他們：不要說叫我看見他們，叫我一想到他們就恨！』

『爲什麼？』免不了的追問。

『南宋的往事不是明白告訴了我們麼？他們是一邱之貉：他們不是人，是禽獸，兇暴的禽獸；如果是人，也是人中的敗類，醜類，換言之，無非是一些強盜，賊匪。他們只知道奸淫擄掠，殺人放火。』鳥獸不可與同羣，『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我既不能誅他們，就只好不與同羣！』

『那末你將怎樣呢？』母親聽了一會，不能不很擔心事的問。

『那還要說麼！』女兒的心事是可想而知的。

『你不要太固執。』

『……』女兒沒有話。

『唉，總是你教她讀了書不好，』母親埋怨着父親。

『不，』女兒說，『我不想讀書的人也不見得會昧着良心，涎着臉皮，去和欺侮我們，虐待我們的人講和說好吧！』

『女兒，』這時父親用着誠摯的聲音，『你的話都不錯。我雖然不如你那樣的堅決，我也委實不要看

見他們。不過一則天下大勢已去，二則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所以我也只好看破些，打算着做一個遺民，聊表我的寸心。我想你，也就看破些，不要將世事太認真了。」

「爹的說話也很對，」爽直的答覆，「不過女兒不想做遺民。照女兒的愚見，要是大家肯「知其不可而爲之，」那就不必打算着做遺民，而可以做一個太平盛世的平民了。但是現在事到臨頭，做遺民總比做順民好。至於女兒，只想到了那天，最後的那天，做一個目中清淨的孤鬼！」

「女兒，你千萬不可存此想！」母親的着急。

沒有幾天，最後的那天，四月二十五日，終於來到了。據傳說，今天早上已經有滿兵進城，大隊的滿兵就要跟着進來了。

「爹媽，」錢淑賢一聽見這消息，就淌着眼淚向她的父母叩頭，「不孝女兒要告辭了，總算爹媽沒有養我。」

「女兒，萬萬使不得！」母親拉着她，父親則一連的「唉唉，」說不出別的話來。

她立起身來，乘母親的手一鬆，就飛步向裏面奔進去，父母一人趕在她的後面，看着她一連穿過三重門戶，出了後門，就向園中的池子裏一跳。

『救人呀！』母親的嘶叫，喚來了一個僕婦。

池子不大，水也很淺，錢淑賢雖然將頭向下鑽，全身卻終於沈不下去。勇健的僕婦一腳跨下去，就將她拉到了岸邊，再俯下去一抱，就使她上了岸。

『女兒，何必這樣呢？』母親着急中帶着埋怨。『快快抱進去換衣服，』母親對僕婦的指揮。

『媽，』她在換衣服時說，『你還是饒了女兒，使女兒少吃些零星苦楚的好。無論如何，女兒今天不要再活下去了。媽，你聽，外面是什麼聲音？媽，你快快和爹逃出城去吧。』

他們靜心一聽，果然遠處有如鼎沸的人聲，漸漸在近得來了。

『爹媽，』她在衣服換好之後，就跪在父母的面前哀求着說，『成全了女兒吧！照這種形勢，叫女兒如何活得下去！萬一受了恥辱，不要說女兒要遺恨千古，就是爹媽恐怕也要抱憾終身吧……女兒一死不足惜，只要能够保全女兒的素志，不辱沒爹媽，或者更能够激勵一些未死的人心，使大明的百姓都會起來抵抗韃子，那女兒也就雖死猶生，很爲值得了……爹媽，快快走吧，由女兒獨自在這處置自己吧。此地有繩子，有刀子，女兒自有辦法，如果爹媽肯在門外放一把火，那女兒就格外感激不盡了，免得女兒死後還要看見那些鬼魔，那些妖怪。萬一不能夠這樣做，那末，將來總必須將女兒的遺體火化，切切不要讓她葬在禽獸們

所踐踏過的汙土上……」

「女兒呀，女兒呀，」母親只好哭着。

「唉，唉，」父親只好嘆着。

「請爹媽就此動身吧，」說着，她就立起來張着手送他們。「假使爹媽不聽女兒的話，女兒就出去跳市河。」

「還是我在這裏陪你吧，」母親無可奈何的主張。

「快不要這樣了，」父親忽然變了毅然的態度對母親說，「我們就走吧，女兒的打算並不壞。既免受辱，使我們得到安心，也增加了大明的威光。我這次出走，也不想單作遺民了。我一定要教育後來的人，爲大明復仇，也就是爲女兒復仇。她是對的，我們走吧。」

錢述古拉了他的妻，就此由後門走了出來，僕婦則跟在他們的後面。他的妻一路上只是哭着，和他受了許多驚恐，才逃到了城外。

錢淑賢等他們去了以後，因爲外面的鬧聲愈趨愈急，她就毫不耽擱，取出了一條繩子，在自己的房門後縊了起來。等到她剛剛斷氣，前後門都有人打進來了，一看見只有她高掛在那裏，其他沒有別人，就將值

錢的細軟搶了走出去。這樣進來而出去的人，有好幾批，並且也經過了好幾天，到最後，屋內可以搬動的東西都搬了去，就只剩下了她的屍身在這空宅內晃蕩着。

經過了好幾天，城裏的秩序恢復了，錢述古夫婦和僕婦，回到了自己的家裏。他們一看見女兒的屍首，都大哭了起來。尤其是他的妻，只叫着『女兒死得好苦！』

將屍首解下來，放在地上，哭了一會，錢述古掩着眼淚說：

『苦是苦的；但是我們已看見了比她更加苦的，也就算了吧。』

在他們的腦際，不，眼前，清楚地展開了各種慘狀：滿街都是人，少壯的爭先走，老弱的落在後面；少壯的一遇見滿兵，就遇到了殘殺，老弱的則宛轉在馬蹄之下，刀背之下，被勒索着金銀。最不能忘記的一個印象：是五六十個婦女，由三個滿兵押着走，帶着小孩的，小孩都給滿兵殺死或刺死；有別的滿兵看見了，就上來任意拉幾個年輕的婦女出去，在牆邊和樹下奸淫；其他被押去的婦女呢……

『嘔，嘔，女兒，』錢述古想到這裏，不禁對屍首點着頭說，『還是你這樣早些死了的好。』

由於錢述古和僕婦的四處張羅，也由於親戚鄰里的逐漸歸來，錢述古總算將他的女兒草草地收殮了起來。他記得他女兒的囑咐，所以便想將柩抬到城外去火化。

「這那裏可以！」他的妻哭着說，「我這樣一個寶貝的女兒，無端死了，難道連一點屍骨都不能存留，給我一些可以紀念的安慰麼！」

「不是這樣說，」錢述古警解着，「我想以後我們未必常住在此，將她葬在此，她的墳墓誰來照顧呢？與其那時受人糟塌，諸多罪心，還不如此刻一了百了，收拾清楚的好。何況這又是她的志願呢？」

「你如何這樣的狠心，」錢夫人還是埋怨着丈夫，「你既逼死了她，現在又要火化她，你難道一些沒有骨肉之情麼！啊呀，我那好苦的女兒呀！」大哭起來了。

錢述古看看他的妻如此堅決，又覺得這事用不着一定要遵守女兒的囑咐，而使她的妻過份難過，就答應他的妻，暫時將柩寄存在城外一個寺院裏，等時世太平了再作計較。

時世當然要太平的，過了幾年，果然太平了，錢述古就來處置這柩，以便自己往別的地方去。有一些地方上的大人先生們，知道了錢淑賢死時的義烈，便說，這是揚州地方的光榮，她的柩，非但不應該火化，還應該好好的安葬，給後人一個憑弔。他們將這個意見來勸告錢述古，錢述古也就答應了，不過說：

「這不但是揚州地方的光榮，也許正是大明百姓的典型呢！」

在衆人共同商議之下，就將錢淑賢葬到了梅花嶺史可法的墓旁，因為只有這地方，不能算是「汗

士。——後來有人批評着說：

『一個忠臣，一個烈女；他們所做的事情不同，而他們爲國而死的志氣卻是一樣的。他們雖然都是失敗者，卻都很可以激勵末俗，使一般賣國求榮的奸賊愧死！他們是不朽的！』

又有人做了這樣一副對聯：

生存胡虜氣猶壯 死傍梅花骨亦香

固然可以贈給史可法，但亦何嘗不可以贈給錢淑賢呢！

陳天拔

誰都知道，陳天拔是多子街上的良醫，內外大小方脈，無一不精，病人經過他的診治的，幾乎沒有一個不早早霍然而癒的。

他本來是書香人家，只因年輕的時候，讀書讀到「不爲良相，卽爲良醫」這句話，深有所感，覺得一個人人生在世界上的確總要做些與人有益的事情，才不辜負自己的一生，而良相不容易做到，良醫是很容易成功的，所以他就棄儒習醫，來發揮他那和范仲淹一般的抱負。他幾年的努力，居然達到了他的目的。

他的存心既然以救人爲本，所以就實行着「貧病不計」這句話，何況他的家產，雖不很多，也足夠他一家的溫飽，而他又不想發大財，成巨富，所以他愈加不把診費的多少，放在心上。貧病的感激他是不消說的了，而他的醫術又那樣的高明，所以他的名聲，早就傳遍了揚州城，傳遍了揚州所屬各縣。

他更沒有名醫的架子，雖然他的出身很高貴，也沒有一些鄉紳的架子。他和善地對着任何一個病人，固然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他更喜歡和平常人做朋友，也是人人都看見的。他每天要上春風茶館去喝茶，和

他的好朋友畫工陸愉，甚至掌舵的徐有義等，談談天，論論時事。

自從聽得清帝順治到北京登位之後，他的頭腦中就生了異樣的感覺。因為他是由儒而醫的，他讀過的書很不少，所謂華夷的區別，他是非常了解的。他就將這些民族大義，時常和那些喝茶的人談，因此大家也就格外明白，清人是異族，是來奪明朝的天下，準備以明朝的百姓當奴隸的。自然，他和他們就一概反對清人，要想爲明朝有所努力。

他們在不安中過了若干時，後來聽得福王已經在南京登極，繼續爲明朝的皇帝，他們才安心了不少。最近，他和他們聽說史可法已經前來揚州督師了，他和他們真正喜出望外。他和他們相信，史可法一定有所作爲，一定可以打退清人，中興明朝，使他們重過太平而不受異族侵陵的日子。

這天，春風茶館裏在傳說着，史可法已經開了「禮賢館」，招納天下有一技一能的人，共同救國，他，陳天拔，就對大家說：

「我們理應去投奔史閣部，聽從他的指揮；因爲我們如果不去投奔他，我們雖然有救國的熱心，卻也無法可施。」

「話是不错，」陸愉說，「不過也不能一概而論。例如我是畫工，我相信我自己就可以獨自用畫來鼓

勵大家，抵抗韃子。」

『還有』有人也說，『我們這些平常人，即使有一技一能，也很平常，我們雖然有投奔的意思，恐怕史閣部不見得會要罷。』

當然還有其他的意見，可是陳天拔卻說：

『不過我想我們最好將力量集中在一處，不要分散。至於技能的平常不平常，我想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多一個人總能够多一分力，我以為史閣部一定能够估計到這一層。就以我們的醫道說，所謂「牛溲馬勃，敗鼓之皮」，都可以入藥，正可以來形容國家的用人，所要緊的，在用得其當。我勸大家還是去投奔他。』

『我總以為入「禮賢館」不免有干祿之嫌，』陸愉的意見，『並且進入了又安知不能如我的意，做我能做的事情呢！』

『只要我們不受祿就好了，』陳天拔說，『既不受祿，那末，除了聽從史閣部的指揮以外，我們也儘可以做我們所要做的事情。』

他們的討論，當然不必有最後的結果，叫大家都遵行。所以到了明天，在參加這討論的諸人中，確實前去投奔史閣部的，就只有陳天拔一個人。

史閣部在督撫衙門的大堂上接見陳天拔，問他有什麼「見教」。

陳天拔說：『小民是行醫的，想拿一些醫術來爲國家效勞，不知道用得着否？』

『當然亦用得着，』史閣部說，『但是不知道你將怎樣用法。』

『我想，爲國家勤勞的，上至閣部，下至任何小兵，總不免要有病痛，我就在麾下侍候着，誰有病痛，我就給他醫治。不知道這樣可好？』

『這也足見你的苦心，自然很好，』史閣部說了這話，就對坐在一旁的推官應廷吉說，『年兄，煩勞你就請陳醫士住到「禮賢館」去罷。』

『不過小民還有下情，』陳天拔說，『小民此來，並不想虛糜公家的廩粟。小民是本城人，儘可以住在這裏，聽候使喚。』

史可法還當他是客氣，又邀請了他一下，後來看他很堅持，也就不再勉強，聽了他的話，由他回去。

他將見過史可法的事情，在茶館內一說出來，又由茶館內的人，傳說開去，大家就到處知道了史可法的真心禮賢下士，便有許多人去投奔他。

不過他見過了史可法，卻也沒有什麼可以效力的地方，因爲爲國家勤勞的人，不知道是不害病痛呢，

還是害了病痛不知道他可以爲他們醫治，誰也沒有來找過他，他依然在家裏過着自己的日子，作着原來的的事情。據他想，一朝在揚州相近的地方，戰事發作，那些受傷的將士，就一定用得着他了。

到了八月裏，他聽見史可法要到淮安去，他就來見史可法，說要和史可法同去。史可法問他是什麼意思，他說：

「閣部長途奔波，理應好好保持健康，小民便想隨在船尾上，侍候閣部。」

「你的意思很好，」史可法說。「可是頑軀很健，不須有什麼顧慮；此外，我爲了國家大事，實在也來不及顧慮自己一身的病痛。我想你不必跟着我多辛苦罷。」

「陳醫士的話很對，」坐在一旁的職務郎中黃日芳對史可法說，「老師爲國珍重，理應有一個醫士追隨着。就請陳醫士住在門生的船上，和老師一同出發。好在門生也是喜歡醫道的，路上正可以和陳醫士談談，以解長途寂寞。」

這樣，史可法自然沒有什麼不可以答應的地方，陳天拔就搭着黃日芳的船，和史可法一同動身。

史可法的身體的確很健康，在旅途奔波中，一些也用不着醫藥。不過黃日芳卻總爲他擔着心事，怕他「食少事繁，」蹈了前人的覆轍。黃日芳曾勸過他許多次，他總是不聽，反而笑黃日芳受不起辛苦。黃日芳

沒法，就時常叫陳天拔找機會到他的船上去看看，有沒有什麼不合健康的地方，乘便進言幾句。

這一晚，船歇在運河裏，陳天拔又到了史可法的船上。史可法今晚似乎閒了些，很可以和陳天拔多談一會。可是史可法卻並不要談什麼個人的身體問題。

『據陳先生看來，目前救國的事情，最要緊的是那一樁？』史可法按着他時時爲國，時時要問這句話的習慣，問着陳天拔。

『這也很難說，』陳天拔對他，早已脫去拘束，所以侃侃地回答，『各人有各人的意見，並且各人的意見都是很有理由的。我是一個醫病的人，照我行醫的眼光看起來，也不外乎兩種辦法：第一種，培養元氣，一個人元氣好了，自然百病消除了，內感無從發生，外邪也無從侵入。國家如果真的能培養元氣，這國家就可以穩如泰山了。』

『目前的元氣怎樣培養起來呢？』

『倒也不是吃補藥，只要不再浪費，不再消耗，一天一天積起來，這元氣就培養好了。因此，目前最要緊的，是不浪費財力，不消耗兵力。可惜現在朝廷之內，在忙着建築宮室，設法娛樂，其他貪污的官吏，也所在都有，總是一味在浪費財力；而前敵的將士，只曉得奪地盤，彼此火併，不必等敵人攻過來，就自己弄得筋疲力

盡。在這兩點上，還要閣部竭力主持才是。否則長此下去，國家元氣大傷，要恢復也就爲難了。」

「先生的話很是。但是朝廷和官吏方面，我管不着他們，將士方面，我又調不動他們，我也只好盡我個人的心力，坐待天命了。」

史可法說到這裏，很有些慘然不樂的樣子。這是他的心話，實話，因爲福王的荒淫顛預，馬士英和阮大鍼等的狼狽爲奸，貽誤大局，他沒有辦法，而江北四鎮的將驕兵悍，不聽他的指揮，他也沒有辦法。他惟一的辦法，就只有他時常說的，以一死報國。

「事在人爲罷了，請閣部不要灰心，」陳天拔接着說。「所以我們第二種救國辦法，就是剷除貪暴，用醫病來打比喻，就是外科上的排膿挖腐肉，內科上的洩瀉通腸。這固然有些痛苦或不便，但不這樣，病便永遠不會得好，國家也永遠不會得救，因此現在還應該用出「毒蛇螫手，壯士斷腕」的手段來才是。換句話說，當今皇上是無可無不可的，可與爲惡，也可與爲善的，只要清除了那些奸黨，中樞就有希望了，就像人身上的風寒去了，身體自然會好了。同時，揀幾個驕將悍卒正了法，其他的將卒，也就會革面洗心，不敢爲非作歹了，就像肌肉上的毒害一去，新的肌肉自然生出來了。閣部是可以做這些事情的，而且也只有閣部可以做這些事情，爲什麼不就在這方面澈底整頓一下呢？」

『先生的話，句句都對，只是我孤掌難鳴，就是勉強要有什麼舉動，恐怕事情不但不會成功，反倒格外弄壞了大局，所以我總是不敢。』

『那末朝內朝外，儘多忠義之士，儘可以多找些幫手來，也正像有用的藥很多，儘可以多用些藥，爲什麼不呢？』

『是，是，』史可法點點頭，『以後我一定要在這方面多留心些。』

『最好快些，否則坐失良機，真所謂「養癰貽患」了。』

他們又說了許多別的話，陳天拔方才回到黃日芳的船上來。

黃日芳問知了他們所談的話，就說，『史閣部忠誠有餘，精幹不足，將來的大事，正是難於逆料呢。』

陳天拔也承認黃日芳的意見是對的。不過他還希望：一，史可法終於能夠奮發起來；二，朝內朝外，於史可法之外，會多出幾個類乎岳飛，韓世忠的人來，雖然還有秦檜在內，至少也保全了半壁江山。此外，他總不將史可法的缺點，或國家前途的渺茫來對春風茶館裏的人說，因爲他怕說了，於事無補，徒然搖惑人心，使大局格外壞。他每次回來，總對那些人說：

『只要我們大家同心合力，來對付韃子，我們一定有望。』

他的話實在也不是空話，天下事只要同心合力，有什麼辦不成的呢！

然而他所希望的同心合力，終於沒有實現，到了宏光元年的四月裏，南京的政局固然被那些奸邪弄得一場糊塗，揚州的戰局，也被那些驕將悍卒，置之腦後，就臨到了最後的一幕，被清兵打破。他的醫道，竟是沒有用到過。

這時陳天拔正在家裏，聽見了這個風聲，就嘆息着說：『毒氣攻心了，全身潰爛了，到底不可救藥了。』但是他不逃，也叫他的一家人不逃。他們都聽了他。他又吩咐他們開直了各重門，燒好了食物，擺好了杯盤，準備了其他各事，在大廳上等着。他們一一照辦了。

旁午的時光，多子街上不安靜起來了，呼喝的聲音和哭喊的聲音，漸漸近來了。陳天拔在廳上，看見六個清兵走了進來，走在前面的，是一個矮胖子，樣子就是他們的頭目。他連忙迎出去，對他們說：

『都爺們多辛苦，進來歇歇罷。』

他們上了廳，他又對他們說：

『請坐，請坐，喝一杯水酒去罷。』

『銀子，銀子，矮胖子舉起了刀。』

『有有有，』陳天拔連忙答應，『請坐，我就叫他們取出來。』

他們似乎也怕親自動手，多所勞苦，並且的確也已經很勞苦，就都在桌子邊坐了下來。這時陳天拔就向裏面喊着：『將東西搬出來呀！』

銀子搬出了好幾封，放在一隻硃紅盤裏，同時還有其他硃紅盤，則搬出了豐盛的酒菜，一併放到了桌子上。

在矮胖子的示意之下，清兵各自取了一封銀子。矮胖子要想立起來走，其他的清兵卻已經斟好了酒要喝了。

『……』矮胖子對他們說着陳天拔不懂的話，他們就斟滿了不喝，等待着。

『你先喝，』矮胖子對陳天拔說。

『好，我先喝，』他舉起壺來，斟滿了酒，又邀着衆人說，『大家請，』然後頸子一仰，將一杯酒喝了下去。矮胖子以下諸人，也照他的樣，喝了下去。

他又領他們吃了一碗菜。然後，不必再由他勸請，他們都自動吃喝下去。吃了一會，矮胖子忽然捧了肚子喊痛。

「都爺恐怕吃得太多了，」陳天拔笑着說。

其他的人也捧了肚子喊痛。

「真的，」陳天拔終於也捧了自己的肚子，苦笑着說，「我也痛了，我還以為我這個吃醫飯的人不靈呢！我們總算有緣，遇在一塊兒。」

他們要想揚起刀來殺他，卻已經來不及了，一個個就都從椅子上跌了下去，在地上滾着。

「哈哈，我們有緣，」陳天拔躺在地上說。

過了一會，一切都歸於寂靜，廳上固然寂靜，後面內室裏和廚房裏等處，也很寂靜。

第二次以及第不知幾次的清兵，走進這座房子來，所看見的，便是狼藉的杯盤，和滿地的屍首。他們不顧這些，只將內室裏的銀子，和已死清兵身上的銀子，搜了去。

陸 愉

早上春風茶館裏的茶客，正在紛紛地談論着最近北京傳來的消息，一看見陸愉在脅下挾了一捲紙走進來，便彼此告訴着說：

『陸子悅來了，一定又有什麼新鮮玩意兒給我們賞光了。』

『子悅這裏來坐，』醫士陳天拔在靠西壁的一桌上叫着陸愉。

『是不是和「野鬼搶紙錠」一樣的玩意兒？』陸愉在走向陳天拔桌上坐時，有人這樣問他。『上次那兩個野鬼，倒畫得很有趣。』

『不是，』陸愉一面走過去，一面說，『現在我沒有工夫畫這些了。』

『我以為他的「沐猴加冠圖」最有趣，』又有人在陸愉坐下去時，在對別人說。

『但是「罔兩吃人圖」就格外有意思了。』各有各的意見。

『喲，同桌的馮應昌說，『好一大捲，有幾張？』』

『二十四張。』

『那一定是「二十四孝」，鄰座的徐有義說。』

『我就不高興畫這些孝，』陸愉回過頭去看了徐有義一眼，有些憤怒說，『什麼孝，老頭子編出來騙騙小夥子，一相情願的謊話罷了。』

接着有人猜了另外幾種「二十四」，例如本地風光的「二十四橋」，一年之內的「二十四節氣」等等，可是陸愉卻說不是的。

同時，在靠東壁的一桌上，有兩個秀才模樣的文人，也在竊竊私議着陸愉。

『這個人未嘗沒有好好的手筆，如果好好的畫，一定還可以大有成就。』一個這樣說。『可惜他走入了怪僻一路，以致總是不得志。上次畫了兩頭黃狗在交尾，竟題上「才子佳人信有之」這樣的句子，這未免太荒謬了。』

『的確，他未免怪僻些，』又一個說，『我曾看見他畫一頭黃牛，遺下了幾堆糞，他卻題上「大塊文章」這句話，這也未免欺人太甚。』

『子悅，』這時陳天拔問着陸愉，『這次你究竟畫了些什麼呢？』

『好，我給你看，』陸愉說着，就立起來，將放在桌上的紙捲散開來。可是相近幾桌上的人，一看見他這樣，就都按着老例，離座圍攏來，以便先觀爲快。

『不，』陸愉散到一半，看見衆人圍攏來，就不再散下去，卻抬起頭來，用響亮的喉嚨對大家說，『我先問問你們：前幾天你們聽見了什麼重大的消息？』

『那不必說了，一定是清朝順治皇帝在北京登基了，』陳天拔說。

『是呀，』陸愉點點頭說，『就爲了這樣，所以我現在什麼都不畫，就畫了「二十四忠」！』

他接着說明：現在國家所需要的，不是孝，乃是忠；原來一般人只知道孝，不知道忠，所以國家弄得很不好；他要想挽回這一種人心，所以他畫這「二十四忠」，希望大家都能够起來，將清兵打出去，恢復明朝的一統天下。

大家聽了他的話，都點頭稱是。

『那末你一定將岳飛畫在裏面了，』徐有義猜着說。

『是的，他在我這「二十四忠」之內，』陸愉說。

『關公自然也在裏面了，』馮應昌說。

「不，」陸愉搖搖頭說，「關公雖然也很忠，但是那不是我所要的忠。我要的忠是能够打外國的，打異族的。」

「那末最近殉國的周遇吉，陳天拔說，『也就不在內了。』」

「是的，」

「這倒很可惜。」

「的確很可惜。不過像周遇吉這樣的人，自有他足以千秋的地方，用不着我來替他鼓吹。」

「這樣，」有人說，「我們也可以猜到好幾個：本朝的常遇春戚繼光，一定就在內。」

「對呀，」陸愉欣然說，「便是那殺退蚩尤的黃帝也在內。」

說到這裏，他就將手中的畫，一幅一幅展了開來，給大家看。大家圍着，看見每一幅所畫的，就是那一個忠臣最膾炙人口的一幕，例如「蘇武牧羊」，「陸秀夫蹈海」之類。大家看得很有興味，有幾個人便說：

「這樣成套的畫，給一個人買去，別人看不見，未免可惜；如果零碎分別賣去，不得成套，那尤其可惜，總要想個辦法出來才好。」

「我本來不打算賣這幾幅畫，」陸愉說，「可以貼在這裏的牆壁上，給大家看看。」

他說了這個方法，當然有好些人很贊成，因為他們大都是天天到這個茶館裏來的，來了就可以看見，就和買牠們回去一樣了。但是陳天拔卻說：

『這還不大好；因為不到這茶館裏來的，就看不見，而且在牆壁上貼得太久了，這些畫也要壞，最好的辦法，還是雕板印行。』

他這一個意見一說出來，沒有一個不贊成的。大家似乎恍然大悟的樣子說，本來「二十四孝」是有印行的花紙的，爲什麼「二十四忠」就不能成爲印行的花紙呢！他們知道他並沒有雕板的本錢，便由陳天拔爲首，和大家墊出一些錢來，說明等印出花紙賣到了錢再還。好在茶館裏各式的人都是有的，能够雕板的人也未嘗沒有，所以不久，這事便算辦好了。

坐在東壁的秀才們，又在竊竊私議了。據他們的意思，陸愉是有那樣高超的手筆，儘可以爲自己謀幹一些富貴，何必畫什麼忠孝等老生常談。他們說，不畫那些怪僻的想頭，奇詭的東西，也正可以畫些動人的山水、花卉、翎毛、蟲魚，這些是人人所歡迎的，比了忠孝的人物要好看得多。他們很爲他可惜。

不過陸愉並不注意有人在爲他可惜。他反而覺得很得意：他會畫這「二十四忠」，而大家又會爲他雕板印行。在早茶散後，他欣欣然回到了自己的家裏。

「今天又賣去幾幅了吧？」他的妻子一看見他的神情，便也欣欣然問他。

「不，一幅也沒有賣去，」他笑嘻嘻地說。

「什麼？」他的妻子臉一沈，「既然一些也沒有賣去，爲什麼你還這樣高興呢？要知道甕中已經沒有米了呢！」

「不妨不妨，」他還笑着，「我畫了幾十年，到今天才爽爽快快畫了我所要畫的，才畫了與人有益的。賣不賣得去，不要管牠！」

「餓着肚皮也能不管麼？」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什麼？」

他不答。

他的妻子聽不懂他的話了，也只好按着往常的習慣，一切聽由他。

過了幾天，大家紛紛傳說，南京福王登基，改元宏光了，史可法就要來揚州督師，進取中原了。揚州人聽了，都很奮興，因爲他們都自認是明朝的百姓，自然希望明朝的真命天子出現；他們正苦於劉澤清、高傑這

幾個武將的擾亂，自然也希望史可法來收拾他們一下，並且利用他們，來中興明室。

陸愉在春風茶館裏聽到了這個消息，格外歡喜，因為他的關心明朝，崇拜史可法，本來也似乎比了別人要熱烈些。

史可法到了揚州，招納賢士，於是凡有一技一能的人，都投策進見，果然有一些用場的，他就養他，給他廩餼。陳天拔也去了，史可法也一例歡迎他。

陳天拔邀陸愉也去投史可法，陸愉不肯去，他說：『我覺得我的事情，還是在家裏做得好。而且我是疏散慣了的，雖然史閣部不是平常的高官，我也受不了他的些微拘束。』

陳天拔不勉強他，不過時時在史可法面前說到他，因此史可法雖然沒有見過他，也就知道了他這一個人，着實稱讚了他幾次，說他是一個忠君愛國的有心人。陳天拔將這話告訴了他，他愈加奮發，要憑着他的才能，多做些他所要做的事，換言之，就是要多畫些他所要畫的畫。

這天，他取了幾張紙拼成了四大幅，每幅徑丈，在用心用力地畫着。他的妻子看見了，就來問他，這是什麼用的，能不能賣到錢？他說，這完全是給人看看的，不想出賣，並且也決沒有人會買這樣的大幅畫。他的妻子便抱怨他，說他只曉得這樣的亂畫，一些也不顧家裏人的生活。他不理她，可是擋不得她一再的嘮叨，他

只得說：

「好了，你的意思，我都懂得。等我畫好了這幅畫，就出去弄些錢回來。我想上次所雕的「二十四忠」大概總已經成功了，印出來的花紙，總可以賣到幾個錢了。」

在他這樣的敷衍之下，他的妻子才暫時不說什麼，由他完成了那四幅大畫。

他一完成牠們，就在晚間取了出去，到半夜才回來。他的妻子看見他出去時有畫，回來時已沒有，不免又問他，是否已經賣去。

「你只知賣去！他確實有些不耐煩。『你不要管這些，我總有用處就是了，我明天給你一些錢就是了！』」

他嘴裏如此說，心裏更在嘆息着：「唉，這也難怪她，只曉得度過眼前的人，正也不知有多少呢！」

明天，他一走出去，還沒有到春風茶館，在街上就聽見人家說，四城門貼了四幅大畫，非常好看。他聽了，心裏一樂，腳步便格外輕捷起來。

他一走進春風茶館，許多人便說：「來了來了！陸子悅畢竟是很有意思的，會畫出那樣的畫，會貼在那樣的地方。」

『子悅，』陳天拔在他坐下來時說，『我因為住近東城門，還只看見「萬國衣冠拜冕旒」，沒有看見其他的，不知道其他各城門，你畫了些什麼？』

『我剛剛從西城門進來，』有人說，『那裏是畫的「狐鼠書嘯圖」，一頭老狐，戴着頂子，穿着馬蹄袖，高坐在中央的寶座上，狐尾拖到了地上，許多老鼠、小鼠，也居然有衣冠，有的拖着尾巴站着，有的夾着尾巴跪着，那景象真有些滑稽可笑，大概這就是騷韃子做皇帝的醜態了。不曉得你，』反問陳天拔，『你所看見的畫些什麼？』

『那麼和你所看見的作一個對比，』陳天拔說，『宏光皇帝堂堂正正的高坐，羣臣濟濟踴踴的朝賀，使人看了，越發覺得我們大明究竟是個禮義之邦，實在可愛。』子悅，』對陸愉說，『你的工作真不錯！』

陸愉笑笑，不說什麼，不過他的得意是真的。他想起了「二十四忠」的雕板，便問陳天拔，已否雕好。陳天拔告訴他，早已雕好，並且印出來的花紙，已經賣到一些錢，現在都已經交與竹西山房書店，代理這件生意。

『你回去時我可以先給你一些錢，』陳天拔說，『現在且不說這個；我要緊知道其他的兩幅畫是什麼。』

「在南門的一幅是『還我河山，』」陸愉說，「在北門的——」

他還沒有說下去，一個人就搶着說：「我看見的，在北門的是一幅『鐵蹄下的王道樂土，』上面畫着許多韃子兵，擄着『奉行王道，』「安居樂土」的旗子，卻在殺人放火，奸淫擄掠。想來南門的一幅，又是和這幅作對比的，大約畫着我們大明的軍隊，克復我們的北京城吧，是不是？」

「不錯，」陸愉說，「你猜得是。」

這靠西的幾張桌子上，都在讚賞着這四幅畫，便是其他若干桌子上，也在說，這四幅畫的確很有意思，足以發人深省，鼓起人的愛國心念來。可是靠東的桌子上那兩位秀才，卻仍在搖頭，在輕輕地說，「這有些什麼用，無非兒戲而已。」

「我希望你多畫些這樣的畫，」西邊桌子上陳天拔又對陸愉說。「我以為這樣的畫，比了用說話傳出來的號令，用文字寫出來的文章，還要有力。假使天下每一個會畫的人，都肯像你一樣，畫這種愛國的畫，大明的天下就一定可以常保了。因為看畫比了聽話和看文字還容易，還要普及。」

「這也各盡其力罷了，」陸愉說，「例如你當醫士的，你可以在醫術上報國，你的功勞又那裏算小呢！號令和文章，也正有一般的作用……當然，以後我還要這樣畫下去。」

果然，他以後就這樣畫下去。隔不了幾天，他總有一幅或大或小的畫出來，每幅的主意是暴露清兵的兇殘和他們的不成體統，是鼓勵百姓，都要愛護大明的江山，不要使牠落在異族的手中，將來受異族的宰割，以致懊悔嫌遲。

史可法的幾次出巡，陳天拔是跟着同去的，陸愉的畫，尤其是「二十四忠」，陳天拔總帶些在身邊，沿途張貼或發賣，人們的歡迎，正和在揚州一樣，很爲熱烈。史可法有幾次要想看看陸愉，叫陳天拔致意，陸愉總不肯去，說：『我去見了他，我的事情不見得會格外做得好些，還是不必多此一舉吧。』

揚州人在不安中過了年，看看將來的日子，似乎更加不安起來了；四鎮的兵將，只知道互相爭鬪，置國家於不顧，而清兵南下，卻一天近一天了。到了四月初旬，人心便極度惶惑起來，春風茶館中，少了常有的笑聲，有了難得聽見的嘆聲和喁喁低語聲，他們雖然每天在照常喝茶，他們的心理是已經不是優閒的了，他們不過依然維持着這個集合罷了。

他們，尤其靠西壁的一桌上，今天談到了將來萬一要發生的不幸，在討論着各人的前途。有的說，假使揚州城被打破了，他只好死；有的說，他只好逃；當然也有的說，他不死也不逃，看情形再說。

『你怎樣呢？』有人問陳天拔。

「我麼？」陳天拔笑笑說，「我是醫士，砒霜或任何毒藥，都是現成的，那還要等人家來勸麼？」當然也有人問到了陸愉。

「我麼？」陸愉故意說得很響，「自然是歡迎他們！」

「歡迎誰？」

「那些韃子！」

東壁下的兩位秀才，聽見陸愉說歡迎清兵，不禁一個點起頭來，一個搖起膝來，先後說，「這才是識時務的俊傑！目今天命攸歸，誰也用不着反對的！」

「不過秀才先生，」陸愉聽見了他們的話，便對他們說，「將來請你們看清楚了，我要怎樣歡迎他們。」大家都知道陸愉的話，別有用意，但問他將來究竟要怎樣歡迎清兵，他只笑笑說，「你們總看得見的。」

這天忽然有一個人從北方來，自稱是「前進士」，姓陳，來作豫王的使者。他非常神氣，一些也不把揚州的官員放在眼裏，揚州的官員，誰也不敢得罪他，只是敷衍他。陸愉知道了，很是憤慨，就趕着畫了幾幅畫，貼在這個使者所要經過的通衢上。那幾幅畫是：「前進士吮癰圖，」「前進士舐痔圖，」「前進士當走狗圖，」……在前兩幅圖中，那位「前進士」還穿着明朝衣冠，卻在爲一個怪形怪狀的清人吮癰並舐痔。在

後一幅圖中，簡直將他畫成了一條狗，在地上爬，仰面看着牠身旁的主人清人。

『一朝打破揚州，如果不殺牠一個乾淨，也不能出我這口氣！』這是那位「前進士」回去時看了這些畫而發出來的憤語。

沒有幾天，揚州城果然被打破了，豫王從西門進來時，便看見了「狐鼠畫嘯圖」。他問這是誰畫的，有些本地人告訴了他，他就記得了陸愉的名字。在城中，他又看見了陸愉的畫，他愈發注意了他。

豫王騎馬走到轅門橋，正要進督撫衙門的時候，路旁忽然躡出了一個人，手裏高舉着幾捲紙，口稱『歡迎』。豫王的侍從們就將他拿住了。

『你是誰？』豫王停了馬問着。

『我是陸愉。』

『怎樣歡迎？』

『有拙畫三幅爲敬。』

『拿上來。』

侍從們將陸愉手裏的紙捲，取給了豫王，豫王在馬上就散開了看。第一幅是「蠻夷猾夏」，畫着許多

面目可憎的清兵，從山海關打進來。豫王看了，眉頭皺了一下。第二幅是「小醜跳梁」，畫着許多狐、鼠、犬、羊之類，都穿戴了清人的衣冠，從揚州的城牆上爬過來。豫王看了搖搖頭。第三幅是「衣冠禽獸」，畫着一頭豬，穿戴着極品的清朝官服，高坐在督撫衙門的大堂之上，其他堂上堂下，盡是些穿戴清朝官服的豬。豫王看了，先是不作聲，過了一會，卻就哈哈大笑，抬起頭來，對陸榆說：

「畫得好，重重有賞。」

「賞我幾刀？」陸榆當豫王在說反話。

「那裏，」豫王顯着誠意說，「真的賞你，賞你「翰林院待詔」的官職，你就隨在我的軍中，爲我沿途作畫，曉諭百姓，速速歸降我們大清。」

「呵呵呵呵……」陸榆冷笑着，「多鐸，你不知當我是什麼人，要這樣侮辱我！」

「誰侮辱你！」豫王帶些驚異說，「我不過要你作元朝開國的趙松雪罷了！」

「簡直是混帳！」陸榆厲聲說，「你要我作那最不要臉的趙孟頫小子，不是侮辱我是什麼！老實告訴你，多鐸，我今天來歡迎你，是準備吃你幾刀的，使你知道，大明的百姓，雖然像我這樣手無縛雞之力的，卻也會用我們的浩氣，融在筆墨上，來抵抗你！你如果存心要奪大明的天下，哼，你的報應總要發作的！我們大明

的百姓，那一個肯饒你，以及你們這一班狐羣狗黨！不必多言，要殺就殺！」

陸愉說完了，將頸項伸了幾伸。

「我誠心要用你，」豫王侃侃地說，「也誠心要救你們這些百姓，脫離苦難，爲什麼你要這樣不聽話呢？還是隨我去的好。」

「誰跟你去！不要臉的畜生才隨你去！」陸愉說着，就要向豫王的馬上撞去，給豫王的侍從們拉住了。

「真的要吃刀麼？」豫王嚴厲起來了。

「真的，任憑幾刀！」

「也罷，」豫王對侍從們說，「就依了他吧。」

侍從們一陣亂刀，陸愉就在自己的「哈哈」聲中，身體分成了碎塊。

後來春風茶館裏沒有被清兵殺死的座上客，和後人想起了陸愉的「歡迎」豫王，要想找到他的「二十四忠」來爲他留個紀念，可是訪求的結果，卻是陸愉的家已毀於兵火，他的妻子不知去向，而竹西山房更成了一堆灰燼，「二十四忠」的圖畫，一幅也沒有流傳下來，雕板，一塊也沒有保全。

一直到如今，世間只有「二十四孝」，沒有「二十四忠」，這大概是會使陸愉死不瞑目的吧！

張有德

這一天早上，史可法正在大堂上和他的僚屬計議着軍事，忽然聽得轅門外有一片喧嚷的聲音，似乎有人在喊着說：

『爲什麼不讓我進去呢！史老爺的榜文上不是說誰都可以進去見他的麼！』
似乎又有人在阻止那喊的人，並且呼斥他說：『你這土老兒，懂得什麼！滾出去！』

在外面的喧嚷聲中，史公就停止了和僚屬的計議，靜靜地聽着，聽了一會，然後對參軍黃日芳說：『煩你出去看看，究竟是什麼事。誰要進來，就讓他進來罷。』

黃日芳出去之後，外面就不鬧了，等他回進來時，他的身後就隨着一個人。那人赤着腳，走路的步子，很不穩定，一歪，西一斜，說是跛子，又不像跛子。人很瘦小，背也躬着，身上的衣服更是破碎不堪。他一看見史公，就在堂下叩了一個頭，然後立起來站在旁邊，用抱怨的聲音對史公說：

『門外這些人，應該管教管教才是，不然的話，就沒有人來了。』

史公對他一看，只見他的面皮已經皺縮了，就只有兩塊顴骨突在外面；顴骨的上面，有一隻眼睛是紅的，眼臉翻了出來，顴骨的下面，在嘴唇上略略有幾根黃鬚。

『是，是，』史公向他欠欠身，答應着說，『請問尊姓大名。』

『小人叫張有德。』

『有什麼見教？』

『小人想來做忠臣。』

『什麼？』

『小人想來做忠臣。』

史公一時沒有了話說；誰聽見了也覺得有些出於意外，以致大家只注意着他，不來攙言。他也靜靜地聽候史公的示下，不多說什麼。

『你要來做忠臣，很好。』史公終於說，『但是你知道怎樣做法呢？』

『小人很知道：老爺是大忠臣，只要隨着老爺，小人便是小忠臣了。』

聽他說的人，覺得他的話似乎有什麼道理在內，便一致留心聽着。可是他說了一句，又不多說了，似乎

有問才答，不問便不答。

『你會打仗麼？』問在繼續着。

『小人沒有氣力，不會。』答也在繼續着。

『你會辦理政事，運用計謀麼？』

『小人沒有讀過書，也不會。』

『那天你來跟我作些什麼呢？』

大家都在等待着他的驚人答語。他睜了睜眼，又用骯髒的手在他的嘴上抹了一下，然後咳一聲嗽，清一下喉嚨說：

『小我想來侍候你老爺。』

他這話一說出來，大家都鬆了一口氣，心裏似乎在說：原來不過如此！

『謝謝你的好意，』史公仍是很和氣的對他說，『我此地侍候的人很多用不着你，你還是回去罷。』

『小人來了就不想回去，請老爺收了小人。』說着，他又跪了下去。

『你本來作什麼的？』

「種田的。」

「能不能過活？」

「還可以過活。」

「那末你還是回去種田罷，這裏不是你作事的地方。」

「不，不，」張有德連忙伏在地上說，「小人實在願意在這裏侍候你老爺；小人一定要跟着老爺同做忠臣！假使老爺一定要小人回去，小人就只有立刻死在老爺的面前！」說着，他哭起來了。

這時，堂上堂下，也有別的人來勸他回去，他總是不答應，還有人來拉他，他也不肯起來。他只伏在地上哭着說：「小人死也要在老爺跟前的。」

「好，」史公決然說，「難得你有這樣的好心，你就留在這裏罷。」

「謝謝老爺！」他一聽見這話就停止了哭，又叩了一個頭，立了起來。當下，便有別的侍候的人，來招呼了他去，大堂上的計議重新進行着。

他的同伴問他，究竟爲什麼他會想到這裏來做忠臣的。他說，他就佩服宋朝的岳老爺，一個人總應該這樣精忠報國才是。現在的史老爺就和岳老爺一樣；岳老爺抵抗金兵，史老爺抵抗韃子。他聽人講岳老爺

的故事，恨不得去侍候岳老爺，現在有了史老爺，所以他一定要來侍候史老爺。

他這話，後來傳入了史公的耳朵裏，史公便叫他作了一個貼身的親隨，來如他的願。史公到那裏，他也便到那裏，他時常對別人誇示着說：

『岳老爺要兩個人跟：馬前張保，馬後王橫；史老爺就只要一個人跟：我張有德。』

他不但跟着史公到任何地方去，並且也陪着史公到任何時間。例如有一晚，他就陪着史公一個整夜，沒有合過眼。史公對他，也就有了深厚的感情。

那夜，史公爲了前方的軍事不利，在苦苦地計劃着，焦慮着，因此睡不着覺。黃日芳看到了這個情形，便對史公說：

『相國的一身，是繫着天下安危的關係的，還應該可以節勞的時候節勞些，不要弄到「食少事繁」，蹈前人的覆轍。』

『是呀，』侍候在一旁的張有德便接應着說，『老爺應該多休息些；我想諸葛亮還不見得有這樣的忙碌費心思呢。』

『你們的說話都不錯，』史公說，『但是你們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叫我那裏可以偷一些空閒呢！』

黃日芳走了之後，史公也叫張有德去睡，不必侍候，他那裏肯。他說：

『老爺不睡，小人便連坐也不應該。』

果然，他這樣說，他就整整立了一夜。他一方面張羅着史公的茶水，一方面還照顧着前後各處，以防意外。

可是史公的不睡，和張有德的不坐，也並不是一夜而已。軍情的緊急，既然愈到後來愈甚，他們這樣的度過漫漫長夜，就成了例行的慣事。

這年的大除夕，衙門裏更加覺得冷靜，因為雖然在兵荒馬亂的時候，而習俗移人，大家還免不了要舉行過年那一回事。史公的僚屬，甚至一切僕役，就是不回到自己的地方去，史公還要叫他們回去，現在他們回去了，史公自然是很願意的。可是張有德沒有去，他依然侍候着史公。

史公照常在燭光之下批閱公文，並且發遣牠們。因為幫忙的人沒有，所以他就格外忙些。他目不轉睛，手不停揮，一直等到半夜之後，才覺得事情告了一個段落，同時，也才覺得身體有些倦了起來。

『酒來。』史公將案頭的文書疊了一下，然後身體向椅背上一靠，輕輕喊出了這兩個字。

『是，待小人去取來。』答應這個命令的，當然便是張有德。

史公將張有德取來的一壺酒，很快的喝完了，又叫他去添，他覺得有些異乎尋常，便說：

『小人一向沒有看見老爺喝過酒，也沒有聽見岳老爺、諸葛亮喝過酒，不曉得老爺現在爲什麼要喝酒了？』

『唉，你那裏知道。』史公嘆息着說，『我原是很會喝酒的，只因爲督師在外，身負重責，所以一時便戒絕了。今夜是除夕，人人都在追祭他們的祖宗，我想到了慘死的先帝，心裏真是說不出的哀痛。我要是不喝一些酒，我怕我今夜就要傷心得沒有命！』

『那末老爺儘量喝罷，小人自會去取來。』張有德表着同情說。『真的，我們的崇禎皇帝，是一個好皇帝，不料有了那樣的下場！而現在韃子又要來奪我們這南方的江山了！』

那夜，史公居然喝了一個大醉，就此伏在公案上睡着了。張有德將杯壺之類收拾好之後，就仍舊立了陪着。

冬夜雖然是很長的，畢竟總也有到五鼓的時候。這時轅門外有着一些人馬集攏來的聲音，張有德聽見了，知道全城的文武官員都來參見並且賀歲了，就悄悄地走了出去，隔着轅門，低低地對外面的人說：『老爺一夜沒有睡，此刻伏在案上睡着了，等一下罷。』

「對，」知府任民育在外面說，「相國太辛苦了，此刻剛好睡熟，我們不該打攪他，我們在這裏等着罷。」
「是，我們等着罷。」大家應着說。

「來呀，」任民育又對一個侍候的人說，「去叫打更鼓的人仍舊打四鼓，要等天明了才可以打五鼓。」
更鼓回到了四鼓，張有德也回到了史公的身邊。他見史公就這樣睡在那裏，怕他冷，去取了一件半臂出來，給他披在背上。他小心在意地看着史公，幾乎到了目不轉睛的地步。

在沈寂的等待中，黑夜終於完全過去，黎明終於來到。這時，史公似乎作了一個夢，陡然喊着說：「萬歲爺先走一步，臣隨後就來了！」

在這一喊之下，史公便醒了過來，看看案上的燈，已經沒有火焰了，庭心裏的天光，已經很明亮了，才知道這已過了他平日起身的時間，看見張有德還在旁邊，便對他說：

「呀，想不到一睡竟這樣久，怕已很遲了罷？」

「不遲，四鼓方才打過，五鼓還沒有打呢。」

張有德剛剛說完，外面果然打了五鼓，他就出去開門。

在衆人進來的時候，史公很是發怒，一疊連聲叫着要人去把打鼓的人正法，說他有負責任，到天大明

亮了才打五鼓。

『稟老爺知道，』張有德回進來了說，『這是知府任老爺的意思，要老爺多睡一會，所以吩咐打鼓的人這樣打的。』

史公聽了他的話，就不再追究打鼓的人而和滿城的文武官員相見，於遵行一切禮俗之外，再處置着國家大事。

不過，史公的處置國家大事，並不只駐在這有似乎後方的揚州，他是時常往前敵去的。他沿着運河，會一直達到徐州，始終和他在一處的，就是張有德。在這樣的戎馬倥傯中，史公和他度過了好幾個月，很快，到四月的下旬，他們又回到了揚州。

四月二十五日，清兵入城，揚州失守。那時史公正和幾個參將，在西北城上守禦，看看大事已不可爲，就拔起刀來，向自己的咽喉割去。張有德是緊貼着史公的身旁的，一看見，就連忙拉住了史公的臂膊，喊了起來：『死不得！我們要翻本！』

但是他的氣力很小，所以他終不能阻止刀口和史公的頸項相觸，而滾滾的鮮血，就從史公的頸項裏濺出來，濺到了他的身上。參將許謹本來立得不遠，看見了就跳過來幫着按住了史公的手，也喊着說：『死

不得！我們要捲土重來！

在史公的掙扎中，許謹和史得威諸人，就將史公擁下了城牆，向東門而去。張有德緊緊的跟在他們的後面。可是，史公諸人是騎馬的，而街上早已沒有了秩序，混亂不堪，所以沒有多久，只轉了兩個灣，張有德就落在他們的後面，失了他們的蹤跡。

『啊，老爺不見了！』他喊給自己聽。『我張有德該死！真正該死！』

他在街上各處尋找着，問別人有沒有看見史公。有的人說沒有看見，有的人不理他。比較可靠的消息是說，史公諸人到了東門，因為城外的清兵很多，又轉向南門去了。他聽了這個消息，就向南門奔去。

他本來不大會走路，在這混亂的局面中，他又帶着一個慌急的心，所以越發走不快。他跌了許多次，起先還是被人擠跌的，後來就自己跌倒了。

『史老爺還活着，韃子就不會得天下！』他的心裏反覆地說着這句話。

他跌跌撞撞，奔到了南門。可是南門的城門並沒有開，問問別人，也沒有看見史公出城去。他決心再向西門尋去，於是逆着潮湧般的人流，他又趕到了西門。

他在西門的結果是和在南門一樣的。因此，他知道史公一定還沒有出城，就向城中找去。可是，大街小

巷，他已走了幾處，總是看不見史公諸人的蹤跡，所見的，只有清兵的打劫和殺人，以及滿街的屍首和鮮血。他一路走，一路罵，最後，在一座橋邊，問到了一個確實的消息，最不幸的確實消息：史公和其餘諸人，已經被捕殉國了。

『呀，完了！』他哭着喊了出來。『關公走麥城，什麼都完了！恨我沒有氣力和法子，去至少殺死一個韃子，只好到地下去追尋我們的老爺了！』

地上正有一柄斷頭的刀，他就拾了起來，向自己的頸項裏抹了進去，說：『可恨我這個小忠臣，到底不能死在大忠臣的跟前！』

他臥在血泊中，最使人注目的，是他那一隻眼臉翻在外面的眼睛，突得很出，似乎一下子就要爆裂起來，貫透每一個清兵的腦袋！

馮應昌

一排十幾間的廩房，裏面都堆着米。

『黃梅天就要到了，』廩房前一個五十來歲的人在對一個四十來歲的人說，『趁這兩天天好，等刻你叫馮應昌督同工人將牠們取出來晒晒，不要霉壞了。』

『是。』

『馮應昌那裏去了？』

『他到鈔關河下去看看有沒有米船，我想總就要回來了。』

『他不要又跑遠去了；這人一些都不知道做生意！』

接着，他又照例說了一大篇話，他每天早上到這裏來看看，照例要說這一大篇話：

做生意全憑要見機；不見機，非但賺不着錢，還要賠上老本。去年年底他就預料今年米要貴到三兩銀子一石的，所以他乘還不到一兩銀子一石的時候，買了這些石。果然，今年在二月裏就到三兩銀子一石了，

他卻不肯賣，非到五兩銀子一石不賣……

「是，是，澤翁真正比得上神機妙算的諸葛孔明。」

「那也不見得，不過懂一些未卜先知罷了。」用手搓着幾根稀疏的黃鬍子，很有些得意的樣子。

「真是未卜先知，比諸葛孔明還要高明。」背躬了起來，頭縮了下去。

他們巡視到「洪」字號前，馮應昌回來了。他是三十多歲的人，一臉的忠厚相。他揩着汗，似乎還喘着氣，急急地對朱澤榮說：

「不好了，韃子兵已經屯在斑竹園了。」

「用得着什麼大驚小怪！」朱澤榮斥責着。「我問你，斑竹園在那裏？」

「在城外。」

「那末干我們城裏什麼事！」

「韃子兵在城外，城裏的史閣部已經下令將城門緊閉，叫大兵守城了，這場戰爭還不知要到幾時才能了呢！」

「哈哈！」朱澤榮聽了這話，忽然大笑着。

「澤翁有什麼好笑？」跟着他查看廩房的人問。

「老吳，你只知道一上一二上二，見子子打子子，那裏懂得這裏面的奧妙。」

「是的，我只好勉強管管帳，其他實在不懂。」吳知章的腰格外彎倒了些。

「哈哈，這不是我們發大財的機會來了麼！你想——」

據他的意見，史閣部既然要守城，城裏的米本來有限，不消幾天，米就要飛漲了。

「要不是十兩銀子一石，休想我一粒米！」他末了斷然說。

「不過，不過……」馮應昌似乎有話不敢說出來。

「不過些什麼！——方才忘了問你，河下有沒有米船？」

「一條也沒有。——不過，不過，假使揚州城被打破了，我們的米有什麼用。我們似乎應該，應該幹些別的事。」

「幹些什麼別的鳥事！天下竟有你這樣的笨人！米會沒有用的？米可以賣到花白的銀子呢！」

「到了那時恐怕銀子沒有什麼用吧？」

「該死，銀子會沒有什麼用的麼！——不要說廢話了，快快叫人來把這些米晒晒吧！城門閉了起來，斷

絕往來了，米還有不貴的道理！哈哈！

『是是，米一定貴！米一定貴！澤翁發大財了，恭喜恭喜！』吳知章湊趣說着。

馮應昌不再說什麼，忙去叫工人來晒米。

朱澤榮和吳知章到了前面店裏，就吩咐吳知章將店關起來，其他兩個夥計都打發回家去。他說：

『這種難得有的機會，我不好好地賺牠一票，還等幾時呢！現在生意不做了，且到十兩銀子一石的時候再說。』

吳知章都照辦了。因為馮應昌大都管着廩房的事，所以他卻沒有被辭掉。

四月二十三日，馮應昌從外面回來告訴朱澤榮說：

『游擊韓飛，護運糧七百石，到揚子橋，因為護糧的川兵，已經隨着他們的主將胡尙友和韓尙良投降了，所以這些糧就被鞭子搶了去，還殺死了幾個哨兵。城裏的兵聽見了這個消息，很不安定。——』

『哈哈！』朱澤榮又大聲笑了起來，『那末再好也沒有了！起先是百姓沒有米吃，現在連官和兵也要沒有米吃了！那末我的米，至少可以賣到十五兩銀子一石了！——你去看看好，』又對馮應昌說，『不要發霉。屋上和牆腳上有沒有老鼠洞，也要仔細，一粒米要值好幾文錢呢！』

「不過，不過——」馮應昌又囁嚅着說不下去。

「什麼不過！快快到後面去照顧着！要不然給我滾回去，老吳我還要請他回家去呢！現在本來用不着你們！」

馮應昌到後房裏去後不久，店門外面有人在打着門，朱澤榮親自去開了進來，一看，原來是府裏的差人魏成。

「府太爺在請你老人家去，」魏成作着難得有的足恭態度說。

「什麼？府太爺來請我？」將一個請字特別用力喊了出來。

「是的，請你就和我一同去吧，現在正在大堂上等着你老人家呢。」

「有什麼事？」

「我也不知道。反正總是於你有好處的吧？」

「好，我就去。」

朱澤榮說了，就鄭重叮囑他的妻女好生看守店面，又到後面去叮囑了馮應昌幾句，才和魏成一同到府裏來。

知府任民育對朱澤榮很客氣，並不要他跪，只叫他立在一旁。任民育說明了請他來的意思：城中已經沒有多少米，軍米更成問題，知道他有幾千石米，要他儘速開廩糶出。

『是，』朱澤榮安靜地說，『小人有了米，總是預備糶的。但不知太爺和一般老百姓，肯出幾兩銀子一石？』

『爲了現在就要打仗，本府不便壓低你的米價，就算每石一兩銀子，或一千文錢，或一貫鈔，隨你要什麼。你趕快回去準備，本府就派人來挑。』

『不，回稟太爺——』他竟不答應。他老實對任民育說，他認爲這是難得的機會，每石非賣十五兩銀子不可，錢就是十五千，鈔則任憑多少都不要，『紙頭上印上幾個字，那裏可當現款用！』他末了說。

『什麼？竟要貴到這樣麼？來呀，』任民育喚着魏成，『現在外面米究竟賣多少銀子一石了？』

『回稟太爺，差不多要十兩銀子了。』

任民育就又許給朱澤榮十兩銀子一石，他還是不肯，任民育甚至說，他如果肯賣了，他可去請求史可法，給他官做。但是他說：

『小人只要做生意，不要做官，現在做官的出息沒有做生意大。』

他那樣的執拗，使堂上堂下的人都懷着憤怒。照他們的意思，恨不得請任民育發下命令，將他掀翻了打一頓，然後將他的米充公。但是任民育是出名的好官，非常公正而慈善，一些也不會有這種以官凌人的念頭，所以最後只得說：

『那末讓本府去稟告了史閣部，再行決定吧。』

朱澤榮一路笑着回來，馮應昌問他什麼事，他述說了一番，最後說：

『一個人時運來時，推都推不掉的，連府太爺也來向我求情了。可是我不管這些那些；我有米，我要照我的價錢賣。明天要二十兩銀子一石，不怕他們不給！』

『不過，』馮應昌不等他截住，一口氣說下去，『城外的韃子兵，愈來愈多了，城裏如果不好好防守，恐怕一二日內就要破城了。如果米不早些糶出去，不是累麼？還不如早些糶出去，既賺錢，又好使大兵安心守城。』

『你懂得什麼！』斥責着，『韃子兵也要吃飯的，他們來，我的米就賣給他們，慌什麼呢！』

明天早上，突然全城的人都聽見了轟然一聲。不久，就大家傳說，清兵在西城外試砲，一個砲彈飛到了揚州府的大堂上，重十斤四兩。大家都嚇得了不得。

馮應昌也嚇着，連忙又將這個消息來告訴朱澤榮。朱澤榮卻坦然說：

『急些什麼呢？這裏離府裏很遠，砲彈是飛不到的。砲彈打得死人，又打不碎我的米。』

馮應昌覺得無話可說，不自覺地搖搖頭。

『我賺我的銀子，要你不以為然！』朱澤榮看見了，大罵着。『我將本求利，願者上鈞，又不犯法，府太爺還奈何我不得，你倒要奈何我麼？——平日之間，一些不用心做生意，只曉得看閒書，瞎說忠孝節義，看你將來有好報應——』

晚間，外面人聲很鬧，聽說清兵已經入城，馮應昌只覺得坐立不安，心裏老大的放不下。他不時出去探聽，可是每次的探聽，都加增他的不安。

朱澤榮看見他出去，總要罵他不肯好好地看家，要出去瞎跑。不過他回來了，朱澤榮卻也要問問他外面的消息。但是朱澤榮所注意的，分明和他不同。他以為揚州城的被打破，是可嘆息的，可痛哭的，而朱澤榮則以為是可歡喜的，應該笑的。

『這用得着你這個小百姓急些什麼呢！』朱澤榮自有他的見解。『他們滿城文武，以及幾十萬大兵還辦不了，我們這些小百姓又有什麼用！——換一個朝代還不是一樣的，我做我的生意，賺我的錢。而現在

又可以格外賺錢了！

『不過，不過，不過他們是韃子呢！他們會讓你好好地做生意賺錢麼？』

朱澤榮鼻子裏哼了一聲，披披嘴，黃鬍子上下動了一會。

外邊在下雨，馮應昌還是不顧衣衫的淋濕，要出去打聽。他好像有一個念頭，要去抵住清兵不入城；更有一個念頭，要明朝的天下，一直保牢，不被任何別種人奪去。但是他想不出要用什麼方法，才可以達到這兩個目的。他很相信那些文武官員，一定比他有方法，可以代他達到。可是，現在，他們都出於他的意外，不用了。因此，他就格外的心急難過，不曉得自己應該怎樣辦才好。他知道他自己，既不會打仗，也不會叫人去打仗，因為他只是朱澤榮米店裏的一個最平常的夥計。然而他不能安心於揚州城這樣的命運，明朝這樣的命運，所以他一刻不停地在彷徨着，打聽着。

天微明的時候，街上傳來的說話，叫大家擺出香案，迎接清兵。朱澤榮知道了，就急急叫馮應昌爲他這樣辦。馮應昌不肯，走了出去，朱澤榮就叫他的妻女和他自己來辦。

『西城一帶，已經在搶銀子了！』正在他們擺好香案之後，馮應昌奔了回來這樣說。『我們這裏雖然遠些，恐怕也不免吧。』

『擺了香案的也要搶麼？』朱澤榮不免也有些懷疑。

『是的。』

『這倒要佈置一下，』朱澤榮捋捋鬚髭說。『我想他們不會要米，我……』他不說下去，就一個人往內室裏去，走了幾步，忽然回過頭來對馮應昌說：『你再出去打聽打聽看。』

朱澤榮在內室和廡房之間忙了一陣，馮應昌又回來了，消息更加不好：『韃子看見了人就逼銀子，沒有銀子的就被他們殺死！』

『那末讓我躲到後面廡房裏去吧，』朱澤榮不能不着急了，又吩咐他的妻女說：『你們不能躲，你們躲了這裏的東西就要被他們搶去了。他們要你們什麼，你們不給就是你們知道，我掙來的家私很不容易，你們給我丟了，我是要和你們算帳的！』

他的妻子和女兒，都呆呆地看着他，說不出話來。他又對馮應昌說：『你前後照顧，外面打聽；但是不要跑得太遠。』

挨到下午，馮應昌到廡房裏來告訴朱澤榮說：『西城至中城一帶，已有十幾處地方起火，要是……』

『要是燒到這裏怎麼辦呢？』朱澤榮代馮應昌說了下去。『你給我佈置佈置——』

馮應昌聽了他的話，在他所躲的「荒」字號廩房頂上，蓋了一些浸水的舊被絮和破衣服之類。這是一間頭等白米的廩房，他常說這種米應該比別的米多賣一兩銀子，一石，所以他格外捨不得，就自己躲到了這裏面來。

這間廩房裏的米很多，幾乎從地板到屋頂，塞得實實室室，一些沒有隙地。馮應昌曾勸他，不妨舂幾石到別間廩房裏去，可以有一個稍爲寬展的容身之地。可是他說，好米不能混入劣米裏面，以致當劣米賣去，大受損失，只能將劣米混入好米裏面，當好米賣去，多賺銀子；因此，他還是小心地，勉強地，將這間裏的米，用力爬開些，築築實，就在門邊，給自己有了一個坐地。他坐進去了，就叫馮應昌將門上一塊一塊的橫板上好，末了，又從板縫中對馮應昌說：

「你不要住在屋子裏；你就登在這屋子的頂上，一面看看四週的情形，一面留心這屋子，不要使牠着火。」

馮應昌聽了他的話。

傍晚，馮應昌在屋頂上聽見了前面店堂裏和內室裏的吵嚷：要銀子，打罵，再加朱澤榮妻女的慘叫；馮應昌很想跳下去，趕出去就憑赤手空拳，來打出那些闖入者。但是他知道這是沒有用的，他不能動。

在他的心裏，不由得發生了一個恨念，恨他沒有刀槍，恨有些人不和他一樣不要清兵進來，反而去歡迎他們。恨了之後，他又轉念到了滿城的文武官員，爲什麼竟沒有一個知道他是願意抵抗清兵的，來給他抵抗的機會；爲什麼所有的百姓，也許正有許多是和他一樣願意抵抗清兵的，卻也沒有抵抗的機會。他想得發呆了，不知經過了多久，店堂裏和內室裏已經寂無聲息了。

他聽見店堂裏和內室裏已經沒有聲息，就走上屋來去看看。在黯澹的天光中他看見了一幅地獄裏的慘圖：在店堂內，什麼東西都翻了身；在內室裏，箱籠都打開了，朱澤榮的妻女赤身躺在血泊中，都已經沒有了氣……

他到後面，將他所看見的，隔着門告訴了朱澤榮。

『只好由她們去，』朱澤榮還是安心地說，『好在我很平安，我還有米，將來還有好日子可過。——』

以下是一大串讚美米和將來計劃的獨白，馮應昌沒有聽完就走開了。

下半夜，馮應昌才來告訴他，說，外面的人聲靜些了，不過火還在燒。

『只要不燒到這裏來就好了，』朱澤榮說。『沒有吃晚飯，我倒有些餓了，你去燒些飯來吃吃吧。——』

『不要多燒，只有你我兩個人吃，多燒了要餓的，徒然糟掉米！』

天明的時候，火勢稍爲息了些。可是馮應昌在屋上看得很明白，往來奸淫並劫掠的清兵，卻格外多了。這米店的全宅，每一扇門都開在那裏，就只有幾間廩房的門，還沒有被打開，原因是清兵打開了幾間廩房，看見裏面全是米，沒有別的，料想其他各間也都是一樣的，所以就沒有去打開。這保全的幾間中，有一間便是朱澤榮所躲的「荒」字號。

『沒有人來搶米麼？』朱澤榮聽見屋上馮應昌的報告之後說，『只要米不被人搶去就好了。』

『大家顧性命都來不及，誰來搶米。鞭子也只要銀子，米又不能放在身上。』

一天就這樣過去，夜間再由馮應昌下來燒飯。

五天就這樣過去，朱澤榮沒有離開過他的「荒」字號廩房。

五月初一這一天，忽然在相近處放了三聲大砲，將這裏的房子都震動了，馮應昌一個不小心，從屋上跌了下來，跌到「荒」字號的後面，渾身疼痛，一時不能起立。他想，這次也許逃不掉清兵的殺戮了，因爲他身邊既沒有銀子，又不能起來躲避，只好束手待斃。同時，他也記望着朱澤榮，不知道他在裏面怎樣。但是他不能到門邊去問他，也只好由他，他沒有吃的，也只好等他自己出來想法。他以爲朱澤榮得不着他的消息，餓不住，總會自己出來的。

馮應昌在地上昏昏沈沈睡了不知多少時間，忽然又有許多人聲，奔向廩房來。有些人在說。

「這是朱澤榮的廩房，裏面有上好白米，我們大家來拿呀！」

「朱澤榮捨不得糶，現在總算救了我們的餓，我們倒還要謝謝他呢。」

「朱澤榮死了沒有？」

「管他呢！」

.....

在嘈雜聲中，馮應昌聽得許多人在取米。他想，大約兵已退去了，城中的秩序又恢復了。他很想掙扎起來，問一個究竟。

「喂喂，你們不可取這裏的米。」忽然有人來喝着，馮應昌一聽，原來是帳房吳知章來了。吳知章接着說，「這是朱老板的米！」

「不干你事！」

「我是他的帳房，怎麼不干我事！」

「不要理他！」另外有人這樣說。

果然，吳知章不論說什麼，他們都不聽，而且人越來越多，片時之內，所有的廩房都被打開了。吳知章無可奈何，只好聽由他們。

『不得了！有人壓死在裏面呢！』馮應昌聽見「荒」字號的前面有人喊着說。

『呀，那就是朱澤榮，一生只曉得囤積米，居然壓死在米內，也可以說死無遺憾了！』

『呀，原來朱老板這這這樣了。』吳知章的聲音。

『吳先生！吳先生！』馮應昌聽見吳知章走近了，就大聲喊着。

吳知章循聲尋到了他，將他扶起來倚牆坐着。彼此的各種詢問，當然是免不掉的。

在他們彼此詢問時，來取米的人格外多了，馮應昌才看清他們，大都是焦頭爛額，斷臂折脛的，有些人則刀痕遍體，血漬成塊，滿面好像成行的燭淚。每一個人都穿着破碎的衣服，渾身腥穢觸鼻。每一個人又都扶着一根杖，挾着一個蒲包或破袋。他們的形容正如地獄中的惡鬼，平常的叫化子還要比他們好看些。至於取起米來，你搶我奪，推擠毆打，也應有盡有，好像都不是人在那裏作什麼事。

『我扶你到前面店堂裏去歇歇吧，』吳知章說。

『且慢，』馮應昌擺擺手，『請你先告訴我，揚州城現在究竟屬於誰了。』

「自然是屬於大清了。」

「那末我不起來了，」馮應昌落着眼淚說。

「你急些什麼呢，這裏的米雖然被搶了，我們以後的生意仍舊可以做，飯還是有得吃的。」

「不，以後的飯就由韃子所統治的人去吃吧。」

馮應昌說了，不但不肯起來，反而睡了下去，憑吳知章怎樣的說，怎樣的拉，他都不言不動。

最後，他一定叫吳知章走開，說了這樣的一句話：

「等大明的子孫打退了韃子我再起來！」

徐有義

「財發，財發，」岸上有人在叫着。

黃財發走出艙來一看，原來是很熟識的人，就連忙面上堆着笑，伸手邀着說：

「李大爺好久不見，請下來坐坐。」

李丙走了下來，黃財發做得很忙的樣子招呼着。

「李大爺公事忙，」又是一番寒暄。

「財發，」李丙仰着頸子，很得意的說，「又給你拉到一趟好差使了，不曉得你將怎樣謝我。」

「謝謝，謝謝，」作着過度的恭敬，「全憑李大爺吩咐。但不知是什麼差使。」

「史閣部要到淮安去，叫你的船，這不是你的造化？」

「這個，這個，——」黃財發說不下去了。

「好極了，我們一定去！」忽然從後梢上走進了一個人，突然說。

『你知道些什麼！』黃財發埋怨着他。

『我自然知道的，』那人說，『史閣部不是一個大大的清官，現在就要去打韃子麼？』

『對呀，就爲了這些，所以我不高興去。』

『奇了，爲什麼他是清官，要去打韃子，你倒反而不高興去呢？』

『嚇嚇嚇，』李丙冷笑起來了，對那後來進來的人說，『油衣，你真是笨人，只可以一世穿油衣。』又對

黃財發說，『如果不是好差使，我李大爺也不會來叫你了。』

李丙說出了一篇大道理：現在各地在打仗，南北貨物不通，即使有冒險販運的，不是沿途有被劫搶的可能，而到一處就要被一處抽稅，也使販運賺不到銀子。如今史閣部動身往北去，他是清官，不會多帶行李的，而沿途有兵保護，不致遭遇危險，如果船家在船上多帶些蘇杭貨品，可保萬無一失，而各處的捐稅，更可以完全免去。這樣，那有大大地賺錢的道理。還有，回來時又可以帶些北方的貨物到南方來賣。

『財發，假使你不要這個差使，那末我就去叫別人了。』李丙假意立了起來。

『慢着，慢着，』黃財發連連擺手，一面就立起來去按着李丙，『原來真是李大爺的好意，我真不中抬舉了。我準去。』

『這樣，我倒不高興去了！』那後來進來的人拍着身上的油衣說，『我徐有義情願穿一世的油衣！』
『爲什麼？』黃財發問。

『嚇嚇嚇，』不愧爲衙門中的老公事，他，李丙，什麼都看得懂，於是又冷笑着說，『那也不必這樣固執，賺幾個錢總是的。如果你油衣只喜歡穿油衣，不喜歡穿綢衣，那也由你。不過我想你還是去的好。』史閣部到底是清官；史閣部到底是去打韃子。』

『這個——』徐有義遲疑了一下，然後說，『倒不錯：史閣部到底是清官；史閣部到底是去打韃子。我準去！』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一切都照李丙的辦法。

時光正是八月初旬，天氣很好。徐有義把着舵，並沒有什麼費力，因此就時時偷眼窺看艙中的史閣部。他看見史閣部個子並不高大，黑蒼蒼的面色，也並不何等威嚴。服侍他的人並不多，常到這一條船上來的其他官員，也只是一二個人。他一天到晚只忙着批閱文書，有時，他也會和船工閒談幾句，一些沒有大官員的氣燄。

船頭上撐篙的孫油嘴，又名孫行者，時時來和徐有義閒談，批評着史閣部說：

「我還以為史閣部是什麼三頭六臂呢，原來也不過是一個平常人，照這樣子，那裏抵得過韃子。」

「難道韃子便是三頭六臂不成！」徐有義說。

「韃子還沒有看見過，」孫油嘴又轉到了另外的話題，「不曉得究竟是怎樣的人。」

「十個韃子九個騷，我想他們一定騷臭得很，騷形怪狀，十分難看。」

接着，他們在想像中將清兵形容了一番。

中秋節前一天，他們到了淮安，黃財發所帶的貨物，不到半天就賣完了，賺了許多銀子，其他船工，本來在揚州動身時帶一些東西的，也都賺了不少。晚上，他們都在中艙沽了酒歡呼暢飲起來，因為這時史閣部和他的從人，以及別條船上同來的官員，都已經上岸去住了。

「你賺了多少？」各船工都在彼此詢問着。

「你賺了多少？」有人問着徐有義。

「他麼，」徐有義還沒有開口，孫油嘴就接口說，「還是仍舊賺了一件油衣。」

大家都笑了。

「油衣，」黃財發笑嘻嘻的說，「一年到頭，只穿一件油衣，實在怪難看的，這次要是也帶一點東西，不

是就好穿綢衣了麼？」

「穿了綢衣做什麼呢？」徐有義說。

「那不是好看些麼？」有人說。

「好看了又有什麼用呢？」史閣部不是也只穿一件布衣麼？」

「叻叻，你穿了油衣原來要和史閣部比比。」孫油嘴的話。

徐有義笑笑，不說什麼。

他們將所賺的計算好了之後，又準備着買本地貨物帶回揚州去。黃財發依然叫徐有義帶些回去，並且說，要是沒有錢，他可以預付一些工資。徐有義仍舊不要，反而說，「錢多了有什麼用；何況現在天下又不太平，賺來的銀子還不知究竟那個去受用呢！」

他們很希望史閣部會早些回去，因為他們來時要賺的已經到手了，他們回去要賺的，當然愈早愈好。他們在這裏已經沒有什麼應該留戀的地方。

「我倒希望在這裏長久些，」徐有義對人說。

「爲什麼？」黃財發問。

「史閣部留在這裏，韃子就不敢過來了。」

「韃子有什麼不好，你這樣的恨他們？」

「他們自然會給苦頭我們吃的，因為他們不是我們自己人。元朝的韃子是怎樣的人，誰都知道的。」

「假使他們好呢？」

「一定不會的，好的都是假的。如果他們真的好，就不在北京做皇帝了。」

「他們做皇帝和朱洪武的子孫做皇帝，有甚麼兩樣？」

「我也不知道有甚麼兩樣，只知道他們不是我們自己人；只知忠臣不事二主！」

「你也算是忠臣麼？哈哈。」黃財發笑，其他的人也笑。

「總怪你喜歡聽說書，」孫油嘴說，「聽得來一肚皮的怪意思。」

「對呀，真正怪意思，」黃財發說，「我們不管這些，我們只知道賺銀子，將來過享福的日子。」

「那末，我就看你們賺銀子過享福的日子吧。」徐有義沒有別的話可說。

差不多過了一個月，史閣部才動身回來，黃財發和那些船工，都已經等得很不耐煩了。一到揚州，他們自然又賺了不少，李丙也笑嘻嘻的來取了許多銀子回去。他們都各自回家去，就剩徐有義看着船。黃財發

的肯用他，就因為他很寶愛這船，而他是以船為家的光身漢子。他又很勤於操作，除了喜歡聽聽說書以外，一些沒有別的嗜好。

史閣部又到儀徵去了一次，李丙沒有來叫黃財發的船，因為這是時期短，路程短的差使，他們弄不到好處的。直到十月裏，史閣部和高傑要到河南去，李丙才再來叫船。

『路遠些倒不妨，黃財發說，』因為越遠越容易做生意賺錢；只怕日子就也格外長，不能早些回來。』

『那總可以沿途做生意，』李丙說，『不必只做揚州和河南這去來兩筆生意。』

在這樣的提醒之下，黃財發又恍然大悟起來說：

『真的，不乘這個亂世，不藉這個史閣部的勢力，多撈些銀子，也未免說不過去了。』

不過這次他們在載了史閣部開船之後，心裏總有些不暢快，因為他們會聽見別人說，高傑祭旗的日子，風將大纛旗都吹斷了，紅衣大砲又無故自裂了，這些都是此行的不祥之兆。徐有義卻對他們說：

『這有什麼希奇，我們的桅竿不是有時也會被吹斷麼？至於紅衣大砲的裂開，也許舊了，鏽壞了，決不會無故的。只怪你們想沿路做生意，賺銀子，所以心事就多起來了。』

『有一位姓應的官兒，』孫油嘴說，『上次占風就很驗，這次也是他說的不祥之兆。』

「我也會說的：明天不下雨便晴，不晴便下雨，你看會驗不會驗？」

「我看總是要下雨的。」孫油嘴笑着說，「否則你也不會預先穿好油衣了。」

大家又是一陣笑。

他們在雨中先到了清江浦，黃財發等，就將一部份的揚州貨發賣了，買了些清江浦貨。半個月之後到崔鎮，到白洋河，也無不如此。他們現在的目的地是徐州。

在崔鎮的日子是十一月初四，正是史閣部的生日。史閣部因爲素性不喜鋪張，這次又在路上，而郟城、夏固山更有侵入宿遷的報告，他益發不高興做生日。這一來，未免使黃財發等有所失望，因爲史閣部並沒有爲了他的生日，賞賜給他們什麼，固然，他也沒有要他們叩頭慶賀。

轉眼間，他們在白洋河就到了乙酉年的元旦，情形比了史閣部的生日那一天還要壞。

這天，大風拔木，積雪數尺，景象非常淒慘。各官員都來賀歲，頭上吹着風，飄着雪，腳下踏着爛泥，跌跌撞撞，大都弄得不成樣子。尤其使大家難過的，史閣部因爲糧餉好久不來，兵丁都有些飢餓，他自己也不吃葷，只吃些素菜，喝些茶。各官員老實些的，也只好跟他如此，不老實的，就到鎮上去想法子。史閣部是不要地方上供應的，所以他只有如此。

黃財發按着常年的老例，在大除夕買了一個豬頭，孫油嘴也按着老例，來收拾牠，並且一定對徐有義說：『油衣，我給你的頭弄得乾淨些，等你明年好做一個新官人。』徐有義則一定說：『我用不着再娶親了，兒子也和你一般大了。』

可是這次徐有義卻不這樣說，只對大家低低地說：『史閣部還只吃素菜，我們怎麼可以吃豬頭。』
『史閣部是史閣部，我們是我們，』有人也低低地說，『史閣部將來會盡忠報國，傳名後世，我們難道也會和他一樣麼？他吃他的素菜，我們吃我們的豬頭，今朝有酒今朝醉，吃豬頭喝酒就是了，這還是本地有名的「洋河高粱」呢！』

『但是史閣部這樣做，不是爲他自己，乃是爲了大明，爲了我們大明的百姓呀。』
『不要響，吃喝吧！』大家都阻止他說話。

徐有義看他們高興快樂地吃喝着，自己則吃一些素菜白飯就了事。元旦，他們偷偷地在賭錢，他本來也會參加的，這次卻只皺着眉旁觀。

從這天夜裏起，船上忽然發生了怪異的事情：豎着的桅竿，常常發着畢剝或咕咯的聲音，有時自上而下，有時自下而上，聽起來有些使人毛髮聳然，先是服侍史閣部的人和中軍官聽見，後來連史閣部也聽見

了。史閣部要他們到外面去看看，究竟是什麼。他們起先是不敢，後來將頭在艙口探了一探，便進來說，一無所見。在他們這樣報告之後，那聲音卻又發作得厲害了。

那個自命懂得陰陽的姓應的官員來了，史閣部便問他那是什麼原故。他說，這是桅神作祟，祭祭就好了。史閣部聽了他的話，就在初十日，叫中軍官去買了豬頭三牲來祭桅竿。中軍官很高興的去辦了，祭了。中軍官和其他員役，有了一次口腹的享受，而桅竿的怪聲卻非但沒有息，只有更加厲害些。史閣部是相信有鬼神的，不過他並不怕鬼神。因此，他對他的隨員和僕役說，他們假使怕，儘可晚間不來伺候他，由他獨自辦着公事。不過他總想明白這樣的發作，有些什麼意思，所以那一天他就問黃財發，黃財發說：

『啓稟老爺，這是小船上的慣例：在外面太長久了，就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哦，』史閣部總算懂了，又說，『不過我公事未完，也只好請桅神原諒些了。我總一定趕快辦完就是了。』

『是是是，』黃財發答應着，似乎心裏一樂，就約了幾個船工，上岸喝高粱去。

半夜後，這聲音又響起來了，艙中的史閣部，還沒有睡。不過他雖然並不驚慌，心裏總有些不安。他聽見後梢上似乎還有人沒有睡，便問着說：

「誰在那裏？」

「小的徐有義。」

「你進來。」

「是，」徐有義便走進了艙。史閣部在燈光之下，看他身上穿着一件油衣，很腌臢，年紀約有四十光景，面孔瘦瘦的，活畫出一個飽經風霜的船工。

「你幹什麼的？」

「小的是掌舵的，」徐有義立着答。

在問答了徐有義的姓名之後，史閣部就問：

「你知道這桅竿究竟爲什麼作響？」

「據小的看來，沒有別的意思，正如黃老板說的，牠要老爺早些回去；否則——」不說下去了。

「否則什麼？」

「否則請老爺另坐一條船，放這條船回去。」

「這就難了，這時那有別條船可坐呢？」史閣部確實有些爲難。

『那末請老爺到艙外去對桅竿吩咐一聲，說不准胡鬧，回去重重有賞，否則尙方寶劍伺候，立斬不容！』他這個建議，馬上便被史閣部採納。因爲史閣部既深信有鬼神，而鬼神也正和人一樣可以對之求情，可以向之威嚇的。

史閣部在徐有義的領導之下，果然到船頭上去對桅竿說了那樣的話，等到他回到艙中，那怪聲果然就不響了。

史閣部安心辦着公事，徐有義則悄悄地爬到了船頭上，鑽進了船板下面的頭艙裏，又悄悄地對躺在那裏的黃財發和孫油嘴諸人說：『聽見麼？史老爺確實發怒了。』又特對孫油嘴說：『斬起來你是第一個！』
『這都是黃老板的意思，』孫油嘴發急說，一面將手裏的繩頭丟得遠遠的，『我再也不玩這一套了！』
『他怎麼知道是我們玩的把戲呢？』黃財發問。

『做到宰相的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那一樣不懂，』徐有義說，『以前他不過寬恕着，不說什麼罷了。』
『我想他不見得就會懂吧，』黃財發還有些堅持。

『你不相信，那末就請你的賴子去試試尙方寶劍看！』

『這個——』這個他當然不敢嘗試。

過三天，他們就開船到了徐州。他們忙着做生意，又興高采烈起來了。實在的，他們在白洋河過了兩個月多些的，確也太沈悶了。直到二月裏，他們才從徐州回到揚州，除了徐有義，他們真可以說得滿載而歸。此後，他們又開了兩個月。在這兩個月之內，黃財發忙着發賣貨物，吃喝快樂，徐有義則忙着向人述說清兵的如何殘暴，這是他在沿途聽來的，史閣部的如何爲國爲民，這是他親眼看見的。

四月初，他們又得到了送史閣部往南都去的差使，他們都很喜歡。因爲不但南都地方好玩，而那裏的貨物，買些回來，也份外的值錢。

四月四日，他們從平山堂出發，正當春末夏初的時光，風景實在很好。可是史閣部這次，卻比了往徐州去還要悶悶不樂，一天到晚，只是長吁短嘆，徐有義看在眼里，自然不明白其所以然，也只有暗自擔心着。他們乘着順風，航行到了草鞋峽，卻碰到了南都下來也乘着船的差官。那差官一看見史閣部的旗號，便叫他的船攏過來，將聖旨交給史閣部。史閣部接旨之後，就含着淚對差官說：

『聖旨既然叫我不必再往南都去，回揚州去，我自然只有遵旨而行，請你就這樣的覆命吧。』
差官去後，史閣部便吩咐將船開到燕子磯，不上南都了。

黃財發諸人，聽見了這話，都大爲失望，一團高興，付給了東風。史閣部上燕子磯的時候，除了他親信的

僕役以外，就只有徐有義隨着，其餘的人都在船中抱怨着。

史閣部在燕子磯的頂上，遙對着南都拜了八拜，然後慟哭着走下山來，一面說：

『老臣不能分身兩地；顧了朝中，就顧不了邊境，顧了邊境，就顧不了朝中……這一次不能朝見，不曉得將來不能再見了……』

徐有義到這時候，也就知道了一些國家大事的緊急。

他們回到揚州後，就一直沒有出去過，因為清兵已經漸漸近到揚州來了，史閣部忙着抵敵，再也不用坐船出去了。

他們閒着，還是做他們的老事情：做生意，吃喝快樂。徐有義則天天打聽着前方的軍情。軍情一日一日的惡劣，他便一日一日的焦急。

四月十八日，徐有義聽說史閣部調兵守揚州城，兵都不來，要發餉，餉也沒有，他就對他的同船的人說：『我們還不如去當兵守城吧，揚州一失，我們大家就要完了。』

『簡直是胡說，』黃財發說，『揚州失守，干我們什麼事！我們有銀子，爲什麼會完了！誰來都行，我們不管！』

『那末我們捐些銀子去吧。』

『益發胡說了，我們辛苦賺來的錢，爲什麼要給別人去用！』

『唉，和你們說不明白，你們懊悔嫌遲的日子就要來了！』徐有義嘆氣說了這話，就一人進城去。可是這時城門已經關了，走不進去，他又只好回到了船上。

『叻，忠臣爲什麼又回來了，』孫油嘴一看見他就說。

徐有義不和他多說什麼，只在盤算着清軍來了，他做些什麼。此後幾天，他也曾再對別人說過，大家應該抵抗清兵，可是聽見這話的人，和善的只對他笑笑，說了和黃財發一樣的說話，刻薄的，簡直將他取笑一場，甚至罵一場，他在他們接近的人中，真是孤掌難鳴。

二十五日，揚州城失守，清兵在城裏大殺大搶了三天，還沒有完畢，有一部份清兵，就殺搶到了城外。黃財發雖然叫大家將船開得遠些，也給那些沒有紀律的亂兵追上了。

在亂兵放箭的威脅之下，船只好停着，由他們跳上來。他們大約有十來個人，腰間都纏着沈重的東西，有的跨上船頭，有的爬上船舷，有的踏上船梢。

徐有義早已取篙子在手了，看見第一個踏上船梢的清兵，他就一篙子戳去，將他打下了水，第二個踏

上來的，還是這樣。可是船舷上來的，卻已經奔到他的身邊，將他的篙子砍落了。他還想取別的傢伙來抵抗，已經給他們砍中肩頭，跌在船板上了。

『這蠻子竟不怕死！』那幾個清兵說，『可是沒有油水的。』他們一看他的油衣，又這樣說，就離開了他，趕緊鑽入艙中。

他們都圍住了艙中的黃財發，和其他幾個船工。

『拿銀子來！』照例的勒索。

『沒有。』照例的推諉。

『打！』照例的逼迫。

『有有有。』照例的屈服。

此後無一不照例，照清朝兵丁向明朝百姓劫搶的老例；又是不滿足，要增加，又是推諉，又是打，又是屈服……最後逼得實在沒有什麼再可以逼了，就此一刀砍死。

黃財發在和那幾個清兵這樣照例行事時，徐有義還沒有死，聽得很清楚，就努力提高喉嚨，力竭聲嘶地對黃財發說：

『黃老板，揚州失守，干你的事麼？你有了銀子，可以受用一世麼？鞭子來了，到底好麼？——唉，你們這些只知道發財的人——』

黃財發雖然聽見徐有義的說話，可是他只在沒口子的叫饒，哀求，跪在地上磕響頭，喊痛，後來是哭，最後是說話模糊不清，以至聲息低微而全無。

『喂，孫油嘴，』徐有義哼着說，『一樣的死，你們爲什麼不幹一下子呢？』

孫油嘴諸人所發出來的聲音，正和黃財發的差不多。不過他們似乎要比黃財發早些沒有聲息，也許他們究竟是船工，有許多地方不及船主吧。

清兵依然分由船的各方面上岸去，其中有兩個，還是走的船梢。

徐有義躺在舷邊，當第一個清兵跨到他的身邊時，他就盡着他最後的氣力，一把抱住了那清兵的小腿，乘勢一滾，就和他一同落到水裏去。

在水花四濺的撲通聲中，其他的清兵頭也不回，都上了岸，趕往別處去了。

張氏

三百多個婦女，在大熱天，都住在不到兩間屋大的蘆蓆棚裏，坐無坐處，臥無臥處，只好在散亂在地上的稻草上擁擠着，堆積着，這種日子，實在難過。又因為旁邊是馬廄，馬屎被太陽薰蒸得發臭，那種況味，更叫人一刻也過不了。不要說出身高貴的婦女，就是鄉間的田家婦女，到了這個地步，也只有哭。當然她們一想到她們所以到這裏來的緣故，以及她們的將來，她們格外覺得除了哭，沒有別的法子。

張氏也在哭，並且哭得很厲害。

在大家的哀哭中，忽然管理她們的老婦人二太，匆匆地跑進來對她們嚇唬着說：

『快些不要哭，王府裏的滿洲太太來了！誰還要哭，就給誰過不去！』

她們給她一嚇，就不敢哭出聲來，只好垂淚飲泣。

二太出去後不久，就聽見外面有好些人的聲音。有幾個坐在靠近蘆蓆牆的婦女，就從隙縫中望出去，只看見本處的長官黑都統，跪在甬道旁邊，二太則在一個門口磕了頭，然後立起來鞠着躬，從門裏引進了

另外一個老婦人。

那老婦人大約有七十多歲，頭髮已經白了，梳着一個圓圓的，扁扁的，不和那些婦女一樣的髻，在鬢腳上簪了幾朵鮮花。她的面色尙很紅潤，一些沒有老態。最和那些婦女不同的，當然是她的衣服和鞋子，牠們都是和男子一般無二的。

她走到黑都統的面前，向黑都統擺擺手，黑都統就立起來隨在她的後面。她的從人和黑都統的從人，又都跟在黑都統的後面。

這一行人在二太的導引之下，到了蘆蓆棚中。

『各位姊妹不要怕，』滿洲太太笑嘻嘻地說着極純熟的中國話，『我是來給你們好處的，不曉得你們裏面誰是有福氣的。』

給她這一說，那些婦女的好奇心被引了起來，因此各人的眼淚就停止了，呆呆地看着她。

不過張氏卻不這樣，她非但沒有停止她的哭泣，甚至她也沒有看見滿洲太太這些人走進來，當然，滿洲太太的話，她也沒有聽見。她只用一方繡帕掩了面，垂了頭，在悽慘地哭泣着。

滿洲太太忽然一個人走進了這些婦女裏面。她在這些難於容足的人羣中跨着步，不但見其困難，

反而有掉臂遊行的樂處。她時常和她們說笑着，時常拍拍那個，摸摸這個；或者從這個的左面看看，又從那個的後面看看。她這樣走過了幾個人，然後拉着一個人的衣袖說：

『你很可以，請你站到外面去等着我。』

那個被拉的人，就默默地站起來，走到蘆蓆棚外去，由二太領着，指定了地方，立在那裏。

滿洲太太在人羣中拉出了二十多個人，就走到了張氏的身邊。張氏的面孔還是覆在她的膝頭上，一些沒有注意到她。

『呦，』滿洲太太拍拍張氏的肩頭說，『怎麼啦？不要苦惱，隨我到外面去，包你有好處。』

張氏被她一拍，又聽了她的說話，不自覺地就抬起了頭，向她看了一下，在朦朧的淚眼中，並沒有看得清楚，不過覺得她是一個年老的滿洲婦女，並沒有什麼惡意。但是張氏還坐着不動。

『起來起來，』滿洲太太俯下身來扶着她說，『你真是一枝帶雨的桃花，站到那邊去吧。』一手指了外面那二十多個人所站的地方。

張氏莫名其妙地站了起來，從人縫中艱難地擠出去，不過她還是掩着面，低着頭。黑都統看見了她，顯出了憂慮和焦急的神情。

滿洲太太又挑出了十來個人，然後走出棚來對她們說：

『大家隨我來，不要怕；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她走在前面，三十多個婦女走在中間，後面是二太。黑都統和他的從人，則往別處去了。

她們到了一個屋子裏，滿洲太太叫她們站成了一隊，然後她又從頭一個到末一個仔細看過去，嘴裏說着『你太長，』或是『你太短，』拉出了幾個人，又說着『你太肥，』或是『你太瘦，』拉出了幾個人。這樣，她們就只存留了十幾個人，其餘的人，就是被拉出的人，都叫二太送回蘆蓆棚去。

張氏在這存留的十幾個人中。

這時滿洲太太坐了下來，再叫這十幾個人一個一個走到她的面前來。她對每一個人作着很仔細的查看；不單看面貌和頭髮，還拉出每一個人的手臂和指掌來看。這樣看了之後，她又隔着她們的衣裳，捫着她們的乳房。她們一半不懂她的意思，究竟爲什麼，所以無從表示何種反應，一半是到了這個地步，誰都在想，可以耐下去就耐下去，到了不能耐的時候再說，所以也不顯出一些反抗。這樣一來，她們裏面又去了幾個人，所存留下來的，就只有五個人了。

在這五個人中，有着張氏。

滿洲太太對這五個人份外顯出了殷勤。她請她們坐下來，叫二太給她們倒茶。二太看見滿洲太太還待她們這樣客氣，她昔日對她們的威風，就不知那裏去了。

滿洲太太和她們談着話，問她們的籍貫和姓氏等事；一面問，一面側着耳朵聽她們的回答。其中有一個，聲音似乎並不何等清脆悅耳，她又叫二太送她回蘆蓆棚去。

這最後被送回去的，並不是張氏。

在這留存下來的其他三人中，張氏注意到了一個年齡最長的常熟人劉氏。

「請你們坐着不要動。」滿洲太太問好了話，自己立起來說，「我要看看你們的腳。」

說了，她就一個一個將她們的裙子揭起來，伸出兩個指頭，量着她們的鞋子。量到張氏，她嘖嘖地讚着說：

「真正玲瓏極了！難得難得！」

她一切都辦好了，然後呼着，一口感到疲勞的氣，重新坐下，同時，又笑着對她們說：

「請你們不要見怪，以爲我在作弄你們。要知道不這樣就見不出你們的人才出衆了。現在事情已經完畢，請你們稍待一會，等轎子來了隨我去吧。」

她們聽了這話，心裏都在想，不知道到那裏去，但是誰也不開口問，只是默然坐在那裏等。沒有多少時間，轎子進來了，滿洲太太就領着她們上轎。黑都統出來候着送行，一看見張氏也在裏面，他的憂慮和焦急，又份外顯露了出來。張氏似乎沒有看見他，因為她還是那樣的掩面低頭。

轎子一停下來，她們才知道她們已經到了豫王多鐸的府邸裏。劉氏就放聲大哭起來，對那跟着她的

張媽說：

『那末完了，一到這裏，我再也不見我的女兒的了！我一定要死在這裏的了！』

張氏和其他兩個人也哭了起來。

滿洲太太一面勸慰着，一面將她們安置在一個房間裏，叫人監視着，然後她自己進去覆命。

她們四個人哭着哭着，一直哭到了晚上，給她們吃，不吃，喝，不喝。最後滿洲太太來了，帶着嚴肅的神情對她們說：

『現在王爺在裏面大殿上開宴，叫你們去侍酒。你們到了殿前階下，要磕了頭俯伏着，叫你們起來才可以起來。以後要你們怎樣便怎樣，切切不可違拗！也不可以哭！不然的話，輕則鞭打，重則殺身！你們聽仔細了，小心了！不要後悔嫌遲！』

她們都沒有回答。滿洲太太要她們跟她去，有兩個就立了起來準備走，張氏和劉氏則坐着不動。張氏還在哭着，劉氏則瞪着眼睛看着滿洲太太，好像要看她究竟會怎樣地奈何她。

滿洲太太很見機，於是又陪着笑臉說：

『我並不是要爲難你們，不過預先告訴你們，免得你們受苦罷了。你們就跟我去吧，只要你們順服，你們就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好，就跟你去，』劉氏決然說，『看你們把我怎樣！』

劉氏既然肯去，張氏也覺得只要自己有主張，去了並沒有什麼大緊要，也就跟了她們一同去。

她們過了幾重門，只覺得眼前突地亮了起來，就和白晝一般。原來她們到了大殿的前面了，大殿上點着的盡是手臂粗的大蠟燭，所以會那樣亮。

『跪下！』滿洲太太命令着。

兩個人跪了下去，就此伏在地上不起來，張氏和劉氏則並不跪下去。

『怎麼不跪！』滿洲太太在旁邊着急着，催促着，『這不是玩的，要性命的！』

張氏和劉氏並不聽他。

多鐸在殿上已經注意到了這四個人的情形，就用滿洲話對滿洲太太說，『讓她們四個人都上殿來。』滿洲太太轉述了這話，劉氏在前面，面上顯着堅決的神色，就走上殿去。張氏則跟在她的後面。那兩個跪的，也立起來趨趨着上殿，可是一上殿，她們就又跪了下去，磕了頭，伏着不動。

劉氏走到左面一個庭柱旁立了下來，面孔向着左壁，並不向上看。燈光射在她的額上，發出了煜煜的毫光，微微紅着的眼睛，襯了微微紅着的面頰，在燈光之下，也另外發出了一種嬌豔的顏色。

多鐸向劉氏看了一會，又回過頭來看張氏。這時張氏站在右面的庭柱旁。但是她的頭並不抬起來，甚至她的面孔也還掩在她的繡帕裏，沒有露出來。她好似霧中的一朵鮮花，天邊的一朵彩雲，使人看不分明，接觸不到，卻又使人歆羨着，仰慕着，放心不下。

『喂，你這女子是什麼地方人？』多鐸對張氏問。

張氏不答。

『你姓什麼？』

張氏好像沒有聽見。

『你幾歲？』

……
『有丈夫沒有？』

多鐸看張氏只是那樣的掩面低頭，不回答他，他似乎覺到了一些無聊，一時就不再問。

『啓稟王爺，』滿洲太太在底下代答着。『她是揚州人，姓張，十九歲，還沒有丈夫。小婦人不懂規矩，王爺不要見罪。』

多鐸又回過頭來看看劉氏。這時劉氏忽然放聲號哭着，並且說：

『我是鄉間的寡婦，被你們的鞭子兵所虜。我因爲還想看見我的女兒，所以我沒有就死。現在到了這裏，反正看不見我的女兒了，我也用不着活了，你們快些來殺了我吧！我是好好人家的婦女，決不肯做你們的奴婢的！』說到這裏，她就將她的頭撞到庭柱上去。

滿洲太太看見了這情形，就連忙趕上去將她抱住了。可是她一面哭，一面跳，滿洲太太那裏抱得住她，以致她的頭髮都散開了，長長地直拖到地上。多鐸看見了，似乎有着異樣的感覺，於是就用滿洲話對滿洲

太太說：

『這兩個倔強的，你帶回去，好好款待她們，不要爲難她們，以後再說。』

滿洲太太和她的從人，就將張氏和劉氏勸到了她自己的房間裏，先給她們吃晚飯。她們不吃，只是哭。她用種種的話勸她們，她們都只當沒有聽見。勸得急了，張氏格外哭得響些，而劉氏就罵了起來。她雖然多計謀，會說話，到了這時，也感了沒有辦法。但是她又不敢就此由她們去，恐怕她們哭壞了，餓傷了，將來多鐸要怪她，所以她還是勸着她們。後來她對她們說：

『如果你們一定不肯吃東西，那末，就喝一些湯吧。說不定王爺肯放你們出去，不要那時反而連路都走不動。』

她這樣的說，的確有了效驗，她們就喝了一些湯。可是這是參湯，因此她們在以後的幾天內，雖然沒有吃粥飯，卻也不至於餓倒。

由於張媽的意思，滿洲太太贊同了，就告知多鐸，叫劉氏寫一個信給她的女兒，以安慰劉氏的心。多鐸答應了，就派人將那個信送到常熟去，並且得到了回信，劉氏才肯喝些粥。

張氏沒有婢媪，她有什麼心事，她也不肯說出來，因此她沒有和劉氏那樣，寫信回去。不過滿洲太太的話到底是有些動人的，所以等到劉氏肯喝粥的時候，她也就喝了。滿洲太太的話還是說，『萬一你可以回去，豈不餓壞了身子。』她看張氏年輕，又說，『也許你的父母正在盼着你好好的回去呢。』

這樣又過了好幾天，忽然北京來的消息，說多鐸的正妻死了，於是在王府的大殿上，設下了神位，命令府內所有的婦女，向神位哀哭三天，辦理喪事。滿洲太太將這個消息告知了張媽，張媽又告知了劉氏。劉氏說：『我們現在吃着此地的飯，怎麼可以不遵守此地的規矩。』她就穿了素服，和張媽一同出去哭。

張氏不出去，她還只是掩面低頭，默默地過日子。

劉氏回來後，忽然多鐸差人送進了許多東西，賞賜給劉氏。滿洲太太一樣一樣檢了出來，例如漢裝的衣服，滿裝的衣服，人參、東珠、首飾、宮扇、手帕、荷包、銀錠、金錠等，不計其數。可是劉氏卻看也不看。滿洲太太說應該去謝謝多鐸。劉氏睬也不睬，只向牀上一睡。

那夜，滿洲太太來傳多鐸的命令，要劉氏去陪他睡。劉氏就在牀上號呼着說：

『我是什麼人！他可以隨便呼喚我！我是好好人家的婦女，又沒有犯罪，他憑什麼可以呼喚我！』

張氏在旁只是微微嘆息着。

滿洲太太弄得沒有主意，還是向張媽探問意見。張媽就告訴她，劉氏在家是心高氣傲的，誰都要聽她的指揮，當然她誰都不怕；現在的情形，或者另外設法向她表示尊敬，倒可以有轉圜的餘地。滿洲太太覺得張媽的話很是，就暗地告訴了多鐸，另外設法。

張氏和劉氏同住了幾天，彼此不免漸漸熟了起來。張氏雖然不肯開口說話，但是劉氏是會說話的，她既不屑和滿洲太太說話，也不高興和張媽多說話，自然就找機會來和張氏說話。她既然這樣，張氏自然不能不和她應答一些，到現在，她們兩個人到這裏來的經過，就彼此知道了。

劉氏是被李成棟擄到松江去的，不久，爲了李成棟在廣東投降了明朝的永歷皇帝，所以李成棟的一家都被解到了南京，劉氏也就成了黑都統家裏待贖的難婦。

據張氏說：她是被黑都統從揚州擄來的。她本來要死，因爲要想得知了父母的消息，再爲決定，所以還活在這裏。

『黑都統既然擄了你來，』張氏問着說，『你是這樣的一個人才，爲什麼他也會將你放在蘆蓆棚裏呢？』

『他當初原沒有將我放在蘆蓆棚裏，』張氏幽幽地答。『後來因爲我一些也不理他，只要尋死，他沒有法子，才將我放到這裏面去的，他說，給我吃些苦，也許就會聽從他了。』

『那末他待你也不錯了。』

『這些豬，誰希罕他們！』堅決的話從怯弱的嘴裏說了出來。

劉氏就不和她再說黑都統，又問起了她的父母。她說自她被擄後，一直沒有消息，看來凶多吉少了。因爲在這幾天，從黑都統的蘆蓆棚中，曾被贖出去幾個人，如果她的父母還在，一定會來贖她的。不過她還沒有完全絕望，所以她還活在這世上。

過了幾天，滿洲太太興匆匆地帶了一個包裹進來，在劉氏面前解開來給她看，原來裏面是一頂金鳳冠，一套一品夫人的命服。滿洲太太對劉氏說：

『這是王爺賜給你的，王爺待你也算好的了，你就從了他吧。』

劉氏不說什麼。

滿洲太太就放下東西，轉到後房去，暗地看着她。

劉氏將冠服拿到手裏，細細看着。

張氏在旁看見了，就將頭轉了過去，望着窗外。

滿洲太太笑吟吟地走出來，經過劉氏的身旁，點點頭，一到房門外，就高聲發着命令說：

『王爺的旨意，今天晚上必須各處張燈結綵，粗細鼓樂，大辦筵席！王爺今晚大喜，大家有賞！』

說了，她又回進來，俯身到劉氏的耳邊說了幾句話，然後又高高興興地走出去。

劉氏一等滿洲太太走出去，就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一面眼淚又簌簌地落了下來。

張氏沒有什麼話對她說，只又低下頭掩起面來。

『妹妹，』劉氏忽然對張氏說，『我反正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半老寡婦，沒有什麼可惜，你也不用爲我傷心。我看我若不依從他，我們也不能出去，恐怕死也不是容易的事。現在我就這樣算了，我一定想法叫人送你回去。』

『謝謝姊姊。』張氏只說得這四個字，以下便哽咽得說不下去。

晚上，滿洲太太領了許多僕婦，來替劉氏打扮，然後簇擁着劉氏，在前導的鼓樂聲中，送到裏面去。

張媽也跟了去，房中就剩了張氏一個。她想這是難得的機會，很要立起來懸樑自盡。然而她一想到氏所許她的話，她又趨着身體不動。

鼓樂的聲音漸漸遠開去，以至於聽不見，張氏的思想也漸漸遠開去，以至於想不下去。過了兩天，滿洲太太果然高高興興地來對張氏說：

『好了，王爺有旨意下來了，放你回到黑都統那裏，叫黑都統送你回去。』

張氏的心裏的確也有些高興。但是她一聽見叫黑都統送她回去，她又有些不快的意思。她說，她到此

刻才正式對滿洲太太說：

『我不要回到黑都統那裏去，我一直回揚州去就是了。』

『這是王爺的旨意，』滿洲太太說，『誰敢不聽。你怕黑都統要得罪你麼？他敢！我送你去。』

滿洲太太和張氏坐了轎子，帶了許多東西，到了黑都統的衙門裏。黑都統一聽見報告，就趕着出來跪接。

『王爺的旨意，』滿洲太太一下轎就對地上的黑都統說，『叫你送張姑娘回揚州去。你倘然伺候得不週到，看你有多大的膽子來見我覆命！』

『奴才不敢！』黑都統在地上又磕了一個頭，『奴才只有一個腦袋，還要留着喝稀飯呢！』他這樣說，他自己先笑了起來。

滿洲太太也就哈哈笑着說：『諒你也不敢！』又將帶來的東西點交給黑都統說，『這些東西都是王爺賜給張姑娘的，好好收拾着。』

黑都統連連應着『是。』將東西收下了。

滿洲太太上轎去了，黑都統就連忙叫僕婦們出來，將張氏和東西接了進去，請她住在上房。張氏還是

那樣的不言不語，低倒了頭，掩着了面。黑都統向她顯着種種的殷勤，她似乎都沒有看見。

『想不到你還是回到了我的地方，』黑都統笑着說，『我們可以說有緣。』

張氏聽了這話，就哭出了聲。

『該死該死！』黑都統連忙打着自己的頭，『說話這樣不小心，累得張姑娘著惱！』然後又安慰着張氏說，『明天就動身送你回去，你安心吧。』

明天，黑都統果然叫了一條大船，給張氏和他自己坐着，又帶了幾個僕婦，一同開往揚州去。船裏裝滿了珠玉錦繡，其中有些是多鐸給張氏的，——其實是劉氏給她的，——有些便是他自己給她的。

『你還記得我們來的時候的情形麼？』黑都統在船中對張氏說，『那時你扮着男裝，騎着馬，真好像一個女將軍。』

張氏又大聲哭了起來。因為黑都統的話，使她記起了揚州破城時的一幕。那時她正在舅家，聽見城外滿兵攻城很急，就想回來。因為人心已亂，僱不到轎子，只好勉強穿了男子的衣服，跟着一個年老的僕婦，從街上走回來，不料走到半途，城已經被打破，就此一個人被黑都統擄了去，逼着騎了馬跟他走。

『該死，』黑都統又打着自已說，『又是我不好，著惱了。不要哭，明天就可以看見你的爹媽了。』說着，

他就走到船頭上去。

傍晚的時光，船到了燕子磯，停了下來。船家說，風不順，要等明天再開行了。

這裏停的船很多，有幾條緊緊地挨着張氏所坐的這一條船。

張氏在悲苦中想着，她的父母也許正健在着，那末這次回去，實在是很可喜的，因此，她就停了哭，只從快樂方面想過去。

『一共死了幾個官呢？』忽然右面一條船上，有一個南京口音的人在問。

『很多很多，』一個揚州口音的人在答。張氏一聽見，就不再想什麼，只留心聽下去。那人接着說：『幾乎數不清。喏，例如督師史可法，知府任民育，同知曲從直……最可欽佩的是幾個告老在家的縉紳先生，也一同守城而死，他們的家口，也一同殉難而死，一個都不活。例如前兵部尚書張伯鯨——』

『啊，爹爹媽媽呀！』張氏哭了出來，以下也就聽不見了。

『爲什麼又這樣哭？』黑都統從船頭上趕了進來。『不是明天就可以到家了麼，應該快樂些才是呀。』張氏不答，哭了好一會，晚飯也不吃，弄得黑都統着急非凡，只是跺着腳說：『怎麼一會事？娘兒們真正難服侍——這就是苦差使了，吃力不討好！』

他想盡了話來和張氏說，張氏總不理他，到了黃昏，他看看沒有辦法，只好囑咐僕婦們小心侍候着，自己退到前艙去。後來聽見張氏沒有哭聲了，他才安心睡去。

張氏的不發哭聲，是因為她在另外做着一件事。她等僕婦們也睡倒了，就從身邊取出了兩方白綾，鋪在桌上，然後拈起桌上的筆，磨好了墨，在白綾上寫着字。她一面寫，一面有許多眼淚落到白綾上面。寫好之後，她又將白綾摺好了放在胸前。

她吹滅了燈燭，獨自伏在桌子上坐着。

僕婦們本來勸她睡過，看她不理，就自己睡了，現在又看見她吹滅燈燭，獨自坐着，以為她不久也就會睡熟的，所以她們自己也就睡熟了。

過了一會，張氏聽聽鄰船上說話的聲音已沒有了，四野裏除了船底下微波的唼喋聲，和船裏的鼾聲以外，什麼也聽不見。她才悄悄地，一些不留聲息地立起來，開了右舷的窗。水面上有着淡淡的月光，她看得很清楚。她緩緩地，又是不留聲息地，爬了出去，向水裏鑽了下去。

「工——東！」水發着這樣的聲音。

船上開了起來，黑都統跳了起來，一知道張氏投江，就大聲嚷着說：

『可了不得了！我的腦袋要喝不成稀飯了！你們快些下去救！』說着，又一再連聲喊着，『船家，快些下去救！』

『這樣大水，到那裏去救，』船家說。

『這怎麼辦！——這從那裏說起——！』黑都統一直躁腳躁到了天明。

天明以後，高子港的汛兵撈到了一個屍首，女的，在她的胸前搜出了兩方白綾，每方都有二尺左右的長闊，上面寫着好些字。一個六合城裏的明朝秀才，正住在這裏，聽見了這事，就來看看，才知道白綾上所寫的，是五首七絕詩。末了還有這樣一個跋：

廣陵張氏題有黃金二兩作葬身之費

這秀才問汛兵，有沒有這黃金二兩。汛兵說沒有。後來秀才和汛兵一同仔細搜尋着，才在她的鞋底裏找到了，原來那是縫在鞋底裏的。就由秀才主持着，派人將黃金換了白銀，買了棺木，將她葬在江邊。那白綾就由秀才取了去。

子：康熙四年六月七日，無錫計六奇在六合，從那個秀才那裏，看到了那兩幅白綾上的詩，那是這樣的句

深閨日日繡鸞凰 忽被干戈出畫堂 弱質難禁罹虎口 祇餘夢魂繞家鄉
繡鞋脫卻換韃靴 女扮男裝實可嗟 跨上玉鞍愁不穩 淚痕多似馬蹄沙
江山更局問蒼天 粉黛無辜實可憐 薄命紅顏千載恨 未將韃虜付龍泉
翠翹驚跌久塵埋 車騎鱗鱗野塹來 離卻故鄉身死後 化成厲鬼殪狼豺
吩咐河神仔細收 碎環祝髮付東流 莫言韃虜強梁甚 多少醜情到此休

後來計六奇將這些句子傳開來時，卻作了以下的更改：

原句

改句

未將韃虜付龍泉

一身何惜誤芳年

化成厲鬼殪狼豺

花枝移向對園栽

莫言韃虜強梁甚

已將薄命拚流水

多少醜情到此休

身伴豺狼不自由

這樣不倫不類的更改，計六奇當然是有苦心在裏面的。幸而那個秀才沒有埋沒了張氏的苦心，到底將她的原詞流傳了下來。

柳敬亭

眉樓上的酒席，差不多要散完了，只有幾個興致更加好的人以及主人龔尙書，還在那裏。就是一班吹奏音樂，打弄十番的狎客，到這時候也只剩了張魁官、張燕筑、沈公憲和柳敬亭這幾個人，還在伺候着。實在的，時間已經很遲了，十七夜的殘月，早已偏西了。

『魁官，你給我再吹一會簫吧，』徐青君說，他的興致似乎最好。

『不，還是談談吧，左右聽得也够了，』有些奇氣的陳則梁說。

『不，不，我要聽！』徐青君發着公子脾氣。

『絲不如竹，』余澹心說，『竹不如肉，還是叫燕筑、公憲他們倆唱兩曲吧。』

『不錯，就唱兩曲吧，索性不要絲竹和着，換個樣兒。』龔尙書也表示了他的主張，又向眉樓的主人問着：『眉生，你說可好？』

『好，』多姿的顧媚笑着，『換個樣兒。』

徐青君聽了他們的話，才不堅持。

『不過我看，』張岱卻說，『還是請柳麻子說一會書有趣。』

大家的眼光，看到了坐在一旁，默默無聲的柳敬亭。

『柳麻子說書有什麼好？』徐青君仍想推薦他的相好張魁官吹簫，所以乘機這樣說。在他的眼裏，柳敬亭是一個極其不堪入目的醜人：一臉的麻子和疙瘡，黑稜稜地，就好像許多窟窿和邱陵，佈滿了一片沙地，而沙地的邊緣，則長着割成半段的蘆葦，那是他的剛硬的黑鬍子，和張魁官的白淨細膩，俊俏風流，真正不可同日而語！

『好得多呢！』張岱知道徐青君的用意，連忙說，『前兒我聽他說武松，形容武松到店買酒，店裏沒有人，武松暴地一吼，店裏的空缸空壁，就都嗡嗡有聲，真是說得道地透頂！』

『好的，』龔尙書說，『不過還是先唱曲，後說書，因為說書的時間要長久些。』

『我就先唱，』沈公憲不等吩咐，先告奮勇，『我先唱一套無腔曲，燕筑替我打拍，』說了就唱道：

東風無賴 吹入江關 落紅片片春又晚 悶懨懨小樓獨坐 愁悵悵空窗自嘆 如此江山 委

實的未曾慣

回首燕雲亂縵縵 落日返照 一片朱殷 分明是烽火連三月 戰血冲霄漢 剛轉眼 風起塵揚 早又是長夜漫漫何時旦 那裏有望帝魂歸蜀道難 有心人淚漣漣

惋惋 屹屹的東南半壁 變成了滾滾的旣倒狂瀾 有幾處水賸山殘 有幾處風流雲散 有幾處月冷花寒 點綴着幾個影隻也形單 幾痕獸跡也烏斑 一例地緩緩斜陽送寂寞 辜負了綠波春拍岸

最怕看 石頭城黑影躑 秦淮水濁流泛 燕雀猶逞巢幕安 有多少傀儡作隊 商女成班 小朝廷在那些兒閒串 好叫我凋盡了朱顏 唉 寄相思只有彩雲間 神仙伴侶端的濁世罕 你休問他們還也不還 只問你他們還時你報也不報

唱好了又說：『獻醜獻醜，唱得不好。』

『什麼？』徐青君等沈公憲一唱完，就叫了起來，『這些詞兒那裏來的一些不好聽！』

『前天有一位先生教給我的，』沈公憲說，『我也不知道這裏面有些什麼意思。』

『有意思得很，』陳則梁慨然說，『正可以發人深省。做這詞兒的，可以稱爲有心人，可惜不知道他姓

甚名誰。」

「的確有意思得很！」在座幾個由北京逃到南都來的人，格外點頭咨嗟着。

「不管這些，」張岱說，「我們還是聽柳麻子說書吧。」

張岱這一說，大家的精神似乎振奮了一下，暫時將方才的頹喪忘記了。因為他們在無意之間，有一些期待，期待着柳敬亭說書的奮發，在內容上也在技術上。便是一羣忙着伺候的鶯鶯燕燕，也暫時停止了她們的斟酒倒茶，立的立着，坐的坐着，都靜悄悄地等候着柳敬亭給她們一個暢快的享受。

柳敬亭接着常例，就從席面上坐到了屋子那端靠牆的一張小桌子後面去，然後問着：

「你們要我說些什麼呢？」

「隨你，只揀好聽的說來。」有人這樣答。

「那末我還是說水滸吧。」

「不要說西門慶的好，」徐青君說。

「西門慶在獅子樓，不也是水滸麼？」張岱笑着。

「不是不是，」徐青君漲紅了臉說，「要說西門慶和書童兒在書房裏。」

大家聽了這話，就是一陣大笑，方才嚴肅地期待着柳敬亭的空氣，突地鬆了下來。

啪！大家正在笑，意外地吃了一驚，原來柳敬亭已在拍醒木了，一時大家也就沈寂下來，用心聽着。

「這回說的是：『宋公明朝見宋徽宗。』」柳敬亭幽幽地說了這一句，又拍了一下醒木：

「卻說宋公明憑着李師師的引薦，就此和道君皇帝見了面。那時道君皇帝坐在上面，宋公明跪在下面，道君皇帝究竟是長眉大仙下凡，極有根柢，看見了這位天罡下凡的強盜大王，一些也不驚慌，並且也不小氣，想要叫人來捉拿於他，只在細細地端詳他。他看宋公明是小小的個兒，黑蒼蒼的臉兒……」

從宋徽宗的眼中，將宋公明仔細描摹了一會。

「他看了一會，便徐開金口，輕吐玉音，說道：『宋江，你有話不妨一一奏來，朕與你作主便是。』好一個宋公明，膽大異常，在道君皇帝看他時，他也偷偷地看道君皇帝，只見那坐在上面的道君皇帝，真所謂龍姿鳳目，鶴髮童顏……」

對於宋徽宗的描摹，使每一個聽的人好像看見了一個雍容華貴，而又具有仙風道骨的風雅天子。尤其是一般姊妹們，更加表示着嚮往的神情，因為李師師正是她們的同行，老前輩，卻接到了那樣的客人，她們的豔羨是不必說的了。

『他一聽見道君皇帝問着他，就叩了一個頭，說道，謝我皇萬歲！又侃侃地說道：啓奏我皇萬歲，當今大宋的敵人，就是那北方來的金邦番兵，大宋理該派出天兵，殺退番兵，保定大宋的江山。不料朝中奸臣當道，怕着番兵，只想和金邦講和，一些也不想去殺退他們。小民等報國有心，請纓無路，實在看不過去，所以就自己招集了幾個弟兄，權且在山寨裏操練起來，等機會可以替我皇萬歲出力，殺退番兵，並且追奔逐北，掃滅他們的巢穴。奸臣蔡京、童貫，卻偏偏放不過我們，屢次派兵前來，剿滅我們……』

以下柳敬亭將宋徽宗和宋公明的對話，李師師在一旁穿插的話，以及他們三個人的神情，着實形容了一番，然後又拍了一下醒木說：

『好一個道君皇帝，當時就對宋公明說，朕今依卿所奏，封卿爲平番大元帥，率領山寨人馬，前去剿滅金邦。將來得勝回朝，再行加官進爵，重重有賞……』

啪！醒木又響了一下。

『欲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柳敬亭說了這兩句照例的結束話，就離開那小桌子，坐到衆人中間來。

『沒有了麼？』有幾個女孩子說，在她們的心裏，也許還要聽聽李師師的結果吧。這時，她們似乎透了

一口氣，將胸間鬆弛了一下。

「這些話頭，」有人說，「似乎並不是水滸上的。」

「何必這樣刻舟求劍呢！」陳則梁說。

龔尙書和其他的人，都不說什麼，只在暗暗點着頭。

「這有什麼好聽，」徐青君還是那一股勁兒，「還不如聽簫！」

「不，」余澹心說，「還有燕筑的曲子呢。」

「晚了，不唱也罷，」龔尙書的主張。

「果然晚了，」顧媚也說，「天就要亮了。」

給他們一說，大家果然覺得臉上似乎吹到了一些微寒的曉風。

「那末這不是晚，這是早呀！」柳敬亭笑着說。

大家都都笑了。在笑聲裏結束了這晚的盛會。

過了幾天，安徽將軍杜宏域，請柳敬亭到武昌去見寧南侯左良玉，爲他解釋一下兩方面的嫌隙。柳敬亭高興得很，便一口答應了。他曾對別人說過，寧南侯簡直就是當今的岳爺爺，只要朝中的奸臣不妨礙他，

一定可以直搗黃龍，將清兵趕到長城以外去。因此，他早就想見見左良玉，如今可以說如願以償了。

左良玉一看見他，便很喜歡，對於杜宏域，得了他的解釋，固然已經無所芥蒂，其他的事，也都向他詢問，雖不能說言聽計從，卻也聽從了不少。

『老柳，』有一天，左良玉在喝酒的時候和他閒談，問他說，『你看我現在出兵，打闖賊和打韃子，那一樣來得要緊？』

『那自然是打韃子要緊，』柳敬亭決然說。『闖賊譬如家中無賴子弟造反，到底還是自家人，凡事總可有個商量，只有韃子，騷臭無比，惡毒有加，正是外來的強盜，我們那裏和他們過得來一天的日子！當時北宋的天下，就壞在只知道剿滅梁山好漢而不知道出兵攻打金兵這一著棋子上。』

『老柳，你這話很有意思，不知道你怎麼會想到的？』

『我也不過多說了幾年書，知道一些興亡的故事，能够猜想其情罷了。』

『但是我去打韃子，闖賊不是要在後面搗亂麼？還有，朝中馬士英，就很靠不住，想要算計我，我卻不能不保全實力。』

『照我看，只要你去打韃子，打成功，大勝而回，闖賊固然還可以去剿，老馬也無奈你何了！』

「好，老柳，我就聽你的！」說着，左良玉就浮了一個大白。

不久，左良玉卻得到了一個消息，說朝中又起用阮大鍼了。左良玉很是憤怒，就想起兵殺到南都去，因為阮大鍼和他是有嫌隙的。柳敬亭聽見了，就來向他辭行。

「你要到那裏去？」左良玉有些詫異，因為他以為柳敬亭是不會離他而去的。

「我要回南都去，」柳敬亭說。

左良玉又問他，是否爲了住在這裏不舒服，所以要回去，並且說，願意給他做官。他卻說，他只會說書，不會做官。

「那末你究竟爲什麼要回去呢？」

「爲了你要造反了，」他笑着老實說了。

「我不是要造反，要除掉朝中的奸賊。」

「領兵殺到南都去，不是造反是什麼！」

「但是我不殺去，這個奸賊一定要敗我的事，我也不能去打韃子。」

「這有辦法，」於是柳敬亭告訴左良玉，因為阮大鍼是喜歡唱曲串戲的，所以他和阮大鍼本來有交

情，他可以到南都去，勸說阮大鍼，叫他和左良玉合作。他又再三講了許多不可以內鬪的道理，他的根據是：『我不過多說了幾年書，知道一些興亡的故事，能够猜想其情罷了。』

『如此大好！』爽直的左良玉，倒也很顧全大局，『我們總要以國家大事爲重！』

柳敬亭一回到南都，有許多人都對他另眼相看，以爲他在寧南侯的軍中這麼久，已經成爲貴人了。可是他卻一毫沒有改變他的態度，還是那樣的隨隨便便，而有些玩世不恭，對於張燕筑、沈公憲這一班老朋友，更是和往常一樣，絲毫沒有一些驕視的地方。

他果然去見到了阮大鍼。

『柳麻子，你成貴人了，怎麼還會來認得我？』阮大鍼分明有些嫉忌和不滿的意思。

『成了貴人所以來要看看你，』照常帶着頑笑的口吻，『否則在你這個真正貴人之前，就不敢出現了。』

阮大鍼當然沒有要爲難他的意思，而且知道他也沒有可以給他爲難的地方，所以談了幾句之後，就老實地問他說：

『左良玉坐鎮武昌，按兵不動，究竟安着一個什麼心兒呢？』

「他安着一個打退韃子，保牢大明江山的心兒。」笑嘻嘻的回答。

「那末他爲什麼不出戰呢？」

「他就是朝中給他一個命令，現在聽見你榮任兵部尚書，掌了朝中大政，就要你給他一個命令，以便堂堂正正，大舉進攻。」

「真的麼？」阮大鍼有些驚喜，「他不是和東林結黨，素來恨着我的麼？」

「那有這事，」說得非常懇切，「這次我的回來，就是他差我來見你，向你請示的。否則我在那裏何等開心，我還不肯回來呢，除非你要我回來！」

「你這油嘴的麻子，」阮大鍼笑了，「就是會騙人，騙得人不能不相信。但是我不相信寧南侯果然會和我這樣好。」

「你不相信，我也沒法。不過他說，現在大家爲了國家大事，理當和衷共濟，這話你也以爲是我編造出來的吧？」

「這個——」阮大鍼說不下去了，只好用手搔搔頭。

「不要這個那個了，就此一言爲定，你不要再顧忌寧南侯，大家同心爲國！」

『唔——』沉吟了一會，然後說，『聽你就是。』

阮大鍼的話是騙着柳敬亭的，他到底還在柳敬亭去後，下令在坂磯築城，防備左良玉。柳敬亭聽見了這個消息，就只有急得蹀腳，說：『壞了壞了！左將軍要起疑心了！』

果然，沒有幾天，左良玉爲了柳敬亭的不在，受了黃澍和胡以寧諸人的鼓吹與挾制，就打起了旗號，說奉太子密旨，來南都救援太子，並剷除一般宵小了。阮大鍼也就向福王請旨，派黃得功、劉澤清諸軍去討伐左良玉，形成了自相火併的局面。

『糟透了，天下事不可爲了！』柳敬亭的憤恨。

等到左良玉死於九江，柳敬亭說，『岳爺爺死了，宋朝的天下也要完了，』當然，他的意思是說，左良玉死了，明朝的天下也要完了！

明朝的天下，的確在左良玉死後不到四十天，就此亡了，而且阮大鍼答應柳敬亭，大家同心爲國的話，也成了謊言，因爲清兵一到南都，阮大鍼就是首先投降的諸大臣之一。柳敬亭知道了，無話可說，也只有低了頭，付之一嘆。

在這樣一個大變動中，自然有許多新貴在彈冠相慶，也有許多忠臣義士，慷慨就死，或者堅苦卓絕，奮

鬪到底，以恢復明室爲念，或者至少，潔身自好，抱殘守缺，不和一般沒有心肝的人同流合污。柳敬亭呢，卻成了後者這種人。

這一天天氣特別熱，柳敬亭走過大功坊的時候，看見一個大花園裏的幾棵大樹，枝葉伸在牆外，遮成了一片濃蔭，他就倚牆歇了下來，透透氣，揩揩汗。

『柳麻子，你打那裏去？』忽然有人在問他，他左右一看，才見問他的人就在他的腳下，倚牆坐着。

『你是誰？』他看看那人，滿面汗穢，衣衫破碎，實在認不出來。

『好一個柳麻子，連我都不認得了！』居然發了怒。

『呀，』柳敬亭蹲下去仔細一看，不禁喊了起來，『你不是徐公子麼？何以弄到這步田地？』說着，也就坐了下去。

『我問你何以也會弄到這步田地？』徐青君說，『還不是彼此一樣，受到亡國的苦！』

的確，柳敬亭的形容，也是大非昔比了，別的不要說，在每一粒的麻窪中，似乎積滿了灰塵，使他的面孔完全成了一塊燒焦大麥餅，至於身上的衣衫，比了初從武昌回來時，真有天壤之別了。

在彼此的問答中，徐青君告訴柳敬亭，他所有的家產，都已經籍沒入官，他已經沒有立足之地，至於所

有的歌姬舞女，已經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就成了孑然一身，以這牆下作爲安頓之所。

『你看，』徐青君說，『這牆內就是我們的花園，可是我卻走不進去了。』

柳敬亭給徐青君這一說，也驀然記了起來，這本來是他常來的花園。

『那末公子現在怎麼生活呢？』柳敬亭問。

『除了不投降做官以外，什麼都幹。替人家當傭工，只恨自己從小嬌生慣養，沒有多大的氣力；和其他叫化子一同生活，覺得此中倒也自有樂地。你呢？阮大鍼不是你的好朋友麼？爲什麼不去找他？』

『爲什麼你也不去找你的好朋友龔尙書，錢尙書諸人？還不是彼此彼此！況且我的舌頭還在我的口中，我這一口苦飯總是有得吃的。不過我從前在盱眙市上，窮得不得了，一到冷天，夜裏不過在稻草堆上打個盹，日裏鞋子也沒有，赤了腳在雪裏走，總算也過慣了，所以現在不論怎樣日子，我都不怕，倒是你，我卻爲你着急。我想到蘇州去，你也同去，好不好？聽說魁官已經回蘇州了，你去找着他，他不是沒有良心的，不勝如你現在這樣的過着麼？』

『我不去，』低低的聲音，『我離不了自己的家園。現在牠們雖然不屬於我了，但是我還可以每天看見牠們；要是我不看見牠們了，恐怕一天都活不下去。現在日子難過，也只算以前日子太好過的報應，我倒

也處之泰然了。」

他們這一說，真有些像「他鄉遇故知」，不，簡直是在另一個世界遇見了故知，他們的熱烈與感慨，也就可想而知了。從前徐公子對於柳敬亭的觀念，已經完全改變了。

從此，柳敬亭一有空，就到這裏以及現在已改爲兵備道衙門的中山王府第左右來找徐青君。不過後來他覺得老是困守在南京，沒有趣味，就實踐了他本來的打算，離開了徐青君，到了蘇州。

蘇州的人很歡迎他，因爲大家都知道他是說書的名家，而且又曾在左良玉的軍中住過，很知道一些國家興亡的大事，所以大家都爭着邀請他。可是他只說書，人家問他國家興亡的大事，尤其是左良玉的軍事，他卻絕口不提，他對問他這些話的人，總是說：

「這又不是什麼開心事，聽牠作甚。你們所要聽的是開心事，我給你們開心就是了。」

那一天在蕭蕭的黃葉聲中，他在郁氏園中的一次酒席上，意外地遇見了吳偉業。他們是南都的舊相識，所以一見就份外覺得親熱。

「柳生，吳偉業歡然說，『人生遇合本無常，我們今日不期而重逢，實在很是難得，不能不痛飲一番，以留紀念。』」

『對，不醉無歸！』柳敬亭也鼓起了興致。

他安着這種心理，又加以主人和吳偉業的殷勤相勸，沒有多久，果然醉了。他一醉，就不等別人問他，滔滔地講說着在寧南侯軍中的事情，末了說：

『寧南侯的確是岳爺爺一流人物。他精勇善戰，也有神機妙算。他不及岳爺爺的地方，也許是他沒有讀過書吧。』

『是的，岳武穆是自少就誦習春秋的。』吳偉業說，『左寧南的確也是一個大將之才，可惜沒有人將春秋教授給他。』

他們說了一會左良玉的事情，又說到了目前的天下大勢，柳敬亭憤然說：

『這是我們自己不爭氣，所以將天下奉送給了韃子——』

他還要說下去，怕禍的主人，連忙立起來搖手，止住他說：

『柳生，小心些，須防屬垣有耳！』

『這有什麼要緊呢，』柳敬亭胸膛一挺說，『搬掉我柳麻子的頭，也不過在我頸項上留下碗大的一個窟窿罷了！』

『柳生，』吳偉業帶着柔和的聲音說，『我們知道你，但是你不要連累了別人。』

『你也怕麼？』柳敬亭就爽直地問着。

『我麼——』吳偉業一時答不出來。

『啊喲，』柳敬亭忽然叫着哭了起來，『奉送了天下，竟沒有人想要牠回來，真正可憐呀！』

『這亦叫沒有辦法呀。』

『將來他們請你去做法新貴，你亦可以說沒有辦法了，啊喲傷心呀！』

柳敬亭哭着說着，使得滿座的人爲之不歡。不過大家很知道他，甚至也可以說有些同情他，所以並不討厭他，只說：『柳生醉了。』

明天，柳敬亭看見了吳偉業，就問吳偉業，他昨天醉後說些什麼。吳偉業說他沒有說什麼，不過勸他此後還是不要喝醉的好，免得果然說出了不方便的話來。他懂得吳偉業的話，就嘆着氣說：

『我雖然是一個很下賤的人，作着很下賤的行業，但是眼看着好好的天下，斷送與別人，心裏實在有些氣不過。』

吳偉業沒有別的話，他們就此別了。

此後，柳敬亭連帶地走遍了蘇、松、太一帶地方，過了幾年，又回到了南京。

他先找到了徐青君。徐青君現在居在大功坊的花園裏了，爲了這是他的私產，所以發還給他的。徐青君一看見他，就趕緊問着張魁官的消息。

「他還好好的，不過窮得緊，」柳敬亭說。

「那末就叫他來吧，」徐青君急急說，似乎這是馬上就可以辦到的事。「我本來很寂寞，而賣賣這園裏的花石柱礎，還够我們兩個人吃到老死呢！」

「下次我看見他，一定叫他來。」

「那末你何不就爲我去走一遭呢？」迫切的要求。

「慢些亦不妨，我答應爲你辦到就是。」

他們說了一些別事以後，徐青君又問：

「你此行很得意吧？」

「不要說起，」柳敬亭搖着頭說，「簡直人心已死，無可奈何了！」

「那末你也就攔下這事吧。」

『不，』決然的口吻，『我柳麻子貪圖着什麼來！怕着什麼事！我是氣不過一般無恥的人，更氣不過我們的錦繡山河，竟送給韃子！』

他又去找到了楊季衡。

『你怎麼知道我已經回來了？』楊季衡看見他，很是驚奇。

『我方從蘇州回來，是吳梅村告訴我的，他是什麼認識你的人從這裏到蘇州去而告訴他的。』

『好極了，老柳，』楊季衡笑着說，『咱們哥兒倆有了伴兒了。』

『可不是；可是你會做個官兒，你以後要作些什麼呢？』

『這還用說麼？你說你的書，我行我的醫，咱們是分不開的老江湖。』

接着，柳敬亭又問了許多他離開武昌以後，關於左良玉的許多事情，因為楊季衡曾和他同在左良玉的地方共過事，由左良玉奏攝武昌太守，直到南都破了才離開武昌的。

『你氣不氣？』

『忘八蛋的才不氣！』

他們一說到氣，自然又是志同道合的。而且他們既然氣，自然就要打算出氣的方法了。但是要出氣，卻

也很不容易，他們還只好耐着，耐着，耐過了多年。

這一年，京都破壞後的第十二年，張魁官卻從蘇州來到了南京。他找到了柳敬亭說，他是得知徐青君還可以過生活，特地來倚靠他的。

『唉，唉，老魁，』柳敬亭嘆息着說，『你來得遲了一些，徐公子早已賣光吃盡，去世幾年了！』

張魁官一聽這話，就落下了眼淚，哽咽着說：『他現在葬在那裏呢？我想去弔他一弔。』

『不知道；他一死就給地方抬出城外埋了，連我都沒有來得及去送他。』

『那末我們就到從前時常遊耍的地方去弔弔他吧。』

『好的，』柳敬亭很同意，『徐公子沒有做新貴，值得弔弔他。』

他們到了武定橋北，只見從前的洞房曲室，歌樓舞榭，現在已經完全成爲一片瓦礫之場了！他們在一條破板橋邊，彷彿是眉樓的遺址所在，就停了下來，由張魁官取出洞簫來，吹了一曲。

相近的地方，有一間殘破的矮屋，裏面一個老婆子，忽然開了門出來，說：『這是張魁官的簫聲呢！』說着，就拿起袖子來揩眼淚。

張魁官聽見了就不再吹，也掩面哭了。

『算了算了，』柳敬亭說，『這都是一般奸賊害我們到這地步，我們要出我們的氣！』

過了二三年，張魁官就此窮死在南京。

又過了十來年，這時的南京，已經恢復到從前的繁華了。柳敬亭既然身負絕技，閱歷豐富，又得到吳偉業諸人爲他作傳的作傳，向他贈詩的贈詩，盡力揄揚，於是他的聲名，便愈加響亮起來。有什麼熱鬧的，或者風雅的宴會，簡直席上沒有了他，大家就會覺得不開心。一些後輩的名士，也以一見他爲榮。在他們的著作中，鄭重地說到他。便是南京以外，各地的富紳大賈，學者名流，也有時常來請他去的。他的確有些應接不暇的樣子。

松江馬提督來請他去的時候，他已經八十多歲了。起初他不想去，因爲他自從南都破了以後，就不高興應一些達官貴人的召。可是這次，他轉了一個念頭，又終於到了松江。

馬提督一看見他，很是客氣，說，『柳老，你還認得我麼？』

『這個——』他認了一會，『老眼實在有些昏花了。』

『這也難怪，』馬提督說，『當初我在左寧南的軍中，還不過是一個孩子，難怪你老不認識了。』

『喔，原來提督是左寧南的舊部，那末好極了！』他那皺紋麻皮上，透出了滿意的笑容。

他們就此一連談了幾天，大都是說的當初左寧南軍中的事情，馬提督的文武僚屬，有好些人是聽見

的。
『我們總希望柳老給我們奏一會雅技，』有一個管文書的幕客說，『飽飽我們的耳福。只是柳老年紀大了，妄想煩勞，實在不當。』

『那也不妨，』他正想再利用一下他的技能，所以並不自高身份，就此答應了。

『那末明天請了滿城文武，一同前來欣賞吧。』這是馬提督的意思，大家都很高興。

明天上午，滿城文武，都陸續來了，到了正午，就在提督署西首的花廳上，擺下了幾桌筵席，舉杯暢飲。大家都覺得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看見這樣的一個人，而又聽這樣的一個人奏他的絕技。大家都向他恭維，他笑着應付着。

花廳的對面，有一個小小戲亭，就在這個戲亭裏放下了一張檀木的半桌和一把沒有靠手的椅子。酒至半酣，他立起來對大家說，『既承各位抬愛，少不得獻醜一番。』說着就獨自走入了戲亭，步履還是很輕健。

他坐了下來，將醒木一拍，清楚地說：『這回說的是：「常遇春窮追元順帝，」是英烈這部書上的故

事——』

在他的醒木一響之後，花廳裏便鴉雀無聲的靜默起來，便是那些伺候的人，往來送酒上菜，也都是放輕了手腳。花廳裏所有的人，都在聽他，先聽他形容明朝的兵，是何等的盛，何等的得民心，而元朝的兵是何等的衰，並且何等的爲民所恨；次聽他描摹兩軍在開平決戰的情形；再聽他述說元兵逃走，明兵追逐的經過……

『元順帝由開平逃到了和林，依着常遇春的意思，就要直追到和林去，將元世祖的子孫，根本滅絕，另外立人統治這地方，不料徐達在北京，卻差人叫常遇春班師，不必窮追。常遇春一肚子的氣，沒奈何，只好班師回到了北京。他一看見徐達，就怒洶洶的說，啊，請問元帥，是否怕我得了大功，所以這樣叫我回來？

『好一個寬宏大量的中山王，聽了這位開平王的話，只微微地笑道，兄長還請息怒。兄長言重，小弟擔受不起。小弟要兄長回來，乃是奉的主上的命令。主上早就吩咐過小弟，說，元人到了沙漠之中，諒他們也不會再有什麼大大的作爲，我們天朝以寬厚待人，也就不必逼人太甚。——』

『中山王還要說下去，那位好似火上澆了油的開平王，卻大聲叫着說，我們不逼人太甚，將來他們總有逼我們太甚的一天！我們講寬厚仁愛，他們講兇暴狡詐，我們總有上他們的當的一天！那時恐怕我們悔

之晚矣！

『中山王還只微微的笑着，不再和開平王辯論什麼。開平王是個性急的人，看了中山王的態度，如何按捺得住，一股悶氣，直攻心頭，只覺眼前一陣黑，就此倒了過去，一命歸陰！』

啪！在一聲醒木之後，柳敬亭又接着說：

『中山王不聽開平王的話，後來明朝二百七十年的天下，果然受盡了番兵的騷擾，最後，永樂帝所改立的建州衛，居然帶同這些番兵，取了明朝的天下，正是斬草不除根，逢春必再發！對於無信無義的敵人要講妥協，就是自取滅亡。欲知後事如何，不必下回分解！』

啪！柳敬亭離開了戲亭，走進了花廳，許多人都向他迎了起來，說，『柳老這樣大的年紀，還有這種精神，佩服佩服！』

『那裏，在此現世罷了。』應有的謙辭。

這一天大家盡歡而散。

過了兩天，柳敬亭就來向馬提督辭行，馬提督說：『是否這裏有什麼不到之處，以致柳老要離開？』

『那裏，』柳敬亭說，『實在太好了。』

『那末你爲什麼要走呢？』

『提督既然要問我一個究竟，我也就顧我不着這一把年紀，和你說了老實話吧——』

他說，他看到松江，在前幾年中，出了很多的忠臣義士，文的有陳子龍、夏允彝父子等，武的有吳勝兆等，所以他就決心來這裏走一遭，看看還有效忠於明朝的人否。不料在此好久，卻見一般的人，都已經完全忘去了明朝，因此他覺得已經沒有再要在這裏的必要，不如再到別處去看看情形。

『永歷帝已經死了好幾年了，』馬提督說，『就是說不忘記明朝，向誰去效忠呢？』

『那不是還有奉着永歷年號的台灣延平王朱成功之子朱經麼？將來朱經趕出了韃子，自然還可以找到幾個宗室，入繼明統，以爲中興的漢光武，否則朱經既已賜姓於前，也就不妨繼統於後，反正總比不相干，沒來由，而又欺人太甚的韃子得天下，來得好。』

『柳老，你這話未嘗不是；可是我已食清之祿，只好忠清之事了。其他文武諸人的確如你所說，他們都不會和你一般想法。』

『所以我覺得我只好走了。』

話既然已經說明，馬提督便不再挽留他，由他離開了松江。他在別處又耽擱了一些時日，最後還是回

到了南京。

這天，丁繼之、張燕筑兩個人來找到了他，說余澹心現在也正在南京，大家既是老相識，不妨前去見見。他答應了，就和他們同去。

余澹心看見他們，很是喜歡；但是看他們都已是八九十歲的老翁，自己也已經不是綠鬢朱顏的少年，着實發出了幾聲嘆息。

「知道麼？」余澹心說，「吳梅村做官去了。」

「我早就知道他靠不住的，」柳敬亭說，「所以此後我也沒有再見過他。」

他們談了一會，最後余澹心說，「明天我作東，就在這宜睡軒中，請幾個文人雅士一敘，請你們賞光，可好？」

「什麼賞光不賞光，」柳敬亭笑着說，「無非又要派我們的差使，叫我們獻獻老醜罷了。准到准到。」果然，在明天，他們三個人都到了，其他所請的文人雅士，也到了好幾個，對他們都抱着另眼看待的態度。在席上，大家說說談談，很不寂寞。左寧南是談話的中心，而柳敬亭則是左寧南故事的中心。

酒過三巡，張山來恭敬地說，「今日得見柳老，真是三生有幸。我斗膽請柳老爲我們說一回書，以廣見

識，不曉得柳老肯賞光否？」

「就讓他歇歇吧，」余澹心說，「免得他說我硬派他的差使。」說着，余澹心就將昨天的話告知了大家，大家都笑了起來。

「不過吃些啞酒，未免美中不足些，」有人說。

「那末我就來唱幾句鼓兒詞吧，」張燕筑告了奮勇。

「好，真是老當益壯了！」

「不好不要見笑；繼之替我彈琵琶。」他唱道：

一年四季變換忙 早又是桃紅柳綠百花香 閨閣佳人懶刺繡 王孫公子離書房 大家只

想去尋芳 他們是忘記了當今天下是何世 忘記了人生在世爲那樁 忘記了眼前衣冠都非舊

忘記了遍地腥羶有犬羊 忘記了假仁假義不可靠 忘記了非我族類禍心藏 甚至於忘記了

祖宗忘記了爹娘 忘記一切真可惜 枉自爲人活一場 須知道烏雲背 有日光 寒冬後 暖

洋洋 凡事由來都正常 一時變化不足算 到頭還是舊家邦 總應該鍛鍊身心奮志氣 總應

該忠心愛國有主張 博得個國泰民安永無疆

唱好後他又說：「見笑見笑；我本來是不會唱這個玩意兒的，新近聽見有人唱，似乎還好聽，所以就學了來，不曉得像也不像。」

大家都鼓掌說好，說不但像，並且還有意思。

不過張山來因為沒有聽見柳敬亭的說書，總有些不足，幸而柳敬亭的滑稽善談，風生四座，才解了他一些渴慕的心思。

大家談鋒一轉，忽然談到了宜睡軒這個名稱，有人問余澹心，究竟是什麼意思，余澹心還沒有來得及回答，柳敬亭卻笑着說：

「我知道的：第一，當今之世，大家只好惓惓覺，最好像陳搏一樣，一惓惓千年，醒轉來又是一個朝代；第二，是說，我輩這些老頭兒，活了八九十年，也是應該惓了。是不是？」

「就算你說得對，」余澹心笑着答。

「不過，」柳敬亭說，「我這個老不死的，卻總還不肯睡，因為我覺得我們宜醒不宜睡。因此，我時時刻刻還想辦一件事。」

「什麼事呢？」

『造一座宜醒軒。』

大家笑了。

『你曾在這宜睡軒中說過「秦叔寶見姑娘，」余澹心說，『你要在那宜醒軒中說些什麼呢？』

『我要說「軒轅帝大破蚩尤；」我要說「霍去病六伐匈奴；」我要說「虬髯客入王扶餘；」我要說「薛仁貴跨海征東；」我要說的正多着呢！』

『好，我們聽你說下去。』

他們的筵席散了，柳敬亭的說書，就此傳到了如今。

雪 裘

山陰道上，遊人的確很多。蘭亭裏更有兩個人擺着酒，在對酌着。一個二十多歲的人在對着一個年紀較長的人說：

「幸而我們早來了幾天，否則這裏的花都要謝了。想不到這裏竟比我們蘇州格外煖和，似乎提早了一個節氣。」

「這裏是要比我們蘇州煖和些。」年紀較長的人說。「不過我們來得還不算遲，這些映山紅是一直開下去的，要開到仲夏以後呢。」

他們談談說說，喝了一會，年輕的忽然高興起來，便說：

「鵬程兄，對此好景，不能無詩，我們來幾首「卽景」或「懷古」以添酒興，你以爲怎樣？」

「重熙兄既然雅興不淺，很好，小弟一定奉和。」

重熙就從書僮攜着的提盒裏，取出了文房四寶，放在石桌上。

他們將酒菜推在一旁，彼此擬好了題，分好了韻，就凝神壹志地吟起詩來。

其他的遊客，或者路過而到亭子裏來歇歇腳的人，看見他們在吟詩，就都走過來看，人很多，幾乎圍得他們看不見寫字。

『鵬程兄，』韓重熙過了一會說，『我到現在，剛剛吟得兩句。照這樣子，要完篇倒很難了。人這樣的多，心這樣的不能定。』

『可不是，』張鵬程也說，『我也不過有了三句罷了。』

他們這樣一說，有好些人就走了開去，他們所顯出來的態度，好似在說，『原來是兩個酸子，在咬文嚼字，有什麼好看！』

不過人雖走開了許多，韓重熙的詩還是不能完篇。他一面腦中在苦思着，一面就將頭抬了起來，有意無意地看好了對面的山峯。

忽然，從山峯那邊，走上了一個人，山峯並不怎樣高，看得出那個人是一個和尚。那和尚在山峯上四面望了一會，就向這邊走下來。他不揀別條山徑，卻揀了直達這亭子的一條。

韓重熙似乎發見了什麼新奇的事物，就將吟詩忘記了，只一目不瞬地看着那和尚。那和尚越近，他越

看得清楚，他看見他的袈裟已經破了，箬笠也已經裂開了。倏忽之間，那和尚已經走進了亭子。

『你們真是雅人深致呀，』和尚笑嘻嘻地對他們說。

張鵬程剛剛將第一首七言絕句吟好，一聽見有人對他們說話，就放了筆抬起頭來看看。原來是一個和尚，年齡總在六十開外，瘦黃的面孔上，雖然帶一些風塵憔悴的顏色，卻透露着飽滿的精神，和若無其事的意氣。他對他立刻就有了好感，連忙接應着說：

『那裏，不過在此學學塗鴉罷了。』

『不要客氣，』和尚說，『你們一定在吟詩。我也最喜歡詩，我來奉和你們。』

『原來是一個詩僧，』韓重熙立了起來，讓着坐，『請坐。我們正愁寂寞，有了詩僧，就好請教了。』

『不過也會胡亂吟幾句罷了。如果不以為討厭的話，還可以奉陪兩杯呢，恐怕又可以稱爲「酒僧」了。』和尚說罷，哈哈大笑，就坐了下來。

『能詩能酒，益發有趣了，』韓重熙說。

『那末請將大作一看，以便奉和，』和尚對韓重熙說。

「慚愧，學生詩思很慢，還沒有完篇呢。」

「那末請看這一位居士的吧。」

「不敢獻醜，」張鵬程說，「還請老和尚首唱。」

「真的麼？不曉得你們吟的是什麼題目？」

「也不過是「懷古」罷了。可是說來說去，總跳不出蘭亭集序的範圍，所以我們都謔不出好的句子來。」

「懷古麼，那末讓我來試試看，」和尚毫不客氣，就將韓重熙面前的紙筆取了過來，颯颯颯，一口氣在上面寫了二十八個字。韓張二人一個字一個字看他寫下去，便成了這樣的句子：

錢江水涸鑑湖清 不利南兵利北兵 破鉢芒鞋來已晚 無人指點磨盤營

「請賜和吧，」和尚放下了筆說。

「呀，這是難極了，」韓重熙說，「學生一些不知道這裏面的本事，怎麼和呢？還有這「兵」「營」兩韻，也不是容易押的。」

「是的，這難和得很，」張鵬程也說。

『你們不和就罷了，給我酒喝吧。』和尚笑嘻嘻地說。

『有有有，』韓重熙就取了一個杯子，給他斟滿了。

『本來我也很渴了，正用得着。』和尚說了，就一口氣將一杯酒喝了下去。

他一喝完，韓重熙就給他斟上，他喝到第八杯，才爽快地呼出了一口滿足的氣。

『好久沒有這樣的暢快了，』他說。

韓張二人，再也不想吟詩了，就乘他暫緩喝酒的便當，和他閒談起來。他們問了他許多話，他有些回答，有些^不回答；不過他不論回答不回答，總一直笑着。

他們問他是那裏出的家，他說忘了；問他從那裏來，他說他已走過許多地方，也記不清了。後來問他到這裏之前是在那裏的，他才說，是在福建武夷山的。

『看老和尚在俗的時候，一定是個了不得的人物，可否請賜告尊姓大名，以爲他年的紀念？』張鵬程說。

『這也何必呢，』和尚回答說，又隨口念了下面四句話：

我本無家客 偶來作楚狂 須知宋之問 未識駱賓王

『果然老和尚是今之駱賓王，可惜我們當不得宋之間。』

『這也不須談了。』

喝了好一會酒，和尚就起身告辭。韓重熙誠懇地挽留他，請他坐了他們的船，在此多玩幾天，然後和他們一同到蘇州去。

『我隨便行腳慣了，』和尚說，『坐不來船，我也要到蘇州來的，說不定我們在什麼山巔水涯還會相遇吧。』

說了，他就走出亭子，向亭後走去。韓張二人跟着他出來，看他走上了西面的山坡，很快地在一個山腰裏一轉，就看不見了。

『這是一個異人，我們可以說不虛此行，』韓重熙將手遮着了熒烘烘的斜陽，眼望着遠處說。『可不是，我想他一定是前朝的遺老。』張鵬程的猜測。

韓張二人回到了蘇州，的確也在山明水秀的地方留心過，希望再會遇見這個和尚，可是他們不知道，這時和尚還在杭州呢。他們過了夏，在秋天，又到無錫、鎮江一帶去玩，也希望會碰到他，不知道他這時又從湖州到南京了。他們只好自嘆緣淺，不能再遇着他。不過他們富有家資，而又性好山水，每逢良辰佳日，他們

都要出遊，他們總沒有放下要看見他的心。

一年之後，韓張二人遊到了南京，他，這個和尚，卻已到了揚州。

這仍是煙景絕勝的暮春，這天，和尚走到了平山堂。他看看江南的山色，依然濃翠，四週的花木，依然粉紅駭綠，萬分爛漫，他的心意，似乎有什麼東西在漲着，使他按捺不住。他一回首，看見那邊桌子上有別的遊客遺下來的筆硯，就走過去取了筆，蘸了墨，在壁上題着說：

平山堂上走一回 又見叢花取次開 一笠一瓢人不識 千年華表鶴歸來

題了之後，他的心裏似乎平復些了，就負着手看看壁上的題詩。當然，這些也不外乎通常的「卽景」
「懷古」之類罷了，並沒有什麼特出的。後來看到一處，墨痕還溼，可見得是剛剛題上去的，卻是這樣的句子：

天下如今已太平 聖明天子坐天京 求賢若渴媿堯舜 我輩不宜負此生

他那平復的心頭，又湧起了萬丈的怒濤，來不及看牠下面的具名，就連忙再走過去，取起方才的筆來，在牠的後面依韻寫着說：

天下何曾有太平 豺狼正是滿神京 豺狼殺盡河山復 方得太平過一生

他剛剛寫完，他的身後就走來三個人，其中一個年紀和他相彷彿的，高聲喝着他說：

『那裏來的賊禿，偷了我們的筆硯，在這裏寫出這種大逆不道的話來！當今皇上是可以侮辱的麼！』他不回答他，只回過頭來對他們看一下，然後又運筆如風地寫了以下的四句：

此是當年舊戰場 忠臣義士保家鄉
而今惟有不肖子 甘認胡兒作帝王

寫好了，將筆一擲，怒目對那三個人說：

『是我和尙寫的，怎麼樣？』

『該死該死』一個五十多歲的人說，『大清朝已經統治了二三十年，還可以這樣放肆麼？不怕殺頭麼？』

『不必爲我過慮』和尙冷笑着說，『殺我和尙的頭，與你們這些順民，候補的新貴，奴才，無關。你們假使要把我去獻功的，那倒很好，我正愁沒有一個死所呢！』

『不，不，不必和他計較』一個年近五十，口吃的人說，『和尙是無父無父無父無君的，無父無父無父無君，是禽獸也。鳥獸鳥獸不可與同羣，我們讓讓這些吧。當時洪洪文襄就和我們的聖聖聖朝約定的：僧僧僧道不降。』

『那倒不見得，』和尚鼻子裏嗤了一聲，『韃子奪了天下以後，殺死的僧道也並不算少。』

『算算算了，反正我們不不來殺你，』那個口吃的人，拾起了筆，拉着其他兩個人走了過去，嘴裏還期期艾艾地說，『總總總會有人有人殺你的。』

『哈哈！』和尚大笑了一聲，走出了平山堂。他在壁上寫的最後兩首詩，立刻就給那三個人用墨塗沒了。

這時，韓重熙和張鵬程卻正在南京清涼山下一個破寺的殘壁上，抄錄着下面的三首詩：

趙構已堪稱克家 偏安尚使後人嗟 甲申乙酉渾閒事 悽絕人間一把搗

有官無子語驚人 賣國由來爲一身 頓足執檀真才子 仙霞嶺上化青燐

領袖羣僚迎北會 忽將淚眼拜龍樓 子能做作傳千古 不到潭州不肯休

詩的下面，還有『雪裘子題』四個字。

『這一定是那個我們有過一面的和尚寫的，原來他叫雪裘子，』韓重熙說，『可惜我們又來遲了，遇不到他。』

『是的，』張鵬程也說，『不論筆跡和口氣，都可以決定是他寫的。他真成了見首不見尾的神龍了。』

『這三首詩的大意我是懂得的，但不知道他指的何人何事。』

『這倒的確有些想不起來。只怪現在文網很嚴，有些野史我們還不能看見，倒反而後世的人比我們有幸，可以知道。』

『也許那些野史終於傳不下去吧？』

『不見得會完全傳不下去，心史的流傳，就是一個例證。』

他們抄好了這三首詩，又遊了幾天，才回蘇州去。他們不知道他們的船一到運河裏，岸上正跟着他們所懷念着的和尚。當然，和尚也不知道前面船裏坐的，就是他的故人，他的目的是要到丹陽來訪訪他的另一個故人劉安于。

劉安于的家人告訴他，劉安于現在一個曾任巡撫的顯宦家中飲酒，請他稍待。他等不及，就獨自問到了這顯宦的家中。

劉安于一看見他，很是喜歡，就拉他到後面花廳上去喝酒。他見有酒喝，就不說什麼，跟了進來。劉安于爲他介紹見主人，他不管，坐下來就喝，主人和他說話，他也不答。其他的人，看見主人和劉安于那樣的尊敬他，想他總有些來歷，看了他那樣的率真，也就不以爲意，各自談着喝着。

他總不開口說話，只是開口喝酒。喝了好一會，他似乎够了，忽然從座上立起來，指着屏門上所掛的壽軸，對主人說：

『這是那一個無恥之徒寫的文章！居然稱你爲忠孝！你也不要臉，居然受了起來！你做了兩朝大臣，污辱祖先，忠在那裏！孝在那裏！——』

他不等別人說話，就一腳跨開了桌子，高聲朗吟起來：

誰將忠孝妄許君，厚臉受之愧此文。不識人間羞恥事，——

在他第三句頓一下的時候，主人礙着劉安子的情面，只忍住了怒，假作笑容說：

『長老沒有喝得幾杯，居然醉醺醺了！』

他一聽這話，就連忙接着說：

解嘲猶說醉醺醺

他昂然走出花廳來，劉安子送在他的後面。到了廳前他又回過頭，大聲對廳上說：

『貴縣裏當得起忠孝二字的，葛蒼公一人而已！記好記好！』

主人問其他的人，誰是葛蒼公，他們都不知道。劉安子進來告知了他們，他們才說：

『原來也是一個傻子。』

他們的氣量很大，尤其主人，並不將和尚的話放在心上，爲了和尚的不在，反而格外覺得爽快，就歡呼暢飲起來。當然，他們也沒有心思來向劉安于問問這個和尚是誰。

和尚離開了丹陽，慢慢地走到了蕪湖九江一帶，然後溯江而上。所過的地方，不論是名勝的風景，殘破的寺廟，湫陋的旅店，只要他心有所感，就一一組成了詩句，寫在牆壁上，如果沒有適當的牆壁給他寫，例如牆壁很黑，或者已經給人家寫滿，他就拾起破紙，向店家或村塾借枝破筆，隨便寫下來。寫得多了，等到他離開這一個地方時，就隨便捲成了一束，付給酒家，對他們說：『給你們蓋蓋酒甕吧。』

他在武昌的黃鶴樓上題了這樣的兩首詩：

舊人莫說左崑山 一水迢迢去不還 五月梅花追楊柳 春光已渡玉門關

大江東去浪滔滔 難洗中原一片臊 何日瞿塘三峽水 盡將犬豕葬洪濤

當時有一個儒生在旁看見了，一定要問他的原來姓名，於是他又寫了以下的一首：

一自漁陽動鼓聲 至今猶自感栖栖 野僧何必留名姓 徒與人間作話題

再要問他，他不說什麼，只是喝酒。喝好了，付了錢，自顧自跟踉蹌蹌，下樓而去。

他在這年的夏間，到了湖南的益陽，一進城，就問到了郭天門的家裏。

他走上郭天門的大廳時，郭天門聽說有一個和尚來訪他，也已經從裏面走到大廳上了。郭天門一看見他，就直向他奔過去，抱了他的頸項說，『你來了麼！』一說完，就哭了起來。

他一見郭天門，也就迎上去，還抱了郭天門的頸項說，『我來了！』說完，也就和郭天門一同哭着。

他們站着哭了一會，弄得郭家的人都莫名其妙。末了，郭天門拉着他，走到裏面一個書室裏，和他坐了下來，哭才暫時停止了。

『這些年你在那裏的呢？』郭天門問着。

『唉，說來真是話長呢！』他低聲說，郭家的年輕子弟，好奇而在窗外聽着的，只聽得他說了這一句，以下就只有切切的語聲，再也聽不清什麼。不過他說了一會，就哭一陣，那哭聲是遏抑不住的。他哭，郭天門也陪他哭。

他們就這樣細語着，哭着，一連過了三天，非但沒有出過大門，連書房門也沒有出過。三天之後，他們要說的話，似乎已經說過了，要流的淚，似乎流過了，他們才恢復了原來的生活：對飲酒，對吟詩，又共同出遊。他們在三個月之內，遊過了許多地方，甚至洞庭湖，他們也在裏面泛了幾天舟。

秋風漸漸的起了，和尚的心裏似乎也起了一些變化，他對郭天門說：『我又想走了。』

郭天門挽留他，要他儘可能地多住下去，他卻說，『你看我這樣的一個和尚，在你們這裏可以住得長久麼？』

郭天門不能勉強他住下去，只好答應他走，就在一個涼意初生的上午，在書房裏另外具備了些精美的酒菜，爲他餞行。

『你打算先到那裏去呢？』郭天門問。

『我打算先往南走，登衡岳。』

『以後呢？』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要去的地方，就打算再向北走，上一上武當。』

『那末你南岳回來，還可以來看看我呢。』

『那倒說不定，因爲我想由湘西一帶走，換換新路。』

『那末我們這一別，幾時才能夠再見呢？』郭天門說時，眼中就落下淚來。

『天下無不散的筵席，再見了也不過多添悶惱，』他說時，聲音也哽咽了。

他們都覺得慘然不歡起來，就格外多喝着酒。

『我們要怎樣才可以常敘呢？』郭天門抹着眼淚問。

『除非雲去天青，日月重光。』

『有希望麼？』

『只要人心不死，便有希望。』

『現在的人心怎樣呢？』

他回答這句話的聲音很低，並且以下他們的談話，又成了切切的細語，除了他們兩個人以外，誰也聽不見。

他走出郭家大門的時候，郭天門給了他幾封銀子，他接了向破褡褳裏一塞，就向南飄然而去。他這一去，以後便沒有人再記下他的蹤跡。

他去了之後，郭家的子弟，就問郭天門，這究竟是什麼人。

『他叫雪裘子，』郭天門說。

『他叫雪裘子，我們本來知道的。我們就是不知道他原來叫什麼，並且他在出家前，做過什麼事。』

郭天門不回答。

『這沒有妨礙吧，反正是已往之事了。』

『反正是已往之事了，何必說牠。』

他們還是要問，郭天門只得說，『雲間的陳臥子，是他的老朋友，其他你們去想像吧。』

他們聽了這話，才不再問。

過了幾年，七十多歲的戴南枝到了蘇州，在客舍裏見到了韓重熙、張鵬程兩個人。韓、張因為他是前明的遺民，就問問他可知道雪裘子是誰。不料戴南枝非但知道他，並且還認識他，就將他的履歷說了出來：

『他是揚州興化人，姓李，名仕魁，崇禎壬午舉人。魯王監國的時候，曾經遙授他爲翰林院的官，他沒有來得及到浙東去，魯王就走了。此後他和陳臥子等共同謀幹着恢復明室的事情，陳臥子等遭了殺害，他就出了家。』

『哦，』韓、張二人同時應了出來。

『我在江西的時候，聽說他已到湖南，』戴南枝又說，『現在不知他到那裏去了。你們怎麼會問起他？』

他們就將在山陰遇見他，以及他們所抄得的幾首詩，都告訴了戴南枝，戴南枝說：

『說起他的詩，我在江西的時候，倒也抄得四首在這裏。』

『那末好極了，也給我們抄在一處吧，』韓張二人都說。

戴南枝在他的一本古書裏，取出了一張宣紙，交給他們，他們看見上面有下列的題詠，就又抄了回去：

游仙

雪裘

會到崑崙頂上游 西王母住百花樓 夜來偷看羣仙籙 喜煞姓名在上頭

彼美人兮隔水涯 機聲札札織雲霞 多情贈我支機石 招我同登貫月查

特駕長風到北溟 鯤魚燒尾火熒熒 看他化作鵬飛去 跨上泰山不用停

東海揚塵非偶然 蛟宮泣血亦前緣 錦鱗收拾七千萬 與爾同開玳瑁筵

韓張二人所收集的雪裘的詩，當然不能普及，還有許多遺漏。可是即使是他們所收集的，到後來也都遺失了，因此傳到後世的，就只有上面的十六首。

此页空白

附錄

青燐屑

明 應廷吉

卷上

思宗御極之元年，五鳳樓前，獲一黃袱，內襲小畫一卷，題云：「天啓七，崇禎十七，還有福王一！」清晨內侍檢得，卽奏御前。思宗因傳巡皇城各官究所從。時袁槐眉先生以省垣隸皇城事，奏上曰：「此事不經，何由得至大內？且臣等巡視俱各未見，而內臣特奏之，焉知非有奸人包藏禍心，潛伏肘腋而爲此耶？如一追究，將來必有造訛立異，簧惑聖聽者矣！」上可其奏，立命火之。

丁丑，予計偕北上，禮闈竣事，訪宣武門外斜街，見鄉民數輩擁一白鷄，羽毛純白，喙距俱赤，云重四十斤，索價一兩，觀者環堵，莫之敢售，蓋不知爲何物也。偶閱字彙鳥獸部，「鷺」字註云：「鷺形如鷄，毛色純白，嘴距純紅，所見之國亡。」

癸未六月，夜坐納涼，忽陰雲四合，雷電交作，爆光之中，出火星一道，聲如炮炭，考之天玉歷，曰：「電中聚火，人君絕世。」

壬癸年間，都下變異種種，如天津撫院將臺旂竿，終夜號泣，撫臣具疏以聞，椎牲祭之，亦不輟。

鳳陽祖陵悲號震動，三年不止。守陵內臣大集雲水，齋醮彌夕，鸞鶴翔空，累數千百，震號如故。

五鳳樓前門拴風斷三截，京師黑眚見，大內百怪出，如此之類，紀述未盡。

都人士爲子言：癸未春，京營巡捕軍夜宿旂軍之西首，更定時，一老人囑曰：『今夜子時，有一婦人，渾身縞素，涕泣而至，自西向東，汝切不可放過！如放過，爲害不淺！至鷄鳴，卽無事矣。吾乃地祇神靈，將來救此一方民命，如違吾言，當得重譴。』至夜將半，果有一婦泣訴如前，云：『歸母家，不意夫死。急欲奔喪，不避昏夜。』邏者謹如前戒，堅執不允，婦亦暫退。迨漏五下，邏者睡去，婦折而東矣。輒復旋反，蹴邏者，醒而告之曰：『吾乃喪門神也！上帝命我行罰，災此一方，汝何聽老人言，阻我去路？汝今抗旨，災首及汝！』言迄不見，邏者大懼，奔歸告其家人，言未及終，仆地而死。嗣後遂有疙疸癩、西瓜癩、探頭癩等症，死亡不可勝計。

甲申四月，鳳陽總督馬士英，總兵黃得功，勦寇內臣盧九德，聞變南行，江北郡縣，擄掠一空。

總漕黃希憲聞變南行，挾持獨富，東省士民多從之者。山東總兵劉澤清至淮安，安東守將邱磊截其家口輜重，數日得還。

番山鶴（高傑之別號）首將李成棟至清江浦，守將張士儀以火攻之，殺獲甚衆。

五月，閣臣高弘圖、樞臣史可法、督臣馬士英、內監韓贊周、盧九德、科臣李沾、臺臣左光先等，共擁福藩世

子正位南京，改元弘光，遣諸臣分道安撫天下，從龍定策諸臣，進位有差。

上命諸臣集議誰任居守，誰任督師。內監韓贊周言於衆曰：「馬相公弘才大略，堪任督師，史相公安靜寧一，堪任居守。」士英不樂出鎮，辭曰：「吾往歲擒劉超，服老回回，多負勤苦，筋力億矣，無能爲也。史老先生鎮撫皖城，屢建奇績。目今番山鷓已至淮南，淮安士民仰公盛德，不啻明神慈父，督是師者，非公而誰？」史公曰：「誠如公言，毋乃過其實耶！東西南北，惟君所使，吾敢惜頂踵，私尺寸，墮軍實而長寇仇乎！願受命。」越數日，遂進太子太保兵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視師淮揚。

朝議既定，以史公督師淮揚，蘇州吳縣廩膳生盧渭，率太學諸生抗疏爭之，有「秦檜在內，李綱在外，宋終北轅」等語，朝野傳誦，以爲名言，時人方之陳東云。

時劉澤清據淮安，維揚士民之懼番山鷓之乞據揚城也，登埤固守，堅不令入。四野居民，奔竄靡寧，而高傑之兵殺人無忌，莫敢撓鋒。江都觀政進士鄭元勳，恃其才之足以服衆也，且認時局之線索在手，岸然出而爲調人，往來高營，酣飲達旦，傑復以幣餌之，元勳氣益揚揚，語於衆曰：「高帥之來，勅書召之也，馬士英聘書現在，卽入南京，尙且聽之，况揚城乎！」百姓未知真實，闕然以元勳與賊通，賈揚城以市德，遂共刃之，寸骨片櫛，咀嚼俱盡。（先是，士英用金幣往聘番山鷓，弘光帝手詔有「將軍以身許國，帶礪共之」等語。）

元勳有別墅在城西東南隅，水色山光，互相掩映，顏曰：「影園。」壬午春日，牡丹盛開，得姚黃二本，因言宋錢公輔園亭，曾得此種賞花，同時之客，俱登崇階，爲一代名佐。元勳意頗自擬，刻影園集，徵名人詩歌以百什計，而竟遭奇禍，何也？

元勳既死，番山鶴大懼，因劫閣部於福緣庵，羅列兵仗，甲士環堵，公夷然處之。將及浹旬，乃爲具疏以瓜步城屯其士卒，衆志稍安。

高傑橫甚，頭顱滿野，聞督師來，亦頗嚴憚；分命將士夤夜掘坎，埋鬣掩骼。升帳之日，傑詞色俱變，惴惴然若有不可測者。及庭見時，坦衷樸質，平易近人，偏裨亦各留茶。自此將帥視爲易與，矯命橫行，大爲跋扈之勢矣。

六月，朝議封黃得功爲靖南伯，劉澤清爲東平伯，劉良佐爲廣昌伯，高傑爲興平伯；是爲四鎮。左良玉、鄭芝龍、唐通等，進爵有差。

七月，安撫浙江監察御史左光先疏薦原任徐州碭山知縣應廷吉於朝，有「三式之學皆精，天官之微更悉，臣與久處，信而有徵，所當投大遺艱，究其底蘊，」等語。部覆，授廷吉 淮安府推官，閣部具疏請之。奉旨：廷吉卽以淮安府推官職銜，閣部軍前效用。同得是旨者，爲劉湘客、通判張鑠、紀克用等。

揚州初定，遂於八月督巡淮安，點視劉澤清兵馬。奏以澤清駐淮安，高傑駐瓜揚，黃得功駐儀徵，劉良佐駐壽春，各有分界。

是月，魯藩從東莞來，信宿而去。

唐藩從鳳陽來，會於淮浦，盤桓旬日。唐藩以閣部有肄業之恩，往還簡札稱門生。唐藩先以罪廢，禁錮高牆。弘光帝登極，閣部具疏救之。

八月十五日，閣部升帳，忽旋風從東南起，吹折牙旗一面。其風旋轉丹墀，良久方散。公以廷吉初至軍前，欲試其實，卽命占之，占曰：「風從月德方來，爲本日貴人，時當有貴臣奉王命而至者。風勢旋轉飄忽，其事爲爭，音屬徵，象爲火，數居四，二十日內當有爭鬪之事。五日前後須防火，且損六畜。」越三日，城西北隅火，焚死一驢，燬民舍三間，匝月，遂有土橋之變，而督師高太監以王命至。公因其學之非妄也，時咨問焉。

九月，從淮抵揚，初定從征文武官員經制俸廩之數，開標額兵三萬人，四鎮同之。每鎮本色米三十萬石，銀四十萬兩，左良玉稱是，各鎮不等。

閣部請印七顆，設督餉道印一顆，以原任副使黃鉉掌之。監軍道印一顆，以原任副使高岐鳳掌之。行軍兵部職方司郎中印一顆，以黃日芳掌之。同其官者，爲秦士旗、主事何剛、施鳳儀等。監餉同知一員，以知縣吳

道玉署之，無印；監紀推官印一顆，先後掌其印者，爲原任僉事陸遜之，原任知縣應廷吉。同其官者爲劉景綽、梁以樟、呂彥良等。從征立功，爲原任翰林院庶吉士吳爾壘、滌、泗兵備石啓明、開府推官李長康、贊畫通判張鑾，知縣殷埏、支益等。參贊等官，不及備載。侯方岳後至，以爲桃源知縣。督師大廳副總兵印一顆，以李正春掌之，督師中軍旗鼓印一顆，以馬應魁掌之。同其官者爲翟天葵、陶正明等。督師軍前賞功參將印一顆，以汪一誠掌之。

靖南伯黃得功標下監軍職方主事一員，以馮元颺爲之；監紀推官一員，以徐某爲之。

東平伯劉澤清標下監軍道一員，以淮海道加太僕寺少卿張文光爲之；監稅知縣一員，以原任贛榆縣知縣方來商爲之。〔東平鎮淮，睚眦殺人，無所顧忌，北來朝臣韓如愈等，悉被慘殺，其餘泯泯者不能盡悉。然頤指唯諾，惟熊民之言是聽，樊明片言轉移，全活甚衆。〕

廣昌伯劉良佐標下額設未詳。

興平伯高傑標下監軍道一員，以王相業爲之；監紀同知一員，以原任安塞縣朱統鏞爲之；監紀通判一員，以許鴻儀爲之。

總河軍門王永吉標下監軍道一員，以黃國琦爲之；監紀推官一員，以楊芬爲之。江北督師太監高起潛

標下額設未詳。

四鎮各私設行鹽、理餉、總兵、監紀等官，自畫分地，商賈裹足，鹽壅不行，各私立關稅，不係正供。東平則陽山、安東等處；興平則邵伯、江堰等處，多兇橫掠民，民不聊生。

弘光帝既立，以戶科右給事中左懋第加兵部侍郎，總兵官陳洪範加宮保都督，使北修和議。懋第不屈，以身殉難；洪範放還，尋亦被戮。

當事者議以阮大鍼爲兵部尙書，舉朝爭之。南都人夜書一聯於司馬堂：「闖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元兇有耳，一人濁亂中原！」爾時弊政難以枚舉，南都人復書西江月一詞於演武場，云：「有福自然輪着，無錢不用安排。滿街都督沒人抬，徧地職方無賴。本事何如世事，多才不若多財。門前懸掛虎頭牌，大小官兒出賣！」

黃蜚自登州來，欲覲南都，路經淮揚，慮爲高、劉二鎮所掠，以書致黃得功，欣然以兵迎之，弗虞高之尾其來也。至邗關外五十里，地名土橋，角巾緩帶，飲馬蓐食。高營三叉河守備，不審其由，以得功暗襲，維揚告急。高遂密布精騎於土橋左右，而高不知也。俄而士馬圍合，漸漸逼身，馬不及介，人不及裝，箭集如雨，得功以鎗撥去，無及膚者。所乘戰馬，價值千金，攢簇而斃。得功奪他馬而馳，隨行三百騎，盡爲高營收去。

曠昔之夜，番山鶴以得功離鎮，發兵千人夜襲儀徵。守城副將丘鉞、馬岱等偵知之，相與謀曰：「高兵來，以主帥他出也，姑以舊城委之。天明，主帥必至，內外夾擊，吾事濟矣。」因閉門堅守，令士卒飽食熟睡，城外四隅虛設烟火以爲疑兵。薄暮，高兵大至，見已設備，不敢前進；又見煙火聯絡，以爲黃兵營盤，砲矢齊發，夜半與火藥俱盡。城中望見，馬岱爭先殺出，千人喪魄，俄頃盡殲。

番山鶴必欲以揚爲鎮，屢肆要挾。閣部爲請於朝，維揚士紳又復大闕，守士以無裨爲辭。閣部遂遷於東偏行署，以督府居之。入城日，高夫人邢氏號令嚴肅，頗稱安堵。按邢氏闖賊李自成妻也，番山鶴通焉。自成覺之，杖之百，將殺之。番山鶴挾而南奔，自成追之不及。邢氏美而豔，然嚴毅，將士悚惕，番山鶴見之，終身不復議置側室。閣部銳意河南，黃日芳、陸遜之叩應廷吉曰：「師相將有事於中州，君意何若？」廷吉曰：「明年太乙在震，角亢司垣，始擊掩壽星之次，常殞上將，天下事未可知也！聞東省探細人至臨淄，士民翹望王帥，如兩濟旱，何不取道於東？義聲直進，彼中豪傑，必有響應者！」二公默然。

朝廷疏論時政，有微刺公者，曰：「督師之地，爲招仁納叛之區；閣部之前，爲藏垢納污之所。」蓋指北來諸公而言也。公置之不辯，於是東平各挾阿私，上疏論薦，中外之勢，同水火矣。

與平定居，閣部遂如儀徵，點視黃得功兵馬，大閱於部，賞賚金帛千金有差。

黃、高交惡，遂各治兵。番山鶴曰：『曩昔千人皆維揚惡少，嘗欲圖我，我故驅之，假手於黃君之士卒，豈敢敗劔也！』黃必欲報怨，閣部不得已，復之儀徵，泊舟吾臺庵側，以爲調釋。值得功母夫人逝，苦次與語，稍霽色焉。因命監紀通判許鴻儀，推官應廷吉，往高營議和。高雖聽命，而所得馬匹，匪弗肯還，往反再四，始償百匹，皆羸瘦不堪者。解至黃營，止收其半，閣部復以二十四強之；餘三十四，漸次斃矣。高不肯補，閣部不得已，償解三千兩，復令高傑以千金爲黃太母贈，憾始稍釋。

南內出太祖時所積軍器及新造弓矢等件，數可十萬副，解赴閣部軍前，路經儀徵，閣部黃營將士搶掠過半。督藩令箭禁不能止，黃營監紀推官徐某解犯令者數人，皆牧豎也。閣部宥而弗治，所失軍器亦不可問矣。兵部主事馮元颺來見閣部，以其名家子，禮接之，而倨傲不恭，氣質與得功等，遂令監黃軍，蓋外之也。

儀徵返旆，決意河南之行。番山鶴於初十日祭旗，風吹大纛頓折，紅衣大炮無故自裂。傑曰：『此偶然耳！』遂於十月十四日登舟。應廷吉私謂人曰：『旗斷炮裂，已爲不祥！今十四日俗稱月忌，又爲十惡大敗，何故登舟？』同列曰：『高藩幕下智囊濟濟，豈無解此者？』詩曰：『無易由言，莫捫朕舌！』廷吉曰：『其然，吾言過矣。』

二十一日，閣部暫駐清江浦，遂奏李成棟爲徐州總兵官，賈大成爲藩標先鋒總兵官，陸遜之爲大梁屯田僉事，胡蘄忠爲睢州知州，冷時中爲開封府通判，李長康爲開封府推官，經略中原。時原任戶部主事蔣臣，

歸安縣驕學生員韓繹祖後至，閱部乞奏官之，辭不受。

諸藩各分汛地：長江而上爲左良王汛地；天靈州而下至儀徵，三叉河爲黃得功汛地；三叉河而北，至高郵州界，爲高傑汛地；自淮安而北，至清江浦，爲劉澤清汛地；自高家營而北，爲史公汛地；自宿遷至駱馬湖，爲總河軍門王永吉汛地。

閣標張天祿爲前鋒，鎮駐瓜州；許大成爲游擊，領忠貫營；李栖鳳爲甘肅鎮，駐淮寧；劉肇基仍總兵官，駐高家集；張士儀爲河協鎮，駐王家樓；沈通明爲參將，駐白洋河。

黃鉉督理糧餉，往來常鎮；何剛催遣糧餉，往來蘇松，兼理忠貫營事；高岐鳳爲監軍道，同李栖鳳協防睢寧；黃日芳爲行軍職方郎中，秦士奇施鳳儀副之；應廷吉爲監紀推官；吳道正爲監餉知縣；馬應魁爲中軍副將；翟天葵爲旗鼓，陶匡明副之；汪一誠爲賞功參將，同駐白洋，以任防河之役。後北兵入揚州，吳道正、馬應魁、陶匡明、汪一誠等死之。

有使從北方來，自稱『燕山衛王百戶』，持書一函，函題云：『某王致書史老先生閣下：』史公令中軍官厚加款待，上其書於當寧，令詞臣擬議報書以答之。

上月，有旨以「莫須有」事捕安東副將邱磊下獄，劉澤清自往唁之，飲饌豐美，把臂嗚咽，且諭獄吏小

心承值，會當書疏請磊復職。無何，磊竟殺，雖史公奉旨而行，實東平修怨爲之也。

十一月四日，爲閣部懸弧之辰，舟抵崔鎮，各官免參。急報郟城夏固山闌入宿遷，史公愀然不樂，亟召衆官，舟皆未至，惟應廷吉從，因召見，徐問曰：「在昔姜子牙，張子房，諸葛孔明，何如人也？」廷吉對曰：「三公皆王佐才，不得位置優劣，雖勳名事業成就不同，則時有利有不利也。龐德公曰：『臥龍雖得其主，未得其時，』斯言確矣！」公曰：「陳壽有言：將略非其所長。」廷吉曰：「考之傳記，孔明種種調度，出人意表，豈壽所能窺測？他不具論，出師表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只此數言，萬世人臣之軌則也。」公改容謝曰：「年兄教我矣。」（廷吉與公同譜，故云。）既而曰：「天下事已不可爲。先帝變日，予待罪南樞，分固應死，轉念天下國家之重，庶幾主器得人，希紹一成一族之烈，不意決裂至此！揆厥所由，職由四鎮尾大不掉，爲今之計，惟斬四臣頭，懸之國門，以爲任事不忠之戒，或其有濟！昔之建議而封四鎮者，高弘圖也；從中主張贊成其事者，姜曰廣、馬士英也；依違其間，無所救正者，余也。」又曰：「連日天象變異如許，年兄何不擇其善者而言之？」廷吉曰：「據實而言，猶疑僞妄，敢臆說乎？」令取新書二冊贈廷吉而別。

次日，抵白洋河，令廷吉監劉肇基軍，高岐鳳監李栖鳳軍，進取宿遷。初八日黎明，師濟河，夏固山遁去，遂復宿遷。

越數日，夏固山復圍邳州，軍於城北，劉李二將軍軍於城南，兩將相望，未嘗一矢相加。樵採者出，北兵諭之曰：『爾民卽吾民，吾不殺汝，好守城池，毋爲他賊所據！』相持半月，各引去。

邳、宿報至南都，貴陽方箕踞而戲，讀罷大笑。『哈哈』不住。時東省楊公士聰在座，驚問曰：『邳、宿淪陷，幸而復完，南北關係不淺，公何泄泄爲？』貴陽曰：『君以爲誠有是事耶？』楊曰：『寧有無疾而呻者？』貴陽曰：『不然，此史道鄰之妙用也。歲將暮矣，陽河將吏，例應敍功；耗費錢糧，例應銷算。蓋爲敍功銷算地也！』楊且信且疑，明春奉使河上，始知無僞。

復有使從北方來，自稱鴻臚寺班周某者，致書如前。公不啓封，沉之於水，重賚其人而遣之。

鹵簿所至，凡一技一能欲效用者，皆投策進見，隨試隨收，月有廩餼，以推官應廷吉董其事，命曰「禮賢館」。於是四方倖進之徒，接踵而至，甚有獻策請鬻三山街大功坊以助軍餉者。某臣病之，白史公曰：『是皆躍冶之士，究無實用。所損精糜，亦百姓脂膏也，曷不遣此輩歸塾就業，另儲真才，以副實用乎？』公曰：『吾將以禮爲羅，冀拔一於千百，以濟緩急耳。』廩之如故。相聚數月，旣無拔萃之才，亦無破格之選，始私相謂曰：『求之甚殷，遇之甚疎，吾輩其齊門之瑟也夫！』稍稍引去。城破日，從公及於難者，止一十九人。

額餉雖設，所入不敷所出，遂以戶部主事施鳳儀行鹽揚州。

揚州爲高濬汎地，隔礙不行，復以周某爲理餉總兵，與販米豆，官私夾帶，上下爲奸，利之所入，不全在官。遂議屯田，以陸遜之爲大梁僉事，官給牛糧籽粒，另設屬員，迄無成功。復欲應廷吉屯田，邳、宿，廷吉辭曰：「國家屯政，原有成額，小民世受，謂之恆產，焉所謂間曠而屯之？且屯田籽粒既入於官，有司常賦，又何從出？聞之桃源縣生員，有愿輸牛百頭，小麥五百石以請縣官者，斷無是事。爲此言者，面欺公也！」公不以爲然，強之視屯田僉事。

朔風日勁，河陽倍嚴，因令秦士奇等沿河築墩以爲施放炮火之地。應棐臣曰：「是無益也。」黃河兩岸沙積坳窳，土性虛浮，春水泛漲，斷必傾圮，安能架炮？而同事諸公方欲以築墩多少，居爲己功，且欲爲富身進身地，議格不行。迄今兩岸一望平沙，墩基尙存，識者嗤之，以爲搏沙之智。

延陵鄉紳朱一馮者，虎踞灘田，盈千累百，家殷富，衆怨所歸。公慮經費不足，輒造其廬，請助餉萬金，以塞衆口，朱不理焉。及興平鎮揚，膚訴者沓至，與平遂疏於朝，迫贓數十萬，減至四萬，力不能完。一馮浮海赴閩，第三子庠生號長源者，受刑追比，羈管社學，隆冬隔宿，卸棧墮其二指。後北兵入，復與戴姓兄弟糾集灘兵，橫行衡命戴已就戮，一馮父子，不知所終。

卷 下

乙酉元旦，大風拔木，積雪數尺。自臘迄春，陰凝不霽，白洋河干，聊爲綿叢。飄灑浸潤，竟不成禮。閣部以糧餉不前，諸軍飢餒，斷葷絕飲，蔬食啜茗而已。

興平至徐州，程肖宇率驍健之士六人以降。〔肖宇豐沛間大盜也，聚衆數千，攻掠無忌，思宗末年，百戰獲之，下廷尉獄，未正厥辜，闖賊躡入，釋之而南，仍復爲盜。長興平強盛，率衆附降。〕興平遂與敵血定盟，餽遺酬酢，略無虛日，浹旬酒酣，俱殺以殉。及至永城，鄉紳某者，蓄積甚厚，輸犒數千，興平亦與定盟，旋覆見殺，并籍其家，故許定國力爲之備。

興平所宅徐州館舍，極其精潔，忽異物疊見，坐臥不寧。陡於白晝無因而火，興平胸首俱焦，狼狽走出，隨身寶玩，灰燼無餘。爰是決意北征，抵睢城焉。

天啓甲子七月，五星聚張；辛巳春，黃河涸，漕艘不行；錢塘江舟人炊飯，水入釜爲火；壬午秋，熒惑入南斗。棐臣歎曰：『伯陽父有言：今周之德若二代之季矣。象緯告凶，名川枯竭，將毋同乎！』是時黃河清，泗州麒麟見，閣部謂棐臣曰：『是非休徵與？』將謂有建武紹興之事也！棐臣曰：『天心仁愛，托物徵奇。魯狩獲麟，未聞

爲尼山之瑞。』公艷然而起。

是月，閣部命監紀通判張鑠，往河南招撫土寇劉洪啓（混名一把沙）李際遇、楊四等，便道過許定國營，且戒以勿令興平知也。

英吾至睢州，扎營二十里外，懸王命旂於城堙，令曰：『無故而入城道，視此！』兵民安堵，秋毫無犯。翌日，英吾率親信精銳之三百人入睢州城，許定國素服角帶，候迎二十里外，執禮甚恭。有千戶某者，攔馬投詞云：『定國謀汝！』英吾不之信，馬前責六十棍，送定國營，許卽梟示。英吾遂與定盟，歃血鑽刀，結爲兄弟。定國以美姝進，英吾屏不御，徐謂許曰：『行軍之日，無所事此，弟如有心，爲吾畜之。掃清中原，以娛吾老。』定國唯唯而退。

興平意欲急行，定國遲遲不果。興平詰之，定國曰：『山妻偶恙。』興平愠曰：『弟人傑也，何無丈夫氣？兒女子願去則去，否則殺之，以絕他念。前途立功，惟君所欲，倘濡滯不能，吾當爲君除之！』定國驚曰：『此末弟結髮，非他婦比，當卽隨行，幸勿見罪！』定國爲上燈之酌，已則侍飲於興平，令伊弟許泗陪宴諸將，各侑以妙伎一人。飲半酣，諸將覺其有異，密告興平曰：『今日之宴，大非昔比。伊弟許泗，神魂不安，將毋懷不仁乎？』興平笑曰：『爾等以定國爲虎狼耶？吾視之，直螻蟻耳！』諸將再欲進言，興平揮之而退，遂各暢飲，人挾一伎，不

自知其落於穀中也。興平寢室無宿將健兒，止髻髻之童數輩。所用鐵棍重十八斤，詭稱四十斤，每以自隨。漏將殘，前後左右長鎗叢集。小童急報，興平急起索鐵棍，失之矣。猶奪他人之鎗，步戰達旦，連殺數人而斃。三百人盡皆開膛，身首異處，覓一全屍不得也。次日，亭午，城外將士約略聞之，猶未敢入，越三日，李本深等始率衆至，定國已渡河北向矣。睢城接壤屠戮幾二百里，所至之處，飛走皆刑。

元正十日，閣部所乘座船桅竿，夜輒作聲，自上而下，復自下而上，中軍官備牲祭之，亦復不止，詢之長年曰：『無他，不過主人欲更舟耳！』十八日，興平凶問至，公遂如彭城。

興平既沒，諸將互相雄長，下弦之夕，幾至血刃。公環甲戴弁，坐以待旦，兢兢不免。味爽與諸將盟，以興平嫡甥李本深爲揚州提督，嫡弟高某爲副將，以胡茂楨爲閣標大廳，李成棟總兵徐州，其餘將佐各有分地，立其子爲世子，請卹請廕，於是衆志帖然。

東平闢藩淮邸，大治宮室，窮極壯麗。造一水閣，費及千金。落成日，淮庠諸生爭獻詩賦，稱頌功德。其閣忽傾，二生溺水死。

淮陰紫霄觀阜茨樹一株，產物如飴，色黃，味淡，淋漓不徹，士民以爲甘露，縱觀如市，葉臣過而見之，曰：『此爵錫也。白者爲甘露，黃者爵錫，所見之地，期見易主。』

公弟原任翰林院庶吉士程自北來歸，公疏請歸之司寇。有旨：「卿宣力於外，不遑將母，卿弟程准居私第，侍奉甘旨，靜聽處分，不必引咎。」由是程歸於京師。

史公勾當公事，每至夜分，隆冬盛暑未嘗暫輟；且恐勞人，略不設備，員役倦怠，獨處舟中。參伍有言宜加警備者，公曰：「有命在天，人爲何益！」坦然如故。後以公務冗煩，以黃蠡源老成練達，欲令與處一舟，面加商榷，蠡源辭曰：「日芳老矣，不能日侍左右，師臺亦當節勞珍重，毋以食少事煩，蹈前人故轍。且發書走檄，幕僚濟濟，俱饒爲之，徵兵問餉，胥吏有司事耳。老師但董其成，綽有餘暇，何必晝夜損神，以躬親博勞瘁乎？」公曰：「固知公等皆受用人，不堪辛苦！」蠡源曰：「兵者，殺機也，當以樂意行之；將者，死官也，須以生氣出之。汾陽聲伎滿前，窮奢極欲，何嘗廢乃公事乎？」公笑而不答。

二月，公還自徐州。黃澗山聞英吾之變，啓釁，欲襲維揚，代領其衆，守城戒嚴。總河王鐵山，總漕田百源，深以爲憂，且慮高兵橫軼，令兼屯田僉事監紀，推官應廷吉持節安撫，而史公令箭適至，遂并行焉。至邵伯鎮，撤其橫稅，商民歌舞。

十五日，公自徐至揚，令同知曲從直，中軍馬應魁入澗山營，問所欲爲。澗山曰：「吾乃朝廷大將，累立戰功，僻處儀徵小邑，番山鷓一賊耳，有何功績，占據名邦？今旣身故，令將泰興、興化、通泰二州，行鹽地面，盡歸於

吾念其死於王事，權分高郵、寶應、江都等處，養其妻子。如拂我意，誓不罷兵。」高營將士亦磨拳擦掌，雄據不月。命高廬、二太監持諭解兵，始退去。時人爲之語曰：「誰喚番山鷓子來？鬪仔不和諧！平地起刀兵，夫人來壓寨。」邢夫人也。虧殺老媒婆，史公也。走江又走淮。俺皇爺醉燒酒，全不保！」

二鎮罷兵，高藩邢氏夫人慮稚子之孤弱也，恐獨立不足以有成，知閣部無子，欲爲螟蛉。公怪之，謀諸將佐，僉曰：「無傷。」公心不然，毅形於色，輒有獻策者曰：「是不難。渠係高氏，有高監在。公盍爲主盟，令父其父子其子？」公可其議。次日，邢夫人設宴，將吏畢集，公備隆意，語高監，監忻諾，受其子拜，邢夫人亦拜，并拜公。公不受，環柱而走，高監止焉，宴畢各散。又明日，高監設宴，公并宴高世子。公甫就坐，令小黃門數輩，俱圍玉衣，蟒者，挾公坐，不得起，令世子拜，邢夫人亦拜，以「父」稱之。公無可奈何，勉強盡歡，快快彌日。

前冬紫微垣諸星皆暗，公屏人夜出，召葉臣從。公仰視曰：「垣星失曜，奈何？」葉臣曰：「上相獨明。」公曰：「吾昔位上相，近爲瑤草矣！雖然，輔弼皆暗，上相其獨生乎？」愴然不懌。

吳爾墳從英，吾北征，睢州變後，流寓祥符，偶遇一婦，自稱王妃。爾墳不察，以爲弘光帝元后也，因開封守臣附疏以進。至京師，鞠之，則周府宮人也。爾墳以妄言得罪，楊公留不遣，夜發飛騎促爾墳至，代疏引罪，爾墳獲免。後守新城，不知所終。

鴻臚卿高姓蒼頭從北平來，路遇一男子，着綉蟒裙，蒼頭驚曰：『子其王子乎？』男子詭曰：『然，吾太子也。』少選，則曰：『非也，吾乃王戚畹族屬王之明也！』蒼頭因爲設策，令渠冒稱太子，詐往浙江，因報主人曰：『太子渡江而來矣！』高弗審，立命退之，且聞於朝。百僚勘察，舊時認識，盡得其情。高鴻臚棄市，之明尙繫廷尉，未服上刑。弘光帝出奔，北兵未至，市囂數百，擁入大內，黃袍加身，三日斃於亂兵。公向不知顛末，曾爲具疏，後深悔之。

三月，左良玉帥師南下，豎二旗於鷓首。左曰：『清君側。』右曰：『定儲位。』其實良玉不知也。首其事者，以他詞誘良玉出府，良玉顧問：『欲何所往？』首事者輒令衆曰：『命燒府第！』衆共舉火，煙焰張天，良玉不知所爲。首事者進曰：『小人乘權，儲君未定，袁臨侯等約同舉事！』良玉唯諾。及至九江，繼威乘城拒守，炮達於寢，良玉始知爲首事者所賣，驚怖而殞。左衆遂舍九江，歷皖城，逕趨都下。馬瑤草等羅拜黃澣山於榻前，澣山曰：『吾受國厚恩，臨事致身，分也，何煩公等重禮？』遂視師江上，累戰皆捷。左衆計絀，渡江納款。北兵入白土關，澣山臂中箭毒，不能挽強，披甲登舟，竟爲流矢所殞。（句容東南數十里，地名白土關。）

靖南罷兵，高營將士皈命投誠，惟閣部是聽。內有忮其威名者，以原任翰林院編修衛胤文總督淮揚軍事。公恬不介意，而將士憤懣不平，慰諭再三，終不受命。子安蒞任之日，無一人至者。維揚旣設督撫，幕僚集議

於公曰：『公督師也，督師之體，居中調度，與諸藩異，奈何與彼互分汛地？是閣部與藩鎮等也。爲今之計，公盍移駐泗州，防護祖陵，以成居重馭輕之勢。然後繕疏請命，將此仔肩交付衛子安、王鐵山乎？』公曰：『曩之分汛，虞師武臣之不力也，吾故以身先之。移鎮泗州，未爲無見。』遂於是月一日，令棐臣監督參劉恆祚、游擊孫桓、都司錢鼎新、于光等舡隻，會黃蠡源於清江浦，（時蠡源防河未撤也）渡洪澤湖，向泗州進發。

屯泗之議既定，公謂應棐臣曰：『禮賢館諸生，隨軍有時，兼之河防，多負勤苦。今又趨泗，是重勞也。君盍品定才識，量能授官，酬其積勩乎？』因於四月二日於督撫左廂策試諸士，第嘉禾歸昭、崑山孫元凱等爲甲乙，并授唐大章、唐妍、張大武、陵燧等通判，推官，知縣等官。

盧渭是年充歲貢生，赴揚謁見，實有非分之望。公優禮有加，劇談不倦。及試職銜，識卓議高，詞采濬發。原擬壓卷，公手其文，擊節歎賞，另立特等，贈以路費三兩而已。諸生遷次，次日進謝，公各諭遣。留棐臣小飲，從容問曰：『君精三式之學，所言淮陰安堵，終不被兵，與諸人同。第言夏至前後，南都多事，予所不解，亦無持是說者。』棐臣對曰：『今歲太乙陽局，鎮坤二宮始擊關提，主大將囚，客參將發，而又文昌與太陰并凶，禍有不可言者。夏至之後，更換陰局，大事去矣。』公於袖中出弘光帝手詔示棐臣曰：『左兵南矣，吾將赴難。君言不信則可，倘如君言，奈天意何！』執棐臣手唏噓而別，遂於午刻發平山堂。

公既赴召，將一應軍務付棐臣，令箭便宜行事。三之日，棐臣督諸軍赴泗，過淮、揚，劉鶴洲以令箭取軍器火藥餉銀等件，〔蓋施誠菴教之也。誠菴以公不假兵柄，心忌應之獨任，且爲劉之私人，且南北危急，謂此餉無主，故令東平取之。〕棐臣堅執不與，謂其差官曰：「吾朝廷命官，欽定閣員，非劄委者比，藩鎮令箭，何爲至我？」差官曰：「令箭所以差官也。」棐臣曰：「然，但此軍器錢糧，受命閣臣，督往泗州，今雖暫時隔絕，何可便付？况已薄暮，亦非交割錢糧之時，明晨吾當親見藩臺，面議可否。」差官唯唯而退。棐臣卽以令箭子夜叩關，退回高郵屯劄。

公至草鞋峽，黃澗山等已敗左兵於江上，公先具疏入告，奉旨有：「北兵南向，卿速回料理，不必入朝。」公登燕子磯，南面八拜，慟哭而返。

諸軍駐高郵，奉閣部令箭云：「左軍順流而下，邳、宿道卽督一應軍器錢糧至浦口會剿！」午刻奉令箭云：「北兵南向，諸軍不必赴泗，速回揚州，聽調！」晡後，復奉令箭云：「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諸軍至天長接應！」棐臣謂諸將曰：「閣部方寸亂矣！豈有千里之程，如許之餉，而一日三調者乎？」驚急頻仍，揚城必有內變，吾等第當堅守，相機而進。」諸將唯唯否否，計無所出，偶語而散。

十一日，公至天長，檄召諸將救援盱眙，單騎當先，不避風雨。忽報盱眙已降，泗州降將侯方嚴全軍敗沒，

浮橋亦陷公一日一夜冒雨拖泥，奔至揚州，尙未得食。城中閔傳許定國領大兵至，欲盡殲高氏，以絕冤對，且云出自公口。十四日五鼓，高兵斬關奪門而出，悉奔泰州。牲畜舟楫，爲之一空。

十五日，移泗諸軍尙屯高郵，黃日芳檄防河兵至。適見北來餘艘，挂帆江上，蜂擁而來。問之，則劉鶴洲、田百源之勤王師也。棐臣以劉有前隙，遂移屯高郵湖。

是日有北使至高郵，自稱前庚辰進士陳某，云湖廣人，又云江西人，僚屬無識其面者，捧三函：內一函封題如前；一函題曰「某王令旨，仰總河都御史某開拆」；一函題曰「某王令旨，巡撫淮安都御史某開拆」。職方郎中黃日芳等與之辨論種種，使者以三罪罪我，曰：「爾君藁葬城隅，汝輩聽其凌夷草土，竟不發喪，一罪也。吾國爲汝國報仇，汝輩擅立福藩世子，二罪也。吾國爲汝君發喪歸葬，又爲汝國殲除勁敵，罔知報謝，亦無一介行李往來，三罪也。」日芳等云：「先帝變起倉卒，諸臣料理不及，重頓發喪，已差大臣左懋第等，恭伸款謝。」使者曰：「土地山川，皆吾國之餘也，些須玉帛，何足掛齒！今奉天討罪，以有道伐無道，何說之辭？」日芳等辭以主帥不在，徐當另議，彼亦不留，馳驛北去。

十六日，北氛日亟，黃日芳檄川將胡尙友、韓尙良，各領本部，扎營茱萸灣，以爲聲援。應廷吉帥諸軍來會，屯瓦窰鋪，以爲犄角。是日田、劉撤兵回淮安矣。

十七日，移泗諸軍駐瓦窰鋪，何剛率忠貫營兵來會，時方至午食，北哨陡至，射倒棐臣家丁，衆大駭愕。諸君執三眼鎗逐之，既退，復奔邵伯鎮。遇胡韓二將兵，斬首七級。適南風大作，諸軍復退邵伯湖，盧家嘴地方屯割。

十八日，城守愆嚴。公檄各鎮援兵，無一至者。前鋒鎮移軍天靈洲矣。午刻，公檄黃日芳駐邵伯鎮，卽爲汛地，秦士奇副之。黃鉉糧未回，以東省未任監軍道，孫芝秀署督糧道事，應廷吉副之，駐邵伯鎮，轉運糧儲，胡韓二將往來護送。

十九日，公檄何剛督所部兵入城守衛，劉肇基率所部兵亦至，遂共入城。城陷日，剛以弓弦自經死。

二十日，北兵以大炮未至，屯斑竹園。驍將押住單騎劫營，奪馬一匹，斬首一級而還。公賞以蟒紗一襲，白金百兩。

二十一日，甘肅鎮李栖鳳、監軍道高岐鳳，帥所部兵四千人至。梁以樟、應廷吉、張鑾、施鳳儀，并禮賢館諸生，俱入城守衛。

二十二日，李高有異志，將欲劫公以應北兵，公正色拒之曰：『此吾死所也！公等何爲！如欲富貴，請各自便！』前北兵遣我降人，百計說公，初猶令馬旗鼓往來陳說，是日止令隔河而語。嗣後有北人來，亦不容矣。李

高見公志不可奪，遂於二鼓拔營而出，并帶護餉川將胡尙友、韓尙良諸兵北去。公恐生內變，亦聽之，不禁也。自此備禦單弱，餉不可繼，城不可守矣。

二十三日，漏下二鼓，公謂葉臣曰：『移泗餉銀約二十萬，軍器火藥十萬，并諸糧米，俱君首尾，棄之可惜，諸將非君至，當靳不與。可蚤夜出城，陸續轉運，以濟緩急。』又云：『吾自覺憤憤，已後急務便宜行之，不必關白於我，事竣日，彙報可也。』葉臣曰：『廷吉現守南門，若何？』公曰：『以施誠菴代之。』於是縋城而下。城陷日，誠菴走至鈔關門，背中流矢斃。

北兵未集時，劉肇基等請乘不備，背城一戰。公曰：『銳氣不出輕試，且養全鋒以待其斃。』不知坐失事機。及北兵從泗州運紅衣炮至，一鼓而下，肇基率所部四百人巷戰而死。

川兵既去，護餉無人。二十三日，游擊韓飛護運糧七百石至揚子橋，遂爲北兵所掠，殺死哨兵數人，焚毀略盡。

二十四日，北兵試炮，飛至郡堂，彈重十斤四兩，滿城惶怖。知府濟寧任民育，吉服危坐城中，城破死之，眷屬俱投井中。同知曲從直并其子拔貢生某，分守東門，皆死之。

舊城西門地形卑下，城外高阜俯瞰城下，勢若建瓴，且爲興化李宦祖塋，樹木陰翳，由外達內，絕無阻隔，

枝幹回互，勢少得出。諸將屢以爲言，公以李氏蔭木，不忍伐也，且言：『諸將以此地爲險，吾自守之。』二十四日，夜，炮落雉堞二堵，二小卒緣牆而上，城上鼎沸，勢遂不支。

周志畏以少年兩榜，蒞事江都，頗立崖岸，遂與高營將士不協，時被窘辱，百計謝事，以難其請。適江右羅伏龍至，遂以水土不服議調，而以伏龍代之。羅受事三日，羽檄交馳，周仍不出。公因勅新舊縣令一同守城，城破日，周羅死之，冢口無一免者。縉紳故大司馬張伯鯨督修重城，同知王纘爵，運使楊振熙與難。

二十五日，揚城失守，邵伯鎮文武一時星聚。移泗之餉，退屯赤岸湖，楚人灣。至二十九日，舊甘肅鎮李栖鳳令其弟栖鸞率衆大掠。時李成棟扎營高郵東門，栖鸞不敢逕進，乃以小艇載輜重潛過，護餉各官得以漁舟遁去。

二十六日，漕河諸臣望風歸附，劉鶴洲、田百源等從安東航海。三溝、閘、瓜步等處，北騎密布。許大成決下河堤，以沙舡至舩海，富安場等處避亂。黃斌卿、鄭彩守江口，楊文驄駐金山，築圍牆以避炮矢。五月初十之夜，大霧橫江，北兵夜取瓜州市廛門扇柵欄，竹椅木棹，結爲一牌，上然燈燭，大施號炮，亂流而下，以爲北騎之襲江也，悉力攻擊。北兵從坎墪橋狹流輕舟飛渡，不過一二十人耳。黎明高阜僻處，虛設亭幃，擊鼓吹螺，沿江守兵，遂無固志，且有先期納款者。江東王氣，於斯盡矣！閣部沒後，新朝念其忠勤，勅有司給粟帛以養其母，與西

門小房一區，以處其室。戊子歲，鹽城人復有竊其名字以號召蚩氓者，掠廟灣，入淮浦，震驚白下，復拘繫其孥。有北將曰：『曩下淮揚，吾帶先摧敵，若史公者，業手刃之矣。此固假竊名字者，行當自敗，何必疑其母妻哉？』並釋之。或曰：『今有墓在梅花嶺。』逸史云：『聞爲裨將史威所築。』疑假疑真，不必深辨。

唐存德先生言：乙酉元旦，南都一大僚夢至帝所，見冕玉而搢笏者，捧冊覲帝曰：『此在刼人數也！』帝曰：『南人多，北人少乎？』冕玉者曰：『然！高傑開刀，定數應爾！』帝首肯而退。嗚呼！前定之說，不虛也！

揚州十日紀

明 王秀楚

乙酉夏四月十四日，督鎮史可法從白洋河失守，踉蹌奔揚州，堅閉城以禦敵。至念四日未破城前，禁門之內，各有兵守，予宅西城，楊姓將守焉。吏卒碁置，予宅寓二卒，左右舍亦然，踐踏無所不至，供給日費錢千餘。不繼，不得已共謀爲主者觴，予更謬爲恭敬，酬好漸洽；主者喜，誠卒稍遠去。主者喜音律，善琵琶，思得名妓以娛軍暇；是夕，邀予飲，滿擬縱歡，忽督鎮以寸紙至，主者覽之色變，遽登城，予衆亦散去。

越次早，督鎮牌諭至，內有「一人當之，不累百姓」之語，聞者莫不感泣。又傳巡軍小捷，人人加額焉。午後，有姻氏自瓜洲來避，與平伯逃兵，（與平伯高傑也，督鎮檄之，出城遠避。）予婦緣別久，相見唏噓；而敵兵入城之語，已有一二爲予言者。予急出詢諸人，或曰：「靖南侯黃得功援兵至。」旋觀城上守城者尙嚴整不亂，再至市上，人言洶洶，披髮跣足者繼塵而至，問之，心急口喘，莫知所對。忽數十騎自北而南，奔馳狼狽，勢如波湧，中擁一人，則督鎮也。蓋奔東城，外兵逼城不得出，欲奔南關，故由此。是時始知敵兵入城無疑矣。突有一騎自北而南，撒韁緩步，仰面哀號，馬前二卒，依依轡首不捨，至今猶然在目，恨未傳其姓字也。騎稍遠，守城丁

紛紛下竄，悉棄冑拋戈，并有碎首折脛者，迴視城櫓，已一空矣！

先是，督鎮以城狹，礮具不得展，城堞設一板，前置城徑，後接民居，使有餘地，得便安置。至是工未畢，敵兵操弧先登者，白刃亂下，守城兵民互相擁擠，前路逼塞，皆奔所置木板，匍匐扳援，得及民屋，新板不固，托足即傾，人如落葉，死者十九；其及屋者，足踏瓦裂，皆作劍戟相擊聲，又如雨雹挾彈，鏗然鉤然，四應不絕，屋中人惶駭百出，不知所爲。而堂室內外，深至寢闔，皆守城兵民緣屋下者，惶惶覓隙潛匿，主人弗能呵止。外廂比屋閉戶，人煙屏息。

予廳後面城，從窗隙中窺見城上兵循南而西，步武嚴整，淋雨亦不少紊，疑爲節制之師，心稍定。忽叩門聲急，則隣人相約共迎王師，設案焚香，示不敢抗。予雖知事不濟，然不能拂衆議，姑應曰唯唯。於是改易服色，引領而待，良久不至。予復至後窗窺城上，則隊伍稍疏，或行或止。俄見有擁婦女雜行，闕其服色皆揚俗，予始大駭，還語婦曰：『兵入城，倘有不測，爾當自裁。』婦曰諾，因曰：『前有金若干，付汝置之，我輩休想復生人世矣！』涕泣交下，盡出金付予。值鄉人進，急呼曰：『至矣，至矣！』予趨出，望北來數騎，皆按轡徐行，遇迎王師者，即俯首若有所語。是時，人自爲守，往來不通，故雖違咫尺，而聲息莫聞，迨稍近，始知爲逐戶索金也。然意頗不奢，稍有所得，即置不問，或有不應，雖操刀相向，尙不及人，後乃知有捐金萬兩相獻而卒受斃者，揚人導之也。

次及子楣，一騎獨指予呼後騎曰：『爲我索此藍衣者。』後騎方下馬，而予已飛遁矣；後騎遂棄余上馬去。予心計曰：『我粗服類鄉人，何獨欲予？』已而予弟適至，予兄亦至，因同謀曰：『此居左右皆富賈，彼亦將富賈我，奈何？』遂急從僻逕托伯兄率婦等冒雨至仲兄宅，仲兄宅在何家墳後，附腋皆窳人居也。予獨留後以觀動靜。俄而伯兄忽至，曰：『中衢血濺矣，留此何待？予伯仲生死一處，亦可不恨。』予遂奉先人神主，偕伯兄至仲兄宅，當時一兄一弟，一嫂一姪，又一婦一子，二外姨，一內弟，同避仲兄家。天漸暮，敵兵殺人聲已徹門外，因乘屋暫避；雨尤甚，十數人共擁一氈，絲髮皆濕。門外哀痛之聲，悚耳懼魄，延至夜靜，乃敢扳簷下屋，敲火炊食。城中四週火起，近者十餘處，遠者不計其數，赤光相映如雷電，辟卜聲轟耳不絕；又隱隱聞擊楚聲，哀願斷續，慘不可狀。飯熟，相顧驚惶，不能下一箸，亦不能設一謀。予婦取前金碎之，析爲四，兄弟各藏其一，髻履衣帶內皆有。婦又覓破衲敝履爲予易訖，遂張目達旦。是夜也，有鳥在空中如笙簧聲，又如小兒呱泣聲者，皆在人首不遠，後詢諸人皆聞之。

念六日，頃之，火勢稍息。天漸明，復乘高升屋躲避，已有十數人伏天溝內。忽東廂一人緣牆直上，一卒持刃隨之，追躡如飛；望見予衆，隨舍所追而奔予。予惶迫，卽下竄，兄繼之，弟又繼之，走百餘步而後止。自此遂與婦子相失，不復知其生死矣。諸黠卒恐避匿者多，給衆人以安民符節，不誅，匿者競出從之，共集至五六十人，

婦女參半。兄謂余曰：『我落落四人，或遇悍卒，終不能免；不若投彼大羣，勢衆則易避，卽不幸，亦生死相聚，不恨也。』當是時，方寸已亂，更不知何者爲救生良策，共曰唯唯，相與就之。領此者三滿卒也，偏索金帛，予兄弟皆罄盡，而獨遺予未搜。忽婦人中有呼予者，視之，乃余友朱書兄之二妾也，予急止之。二妾皆散髮露肉，足深入泥中沒脛，一妾猶抱一女，卒鞭而擲之泥中，旋即驅走。一卒提刀前導，一卒橫槊後逐，一卒居中，或左或右，以防逃逸。數十人如驅犬羊，稍不前，卽加捶撻，或卽殺之。諸婦女長索繫頸，纍纍如貫珠，一步一蹶，遍身泥土。滿地皆嬰兒，或襯馬蹄，或藉人足，肝腦塗地，泣聲盈野。

行過一溝一池，堆尸貯積，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爲五色，塘爲之平。至一宅，乃廷尉永言姚公居也，從其後門直入，屋宇深邃，處處皆有積尸。予意此間是我死所矣，乃逶迤達前戶，出街復至一宅，爲西商喬承望之室，卽三卒巢穴也。入門，已有一卒拘數美婦在內，簡檢筐篋，綵緞如山，見三卒至大笑，卽驅予輩數十人至後廳，留諸婦女置旁室，中列二方几，三衣匠一中年婦人製衣。婦揚人，濃抹麗妝，鮮衣華飾，指揮言笑，欣然有得色，每遇好物，卽向卒乞取，曲盡媚態，不以爲恥；予恨不能奪卒之刀，斷此淫孽。卒嘗謂人曰：『我輩征高麗，擄婦女數萬人，無一失節者，何堂堂中國，無恥至此！』嗚呼，此中國之所以亂也。

三卒隨令諸婦女盡解濕衣，自表至裏，自頂至踵，并令製衣婦人相修短，量寬窄，易以鮮新。諸婦女因威

逼不已，遂至裸體相向，隱私盡露，羞澀欲死之狀，難以言喻。易衣畢，乃擁之飲酒，譁笑不已。一卒忽橫刀躍起，向後疾呼曰：『蠻子來，蠻子來！』近前數人已被縛，吾伯兄在焉。仲兄曰：『勢已至此，夫復何言！』急持予手前，予弟亦隨之。是時男子被執者共五十餘人，提刀一呼，魂魄已飛，無一人不至前者。予隨仲兄出廳，見外面殺人，衆皆次第待命。予初念亦甘就縛，忽心動若有神助，潛身一遁，復至後廳，而五十餘人不知也。

廳後宅西房尙存諸老婦，不能躲避，由中堂穿至後室，中盡牧駝馬，復不能踰走，心愈急，遂俯就駝馬腹下，歷數駝馬腹匍匐而出；若驚駝馬，稍一舉足，卽成泥矣。又歷宅數層，皆無走路，惟旁有弄可通後門，而弄門已爲卒加長錐釘固。予復由後弄至前，聞前堂殺人聲，愈惶怖無策，回顧左側有廚，中四人蓋亦被執治庖者也，予求收入，使得參司火掌汲之役，或可倖免。四人峻拒曰：『我四人點而役者也，使再點而增人，必疑有詐禍且及我！』予哀籲不已，乃更大怒，欲執予赴外，予乃出，心益急，視階前有架，架上有甕，去屋不甚遠，乃援架而上，手方及甕，身已傾仆，蓋甕中虛而用力猛故也。無可奈何，仍急趨旁弄門，兩手捧錐，搖撼百度，終莫能動，擊以石，則響達外庭，恐覺，不得已復竭力搖撼之，指裂血流，淋漓兩肘。錐忽動，盡力拔之，錐已在握，急掣門屨，屨木槿也，濡雨而漲，其堅澀倍於錐。予迫甚，但力取屨，屨不能出而門樞忽折，扉傾垣頽，聲如雷震，予急聳身飛越，亦不知力之何來也。疾趨後門出，卽爲城腳。時兵騎充斥，觸處皆是，前進不能，卽於僑宅之左鄰後門挨

身而入；凡可避處皆有人，必不肯容，由後至前，凡五進皆如是。直至大門，已臨通衢，兵丁往來絡繹不絕，人以爲危地而棄之。予乃急入，得一榻，榻顛有仰頂，因緣柱登之，屈身向裏，喘息方定，忽聞隔牆吾弟哀號聲，又聞舉刀砍擊聲，凡三擊遂寂然。少間復聞仲兄哀懇曰：「吾有金在家地窖中，放我，當取獻。」一擊復寂然。予此時神已離舍，心若焚膏，眼枯無淚，腸結欲斷，不復自主也。旋有卒挾一婦人直入，欲宿此榻。婦不肯，強而後可。婦曰：「此地近市，不可居。」卒復攜之去，予幾不免焉。

室有仰屏，以席爲之，不勝人，然緣之可以及樑。予以手兩扳樑上桁條而上，足托駝梁，下有席蔽，中黑如漆，仍有兵至，以矛上搗，知是空虛，料無人在上，予始得竟日未遇兵；然在下被刃者幾何人？街前每數騎過，必有數十男婦哀號隨其後。是日雖不雨，亦無日色，不知旦暮。至夕，軍騎稍疎，左右惟聞人聲悲泣，思吾弟兄已傷其半，伯兄亦未卜存亡，予婦予子不知何處，欲踪跡之，或得一見；且使知兄弟死所。乃附梁徐下，躡足至前街。街中枕尸相藉，天暝莫辨爲誰。俯尸遍呼，漠無應者。遙見南首數火炬蜂擁而來，予急避之，循郭而走。城下積尸如鱗，數蹶，聲與相觸，不能措足，則俯伏以手代步，每有所驚，卽仆地如僵尸，久之始通於衢。衢前後舉火者數處，照耀如白晝，遂巡累時而後越，得達小路，路人昏夜互觸，相驚駭。路不滿百步，自酉至亥，方及兄家。

宅門閉，不敢遽叩。俄聞婦人聲，知爲吾嫂，始輕擊，應門者卽予婦也。伯兄已先返，吾婦子俱在，予與伯兄

哭，然猶未敢遽告仲兄季弟之被殺也。嫂詢予，予依違答之。予詢婦何以得免。婦曰：「方卒之追逐也，子先奔，衆人繼之，獨遺我。我抱彭兒投屋下不得死，吾妹踢傷足亦臥焉。卒持我二人至一室，屋中男婦幾十人，皆魚貫而縛之。卒因囑我於諸婦曰：「看守之，無使逸去。」卒持刀出，又一卒入，劫吾妹去；久之，不見前卒至，遂給諸婦得出。出卽遇洪嫗，相攜至故處，故幸免。」洪嫗者仲兄內親也。婦詢予，告以故，唏噓良久。洪嫗攜宿飯相勸，哽咽不可下。外復四面火起，倍於昨夕。予不自安，潛出戶外。田中橫尸交砌，喘息猶存；遙見何家墳中，樹木陰森，哭音成籟，或父呼子，或夫覓妻，呱呱之聲，草畔溪間，比比皆是，慘不忍聞。回至兄宅，婦謂予曰：「今日之事，惟有一死，請先子一死，以絕子累；彭兒在，子好爲之！」予知婦之果於死也，因與語竟夜，不得間，東方白矣。

念七日，問婦避所，引予委曲至一柩後，古瓦荒磚，久絕人跡。予蹲腐草中，置彭兒於柩上，覆以葦席，婦僂居於前，我曲附於後；揚首則頂露，展足則踵見，屏氣滅息，拘手足爲一裹。魂少定而殺聲逼至，刀環響處，愴呼亂起，齊聲乞命者，或數十人，或百餘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論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頸受刃，無一敢逃者。至於紛紛子女，百口交啼，哀鳴動地，更無論矣。日向午，殺掠愈甚，積尸愈多，耳所難聞，目不忍覩，婦乃悔疇昔之夜，誤予言未死也。然幸獲至夕，予等逡巡走出，彭兒酣臥柩上，自朝至暮，不啼不言，亦不欲食，或渴欲飲，取片瓦掬溝水潤之，稍驚則仍睡去，至是呼之醒，抱與俱去。洪嫗亦至，知吾嫂又被劫去，吾姪在襁，襁竟失所在，嗚呼痛

哉！甫三日而兄嫂弟姪已亡其四，煢煢子遺者，予伯兄及予婦子四人耳。相與覓日中餘米，不得，遂與伯兄枕股忍飢達旦。是夜予婦覓死幾斃，賴嫗救得免。

念八日，予謂伯兄曰：『今日不卜誰存。吾兄幸無恙，乞與彭兒保其殘喘。』兄垂淚慰勉，遂別，逃他處。洪嫗謂予婦曰：『我昨匿破櫃中，終日貼然，當與子易而避之。』婦堅不欲，仍至柩後偕匿焉。未幾，數卒入，破櫃却嫗去，捶擊百端，卒不供出一人，予甚德之。後仲兄產百金，予所留餘亦數十金，并付嫗，感此也。少間，兵來益多，及予避所者前後接踵，然或一至屋後，望見柩而去。忽有十數卒，恫喝而來，其勢甚猛。俄見一人至柩前，以長竿擲予足，予驚而出，乃揚人之爲彼鄉導者，面則熟而忘其姓，予向之乞憐。彼索金授金，乃釋予，猶曰：『便宜爾婦也。』出語諸卒曰：『姑舍是。』諸卒乃散去。喘驚未定，忽一紅衣少年，揜長刃直抵予所，大呼索予，出舉鋒相向，獻以金，復索予婦，婦時孕九月矣，死伏地不起。予給之曰：『婦孕多月，昨乘屋墜下，孕因之壞，萬不能坐，安能起來？』紅衣者不信，因啓腹視之，兼驗以先塗之血袴，遂不顧。所攜一少婦、一幼女、一小兒，小兒呼母索食，卒怒一擊，腦裂而死，復挾婦與女去。

予謂此地人徑已熟，不能存身，當易善地處之；而婦堅欲自盡，予亦惶迫無主，兩人遂出，并縊於梁；忽項下兩繩一時俱絕，併跌於地。未及起，而兵又盈門，直趨堂上，未暇過兩廊。予與婦急趨門外，逃奔一草房，中悉

邨間婦女，留婦而卻子。子急奔南首草房中，其草堆積連屋，予登其巔，俯首伏匿，復以亂草覆其上，自以爲無患矣。須臾卒至，一躍而上，以長矛溯其下，予從草間出乞命，復獻以金。卒搜草中，又得數人，皆有所獻而免。卒既去，數人復入草間。予窺其中，置大方桌數張，外圍皆草，其中廓然而虛，可容二三十人。予強竄入，自謂得計，不意敗垣從半腰忽崩一穴，中外洞然，已爲他卒窺見，乃自穴外以長矛直刺，當其前者無不被大創，而予後股亦傷。於是近穴者從隙中膝行出，盡爲卒縛，後者倒行排草而出。

予復至婦所，婦與衆婦皆伏臥積薪，以血膏體，綴髮以煤，飾面形如鬼魅，鑒別以聲。予乞衆婦，得入草底，衆婦擁臥其上，予閉息不敢動，幾悶絕。婦以一竹筒授予，口銜其末，出其端於上，氣方達，得不死。戶外有卒一時，手殺二人，其事甚怪，筆不能載。草上諸婦無不股慄。忽哀聲大舉，卒已入室，復大步出，不旋顧。天亦漸暝，諸婦起，予始出草中，汗如雨。至夕，復同婦至洪宅，洪老洪嫗皆在，伯兄亦來，云是日被劫去負擔，賞以千錢，仍付令旗放還；途中亂尸山疊，血流成渠，口難盡述。復聞有王姓將爺居本坊昭陽李宅，以錢數萬日給難民，其黨殺人，往往勸阻，多所全活。是夜悲咽之餘，昏昏睡去。次日，則念九日矣。

自念五日起，至此已五日，或可冀倖遇赦，乃紛紛傳洗城之說，城中殘黎冒死縋城者大半，舊有官溝壅塞不能通流，至是如坦途，夜行晝伏，以此反權其鋒。城外亡命利城中所有，輒結伴夜入官溝盤詰，搜其金銀，

人莫敢誰何。子等念既不能越險以逃，而伯兄又爲子不忍獨去；延至平旦，其念遂止。原避處知不可留，而子婦以孕故屢屢獲全，遂獨以子匿池畔深草中，婦與彭兒裹臥其上，有數卒至，爲劫出者再，皆少獻賂而去。繼一狼卒來，鼠頭鷹眼，其狀甚惡，欲劫子婦；婦偃蹇以前語告之，不聽，逼使立起。婦旋轉地上，死不肯起，卒舉刀背亂打，血濺衣裳，表裏漬透。先是婦戒子曰：『倘遇不幸，吾必死，不可以夫婦故而乞哀，併累子；我死則必死，子目，俾子亦心死。』至是子遠躲草中，若爲不與者，亦謂婦將死，而卒仍不捨，屢擢婦髮，周數匝於臂，怒叱橫曳而去。由田陌至深巷一箭地，環曲以出大街，行數武必擊數下。突遇衆騎至，中一人與卒滿語一二，遂捨子婦去。始得匍匐而返，大哭一番，身無完膚矣！

忽又烈火四起，何家墳前後多草房，燃則立刻成燼；其有寸壤隙地，一二漏網者，爲火一逼，無不奔竄四出，出則遇害，百無免一。其閉戶自焚者，由數口至數百口，一室之中，正不知積骨多少矣。大約此際無處可避，亦不能避，避則或一犯之，無金死，有金亦死。惟出露道旁，或與尸骸雜處，生死反未可知。子因與婦子並往臥塚後，泥首塗足，殆無人形。時火勢愈熾，墓木皆焚，光如電灼，聲如山摧，悲風怒號，令人生噤，赤日慘淡，爲之無光，目前如見無數夜叉鬼母驅殺千百地獄人而馳逐之。驚悸之餘，時作昏眩，蓋已不知此身之在人世間矣。

驟聞足聲騰猛，慘呼震心，回顧牆畔，則子伯兄復被獲。遙見兄與卒相持，兄力大，撇而得脫，卒走逐出田

巷，半响不至。予心方搖搖，乃忽走一人來前，赤體散髮。視之，則伯兄也。而追伯兄之卒，卽前之劫吾婦而中途捨去者也。伯兄因爲卒所逼，不得已向予索金救命，予僅存一錠，出以獻卒，而卒怒未已，舉刀擊兄。兄輾轉地上，沙血相漬，注激百步。彭兒拉卒衣涕泣求免，（時年五歲）卒以兒衣拭刀血再擊，而兄將死矣。旋拉予髮索金，刀背亂擊不止，予訴金盡，曰：『必欲金卽甘死，他物可也。』卒牽予髮至洪宅，予婦衣飾置兩甕中，倒置堦下，盡發以供其取，凡金珠之類莫不取，而衣服擇好者取焉。旣畢，視兒項下有銀銷，將刀割去，去時顧予曰：『吾不殺爾，自有人殺爾也。』知洗城之說已確，料必死矣。置兒於宅，同婦急出省兄，前後項皆砍傷，深入寸許，胸前更烈，啓之洞內府。予二人扶至洪宅，問之，亦不知痛楚，神魂忽曠忽甦。安置畢，予夫婦復至故處躲避，鄰人俱臥亂尸叢中。忽從亂尸中作人語曰：『明日洗城，必殺一盡，當棄汝婦與吾同走。』婦亦固勸余行。余念伯兄垂危，豈忍舍去，又前所恃者猶有餘金，今金已盡，料不能生，一痛氣絕，良久而蘇。

火亦漸滅，遙聞砲聲三，往來兵丁漸少，予婦彭兒坐糞窖中，洪嫗亦來相依。有數卒攜四五箇婦人，內二老者悲泣，兩少者嘻笑自若。後有二卒追上奪婦，自相奮擊，內一卒勸解作滿語。忽一卒將少婦負至樹下野合，餘二婦亦就被污，老婦哭泣求免，兩少婦恬不爲恥。數十人互爲奸淫，仍交與追來二卒，而其中一少婦已不能起走矣。予認知爲焦氏之媳，其家平日所爲，應至於此，驚駭之下，不勝嘆息。

忽見一人紅衣佩劍，滿帽卓靴，年不及三十，姿容俊爽，隨從一人，衣黃背甲，貌亦魁梧，後有數南人負重追隨。紅衣者熟視予，指而問曰：『視予，爾非若儔輩，實言何等？』予念時有以措大而獲全者，亦有以措大而立斃者，不敢不以實告。紅衣者遂大笑，謂黃衣者曰：『汝服否？吾固知此蠻子非常等人也。』復指洪姬及予問爲誰？具告之。紅衣者曰：『明日王爺下令封刀，汝等得生矣，幸勿自斃。』命隨人付衣幾件，金一錠，問『汝等幾日不食？』予答以五日，則曰：『隨我來。』予與婦且行且疑，又不敢不行。行至一宅，室雖小而資蓄甚富，魚米充牣，中一老嫗，一子方十二三歲，見衆至，駭甚，哀號觸地。紅衣者曰：『予貸汝命，汝爲我待此四人者，否則殺汝，汝此子當付我去。』遂挈其子與予作別而去。

老嫗者鄭姓也，疑予與紅衣者爲親，因謬慰之，謂子必返。天已暮，予內弟復爲一卒劫去，不知存亡，婦傷之甚。少頃，老嫗搬出魚飯食予，宅去洪居不遠，予取魚飯食吾兄，兄喉不能咽，數箸而止，予爲兄拭髮洗血，心如萬磔矣！是日，以紅衣告予語，徧告諸未出城者，衆心始稍定。次日爲五月朔日，勢雖稍減，然亦未嘗不殺人，未嘗不掠取，而窮僻處或少安，富家大室方且搜括無餘，子女由六七歲至十餘歲，歲搶掠無遺種。是日，與平兵復入揚城，而寸絲半粟，盡入虎口，前梳後篋，良有以也。

初二日，傳府道州縣已置官吏，執安民牌，遍諭百姓，毋得驚懼。又諭各寺院僧人焚化積尸，而寺院中藏

匿婦女亦復不少，亦有驚餓死者。查焚尸簿載其數，前後約計八十萬餘，其落井投河，閉戶自焚，及深入自縊者不與焉。是日，燒綿絮灰及人骨以療兄創；至晚，始以仲兄季弟之死哭告予兄，兄領之而已。

初三日，出示放賑，借洪軀至缺口關領米；米即督鎮所儲軍糧，如邱陵，數千石轉瞬一空。其往來負載者，俱焦頭爛額，斷臂折脛，刀痕遍體，血漬成塊，滿面如燭淚成行，碎爛鶉衣，腥穢觸鼻，人扶一杖，挾一蒲袋，正如神廟中竄獄冤鬼，稍可觀者猶是卑田院乞兒也。奪米之際，雖至親知交不顧，強者往而復返，弱者竟日不得升斗。初四日，天始霽，道路積尸，既經積雨暴漲，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內潰，穢臭逼人，復經日炙，其氣愈甚，前後左右，處處焚灼，室中氤氳，結成如霧，腥聞百里。蓋此百萬生靈，一朝橫死，雖天地鬼神，不能不爲之愁慘也！

初五日，幽僻之人始悄悄走出，每相遇，各淚下不能作一語。予等五人雖獲稍甦，終不敢居宅內，晨起早食，卽出處野畔，其妝飾一如前日；蓋往來打糧者日不下數十輩，雖不操戈，而各制梃恐嚇，詐人財物，每有斃杖下者；一遇婦女，仍肆擄劫，初不知爲清兵爲鎮兵爲亂民也。是日，伯兄因傷重，刀瘡迸裂而死，傷哉，痛不可言！憶予初被難時，兄弟嫂姪婦子親共八人，今僅存三人，其內外姨又不復論。計揚之人如予之家，不知凡幾！其數瀕於死，幸死而不死，如予與婦者甚少，然而愁苦萬狀矣！

自四月二十五日起，至五月五日止，共十日，其間皆身所親歷，目所親睹，故漫記之如此，遠處風聞者不

載也。後之人幸生太平之世，享無事之樂，不自修省，一味暴殄者，閱此當驚惕焉耳！

跋

右揚州十日記一卷，王秀楚撰——秀楚江都人——記乙酉揚城破後事。舊鈔本有澄江趙曦明跋云：「十日記乃揚人身所親歷之事，觀其誤傳洗城一段，則尚非洗城也，而慘烈已如此矣。彼生太平之世，而不知感生成之德者，豈復有人心哉！」書中簡淨處，詳悉處，頗有勝刊本者，不知是趙氏所改定否。今據改以廣流傳，苦鈔本無後跋，尊聞閣本亦無之，別據舊刊本錄入焉。後跋頗詆毀史公，徐氏小腆紀年辨謂：書生率意妄語，無足論也。夫得功與傑之優劣，愚夫婦皆知之，豈可法反茫然莫辨哉。得功誠萬人敵，而兵微將寡，難抗大敵。高傑擁十三總兵之衆，所部皆西北人；傑暴抗不能爲人下，抑之則亂不可止，馭之以爵賞，感之以忠悃，優而柔之，使遷善悔過而爲我用，此則化強暴爲忠義之微權也。然則同席聯賈寇之歡，舞盾釋甘凌之怨，以得功之豪傑，可法胡不能釋二憾哉？夫賈寇甘凌於仇怨外，非別有可貪之利，而攘臂相爭也，故可釋憾杯酒間。得功與傑皆有利揚州之心，高固耿耿虎視，黃亦未忘於懷，此其勢如唐藩鎮之不相下，非可以酒食談笑解矣。向使寧南無晉陽之師，睢州無伏甲之享，諸鎮協和，人人如渡河之高傑，成敗未可知也。天命已去，人

謀何臧。以武鄉侯之算無遺策，而孟達死，馬謖敗，魏延楊儀爭且亂，彼耳食者何知哉！持平之論，足息羣喙，錄附末簡，以質後賢之讀書者。

劍心跋

揚州變略

明 佚名

朝廷既大封四總兵爵，黃得功爲靖南侯，劉良佐爲廣昌伯，劉澤清爲東平伯，黃傑爲興平伯，厚期以討賊恢復之事。四帥各擁重兵，不相統一，莫肯先發。廣昌自宿遷由陸南行，駐兵瓜州。而興平亦垂涎維揚之盛，尾劉而來。地方不測其心，莫不震恐。高兵過真州，人拒之堅，乃抵揚。揚人罷市登陴，太守馬鳴騷畫守禦策，甚備。相持久之，高兵頗有殺傷，卒不能入。

閣部史可法與高弘圖、姜曰廣、馬士英公議：江北與賊接壤，遂爲衝邊，宜於淮揚、滁鳳、泗廬、六合，設爲四鎮。轄淮海道，屬劉澤清，屯駐淮北，以山陽、清河、桃源、宿遷、海州、沛縣、贛榆、鹽城、安東、邳州、睢寧，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山東一帶招討事。轄徐泗道，屬高傑，駐泗水，以徐州、蕭縣、碭山、豐縣、泗州、盱眙、五河、虹縣、靈璧、宿州、蒙城、亳州、懷縣，十四州縣隸之。經理河北、河南、關歸一帶招討事。轄鳳壽者，或駐壽州，或駐臨淮，以鳳陽、臨淮、穎上、穎州、壽州、太和、定遠、六安、鶴丘、九州縣隸之。經理河南陳歸一帶招討事，屬劉良佐。轄滁和者，或駐滁，或駐廬，或駐池河，以滁州、和州、全椒、來安、含山、江浦、六合、合肥、巢縣，無爲州，十州縣隸之。經理各轄援剿事，屬黃得功。

各設監軍一員，一切軍民，皆聽統轄，有司皆聽節制。營衛原存舊兵，皆聽歸併。有四鎮，不可無督師，督師應屯駐揚州，適中調遣。所轄各將，聽督師薦舉題用。荒蕪田土，皆聽開墾，山澤有利，皆聽開採。仍許各於境內，招商收稅，以供軍前買馬置器之用。每鎮額兵三萬人，歲供本色米二十萬，拆色銀四十萬。其地方舊設防守各兵，原支本地糧餉者，合應歸併，總在三萬之內，或合或分，聽本鎮酌行。其體統則照山海經理鎮各處提督鎮行事，所收中原城池，卽歸統轄，寰宇恢復，爵爲上公，與開國元勳同准世襲。此議雖云進取，亦兼調停也。

靖南，廣昌，素忠勇，奉朝廷命惟謹。東平雅好文墨，多交賢士大夫，喜聲譽，得淮海亦無他言，然尙未有行色。惟與平武悍，其兵素驕，自山東南下以來，所掠子女玉帛不貲，至有一兵而妻妾奴僕多至十餘者；旣分徐泗，謂地非膏腴，且偏寇境，不奉命，託言安家，必欲入城。

新進士鄭元勳，徽人，久客揚，功名士也，與劉鎮有舊，因識興平，至是出羊酒勞軍，與興平約兄弟。興平自明無他，欲安頓一軍家小，以便征進耳。元勳許之，言於當事。時太守馬公，已陞海道，尙在郡，與司李湯來賀商之，皆曰不可。闔城士民，亦同聲同言：『高兵淫掠異常，一進城，百姓無噍類矣！吾等願以死守。』遂不從元勳之言。

興平因分兵圍城。城中故殷富，多木客鹽賈，乃共出財爲守備。街衢多樹木柵，釘其上，下爲深溝。興平升

高以望，知不可攻，頓兵於善慶庵，焚掠城外，煙火蔽日，殺傷無算。而居民之無賴者，亦或乘機爲利。

淮撫黃家瑞，聞變來揚，百姓遮道訴苦。黃公集有司及紳衿父老於城樓議事，軍民環堵而聽。元勛曰：『高總鎮何害，不令入城？』衆譁曰：『城外僵尸遍野，惡得無害？』元勛曰：『亦有揚人自相殺者，豈盡高鎮邪？』衆聞言，譁益甚。有被傷百姓在城者，解衣上前曰：『今日之破頭截耳折指斷臂，觸目死傷，豈盡揚人自殺邪？』萬衆俱怒，指元勛爲高黨，曰：『不殺元勛，城不可守！』元勛知不善，疾趨下城，社兵持刀迫及之，剝爲數十段。元勛闖於世務，輕犯公憤，自取大禍。然上臺無主持，致衆怒如火，戮縉紳於官長之前，此何景象也！

興平益恨揚人，攻之愈力。城中守亦愈堅，高兵多傷。

史閣部自請督師至揚州，先詣東平營，宣朝廷委任之意，諭以退。東平約日歛兵過淮。次詣興平營，興平忿忿，必欲得馬道尊而甘心，爲鄭元勛報仇。閣部曰：『馬某亦無奈士民何耳，彼何罪！且朝廷守土之官，豈可擅殺。將軍必欲行意，某請當之。』興平終不釋然，乃館閣部於斑竹園，或云福緣庵。

閣部之行也，以川兵三百自隨，興平頗疑之，閣部卽以二百贈焉。閣部與興平朝夕相從，百方喻解，如水投石。時馬公避泰州任所，撫院杜門不出。城中軍民欲迎閣部入城，閣部曰：『高兵一日不去，我一日不入城也。』

興平防閣部甚嚴，一切出入文移，必先呈彼營啓視而後達。閣部亦姑任之。閣部有亂民橫殺鄉紳一疏，參馬鳴騷始執拗而繼，恇怯衆皆以爲興平所強，業奉旨逮問，有白者得免。

閣部留高營月餘，不得要領。而揚人亦苦於城守，富賈巨室皆潛遁他方，城中遂虛。於是因東平過淮，卽以瓜州宅興平，非初命也。閣部亦以四鎮兵未動，八月中猶駐淮上。

乙酉揚州城守紀略

清 戴名世

宏光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大兵破揚州。督師太傅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史可法死之。史公道鄰，順天大興人，始爲西安府推官，有聲。歷遷安廬兵備副使，陞巡撫，丁母憂，服闋起，總督漕運，巡撫淮陽，久之拜南京兵部尚書。當是時，賊起延綏，蔓延遍天下。江北爲賊衝，公與賊大小數十百戰，保障江淮。江南江北，安危皆視乎公。公死而南京亡。

先是，崇禎十七年四月，南中諸大臣，聞京師之變，議立君，未有所屬。總督鳳陽馬士英遺書南中，言福王神宗之孫，序當立。士英握兵於外，與諸將黃得功、劉澤清等深相結，諸將連兵駐江北，勢甚張，諸大臣畏之，不敢違。五月壬寅，王卽皇帝位於南京，改明年爲宏光元年。史可法、馬士英俱入閣辦事，而得功等方抱擁兵，爭江北諸郡。高傑圍揚州，縱兵大掠，且欲渡江而南。公奏設督師於揚州，節制諸將士。士英旣居政府弄權，不肯出鎮，言於朝曰：『吾在軍中久，年且老，筋力憊矣，無能爲也。』史公任巖疆，屢建奇績。高傑兵非史公莫能控制者。淮南士民仰史公盛德，不啻如神明慈父，今日督師之任，舍史公其誰？』史公曰：『東西南北，惟公所使。吾

敢惜頂踵，私尺寸，墮軍實而長寇讎。願受命。」吳縣諸生盧謂，率太學諸生上書，言「法不可出，且曰：『秦檜在內，而李綱在外，宋終北轅。』」一時朝野爭相傳誦，稱爲敢言。

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尙書高宏圖，姜曰廣及士英建議，請分江北爲四鎮，以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高傑分統之。傑駐徐州，良佐駐壽州，澤清駐淮安，得功駐廬州。尋進封黃得功爲靖南侯，又進封左良玉爲寧南侯，封劉澤清爲東平侯，劉良佐爲廣昌伯，高傑爲興平伯。

高傑昔本流賊，其妻邢夫人，李自成妻也，傑竊之，率兵來降。當王師之敗於郟縣也，傑奔走延安，自成既陷西安，全陝皆不守，傑率兵南走，沿途恣殺掠無忌。馬士英以其衆可用，使聘以金幣，上手詔「將軍以身許國，當帶礪共之。」於是傑渡淮，至於揚州。其兵不戢，揚州人恨之，登陴固守，而四野共遭屠殺無算。江都進士鄭元勳，負氣自豪，出而調停，入往傑營，飲酒談論甚歡，傑酬以珠幣。元勳還入城，氣益揚，言於衆曰：「高將軍之來，勅書召之也。卽入南京，尙其聽之，况揚州乎。」衆大鬨，謂元勳且賣揚州，以示德，共殺之，食其肉立盡。傑聞元勳死，大恨怒，欲爲元勳報仇，將合圍，而公適至。

初傑兵殺人滿野，聞公將至，分命兵士，中夜掘坎埋骨骸。及公至，升座召見傑。傑拜於帳下，辭色俱變，惴懼不免。而公坦懷平易，雖偏裨皆慰問殷勤，傑驕蹇如故。浹旬，公上書，請以瓜步屯其衆，揚州人乃安。

已而公巡淮安，奏以澤清駐淮安，高傑駐瓜州，黃得功駐儀真，劉良佐駐壽州，各有分界。而督師與諸將各分汛以守：大江而上爲左良玉；天靈州而下，至儀真、三汊河，爲黃得功；三汊河而北，至高郵，爲高傑；自淮安而北，至清江浦，爲劉澤清；自王家營而北，至宿遷，爲危險重地，公自當之；自宿遷至駱馬湖，爲總督河道王永吉。而高傑必欲駐揚州，要公而請於朝。揚州人又大闕，且以無序第爲辭。公遂遷於東偏公署，而以督府居傑。旣入城，號令嚴肅，頗安堵無患。其間小有攘奪，官亦不能禁也。

當是時，登萊總兵黃蜚，奉詔移鎮京口，取道淮陽，慮爲劉高二營所掠。蜚故與黃得功善，使人謂得功以兵逆之，得功果以兵往。而高營、三汊河守備遽告傑曰：『黃得功軍襲揚州矣。』乃密布精騎於土橋左右。而得功不之知，行至土橋，角巾緩帶，蓐食且飲馬，而伏兵皆起。得功不及備，戰馬值千金，斃於矢。得功奪他馬以馳，隨行三百騎皆沒。而傑別遣兵二千人襲儀真，爲得功部將所殲，無一存者。黃高交惡，各治兵欲相攻。萬元吉奉朝命往解，史公親爲調釋，僅而後定。〔諸將惟高傑兵最強，可以禦敵。〕傑至是始歸命史公，奉約束惟謹。

公決意經略河南，奏李成棟爲徐州總兵，賀大成爲揚州總兵，王之綱爲開封總兵，李本身、胡茂貞爲興平前鋒總兵，諸將皆傑部將也。傑遂於十月十四日，引兵而北。將行，風吹大霧忽折，炮無故自裂，人多疑之。傑

曰：『偶然耳。』不顧而行。

是時大兵已攻山東，浸尋及於邳宿。而史公部將張天祿駐瓜州，許大成駐高資港，李棲鳳駐睢寧，劉肇基軍，監軍副使高岐鳳，監李棲鳳軍，進取宿遷，大兵引去。越數日，復圍邳州，軍於城北，劉肇基、李棲鳳軍於城南，相持踰旬，大兵復引去。

是時馬士英方弄權納賄，阮大鍼、張孫振用事，日相與排斥善類，報私仇，漫不以國事爲意。史公奏請，皆多所牽掣，兵餉亦不以時發。南北東西，不遑奔命，國事已不可爲矣。

公經營軍務，每至夜分，寒暑不輟，往往獨處舟中，左右侍從皆散去。僚佐有言，宜加警備，公曰：『有命在天，人爲何益！』後以軍事益繁，謂行軍職方司郎中黃日芳曰：『君老成練達，當與吾共處，一切機宜，可以面決。』對曰：『日芳老矣，不能日侍。相國亦當節勞珍重，毋以食少事繁，蹈前人故轍。且發書立檄，僚幕濟濟，俱優爲之；徵兵問餉，則有司事耳。相國第董其成，綽有餘裕，何必躬親以博勞瘁，損精神爲耶？』公曰：『固知君輩皆喜安逸，不堪辛苦。』日芳曰：『兵者，殺機也，當以樂意行之；將者，死官也，當以生氣出之。郭汾陽聲色滿前，窮奢極欲，何嘗廢事乎？』公笑而不答。

是多紫薇垣諸星皆暗，公屏人，夜召應廷吉仰視曰：「垣星失耀，奈何！」廷吉曰：「上相獨明。」公曰：「輔弼皆暗，上相其獨生乎？」愴然不樂，歸於帳中。

明年正月，餉缺，諸軍皆饑。史公葷酒久不御，日惟蔬食啜茗而已。公所乘舟楫，輒夜作聲，自上而下，復自下而上。祭之不止。有頃，高傑凶問至。公流涕頓足歎曰：「中原不可爲矣！建武、紹興之事，其何望乎！」遂如徐州。

初，高傑與睢州人許定國有隙。定國少從軍，積功至總兵。崇禎末，有罪下獄，尋赦之，仍以爲總兵。崇禎十七年冬十一月，掛鎮北將軍印，鎮守開封。至是，聞傑之至也，懼不免，佯執禮甚恭，且宴傑。傑信之，伏兵殺傑，及其從行三百人。定國渡河北降，且導大兵。而高傑部將李本身等，引兵還徐州。

傑既死，諸將互爭雄長，幾至大亂。公與諸將盟，以李本身爲揚州提督，（本身，傑甥也。）以胡茂貞爲督師中軍，李成棟爲徐州總兵，其餘將佐各有分地，立其子高元爵爲世子，於是衆志乃定。

而高營兵既引還徐州，於是大梁以南皆不守。大兵自歸德一趨亳州，一趨碭山徐州。李成棟奔揚州。當土橋之變也，黃得功怨忿不能忘。及聞傑死，欲引兵襲揚州，代領其衆。揚州城守戒嚴。公自徐至揚，使

同知曲從直，中軍馬應魁，入得功營和解之。亦會朝命太監高起潛、盧九德，持節諭解。得功奉詔。

邢夫人慮稚子之孤弱也，知史公無子，欲以元爵爲公子，公不可。客有說公者曰：『元爵系高氏，今高起潛在此，公盍爲主盟，令子元爵而撫之，庶有以塞夫人之意而固其心。』公曰：『諾。』明日，邢夫人設宴，將吏畢集。公以語起潛，起潛曰：『諾。』受其子拜。邢夫人亦拜，並拜公。公不受，環柱而走。起潛止焉。明日，起潛亦設宴，宴公並高氏子。公甫就坐，起潛使小黃門數輩挾公坐，不得起，令世子拜，稱公爲父，邢夫人亦拜。公怏怏彌日。自是高營將士，愈皆歸誠於公。

馬士英、阮大鍼忌公威名，謀欲奪公兵權，乃以故左春坊中允衛胤文監興平軍。軍中皆憤不受命，尋加胤文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軍，駐揚州。揚州又設督府。幕僚集議曰：『公，督師也。督師之體，居中調度，與藩鎮異。今與彼互分汛地，是督師與藩鎮等也。爲今之計，公盍移駐泗州，防護祖陵，以成居重馭輕之勢，然後上書請命，以淮揚之事，付之總督衛子安，總河王鐵山乎？』〔子安，胤文字；鐵山，永吉字也。〕公曰：『曩之分汛，虞師之不武，臣之不力也。吾故以身先之。移鎮泗州，亦今日之急務。』遂使應廷吉督參將劉恆祿，遊擊孫恆，都司錢鼎新，于光等兵，會防河郎中黃日芳於清江浦，渡洪澤湖，向泗州而發。

先是，公所至，凡有技能獻書言事者，輒收之。月有廩餼，以應廷吉董其事，名曰禮賢館。於時四方倖進之徒，接踵而至。廷吉言於公，請散遣之。公曰：『吾將以禮爲羅，冀拔一二於千百，以濟緩急耳。』廩之如故。然皆

望公破格擢用，久之不得，則稍稍引去。城破之日，從公而及於難者，尙十有九人。至是移鎮之議既定，公命廷吉定其才識，量能授官，凡二十餘人。明日，諸生進謝。公留廷吉從容問曰：「君精三式之學，嘗言夏至前後，南都多事，此何說也？」廷吉對曰：「今歲太乙陽局，鎮坤二宮，始擊關提，主大將囚。且文昌與太陰併，凶禍有不可言者。夏至之後，更換陰局，大事去矣。」公歛衽出袖中手詔，示廷吉曰：「左兵叛而東下矣。吾將赴難如君言，奈天意何！」因令廷吉等諸軍赴泗，便宜行事。會泗州已失，而廷吉等屯高郵、邵伯間。公至燕子磯，而黃得功已破左兵於江上。公請入朝，不許，詔曰：「北兵南向，卿速赴泗州應敵。」

當是時，馬阮濁亂朝政，天下寒心，避禍者多奔左良玉營。而良玉自先帝時，已擁兵跋扈，不奉朝命。其衆且百萬，皆降賊。素慕南都富麗，日夜爲反謀。良玉被病，其子平賊將軍夢庚欲舉兵反。適有假太子之事，一時失職被收諸臣，又爲春秋與趙鞅之說以贊成之。遂以太子密旨，誅姦臣馬士英爲名，定國行，豎二旗於鷓首。左曰「清君側」，右曰「定儲位」。遂破九江、安慶，屠之。江南大震。馬阮懼，相與議曰：「左兵來，寧北兵來。與死於左，不如死於北。」故緩北而急左，邊備空虛，大兵直入無留行矣。

史公遂至天長，而盱眙、泗州已失。泗州守方將巖敗歿，總兵李遇春降。史公率副將史得威數騎回揚州，登陴設守。而揚州人訛言許定國引大兵至，欲盡殲高氏。高營兵斬關而出，奔泰州。北警日急，黃日芳率兵營

茱萸灣，應廷吉率諸軍來會，營瓦窰舖以犄角。史公檄各鎮兵來援，皆觀望不赴。劉肇基、何剛率所部入城共守。城陷之日，何剛以弓弦自縊死。剛，上海舉人，崇禎十七年春正月，上書烈皇帝，請纓自效者也。肇基以北兵未集，請乘其不備，背城一戰。公曰：『銳氣未可輕試，姑養全力以待之。』及大兵自泗州取紅衣礮至，一鼓而下。肇基率所部四百人，奮勇巷戰，力盡皆死。

先是有使自北來，自稱燕山衛王百戶，持書一函，署云：『豫王致書史老先生閣下。』史公上其書於朝，而厚待使者，遣之去。至是大兵既集，降將李遇春等，以豫王書來說降。又父老二人，奉豫王令至城下約降。因絕健卒下，投其書並父老於河，李遇春走。豫王復以書來者凡五六，皆不啓，投之火中。部將押佳者，本降夷也，匹馬劫大兵營，奪一馬，斬一首而還，公賞以白金百兩。

是時李成棟駐高郵，劉澤清與淮陽巡撫田仰駐淮安，皆擁兵不救。大兵攻圍甚急，外援且絕，餉亦不繼，而高岐鳳、李棲鳳，將欲劫史公以應大兵。公曰：『揚州吾死所，君等欲富貴，各從其志，不相強也。』李高中夜拔營而去，諸將多從之，公恐生內變，皆聽其去，不之禁。自此備禦益單弱矣。

四月十九日，公知事不支，召史得威入，相持哭。得威曰：『相國爲國殺身，得威義當同死。』公曰：『吾爲國亡，汝爲我家存。吾母老矣，而吾無子女，爲吾嗣以事吾母。我不負國，汝無負我。』得威辭曰：『得威不敢負』

相國。然得威江南世族，不與相國同宗，且無父母命，安敢爲相國後？時劉肇基在旁泣曰：『相國不能顧其親，而君不從相國言，是重負相國也。』得威拜受命。公遂書遺表，上宏光皇帝，又爲書一遺豫王，一遺太夫人，一遺夫人，一遺伯叔父及兄弟。函封畢，俱付得威曰：『吾死，汝當葬我於太祖高皇帝之側，其或不能，則梅花嶺可也。』復操筆書曰：『可法受先帝恩，不能雪讎恥，受今上恩，不能保疆土，受慈母恩，不能備孝養。遭時不造，有志未伸，一死以報國家，固其分也。獨恨不從先帝於地下耳。』書畢，亦付得威。

二十五日，大兵攻愈急。公登陴拜天，以大礮擊之。大兵死者數千人。俄而城西北崩，大兵入。公持刀自剄，參將許謹救之，血濺謹衣，未絕，令得威及之。得威不忍，謹與得威等數人，擁公下城至小東門。謹等皆身被數十矢死，惟得威獨存。時大兵不知爲史公，公大呼曰：『吾史可法也！』大兵驚喜，執赴新城樓見豫王。王曰：『前書再三拜請，不蒙報答，今忠義旣成，先生爲我收拾江南，當不惜重任也。』公曰：『吾天朝重臣，豈可苟且偷生，得罪萬世！願速死，從先帝於地下。』王反覆說之，不可，乃曰：『旣爲忠臣，當殺之以全其名。』公曰：『城亡與亡，吾死豈有恨？但揚州旣爲爾有，當待以寬大，而死守者，我也。請無殺揚州人。』王不答，使左右兵之，屍裂而死。闔城文武官皆殉難死。

初高傑兵之至揚州也，士民皆遷湖瀆避之，多爲賊所害，有舉室淪喪者。及北警戒嚴，郊外人皆相扶攜

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長號，哀聲震地，公輒令開城納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

公既死，得威被執，將殺，大呼曰：「吾史可法子也！」王令許定國鞠之。踰旬，乃得免。既免，亟收公遺骸。而天暑，衆屍皆蒸變，不能辨識，得威哭而去。先是，得威以公遺書藏於商人段氏家，至是往段氏，則段氏皆死。得威徬徨良久，忽於破壁廢紙中得之，持往南京，獻於太夫人。其辭曰：「兒仕宦凡有二十八年，諸苦備嘗，不能有益於朝廷，徒致曠違定省，不忠不孝，何以立天地之間！今日殉城，死不足贖罪，望母委之天數，勿復過悲。副將史得威，完兒後事，母以親孫撫之。」其遺夫人書曰：「可法死矣！前與夫人約，當於泉下相俟也！」其遺伯叔父若弟書曰：「揚州旦夕不守，一死以報朝廷，亦復何憾！獨先帝之仇未報，是爲大恨耳。」遺豫王書不得達，其辭曰：「敗軍之將，不可言勇；負國之臣，不可言忠。身死封疆，實有餘恨。得以骸骨歸葬鍾山之側，求太祖高皇帝鑒此心，於願足矣。宏光元年四月十九日，大明罪臣史可法書。」

當揚州圍時，總兵黃斌卿、鄭彩守京口，常鎮巡撫楊文驄駐金山。五月初十日，夜，大霧橫江，大兵數十人，以小舟飛渡南岸，兵皆潰。鎮海將軍鄭鴻逵，以水師奔福建。黃斌卿、鄭彩、楊文驄，皆相繼走，鎮江遂失。而汴城伯趙之龍，已先於初五日夜，使人賚降書，往迎大兵矣。馬士英奉皇太后如杭州。上幸太平，入黃得功營。十八日，豫王入南京。劉良佐來降。二十二日夜，良佐率其兵犯駕，左柱國太師靖國公黃得功死之。其將田雄、張傑

等，奉上如大兵營。

明年春三月，史得威舉公衣冠及笏，葬於揚州郭外梅花嶺，封坎建碑，遵遺命也。已而勅賜旱西門屋一區，以處其母妻，有司給粟帛以養之。

歲戊子，鹽城人某，僞稱史公，號召愚民，掠廟灣，入淮浦，有司乃拘繫公母妻江寧。有鎮將曰：『曩者淮揚之下，吾爲前鋒，史公實死吾手。賊固假託名字者，行當自敗，何必疑其母妻哉！』乃釋之。

史可法守揚州

(明亡述略)

清 鎖綠山人

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尙書督師史可法者，字憲之，號道鄰，其先祥符人也，占籍大興。少時，出左忠毅公光斗門下，以進士累官僉都御史，出爲安廬道，巡撫淮揚，拜南京兵部尙書。其爲人短小精悍，面黑，日爍爍有光，具大將才。督兵討賊，大小數十百戰，皆以身先士卒。軍行不具帷幕襪被，天寒，夜坐草間，與一卒背相倚假寐。霜滿甲冑，往往成冰。李自成之犯京師也，督師渡江勤王，聞京師陷，莊烈帝崩，慟哭發喪而還。福王立，拜武英殿大學士，督師揚州。

當是時，以總兵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高傑轄徐泗，駐泗水，經理開歸；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經理光固，號爲四鎮，皆受可法節制。而四鎮皆以兵爭駐揚州，城中大恐。可法聞變，飛騎至，得功、良佐、澤清皆退兵。

高傑者，嘗爲李自成親將，竊自成妻邢氏來降，爲總兵，封興平伯，驍勇善戰，常爲軍鋒。傑素憚可法，是日朝帳中，色變，汗浹背。可法導以君臣大義，而傑前所竊邢氏，常勸之傾心於可法，可法喜曰：『吾得傑，大事定。』

矣！傑謂可法曰：『傑既以身許公，而妻子暴露野次，無以安內顧，敢終以揚城爲請。』可法遽遷已東偏，虛已署處之。其九月，以傑進兵歸德，祭旗，疾風折大纛，參軍應廷吉言於其友曰：『明年太乙在震，而角亢先掩壽星之次，法當蹶上將，吾懼阻衆，不敢言。』可法亦問廷吉曰：『星垣失耀，奈何？』廷吉曰：『上相獨明！』可法愴然曰：『輔弼皆暗，上相其獨生乎！』

可法日經理軍務，躬親簿書，至夜分不輟。參軍黃日芳從容言曰：『相國當節勞珍重，無以「食少事繁」蹈前人故轍。』可法曰：『吾固知之，然此何時，敢自暇逸乎？』十二月除夕，遣文牒，至夜半，倦，索酒，連飲數十觥。可法素善飲，數斗不亂，在軍中絕飲。是夕醉，思先帝，泫然淚下，遂凭几臥。比五鼓，將士集轅門，轅門不啓。左右遙語，故知府任民育曰：『相國此夕臥，不易得。』命鼓人仍擊四鼓，戒左右毋聞相國。須臾，可法寤，聞鼓聲，將士述民育意，鼓人獲免。

宏光元年正月，高傑兵至睢州，爲總兵許定國所殺。可法聞變，流涕頓足歎曰：『事不可爲矣！』乃以傑甥李本身爲提督，統其軍還揚州，而疏其子元爵襲封興平伯。其四月，馬士英奏以可法督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封寧南侯左良玉。可法疏請留鎮兵防江，而自往諭良玉，要與俱西。不許，而大清兵下江南，始詔還揚州，乃晝夜兼程而返，謂應廷吉曰：『君言夏至前後，南都多事者何？』廷吉曰：『今歲太乙陽局，而文昌與太陰

並，夏至之後，更換陰局，大事去矣。可法曰：『如君言，奈天意何！』城破，死之。可法無子，副將史德威覓其屍，不可得，踰年始舉袍鞋招魂，葬於梅花嶺。其後列郡起兵者，多假其名號，故時謂可法不死云。

可法之將曰乙邦才者，好彈琵琶，嘗置酒會客，侍姬歌秦聲，自彈琵琶和之。歌已，視客曰：『邦才自起行間，致大將，所可報國者，惟此身耳！』曰馬應魁者，常披白甲，背書「盡忠報國」四字。其餘忠義之士如此類者數十人，城破，皆巷戰死。可法死二十餘日，南京遂亡。

忠義（揚州府志）

張伯鯨字繩海，江都人，萬歷四十四年進士，歷知會稽、歸安、鄞三縣。天啓中大計調補盧氏，崇禎二年稍

遷戶部主事，出督延甯二鎮軍儲。自黃甫川

康熙志作黃甫川

西抵寧夏，千二百里，不產五穀，芻粟資內地。賀蘭山沿

黃河漢唐二渠，東抵花馬池，素沃野，亦荒蕪甚。伯鯨疏陳其狀，爲通商惠工，轉菽麥，又做邊商中鹽意，立官市法以招之，軍民稱便。大盜起延綏，擢伯鯨兵備僉事，轄榆林中路，擊破賀思賢，斬一座城，金翅鷲，敗套寇於長樂堡。巡撫陳奇瑜上其功，詔進三階爲右參政，仍視兵備事。七年春，奇瑜遷總督，遂擢伯鯨右僉都御史代之，督總兵王承恩等，分道擊破插漢部長及套寇於雙山魚河二堡，斬首三百。伯鯨涖延綏久，視民若子，明年以拾遺論罷，民大失望。尋論功起用，廕子錦衣千戶。十年秋，楊嗣昌議大舉討賊，遣戶部一侍郎馳池州，專理兵食，帝命溥淑訓。明年，淑訓憂去，卽家起伯鯨代之，如淑訓官。又明年，熊文燦無事敗，嗣昌自出督師，移伯鯨襄陽。文燦之被逮也，言勦餉不至者六十餘萬，伯鯨坐貶秩。十五年，召爲兵部左侍郎，明年，尙書馮文懿在告，伯鯨攝部事，召對萬歲山，疾作，中官扶出，遂乞休。又明年，京城陷，微服遁還。福王立於南京，伯鯨家居不出。久之，

揚州被圍，與當事分城守，城破，自經死。夫人韓氏，冢媳郝氏，同及於難。伯鯨治行端亮，不設城府，平生篤於友誼，位樞要，猶拳拳布衣交。其子廕生名雅度，亦以長厚世其家，善詩文，不干聞達，以諸生老。

見明史二百六十七卷。鄒野乘：鄒濱海，故斥鹵地，民貧多宦。伯鯨下車，躬自相度，知鹵水入晦澮，禾立稿，乃教民築堰埭，均蓄洩，遂爲百世之利。鄒俗主母刑婢妾，輒加針於乳，每數十櫛比。伯鯨聞而痛治之，習遂革。鄉人有占人兆宅者，恃巡方御史爲援，他守令或阿私，伯鯨不可，御史稱其愚而有義。陳奇瑜傳云：參政張伯鯨，斬滿鵬禽、黃參耀、弼溝飛。康熙志云：俘獲渠魁不沾泥。

韓默字文適，先世汾陽臨汾人。父賈鹽，家於揚州，默入籍爲江都學生。貌偉岸而性和易，豪於飲，善書法。

尤工臨摹。督師史可法駐兵揚州，謹重國書，求法書最善者，延默致軍門。文武咸集，默攝衣冠，援筆點畫盡二王，衆皆異焉。史公欲官之，辭去。乙酉，揚州城破，默謂妻蕭曰：『吾讀聖人書，當守義死，不可苟活，若自爲計。』乃易服，冠儒巾，服襴衫，皂縑，韠既投井死。蕭謂長子彥超曰：『爾爲長子，宜隨父左右。』彥超諾，亦投井死。蕭令長女縊，以幼子託老嫗，乃自縊死，事具列女傳。越一年，居人浚井，出默屍，面如生，衣冠整潔，惟左手損一小指，左足脫一韠而已。家人伏屍哭，有頃，左鼻出血，人皆驚異，乃棺斂以葬焉。嫗姓董，受蕭託，以三歲兒裹諸懷，值大雨，蛇行於刀頭馬腳之下，伏死人中，祝曰：『天不絕韓氏，勿啼。』兒果屏息，出城寶，匿江灘，拾麥穗啖兒，得不死。及長，投故人高氏義育之。兒名魏，字醉白，以詩名。

見異香集暨百尺梧桐閣集。

高孝纘字申伯，江都諸生，城破，書衣衿曰：『首陽志，睢陽氣，不二其心，古今一致。』入學宮，自經先聖座。

前。異香集。

王士琇江都人，府學生，乙酉城破，書明莊烈帝黃紙牌供堂上，偕其弟衣青衿對縊死。同上。

三諸生王纘字伯綿，績字亞綿，績字叔綿，興化人。明末，纘投水師總兵黃蜚幕。纘初爲高傑監紀，傑爲許定國所殺，乃謁總督田仰，授參軍。仰死，績與兄纘棄家走東海，奉宗室新昌王，集戰艘，犯興化。有武生戴之藩，奮勇登陣，新令開門，迎新昌入。次日，遊擊張將軍至，新昌遜去，乃捕績斬之。纘與父哲士沒於陣，績蹈海死。家傳。

江都志云：城破，兄弟三人自縊死。

戴之藩江都武生，城破自盡死。同時又有醫士陳天拔，畫工陸愉。一作瑜。應募義兵，張有德。一作得。市民馮應

昌，操舟人徐某，俱殉義死。江都縣志案：高孝纘至徐某十一人見明史可法傳。

張映發名爾中，以字行，江都學生，世居邵伯鎮。生平忠孝自命，事親色養，訾笑不苟，人目之爲夫子。讀書遇激烈事，則揜卷歎曰：『大丈夫當如是矣！位有貴賤，綱常名教無貴賤，庶幾於此身無負，勿與草木同腐耳！』

著四書正義，未就，聞城陷，愀然曰：『死期至矣！』投邵伯鎮城隍廟西甘棠義井死。家傳。

饒餘字吉人，江都人。性孝，父母沒，家貧，葬祭不能成禮。每讀書至夜分，則哭，哭已，復讀，聞者爲之泣下。乙

酉城破，自縊，年三十六。先是，聞李自成陷京師，慷慨激烈，憤不欲生，至是竟死。康熙志。

汪應坤，兵至，自縊死，子銓，觸石死。汪自盤一作士超。同妻徐氏投井死。金颺同妻對縊死，越八日，夫婦面色

如生。劉慶遠投江死，呂家齊一作學齊。投新河橋死。宋祥遠與其妻雙縊於庭。陳三益投水死，妻張氏，貞操三

十年如一日。史大相自縊死，弟大儒，巾服拜辭父，抱兄屍而死。皆江都諸生。江都縣志

王廷珮同弟廷璉、廷瑜，見城不可守，命酒環飲，題壁作大書，談笑自縊死。高一麟官指揮，自刎死。陸某，隨

史可法督師，及可法遇害，陸亦縊死。趙時雍自刎死，其母姚妻蕭及二女，俱自縊。高士遇躍入火中死，子魁，先

爲亂兵所殺，魁妻張氏，至是焚死。皆江都人。

梁于涖，字飲光，號谷菴，江都人，世居北湖。崇禎三年舉人，十六年進士。福王立，馬士英忌于涖能，除爲萬

安令。未數月，叛將白之裔入萬安，兵猝至城下，于涖死守，力盡，乃秉燭北面拜，自經，家人救之，不死，遂見執。時

家屬居郭外，勒寫書招之，否則屠其鄉。于涖曰：「國破家亡，妻孥何恤，忍殃及於民耶！」卽招家屬至，投江，爲

邏者所獲，絕粒三日，不死，囚之南昌獄中，勸降。于涖指鬚眉示曰：「此豈覩顏避禍者！」在獄，幅巾布袍，談笑

賦一詩，自經死。詩曰：「但知生富貴，誰識死功名。到頭成個是，方見古人情。」其僕梁善、杜忠、龔明、張聰、聰婦

徐，俱從死。于涖少有詩名，與鄭元勳爲虹等結竹西續社。超宗影園開黃牡丹，遠近徵詩，以番禺黎遂球詩第

一，于涖次之。後于涖元勳爲虹，同登進士第，而遂球亦先後殉節死，談者稱之。著有谷菴詩集。孫嘉稷，字五檠，

好讀書，不干仕進，嘗從軍滇南，著萬里遊艸。見明史二百七十八萬元吉傳暨江都縣志雍正志。

鄭爲虹字天玉，元勳弟元化子也。五歲知書，識大義，十二能文章，學於元勳。崇禎癸未，與元勳同成進士，假歸。甲申五月，謁選南都，補福建浦城知縣，調遣潰兵有節，雖衡邑供億，不煩民政有聲。乙酉六月，唐王入閩，道浦城，知其廉能，及自立，召爲御史，部民相率乞留，有十不可去之疏，乃令以湖廣道監察御史，巡視仙霞關，駐浦城。丙戌六月，特令巡撫上游四府，兼領關務。當是時，王師分道入閩，抵仙霞關，閩兵潰，焚掠爲食。爲虹與兵科給事中黃大鵬，發倉庫以犒，乃引去。爲虹亟還浦城，縱士民出走，自守空城。順治三年八月十七日，大兵直入浦城，執爲虹。爲虹奪左右刀，自刺不殊，遂見殺。年二十有五。爲虹美姿顏，白皙廣額，平居秩秩，有若不自持，至其慷慨赴義，乃矯然如此。越七月，元化至浦城，爲易棺，鬚眉戟張，容色如生，撫其一歲孤士炳，扶櫬以歸。黃大鵬與爲虹同出，中允劉文正理順之門，與爲虹同日死。僕陳龍亦從死。

王心湛，岳林文集。明史爲虹本傳云：鄭芝龍步將奪民舟，叱責之。芝龍訴於王，王爲諭解。時芝龍已懷異志，盡撤守關將，仙霞嶺二百里間無一人。

韓鼎新字煥然，江都人。崇禎七年歲貢生，授浙江知縣。城破，公服縊堂上死。甘泉縣志。雍正志，江都縣志，並作浙江某縣教諭。

李淦字若金，興化人，父長倩殉國難。淦隱匿，官吏錄故明子弟，索之山中，淦蓬首披麻出與抗，卒不出。同族有若練者，聞孫可望等踞嶺，必欲得賊首以洩忿，人有言賊可圖者，輒喜多與之金，使往殺賊，日南向望。

後以屢餽不能繼，前之爲萬里游者皆不至，遂抑鬱死。家傳。

陳爰諷字周伯，興化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授四川西充縣，考取天下循良第四，遷禮部主事，以死王事，贈

光祿寺少卿，祀鄉賢。新增。案：此死於王事，本末未詳，附於此，以俟參考。

陳爰謀興化人，中萬曆四十年雲南昆明籍舉人，知河南汝州，陞刑部郎中，出爲太平府知府，致仕家居。

值沙賊破城，不屈死。雲南通志。

解學曾興化人，崇禎間揚州營都司，從史可法守城，城破，巷戰死。勝朝殉節諸臣錄。

殷尙聲揚州人，桂陽州吏目，崇禎末，郝寇屠城，父子殉難。湖南編者按，本條與陳爰謀條，不合本書體例，當刪。因存忠義全傳，故仍之。

王道淑字善長，其先豐城人，四世遷儀真，世有仕者。道淑由泰昌元年恩貢，授金華府經歷，陞湖廣按察

司經歷，微官無可表見，道淑安之，每自謂吏隱，廣州破，以身殉焉。其子棫瑞從之，闔門俱死，嗣絕，櫬骨遂不返。

其臨難有詩曰：「舍生取義尋常事，地北天南頃刻飛，寄語真州李文若，忠魂萬里定來歸。」文若其壻也，詩

爲道淑手書以寄之者。儀徵縣志。

李信字吾斯，興化人，由崇禎十年歲貢生，授廣東和平知縣。大兵入廣州，郡縣望風歸附，和平邑最小，衆

憂懼不知所出，信意氣自若，呼二子法遠、淑遠語之曰：「死自吾分，汝輩乘間速去。」二子泣曰：「大人死忠，

兒詎不能死孝！』相率爲守城計。邑人懷信惠，爭用命。城破，父子俱被執。泐遠縛急而泣，淑遠叱之曰：『吾父子死猶生也，何必泣！』遂皆死。康熙志。

國朝乾隆四十年，特旨勝朝殉節之臣，及建文諸臣之死事者，核議予諡入祠。於是郭任、陳輔堯、高孝鈿、

古道行諡烈愍；張伯鯨諡忠節，郝景春、鄭爲虹諡忠烈；王道隆、顧肇跡、韓鼎新、高一麟、陳爰謀、解學會諡節愍；

楊廷璧、子濟。梁于涘、郝鳴鸞、鄭元勳、高孝纘、王士琇、弟某。王纘、弟纘。戴之藩、宋祥遠、韓默、汪應坤、子銓。張暎發、

劉慶遠、金懿、呂家齊、饒餘、汪士超、卽江自盤。王廷珮、弟廷璉。陳天拔、陸愉、張有德、馮應昌、舟子徐某，俱入祀郡城

忠義祠。倪可大、李信、王道淑，祀於各邑。其高邦佐、僕高永、鄭爲虹、僕陳龍、梁于涘、僕梁善、龔明、杜忠、張聰、郝景春、僕陳宜，皆

祈其官於此地者。督師史可法諡忠正；知府任民育，陞任遵義知府何剛，諡忠節；左都督劉肇基諡忠烈；巡按

御史王彬，都指揮使崇剛，兩淮都轉鹽運楊振熙，一作時熙。監餉知縣王道正，江都知縣羅伏龍，江都縣丞王志

端，一作志端。副總兵汪思誠，揚州府同知一作監軍道僉事。王纘爵，監軍兵部尙書吳易，諡節愍；副總兵乙邦才、馬應魁、莊

子固、樓挺、王應龍、一作江龍雲。李豫，副旗鼓參將陶國祚，左營參將許謹，右營參將馬國用，前營參將陳光玉，參將

李隆、徐純仁，遊擊李大忠、孫開忠，都司姚懷龍，揚州同知曲從直，江都知縣周志畏，諡烈愍；吳易父吳承緒，曲

從直子某，監軍吳之福、周瑞，史公幕府歲進士盧渭，生員歸昭，揚州府經歷馬從龍，入忠義祠。其有未經題請，

載在府縣志及葛崙所輯史公志者，兵科給事中施鳳儀，督餉僉事黃鉉，通判吳道隆，禮賢館盧經才，何臨，胡如理，副旗鼓參將陶匡明，隨征書記顧啓印，陸曉，龔之厚，唐經世，庫官談三傑，子大綱。都司千總殉節者二百餘人，可稽者十四人：吳魁、馮士、富以仁，一作近仁。孟容、徐應承、張小山、段元、范倉、張應舉、曾登元、范泗、范海、王東樓，一作十五人，有郭倉。任民育、幕客陳美，督師史可法吏陸某，生員史大儒、大桐、陳三益，史可法僕史書，任民育僕聞道，錢禹錫僕錢成，談三傑僕天喜、人衡，嘉慶八年正月，舉人萬厚昌、閔志埏，歲貢生姚澍、袁世勳，生員袁世烈、姚漢，副貢生張維楨，呈請江都甘泉兩學，江都教諭范鑑，甘泉訓導鄭環，移兩縣轉詳各憲，奉准入祠。

忠孝節烈祠祀略。

事畧（揚州府志）

福王稱帝於南京，以史可法督師於江北。

御批通鑑輯覽福王紀。

分淮、揚、鳳、廬為四鎮，以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

領之。同上。

時議分江北為四鎮，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高傑轄徐泗，駐泗水，經理開歸一路；劉良

佐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一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經理光固一路，仍進得功靖南侯，封傑興平

伯，澤清東平伯，良佐廣昌伯。時得功、澤清、傑，爭欲駐揚州，傑先至，固欲入城。揚州民畏傑，不納，傑攻城

日急，邨廂婦女民益惡之。知府馬鳴騷，推官湯來賀，堅守月餘。

進士鄭元勳家城中，身詣傑營，責以大義，傑頗感悟，為斂兵五里外，城西北得暫啓，

門以通薪。而守城者負約，數以矢石中傑兵，傑兵復進，揚人競疑元勳通傑，遂遇害。

傑知不可攻，意稍息。而澤清亦大掠淮上，臨淮不納良佐軍，亦

被攻。王命可法往解，得功、良佐、澤清皆聽命，乃詣傑。傑素憚可法，夜掘坎十百，埋暴骸。旦日，謁可法帳

中，詞色俱變，汗浹背。可法坦懷待之，接偏裨以溫語，傑大喜過望。然亦自是易可法，用己甲士防衛，文

檄必取視而後行。可法忤然為具疏，屯其衆於瓜洲渡，傑又大喜。可法乃開府揚州。

同上。

祁彪佳巡撫

江南時傑駐瓜洲，跋扈甚。彪佳尅期往會。至期，風大作，傑意彪佳必無來。彪佳攜數卒衝風渡。傑大駭，異，盡撤兵衛。會彪佳於大觀樓。彪佳披肝膈，勉以忠義，共獎王室。傑感歎曰：『傑閱人多矣，如公，傑甘爲死！公一日在吳，傑一日遵公約矣！』共飯而別。明史彪佳本傳。

萬元吉以四鎮不和，奉詔宣諭，發萬金，犒高傑於揚州。

明史元吉本傳。

九月，黃得功趨揚州，高傑以兵襲儀真，

不克。

通鑑輯覽
福王紀。

初，史可法置得功儀真，與傑陰相牽制。及是，澄萊總兵黃蜚將之任，蜚與得功同姓，稱兄弟，移書請兵備非常。得功率騎三百，由揚州往高郵迎之。傑索忌得功，又疑圖己，乃伏精卒道中邀擊之。得功行至土橋，方作食，伏起，出不意，上馬，舉鐵鞭，飛矢雨集，馬蹄騰，他騎馳。有驍騎舞槩直前，得功大呼反鬪，挾其槩而撲之，人馬皆糜。復殺數十人，跳入頹垣中，哮聲如雷，追者不敢進，遂疾馳。至其軍，得免。方鬪時，傑潛師擣儀真，得功兵頗傷，而所俱行三百騎皆沒，遂訴於南京，願與傑決一死戰。命太監盧九德及可法，遣監軍萬元吉和解之，不可。會得功有母喪，可法往弔，語之曰：『土橋之役，無智愚皆知傑不義。今將軍以國故，捐盛怒而歸，曲於高，是將軍收大名於天下也。』得功色稍和，終以所殺亡多爲恨。可法令傑償其馬，復出千金爲母贖。得功不得已，聽之。同上。

史可法遣諸將分守要地，高傑移駐徐州。同上。

初，可法出巡淮安，閱劉澤清士馬，返揚州請餉，爲進取資。馬士英靳不發，可法疏趣之，因言：「今時勢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讎，舍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治餉無人才。」優旨褒答曰：「不能行。」至是，可法議分布諸將，奏請以總兵李成棟鎮徐州，賀大成鎮揚州，王之綱鎮河南，李本身、胡茂楨、隸高傑麾下爲前鋒，而令劉肇基駐高家集，李棲鳳駐睢甯，以防河，用張天祿爲閣標前鋒，駐瓜洲，高傑故跋扈，可法日以君臣大義曉示之，傑感其忠，奉約束。可法因與謀恢復，議調黃得功、劉澤清二鎮赴邳宿防河。傑自提兵直趨開、歸，且瞰宛、洛、荆、襄，以爲根本。傑遂具疏上之，且曰：「得功與臣介介前事，臣知報君雪恥而已，安能與同列較短長哉。」然得功終不欲爲傑後勁，而澤清尤狡橫難任。可法不得已，乃移得功廬州，以防桐皖。調劉良佐赴邳徐，進復黃汝，與傑相聲援。傑遂帥兵移鎮徐州。同上。

州。同上。

黃得功聞傑死，復引兵襲揚州，將盡殺其妻子以報。史可法急命同知曲從直諭解之，乃引兵去。同上。

案明史得功傳，傑死，將士妻子尙留揚州，得功謀襲之。朝廷急遣盧九德諭，得功遂移鎮廬州。據輯覽，則得功先已移鎮，疑史傳誤。

黃得功字虎山，開原衛人。起行伍，封靖

南侯，開闢儀徵。時高傑在揚州，縱兵毒掠，獨不敢入儀真境，人賴以安。每戰必先飲酒數升，大呼裂眦，出入重圍如無人。戰罷歸，猶刀不釋手，即親從無敢近。御卒嚴，居民皆安堵，待士尤有禮。會左夢庚叛，移蕪湖以遏之。金陵不守，得功志在連兵。方臨陣，劉良佐先已降，此句以原文未明，參明史本傳改。誘與語，箭貫其喉，自刎死，葬青山。儀徵縣志。明史傳云，得功死，其妻亦自經。得功忠義出天性，所至人感其德。廬州，桐城，定遠，皆爲立生祠。死葬儀徵方山母墓側。

四月，我大清兵克揚州，明督師兵部尙書兼大學士史可法等死之。通鑑輯覽 福王紀。

可法初聞大兵日南下，將移軍泗州，防護祖陵。輜重已發，而左良玉稱兵，召之入援。渡江抵燕子磯，黃得功已破良玉軍，可法乃趨天長，檄諸將救盱眙。俄報盱眙已降，援將侯方巖敗歿。可法奔還揚州，詔傳許定國兵將至，殲高氏部曲。城中人悉斬關出，舟楫一空。可法檄各鎮兵，無一至者，獨總兵劉肇基自白洋河趨赴，請背城一戰，可法持不許。十八日，明史史可法傳作二十日，誤。兵大至，屯斑竹園，招諭可法及衛允

文等降，不從。明日，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城降。城中軍益單，文武分陴拒守。越二日，大兵薄城下，用巨礮擊西北隅，城遂破。明史稿云，二十十五日城破。可法自刎不殊，一參將擁出小東門。既就執，可法大

呼曰：『我史督師也！』乃殺之。劉肇基率所部四百人，巷戰，力不支，與副將乙邦才、馬應魁、莊子固、汪思誠等皆死。衛允文及在籍侍郎張伯鯨，知府任民育，同知曲從直，王纘爵，知縣周志畏，羅伏龍，吳道

正運使楊振熙、縣丞王志端、幕客盧渭、歸昭等，皆死之。員外郎何剛、庶吉士吳爾燠，皆參可法軍事，城破亦投井死。其他諸生高孝纘、王士琇、王纘、王績、王續，又武生戴之藩、醫者陳天拔、畫工陸榆、義兵張

有德、市民馮應昌、舟子徐某，及婦女死節者，不可勝紀。

同上。案，思誠字純一，貴池人。伏龍新喻人。道正餘姚人。振熙臨海人。志端孝豐人。並具明史稿史

可法傳。餘詳後。乙酉錄云，十四日，督鎮史可法從白洋河失守，跟踉奔揚州，閉城禦敵。至二十四日，命諸將分陣拒守。次早，督鎮牌諭至，內有「一人當之，不累百姓」之語，聞者莫不感泣。又傳巡軍小捷，或曰靖南侯援兵至，旋觀城上守城者，尙嚴整不亂。忽數十騎自北而南，勢如波湧，中擁一人，則督鎮也，蓋奔東城，外兵逼不能出，欲奔南關，故由此，是時始知大兵已入城。突一騎撤繩緩步，仰面哀號，馬前二卒，依依嚮首，至今猶在目，恨未傳其姓字也。騎稍遠，守城丁紛紛下窺，悉棄冑投戈，致有碎首折脛者，回視城櫓，已一空矣。池北偶談云：康熙二十年，吳江吳兆騫自寧古塔歸京師，駐防將軍安某者，老將也，語之曰：「子歸，可語史館諸君：昔當王師下江南，破揚州時，吾親見一官人，戴巾衣笠，騎一驢，詣軍營，自云：「我史閣部也。」親王引與坐，勸之降，以洪承疇爲比。史搖首云：「我來只拚一死，但虛死不明白耳。」王百方勸諭，終不從，乃就死。此吾所目擊者，史書不可風此人云。」

史可法字憲之，大興人。

史云祥符人。

母尹氏，有娠，夢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崇禎元年，成進士，累遷戶部

右侍郎，總督漕運，拜南京兵部尚書。十七年四月，聞李自成陷京城，大慟，頭觸柱，血流被體，縞衣發喪，欲長驅死賊。及福王立，馬士英擁兵入，可法知勢不兩立，請督師淮揚，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時高傑兵駐揚州，被淫掠死者無算，可法具疏，以瓜洲城屯其衆，揚州以安。可法遂開府揚州，關禮賢館，招四方才智，悉任用之。屢疏請餉，士英靳不發。每疏請討賊復讎，聲淚俱下，扼於馬阮，獲報

而已。次年四月，左良玉東下，王手書召可法入援，即日發兵渡江，抵燕子磯，聞良玉已敗，乃令速還。抵天長，一日夜奔揚州，檄召各鎮兵，無一至者。二十日，大兵至，李棲鳳、高岐鳳出降，城中勢益孤。諸文武分陴拒守，舊城西門最險要，可法自守之，作書寄母妻為訣，以無子，命副將史得威為之後。越二日，城破，可法自刎不死，命得威及之，得威痛哭，不敢仰視。一參將擁出小東門，為我兵所執，可法大呼曰：

『我史督師也，可速殺我！』勸之降，不從，遂殺之。幕客胡如理、盧渭等皆從死。

雍正志。江都志云云。可法既死，養子得威尋其屍。

不得，招魂葬衣冠於梅花嶺。萬壽文集云：閣部弟可模，早世，其妻李，即閣部夫人胞妹，隨閣部官江南，偕閣部夫人事太夫人。戊子歲，浙人厲伯韶，貌似閣部，冒其名，集亡命反巢縣，陷無為州。江南提督擒之，遣至金陵二條巷，召三孀識認，斥其妄。而李為勢豪所窺，囑客造門，願求八夫人為室。太夫人曰：『吾家世守禮，豈再醮。兩兒一忠一孝，兩寡媳久不欲生，以吾在，暫活耳。』李聞之，大聲曰：『此言何為乎來！』閣部夫人曰：『爾生乎？死乎？』李曰：『我不生亦不死。』入室久之，客以為事諧。有頃，聞哭聲，一婢捧盤出曰：『可將去。』客視之，則一髮髻，二耳，一鼻。客惶恐，躍馬歸。此非揚事，以有冒公名一節，故從附錄。忠正書並錄於此。家書云：『恭候太太楊太太夫人萬安。北兵於十八日圍揚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來，某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隨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無益，不如早決斷也。太太着惱，須託四太爺，大爺，三哥，大家照管。照兒好歹隨他罷了。書至此，肝腸寸斷矣。四月廿一日某寄。』

劉肇基字鼎維，遼東人，以世職累遷都督同知。福王立，史可法督師

淮揚，肇基請從征自効，加太子太保。大兵抵揚州，可法檄諸將赴援，獨肇基自白洋河趨赴。過高郵，不見妻子，既入城，請乘大兵未集，背城一戰。可法持重，肇基乃分守北門。已而城破，率所部四百人巷戰，力不支，一軍皆沒。副將乙邦才自刎。馬應魁披白甲，大書「盡忠報國」四字於背，戰死。莊子固屯徐

州歸德間，募壯士七百人，以「赤心報國」爲號。聞揚州被圍，率衆馳三日而至。城將破，欲擁可法出城，遇大兵格鬪死。他若副將樓挺、江雲龍、李豫，參將陶國祚、許謹、馮國用、陳光玉、李隆、徐純仁，游擊李大忠、孫開忠，都司姚懷龍、解學曾等，皆以巷戰死。明史纂基本傳。案：乙邗才青州人。馬應魁字守卿，貴池人。莊子固字憲伯，遼東人。事蹟並具肇基傳，以非揚事，

故不錄。任民育字厚生，濟寧州人。史可法督師揚州，舉民育知府事。未幾，高傑、黃得功爭揚州，戰城外，軍

中失得功，可法將攻傑，民育力言不可，乃止。翼日，知得功間道歸營，其斷大事皆此類。天兵大至，民育乘城守禦，日夜綦嚴。會天雨，城圯，遂入之。民育緋衣坐堂上，大兵至，諭降，民育不可，飲及死。揚人聞之，皆泣下。先一日，星隕於署，櫪馬皆驚，民育自分必死，散遣諸妾，惟寡女適劉氏者，與一女留署中，至是俱縊死。幕客陳美、僕聞道等五人，皆從死。妾姚氏，本揚人，投水死。民育畢命處，在太守廳事西偏，血凝碧，陰雨猶彷彿可見。漁洋山人文略，江都志云：民育左右從人皆奔散，獨吏陸某侍，民育死，亦自縊。曲從直遼東人，與其子守東門，城破，俱死。

明史稿史可法傳。

王纘爵字佑申，鄆縣人，以通判攝溧水縣。剛直忤上官，自投劾歸。史可法督師江北，起爲監

軍道。一日，可法謂爾諸生，不耐兵事，吾當爲奏補京職。纘爵曰：「下官世受國恩，無以爲報，今願從明公死，不願從馬阮生也。」可法斂容謝之。及揚州城破，從可法死焉。

康熙志。全祖望鮑琦亭外集云，公一子兆彥，有異才，以父之殉於揚也，不忍家居，終身躑躅蜀岡邯鄲溝之上，遂以野死，君子哀之。周志畏字抑畏，鄆縣人，進士。知江都時，揚州鎮帥死，兵無所統，多暴橫，凌

志畏。志畏不爲屈撓，取其中害民者，置以法。兵大譟，謀劫志畏。廷議調歙縣督師史可法欲倚爲佐，慰留之。大兵略地至揚州，可法守西門，志畏守小東門，躬被甲宿敵樓，夜不交睫。有勸之降者，索印不付。西門啓，兵入，執志畏，擁至南郭福緣庵，刃之於水。志畏平時，常以小鏡置懷中，至是死數日，無知者。一僕行覓主，見屍水上，識其衣，啓視，鏡故在，哭殮焉。汪懋麟悟 廬渭字渭生，長洲諸生，居禮賢館久，可法

才渭。渭方歲貢，當得官，不受職，而擬授崑山歸昭等二十餘人爲通判，推官，知縣。甫二旬，城陷，渭堅守

鈔關，投於河。昭死西門，從死者十七人。明史史可法傳 何剛字愨人，上海人，崇禎三年舉於鄉，擢職方主事，

募兵金華。剛出都，都城陷，馳還南京。剛友陳子龍、夏友彞，募卒二千人，令剛統之，尋進員外郎，以其兵

隸史可法。可法大喜，得剛，剛亦喜，遇知己。士英惡之，出剛遵義知府。可法垂涕曰：『子去，吾誰仗？』剛

亦泣，願死生無相背。踰月，揚州被圍，佐可法拒守，城破，投井死。明史史可法傳 吳爾壘，崇德人，舊志云：字介子，浙江石門

人。進士，授庶吉士。京師陷，降於賊。賊敗，南還，謁可法，請從軍贖罪。可法遂留參軍事。父之屏，方督學福

建，爾壘斷一指，畀故人祝淵曰：『君歸語我父母，悉出私財，畀我餉軍。我他日不歸，以指葬可也。』後

守揚州新城，亦投井死。明史稿史可法傳 談三傑，廣平人，貢生，授揚州庫大使。大兵至揚，三傑分守北門，城陷，

易公服，謂太守任民育曰：『公死城，微員死庫。』遂與守同死。其子生員大剛，與僕天喜、人衡從死。

江都縣志。劉夫人，失其姓，總兵劉肇基妻。肇基提兵赴宿遷，留眷屬高郵，夫人與訣曰：『設有急，君以死報國，吾必以死報君。』及肇基奉檄援揚州，以巷戰死，夫人聞信，卽自縊。高郵州志。

忠節一（江都縣志）

梁于涖字飲光，崇禎癸未進士。知萬安縣，蒞任甫一月，大兵下萬安，于涖自投於纆，家人救之，不死。又投江，爲邏者所獲，囚之南昌獄，幅巾布袍，談笑賦一詩，自經死。其詩云：「但知生富貴，誰識死功名。到頭成箇是，方見古人情。」時家奴梁善、杜忠、龔明、張聰、臆婦涂，俱從死。

鄭爲虹字天玉，崇禎癸未進士，除浦城令，擢御史，巡仙霞關，駐浦城。時鄭芝龍盡撤守關將，仙霞嶺二百里間，虛無一人。大兵入閩，爲虹亟還浦城，縱士民出走，自守空城，爲兵所執，死之。年二十有五。僕陳龍亦從死。

韓鼎新字煥然，以明經授浙江某縣教諭。城破，公服縊堂上死。

饒餘字吉人，性至孝，父母歿，家貧，葬祭不能成禮，每讀書至夜分，則哭，哭已復讀，聞者爲之泣下。乙酉城破，自縊，年三十六。先餘聞李自成陷京師，慷慨激烈，憤不欲生，至是竟死。

韓默字文適，先世臨汾人，家揚州，補江都學諸生，善書法，尤工臨摹。督師史可法駐兵揚州，謹重國書，延默至軍門，以賓禮見。可法見其氣象，粹然儒者，欲官之。默辭去。及城破，默急歸，謂妻蕭氏曰：「吾讀聖人書，當

守義死，不可苟活，若自爲計。』乃易儒巾，服襴衫、皂縑、鞞，既肅，遂墜井死。長子彥超，亦墜井死。蕭與女皆自縊，另有傳。越一年，居人有浚井者，出獸尸，面目如生，衣冠整潔，惟左手損一小指，左足脫一鞞而已。家人伏尸哭，左鼻忽出血，人皆驚異，乃棺殮以葬焉。

胡如理字卽公，桐城諸生，淵雅有器量，史可法高弟也。鎮維揚日，辟爲書記，露布封事，皆出其手。可法誓以身殉國，如理亦義不負可法，預作書訣家人，揚州陷，死之。如理死義，江都舊失傳，探龍眠志補。

高孝纘字申伯，邑諸生，乙酉城破，書衣衿曰：「首陽志，隴陽氣，不二其心，古今一致。」入學宮，自經先聖座前。

宋祥遠字玄來，少補諸生，居恆以氣節自負。乙酉城陷，撫其子曰：「有汝以延先祀，吾二人不敢偷生矣。」與其妻雙纘縊於庭。祥遠深博爾雅，工詩古文詞，著有聽月山房集，世所傳誦。其從容就義，蓋亦篤信好學之力也。

王士琇揚州諸生，乙酉城陷時，設莊烈帝位，泣拜，與其弟同縊。

金颺學諸生，城破日，衣青衿，同妻某氏對縊死。越八日，夫婦面色如生。

王廷珮學諸生，同弟廷璉、廷瑜，見城不可守，命酒環飲，題壁作大書，從容盡節。

張暎發學諸生，邵伯鎮人，際變，投井死。

劉慶遠學諸生，城陷，投江死。

呂學齊學諸生，城陷，投新橋河死。

高一麟職指揮，城陷，自刎。

汪應坤邵伯鎮諸生，兵至，自縊死。子銓，觸石死。

汪自盤縣諸生，城陷，同妻蔡氏投井死。

王纘字伯縣，王績字亞縣，王績字叔縣，城陷，兄弟三人並縊死。

戴之藩武生，城陷殉節。

史大相，大儒，兄弟也，皆邑諸生。城陷，大相自縊死，大儒巾服拜辭父，抱兄屍而死。

陳三益字友三，文學有節槩。乙酉城陷，投於水死。妻張氏，貞操歷三十年，有如一。日。

陸某以吏侍督師，史可法及可法遇害，陸亦自縊死。

陳天拔醫士，城陷，以殉義自盡。

陸愉業畫工，城陷，自盡而死。

張有德應募義兵也，城陷自殺。

馮應昌市民，城陷死義。

徐某失其名，以操舟爲業，城陷投水死。

以上見舊志，其他秉節死義，而姓氏失傳者甚衆，惟闡幽表微之君子留意焉。

張伯鯨字繩海，萬曆丙辰進士，歷知會稽、歸安、鄞三縣。崇禎初，遷戶部主事，出督延甯二鎮軍儲。自黃甫川西抵甯夏，千二百里，不產五穀，芻粟資內地。賀蘭山東抵花馬池，素沃野，亦荒蕪甚。伯鯨疏陳其狀，爲通商賈，轉菽麥，又做邊商中鹽意，立官市法以招之，軍民稱便。盜起延綏，參巡撫籌畫，俘獲賊魁，不沾泥，擢兵備僉事，又破斬賀思賢、一座城、金翅鵬等，進右參政。及巡撫陳奇瑜遷總督，遂擢伯鯨右僉都御史代之。伯鯨蒞延綏久，以拾遺論罷，民大失望。尋論功起用，召爲兵部添設左侍郎，攝尙書事，以疾乞休。福王立，伯鯨家居不出，與史可法分城固守。順治二年，揚州陷，伯鯨死之。時伯鯨妻韓氏、冢婦郝氏，俱及於難。

忠節二（甘泉縣志）

梁于涖字飲光，江都人，崇禎癸未進士。知萬安縣，蒞任甫一月，大兵下萬安，于涖自投于纆，家人救之，不死。又投江，爲邏者所獲，囚之南昌獄，幅巾布袍，談笑賦一詩，自經死。其詩云：「但知生富貴，誰識死功名。到頭

成簡是，方見古人情。」時家奴梁善、杜忠、龔明、張聰、聰婦徐，俱從死。孫嘉稷，工詩文，嘗遊滇南，爲士人推重，著萬里遊集，自號灞陵山人。家傳。

韓鼎新字煥然，江都人，以明經授浙江某縣教諭。城破，公服縊堂上死。康熙府志。

楊廷璧字荆璞，江都人，以貢生授舒城教諭。賊張獻忠寇邑，璧分守西門，語縣令曰：「予職非守土，今日之事，義不可辭。萬一不守，張許吾師也。」鼓勵軍士嚴守，三晝夜，矢石皆盡。城陷被執，罵賊遇害。子生員濟之，殉父死。同。編者按，本條不合本書體例，當刪，因存忠節全傳，姑仍之。

饒餘字吉人，江都人。性至孝，父母歿，家貧，葬祭不能成禮，每讀書至夜分，則哭，哭已復讀，聞者爲之泣下。乙酉城破，自縊，年三十六。先餘聞李自成陷京師，慷慨激烈，憤不欲生，至是竟死。同。

韓默字文適，先世臨汾人，家揚州，補江都縣學諸生。揚州城破時，默急歸，謂妻蕭氏曰：「吾讀聖人書，當以義死，不可苟活，若自爲計。」乃易儒巾，服襴衫，皂緜，鞋，遂墜井死。長子彥超，亦墜井死。蕭氏與女皆自縊，另有傳。越一年，居人有浚井者，出默尸，面目如生，衣冠整潔，惟左手損小指，右足脫一鞋而已。家人伏尸哭，左鼻忽出血，人皆驚異，乃棺殮以葬焉。王殿異香集。

高孝纘字申伯，江都諸生。城破，書衣衿曰：「首陽志，睢陽氣，不二其心，古今一致。」入學宮，自經先聖座。

前。本傳。

王士琇揚州諸生，設莊烈帝位，泣拜，與其弟同縊。本傳。

鄭爲虹字天玉，江都人，崇禎十六年進士。除浦城知縣，唐王道浦城，知其才，立召爲御史，部民相率乞留，有十不可去之疏，乃令以御史巡視仙霞關，駐浦城。尋令巡撫上遊四府，兼領關務。鄭芝龍步將奪民舟，爲虹叱責之。芝龍訴于王，王爲諭解。然是時芝龍已懷異志，盡撤守關將，仙霞嶺二百里間，遂無一人。順治三年八月，大兵長驅直入，爲虹亟還浦城，縱士民出走，自守空城。無何被執，與給事中黃大鵬並死之，年二十有五。橫雲山人史稿。

附載同時殉難者

胡如琯字卽公，桐城諸生，淵雅有大器量。史可法鎮揚州，辟爲書記，露布封事，皆出其手。可法誓以死報國，如琯亦義不忍負，城破，與可法俱死。龍眠風雅集。

宋祥遠字元來，少補諸生，居恆以氣節自負。城破，同妻某氏，雙纒縊於庭。生員汪自盤，同妻蔡氏投井死。

邵伯諸生張暎發，投井死。

汪應坤自縊死，子銓觸石死。

諸生劉慶遠投江死。

指揮高一麟自刎死。

諸生金颺，衣衿同妻某氏，對縊死，越八日，面如生。

諸生王廷珮，同弟廷連、廷瑜，飲酒，從容題壁作大書，笑談自縊死。

諸生呂家齊，投新橋河下死。

王纘字伯綿，績字亞綿，續字叔綿，兄弟三人，並縊死於家。

武生戴之藩殉義死。

史大相，大儒兄弟，皆邑諸生。城破，大相先縊死，大儒巾服拜辭父，抱兄屍而死。

陳三益字友三，投水死。妻張氏，貞操三十年。

陸某，史可法吏，自縊死。

醫生陳天拔，殉義死。

畫工陸愉，義死。

市民張有德，自殺。

舟子徐某，死於水。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月初版

揚州義民別傳

實價國幣二元

外加運費

編者 胡山源
著者 陸高誼
發行人 陸高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地 世界書局

胡山源先生著譯書目

明季忠義叢刊

列入世界名人傳記叢刊

古今酒事 (內分專著藝文故事三輯) 七元

古今茶事 (內分專著藝文故事三輯) 四元

詞準 (內分作法詞譜詞選詞韻四篇) 三元六角

幽默詩話 二元四角

幽默筆記 一元八角

江陰義民別傳 一元六角

嘉定義民別傳 一元六角

揚州義民別傳 二元

各地忠臣遺事 一元六角

各地義民遺事 一元六角

現代歐美女偉人傳 一元六角

黑人成功傳 (與林漢達君合譯) 一元二角

人人是堯舜 (青年成功叢書之一) 一元二角

打鬼 一名破迷叢話 (新五四運動叢刊之一) 一元二角

民國參政年譜

世界書局印行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7 2732B

鴻英圖書館

借閱圖書簡則

- 一· 閱書手續應依照本館閱覽規則辦理
- 二· 本館所有圖書雜誌限在本館閱覽室內閱覽不得攜出館外
- 三· 借閱圖書不得圈點塗改如原書有錯誤之點應即報告館員
- 四· 圖書閱畢應即交還不得轉轉傳閱
- 五· 閱覽圖書者如有剪裁污損等情應照原價加倍賠償

